

第一章 七杀刀渔村练真功

海浪拍击着岸边的礁石，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声音。一个黑衣青年，停下脚步，侧耳倾听着这永恒的浪潮声。

喧嚣的潮声，竟然使他感到更加寂寞。他徐徐转身打量四下，在他周围尽是低矮简陋的屋子，且大多数都关着门。虽然有些屋门敞开，但却看不见一个人影。

这是一座渔村，简陋的茅屋，显示出此村并不富庶。但最不寻常的，却是这等间无人影的景象。

此刻不过是午后时分，即使村中的男人都到海上捕鱼去了，也应该有老年人和妇人在织网、小孩子在玩耍才对。

黑衣青年落寞地微笑一下，走到一口水井旁边，在井栏上坐下来，顺手把沾满了灰尘的包袱，放在地上。

他的个子很高，肩宽胸阔，浑身散发出矫健有力的劲道，面庞略见黑，可能是长途跋涉，晒得太多之故。他的相貌英俊，他的眼光机警灵活，足见是个聪明和反应敏捷的人。

他坐了一会儿，打了一桶水，洗洗面，又喝了几口，然后坐回井栏上，看来暂时不打算离开。

过了一阵，他听到一阵低微急促的脚步声，从他右侧那边传来，转头望时，原来是个村女。

这个村女相貌倒也端正秀气，那对眼睛却急急地转动着，生似一头受惊的小兔一般，令人不禁生怜。

她走到井边，伸手去抓吊索。

黑衣青年比她快了一点儿，拿到吊索，接着把吊桶抛落井中，毫不费力地打了一桶井水上来，递到她面前。

村女抬头望了他一眼，见他脸上含着诚恳的微笑，便不自觉地把水桶接过，倒在自己的桶内。

黑衣青年道：“还没有满，我替你再打一桶。”

村女任他取过吊桶，等到他提起第二桶，并且把水倒在她的桶内时，才道：“你……你可是过路的么？”

她说这话时，显然费了不少气力才下的决心，是以脸都涨红了。

黑衣青年感到奇怪，道：“当然是过路的，难道我住在这儿，你会不认识我吗？”

村女道：“那……那你快点儿走吧！”

黑衣青年双眉一挑，道：“为什么？”

村女道：“快走吧，迟了就来不及啦！”

她说到末后，已经像在哀求他似的了。

黑衣青年念头急转，道：“敢是此地发生事故了么？”

他乃是从全村寂静这一点，联想到这一答案。

村女果然点点头，道：“是的。”

黑衣青年反问道：“若是如此，我此刻往前走，岂不是会碰上那些人？”

村女一怔，道：“是啊！”

黑衣青年道：“可有什么地方给我躲一躲？”

村女连忙摇头，道：“没有，谁也不敢收留你。”

黑衣青年道：“那真是太糟了，你们怕什么呢？”

村女道：“是村长吩咐过的，哪一家都不许收留陌生人。”

黑衣青年道：“村长住在哪里？我找他理论去，我一个过路人，教我躲到哪儿才好？”

村女道：“他们都出海打鱼啦，男人们都得避开，免得被那些人误杀。”

黑衣青年耸耸肩，道：“你回去吧，我不怕。”

他这回说出实话了，可是村女却不相信。她从这个青年的说话声音和笑容上，觉得他是个好人，所以不忍他遭遇到灾祸。

她当下道：“不行，那些人凶得很啊！”

黑衣青年道：“真的，我不怕，你别管我。”

村女沉吟一下，突然坚决地道：“你跟我来。”

她当先行去，一直走到右边数丈外的一排房屋前，推开其中一间屋的门扉，踏了进去。

黑衣青年跟她入屋后，便问道：“这是你家么？”

村女迅速关上门，一面应道：“是的，我爹爹和哥哥都出海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守在家里。”

她回头看了黑衣青年一眼，又道：“你不再出去，大概就没事了。”

黑衣青年找到一条可以看到外边的缝隙，向外张望了一阵。外面是一片旷场，水井就在当中。

他道：“等会儿来的是什么人？”

村女轻轻道：“有些是海盗，但有些比海盗还凶恶，他们要和一个人打架，但那是真的拼命，人人拿着刀剑。不过那些海盗都打怕了，总是另找一些人，合力去对付那个人。”

黑衣青年讶道：“你看过几次了？”

村女道：“一共已看过三次，总是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衣青年道：“那个人是怎生模样的？”

村女道：“他穿白衣服，拿一柄长刀，锋利得不得了，只要轻轻一抹，就能杀死人。”

他大概是三十多岁，面色苍白，有一点凶狠的味&。”

黑衣青年道：“他只有一个人么？”

村女道：“是的，总是他一个人，而且每次都从哪儿来的，以前有一次，那些海盗们来的早了，搜遍了全村，可是到了时候，那个白衣人就出现在场中了。”

黑衣青年已经大致心里有了轮廓，道：“这样说来，村中不许收留陌生人的规矩，竟是海盗那一边的命令了？”

村女道：“是的，我们都不敢惹他们啊！”

黑衣青年道：“那么你收留我，岂不是很危险？”

村女迟疑一下，才道：“他们还没来，所以不要紧。”黑衣青年道：“我还是不要连累你的好，免得日后海盗来找你家麻烦。”

村女伸手揪住他的衣服，道：“使不得，你若被那些恶人碰到，

非活活打死不可。”

黑衣青年挺了挺胸膛，道：“别怕，我不是好欺负的，随时可以打倒十个八个人。”

村女道：“但人家却拿着刀剑，你什么都没有。”

黑衣青年心念一转，忖道：“她这话也是，虽然我不须多虑，可是既然这等拼斗场面已历时三年，则说不定海盗这一方，会以重金礼聘一些高手助阵。那时我寡不敌众，岂不冤枉？”

他接着又想到那个使刀的白衣人，但觉此人豪气迫人，不但孤身应战，而且面对的是不知来自何方的人物，这份胆色，实在值得佩服。

他回头看看那个村女，但见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面上还有天真稚气的表情。她的年纪，大概还是情窦未开。

可见她苦苦劝自己躲一躲，纯粹是出于同情心，并非因为看自己长得英俊而动了感情。正因此故，她的仁慈天性，就更值得敬重了。

他想着想着，忽然失笑，忖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何须敬重这些使人懦弱的天性？一个人大仁慈的话，只有自己倒霉而已。”

他马上把思绪抛开，道：“我叫沈宇，姑娘贵姓？”

村女道：“我姓陈，名叫春喜。”

沈宇道：“这名字很好听，你读过书没有？”

春喜摇头道：“没有。”

沈宇道：“这个村子有多少人？”

春喜道：“不到一千人。”

沈宇道：“也算是个大村庄了，都是捕鱼为生的么？”

春喜道：“是的。”

她的话忽然中断，原来是沈宇向她打手势，叫她别作声，还伸手招她过去，指指外边。

春喜走过去，在旁边另一条缝隙中向外窥望，低声道：“来啦，这些都是恶人。”——

沈宇的目光从缝隙中望出屋外，但见十余个人，大步走入这一片旷场中。

这十余人皆是男子，有老有少，有丑有俊。其中有几个服饰与常人略见不同。由于春喜说过，是以他一望而知，这六名大汉，必是海宝。但见这些海盗，个个神情凶悍，面目间泛着一股残暴之气。

其余的人，有两个是五六旬之间的老者，其一身穿长袍，质料贵重，颌下留着三络黑须，生似是富有的让绅，另一个则穿着黑短袄，回扎布带，身量高大，手持一根四尺长的旱烟袋，一边走一边叭啦叭啦的吸着，吐出阵阵白烟。这名老者，简直是一副北方庄稼汉模样，但他既然能够在这一堆人中，当然不会是务农之人。

另外有四个壮年人，其中三个身材一般高大，衣服相同，兵器亦全是护手双钩，可见这三人必是兄弟帮，余下的那一个，浓须绕颊，态度剽悍，背插大刀，步伐皆是坚稳有力。

沈宇的目光，却不是被上述这些人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最后面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长得韶秀文弱，一袭青衫，倒也有点儿历洒风度，不过个子矮了一点儿，人也长的白了一点儿，似乎缺乏一种英挺之气。

他背着一口长剑，因络风拂，看起来似是一口好剑。

沈宇心中大疑，想道：“这个青年人，长相既不似练家子，又缺乏凶悍

之气，为何会与这一群人走在一起？假如他没有两下子，这些人亦不会允许他置身其间，因此，这个青年，可算得是最猜不透的人物了。

但见那六名海盗，迅快散开，全都拿出兵刃，四下搜索。

沈宇发现陈春喜微微发抖，晓得她乃是怕那些海盗人屋搜查时，发现了他，他虽然心中不怕，可是为了这个村女着想，倒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想了—下，起身走开。

陈春喜瞧着他的行动，但见他很快就将包袱塞在角落隐秘处，又迅快打开床脚一只；日箱子，翻出几件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春喜的父亲和哥哥的。沈宇脱掉外衣，连内衣也说下来，再穿上几件渔民的内外衣。

他现在已变成一个年轻渔民，但见他英雄帽摘下，略略弄散头发，这才走回春喜身边，向外张望。

只见那些海盗，虽然并不是每间屋都搜查，但偶然也闯入门内瞧瞧。

沈宇向春喜耳语道：“别害怕，如果他们人屋搜查，我就躺在床上装病。”

春喜点点头，两人又向外窥望，只见那些不属海盗的武林高手，亦参加搜查，不时走人那些海盗推开的门内瞧瞧。

不一会儿工夫，这一间屋子的木门，砰—声被人推开，进来一个凶悍的海盗。

他—望之下，就退出门外，道：“刘老大，这边来。”

除了那个被称为刘老大的海盗之外，其他的人，也因为他的叫唤而投以注意的目光。

刘老大奔过来，道：“怎么啦？”

郑海盗道：“这儿有个病人。”

另—名海盗插口道：“如果是病人，何须大惊小怪？”

这个最先人屋的海盗暴躁地道：“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病人？”

刘老大道：“这话有理。”

说时，已踏人屋内。

随他而人的，有三四个人之多，其中包括那个文弱青年在内。

刘老大走到床边，打了个手势，叫春喜走开—点儿，同时常的—声，拔出口精光闪闪的长刀。

春喜登时骇得面色变白，瑟瑟发抖，道：“他……他……是我哥哥……，

刘老大道：“别罗嗦，老子瞧瞧便知。”

他凝神—看，床上的青年皮肤熏黑，似是渔民。再看他气息转为迫切，而且面色很红，竟是发烧现象。

刘老大回头道：“这小子果然是病啦！”

—个海盗应道：“既然如此，咱们走吧。”

刘老大哼—声，道：“走么？没这么容易。”

那名海盗讶道：“为什么？”

刘老大道：“你和我都可以马上装病，也能叫人摸着感到烫手。对不对？”

那海盗道：“对呀，那么给他—刀，宰了就稳妥啦！”

刘老大没有做声，转身瞧着其他的人。

本来他随便杀—两个渔民，那真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而已，全然用不着踌躇。但这会尚有外人。他总是不好太过独行独断，所以先瞧@别人的反应，

如果没有人反对，他就马上下手。

他望了一眼，见没有人作任何表示，当即转回身子，向着床上之人。

他手中之刀，正要举起。突然中止了这个动作，原来那文弱青年，已站在他身旁，俯视床上的病人。

刘老大皱皱眉道：“胡公子，你可是发现了什么？”

被称为胡公子的文弱青年抬头道：“还没有，但假如能查证出此人身份，岂不是比糊里糊涂杀死的好？倘若此人乃是假装，咱们就可以查问出一些宝贵线索了，刘兄以为如何？”

刘老大耸耸肩，道：“那自然最好。”

胡公子道：“刚才刘兄的分析，真是老练无比。但凡是练过武功之人，诈病实是最容易不过。区区现下瞧瞧此人贴身的衣服是不是渔民所穿之物，就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了。”

刘老大连连点头，其他的人，则显出茫然的表情。

胡公子解释道：“假如他是假扮的渔民，则多半只披上一件人家的旧衣服，查证内衣，即可证明他的真正身份了。”

其他的海盗都点头说是，胡公子缓缓伸手，掀起被子，接着扯开病人的外衣。

但见里面的两件衣服，俱是粗布夹衣，还带着一股鱼腥和汗气。

众人一望而知，是以疑心尽退。

胡公子道：“我瞧他当真是病倒的渔民，诸位可有别的看法没有？”

刘老大首先转身行出去，一面道：“错不了啦……”

所有的人都跟他出去了，只剩下胡公子一人。

春喜差点儿就透出一口大气，虽然她及时忍住，可是面上的表憎，仍然大有变化。

胡公子兀自低头凝视床上的病人，竟不离开。

过了一阵，他才转眼向春喜望去，冷冷道：“到门边去看看，如果有人来，就咳嗽一声。”

陈春喜一怔，呆若木鸡，没有依他的话去做。

他不耐烦地道：“去呀，快点儿……”

春喜还没动弹，床上的沈宇忽然睁开眼睛，还抬起上半身，挥手低声道：“去，去，听他的话。”

春喜大吃一惊，不明白他为何露出马脚。但她还是顺从地走近门口的地方，虽然满心忧疑。

沈宇转眼向这个文弱青年望去，这时迫近细看，更觉得他面色白皙细致，眉清目秀，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唇角的两道弧线，流露出冷酷无情的味道。

他不在乎地笑一下，道：“胡公子如何看出破绽的？”

胡公子淡淡的道：“我一踏入此屋，就知道你是装病。”

沈宇忖道：“请将不如激将，我若想知道的详细一些，须用此计才行。”

因此他只泛起一个微笑，并不说话。

原来人的表情，十分复杂，往往同样的一个动作，例如皱起眉头，亦可有爱、恨。

困恼、等不同的意义。

胡公子看了他的微笑，心中有气，道：“你不信么？”

沈宇装出不敢得罪他之状，忙道：“我可没有这么说用！”

胡公子哼一声，道：“我听说有个病人，但人屋之时，我的鼻子已告诉我没有这回事了。原因很简单，有病人的房间，多半有两种气味，一是药味，一是汗臭，无论如何，两者之中，必有其一，可是此屋之内，这两种气味都没有，可知你是假装的了。”

沈宇心中不能不大为惊骇，道：“唉，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胡公子见他折服，不禁得意起来，傲然道：“这算不了什么！”

沈宇尖锐地攻击道：“你一下子就显得如此自满自傲，看来大概也是到此为止而已。”

胡公子仰天一晒，道：“你不要假装，以你这等才智之士，我能令你惊服，实在是足以自傲的事了。”

沈宇道：“你万万不可把我抬得太高，我可受不了。”

胡公子道：“一点儿也不，我的话，有根有据。”

沈宇讶道：“有根有据？这话可是真的？”——胡公子道：“当然是真的！我检查你内衣一事，已探出你的才智不比等闲。凡庸之士，哪能考虑到连内衣也换上这一点呢。”

沈宇瞠目道：“假如我才智达不到这一地步，因而露出破绽，岂不是要死在他们的刀下？”

胡公子淡淡的道：“这是可能性之一。但或者你武功卓绝，可以逃生亦未可料，换句话说，武功真高之人，未必就有这等才智，是以你只要武功够强，亦可不死。”

沈宇道：“这话倒是不错。”

胡公子的目光忽然又变得锐利起来，盯住对方，问道：“你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

沈宇道：“我姓沈，名字，只是个流浪之人。”

胡公子冷冷的道：“纵然是流浪汉，也得有个缘故，才会跑到这儿来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那就是以你这等人才，何以到处流浪？”

沈宇道：“我实在是无缘无故，晃荡到这儿来，这话只怕你不会相信。”

胡公子道：“别管我信不信，还有一个答案呢？”

沈宇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既然你提起了，我总得找出个答案来。”

他沉吟一下，又遭：“我明白了，一定是因为我觉得天地间没有可为之事，所以虽然练过武功，也读过几本书，但终于茫然地流浪起来。”

胡公子紧紧的盯住他，目光利如刀剑。

可是他发现对方的声音表情，都十分真诚，找不到一丝一毫作伪的痕迹，当下道：“假如你这话不是出自真心，则你说谎的本事，可以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沈宇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胡公子道：“你为了求生，所以要哄我相信，这个理由还不够大么？”

沈宇坐起来，双肩一耸，道：“笑话，我根本不怕你或任何人，何必说谎哄骗？”

胡公子似是想不到这个人忽然会凶起来，登时一怔，难以置信地瞅住对方。

沈宇又强硬地道：“我装模作样，只不过是这个女孩子的一家人着想而已。”

胡公子没有与他硬斗，稍稍退让一点儿，道：“这话倒是说得过去。”

沈宇道：“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你究竟是谁？”

胡公子道：“你就跟着他们叫胡公子就是了。”

沈宇道：“你不说拉倒，至于你们结伙到此之故，总可以告诉我吧！”

胡公子道：“假如你真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等一会儿就有一位刀法大家出现，此人的刀法功力，已达到宗师境界，几十年来，未逢敌手，那些人是应聘前来对付他的。”

沈宇道：“你在不在内？”

胡公子摇头道：“我没有份。”

沈宇道：“还好，我不要替你担心了。”

胡公子面色一寒道：“谁要你担心？”

沈宇道：“你曾经放我一马，总算是有点儿情份呀，既然那人是刀法宗师之流，你若出手，我自然会为你担心。”

胡公子哼一声道：“你少管别人闲事。”

沈宇耸耸肩，道：“若是外面那些人，通通被杀死，我也不管。”

胡公子有点神色不善，冷冷道：“若是我在内，你就管么？”

沈宇道：“管不管是我自家的事，你不要操心。”

他这话等于叫对方不要多管闲事一般，胡公子那张白皙的面庞上，顿时泛现含着怒意的红晕，凝目瞪着他。

沈宇道：“你既然不是应聘而来，咱们这番话，岂不是说到题外去了？我只请问一声，你凭什么身份，居然可以参与在这群人中间？”

照常理说，他既不是应聘之人，又没有提到是这些人之中哪一个的门下。则他能够跟来，当然令人奇保。

胡公子道：“我是代表某一个人，到此看看的。”

沈宇道：“是不是看看对方值不值得那个人应聘出手？”

胡公子点点头道：“不错。”

沈宇道：“这人是谁？你的师父？你的尊翁？”

问第二句，对方没有摇头否认。

沈宇便道：“哦，原来是代表令尊，怪不得他们都恭称你为公子了。让我想想看，姓胡的高手有哪几位？”

沈宇马上就猜到了，讶然睁大眼睛，道：“是不是神剑胡一翼？”

胡公子既没有承认，但也不否认。

沈宇耳语道：“这怎么可能？神剑胡一翼，是峨眉派掌门人，以他的身份地位，岂能牵涉到与海盗有关的仇杀事件之中？”

胡公子道：“这不是仇杀事件广

沈宇道：“那要称为什么事件？诛暴锄奸么？不见得吧？天下哪有受海盗的聘金，去诛暴锄奸的？”

胡公子道：“你当真对此事全无所知么？”

沈宇马上举拳向天，发誓道：“若果我知道一点点，当受乱刀分尸而死。”

胡公子不禁一笑，道：“我从来不相信誓言会灵验的。”

沈宇搔首道：“你如何才能相信？”

胡公子道：“我信不信都没关系，因为我打算告诉你。”

沈宇道：“那么请你快说吧！”

胡公子道：“这位刀法大家，姓厉名斜，是不是真姓名，谁也不知道，

总之，他一直是以这个姓名出现。”

沈宇叹气发急道：“唉，唉，管他是不是真姓名呢！”

胡公子感到有趣地笑一笑，道：“你急什么？”

沈宇道：“你再耽误下去，那些海盗们说不定会过来瞧瞧的。”

胡公子道：“他们来瞧的话，你最多再度装病，有什么了不起。”

沈宇心知对方是见他发急，所以故意多说些废话来呕他，使他更急。

他对此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心道：“你不告诉我就拉倒，难道我日后打听不出来么？”

话虽如此，但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那位刀法大家厉斜不久就出现了，假如对于他的事迹全无所悉，则这一场拼斗，看起来就会如在云里雾中。

胡公子见他不说话，大为得意，道：“你若是真想知道，那就跪下来磕个头。”

沈宇摇头道：“不于。”

胡公子道：“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可能永远查访不出，在海盗方面，他们只知道厉斜的姓名，以及一些无关轻重的小事。但我却另外晓得很多，例如他的刀法，曾经显示过哪些精微奥妙的手法等等。”

他的话实在是太诱人了，沈宇在心中自问道：“假如他的话字字皆实，我要不要磕个头，以换取这些精彩的秘密呢？”

答案马上就浮现出来，竟然是愿意。

沈宇吃一惊，忖道：“那个人的事迹资料，居然有这般大的诱惑力么？我不是一直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太关心么？何以这个人就能激起我的热情呢？这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的面色变得慎重严肃，并十分专注地思考起来，胡公子不知他已想到别的地方，还以为他想着叩头之事，因此他也惊讶起来，道：“喂，你似乎很认真呢，是也不是？”

沈宇歇了一下，才道：“我本是难得认真的。”

胡公子道：“那么你告诉我，你可愿意接受这个条件？”

沈宇沉吟不答，胡公子马上又道：“你只要说出真心话，不要实行。”

沈宇坦白地道：“我愿意。”

胡公子欣然一笑，道：“好，我告诉你吧，这位刀法大家厉斜，行踪隐秘，身世如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晓得他来自何方，更无人知道他惊世骇俗的刀法是什么渊源……”

沈宇忍不住插口道：“但你刚才又说知道得不少。”

他的声音中，含有质问指责之意。原来胡公子得到他回答时的欣然一笑，已使他泛起受骗之感，如今听他道来，果然全无所悉，则他显然是利用这个谎言，诱骗出自己的真心话。

胡公子忙道：“别急，我说的是别人，而不是我呀！”

他的态度和声调，含有柔婉的意味，沈宇倒觉得不好意思多说了。

只听他又道：“据我所知，厉斜年约三十二三岁，高挑身量，面@白皙斯文，可是眉宇间无时无刻不透出一股森杀之气，使人生出畏惧之感。”

他的话忽然停顿，但当他在对方脸上找不到什么反应之时，便又接下去道：“外间对此人所知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但我从他眉宇间透出森杀之气这一点，却得到一个线索，那就是此人的刀法，是出自大房门，也就是说，绝

响已久的大屠门七杀刀，又已复见于今日了。”

沈宇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是。”

胡公子问道：“你知道大屠门么？”

沈宇耸耸肩，道：“不知道，可是你既是推理而得的结论，证明此人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又拿海盗为对手，就可见你的推论是对的。”

胡公子点头表示同意，道：“不错，以我猜想，厉斜的七杀刀，大概还欠火候，这等以残杀凶毒为至高境界的刀法，如若没有这等环境磨练，终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此，他选择濒海荒凉的渔村，又向海盗施以各种压力，让他们代为找人来送死。当然海盗们找来之人，也都是武功高强之辈。这样，厉斜就可以尽情锻练刀法，培养他的杀气了。”

沈宇道：“照这样说来，厉斜不但武功高明，才智心计，亦复高人一等了。”

胡公子道：“正是如此……”

他忽然停口，警惕地向门口张望，接着移步行去。

外面一直没有什么声响，只有不均匀的海潮拍岸之声，以及海风的呼啸声，不断地传来。

但在胡公子和沈宇的敏锐的心灵中，却感到有异，是以停止交谈，胡公子匆匆走出去。

春喜精乖地把门掩上，因为沈宇在床上一弹而起，飞到门边落下，迅即向外面窥看。

但见旷场中的十余人，都现出惊讶的神色，望着站在水井旁边的一个白衣人。

原来这十多人除了胡公子当时没有在场之外，全部十分惊觉地注视着四方八面，打算瞧瞧这个诡秘的刀法大家，究竟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

谁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白衣人宛如幽灵一般，从场中出现，既不知来踪，亦不知去迹。

他一出现，就带来一股森寒杀气，弥漫全场，因此他的声势，竟是比之过鼓震天，万马奔腾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公子出去时，已是这白衣人出现以后之事，由于白衣人面向这边，是以恰好打个照面，那白衣人亦恰恰见到春喜掩门的情形。

他手中横提着一柄连鞘长刀，站在那儿，有如石像一般，只有身上的白衣，随风飘拂不已。

胡公子碰到对方闪电一般的眼光时，但觉生像是一对锋利的长刀迎面刺到似的，甚是可怕。

不过他居然能够向白衣人笑一下，便迅即根移到那个锦衣华服的老者身后。

白衣人的目光放过了胡公子，转向其他人，逐一扫去。他目光所到之处，杀机更盛，使人觉得好像掉入冰窖中那样的寒冷不适。因此，没有一个人愿意他多向自己瞧看，也因此故，谁都不愿挑衅地向他回瞪。

白衣人看遍所有人以后，突然道：“你们中哪一个最先抵达此地？”

他的声音，也能令人生出冰冷肃杀之感。

众人都不明日他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海盗群中的领袖刘老大应道

：“厉斜老师请了。我等 13 同时批手上；外心 DD__。老师这一问，有何用意广

厉斜冷冷道：“没有什么，本人循例问一声，刘彪你们今年可曾按规矩行事？”

刘老大显露出又忿恨又畏惧的神情，道：“都依规矩行事。”

厉斜的声音更阴森冰冷地，道：“若然有违规之举，本人可就要下毒手取你等性命了。”

刘彪道：“在下知道。”

厉斜点点头，道：“好，本人先打发了这几个人，再谈别的。”

大概这是每年都提起的问题，因此刘老大也就轻松了下来，道：“在下给您引见几位武林著名人物。”

沈宇自是很希望早点儿知道这些海盗们聘请了一些什么高手，来对付这位刀法大家厉斜。

但他的目光，竟不向被介绍之人望去，反而更加锐利地盯住厉斜的脸，观察他最细致的表情。——

要知这厉斜的种种安排表现，已显示出他是极工心计之人，加以胡公子透露他武功极高，则此人之难以对付，不问可知。这等人物，若在平时，想从他的表情中，观测他的内心，根本办不到。

因此，沈宇必须把握每一个机会，例如现在那海盗头子声称要介绍这些武林名家给他认识，由于这是一种变化，所以沈宇猜测那厉斜或多或少总会流露一点儿表情，换言之，厉斜内心中的反应，在这局势变化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可供观察推测的线索。

沈宇首先发现的是，厉斜转眼向那些敌手望去，面上表情虽然没有变化，可是他锐利的目光，却一丝不苟的望着被介绍之人。

这一点已显示出他虽然高傲自负，但并不狂妄，对每一个新出现的敌手，都不肯加以轻视。

沈宇微吃一惊，忖道：“他若然永无轻敌之心，则要击败此人，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了。”

只听刘老大道：“这一位是关伯符老师，外号绝笔，数十年来名满天下。”

厉斜对于绝笔关伯符的颌首施礼，视若无睹。但却显得注意地瞧瞧了他手中的那对判官笔。

关伯符见对方居然不理睬自己，哼了一声。

刘老大已接着介绍道：“这一位曹昆老师，来自鲁北，曹老师已经归隐多年，这次请他出山，着实费了许多工夫。”

厉斜嘴唇微撇，似笑非笑，这是他第一次露出表情，教人感到实在难能可贵。沈宇不由得用心寻思道：“他何以忽然有了表情？是曹昆的外型和兵刃，使他如此，抑是刘老大介绍的话中，含有值得他现出表情的地方？”

刘老大接着介绍道：“这边三位是襄阳邓家三雄，第一位是邓玄兄，第二位是邓通兄，第三位是邓昭兄。”

由于他们三人，都亮出了同一式样的护手约，衣着亦完全相同。是以纵然不作介绍，也猜得出定是一伙兄弟兵。

刘老大接着道：“这一位是轻用名家朱砂手黄烈兄，在武林中，赫赫有名。”

黄烈拱拱手道：“幸会，幸会。”

厉斜不理不睬，好像没有听见一般。

黄烈双目一睁，威势凛凛，怒声道：“尊驾如此倡做无礼，就算身怀绝世武功，也不能叫人生出敬重之心。”

厉斜的目光已凝定在胡公子面上，口中冷冷道：“本人压根儿没打算教人敬重，你省点儿闲气吧。”

黄烈不觉一怔，再找不出指责的话了。

厉斜用下颌向胡公子一挑，问道：“这孩子是谁？”

胡公子马上泛起笑容，欢然道：“我很久没听见人家叫我孩子了，你就多叫几句吧！”

他既然表示喜欢这个称呼，厉斜就算明知是假，也不肯再叫了，何况事实上也没有再叫他一声孩子的必要。

胡公子又道：“怎么了？你不叫了？好吧，我告诉你，我姓胡，名真。此来是代表一个人瞻仰阁下的刀法，听说阁下容许这样做的。”

厉斜道：“那得看你代表哪一个？”

胡真道：“当然，当然，总须有点儿名望，才合道理。我代表的是峨嵋胡一翼，只不知阁下认为合格不合格？”

厉斜道：“是神剑胡一翼？”

刘老大连忙插口道：“是的，在下费了不少气力，总算打通关系。”

厉斜一直直视着胡公子，这时眼中闪掠过怀疑的神色，开始更加康细地打量对方。

胡真一派不在乎的样子，不时向厉斜笑一下。

刘老大道：“厉老师不必多疑，若然不可靠的话，在下岂敢把他自对此地？”

厉斜哼一声，道：“依我看来，此人八成靠不住。不过好在他虽是回的，我也不怕。

所以暂时不去管他。”刘老大忙道：“是，是……”

厉斜目光转到其他众人面上，道：“诸位乃是受聘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击败本人。因此，旁的話不必多说了，哪一位先上？”

朱砂手黄烈洪声道：“不才甚愿先向厉老师请教，”

他刚才被堵了一肚子气，是以抢先应战。

厉斜道：“好，请。”

黄烈大步行去，左手捏着的短刀发出森冷耀目的光芒，显然锋利无比。但他的右手，却没有兵器。——他的外号既然称为朱砂手，则他这只空着的右手，无疑是要施展这一门威力奇大的绝艺。

胡公子突然叫道：“等一等。”厉斜不悦地哼了一声，道：“什么事？”

胡公子道：“听说你刀下从无生还之人，是也不是？”厉斜傲然道：“不错。”

胡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在动手之前，岂能不说明这一点？”

厉斜道：“大丈夫上阵决斗，非生即死，何须事先声明！”

他说得豪情激放，气概逼人。全场之人，都觉得极有道理，不由对暗暗怪起那胡公子的多事。

胡公子仍然笑吟吟的道：“话虽如此，但你还是不合规矩。因为较量武功，本是练武之人常有事，决不是每一次都须以生死相拼。所以如果你不先告诉人家，则对方多半不曾防到这一点。”

厉斜道：“你说的话，真是妇孺之见。”

胡公子道：“随便你怎样侮辱我，也不能改变事实。假如上场比幻之人，都深知你的刀法如此毒绝，便能早加提防，或是激起了斗志和杀机，与你相抗衡。但你不先行声明，纵然不是取巧，也失之不公了。”

他侃侃道来，言词之中，全无火气。可是提出的理由，却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因此，他这一方面之人，都流露出赞同之意，那是不必说了。就连厉斜，也微微动容，凝目沉思。

胡公子又遭：“厉老师这刻既然没有恶言相加，可见得以往一定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不是故意取巧。希望以后你动手之前，定要加以说明，使对方死而无怨。”

厉斜眉头皱一下，好不容易才道：“以后再说，现在可不必说明了吧？”

他既是高傲自负，目无余子之人，这刻要他当众认错，当然没有可能。因此，他肯这样说，已经不容易了。

胡公子道：“当然不用说啦……”

场中的朱砂手黄烈心中大为嘀咕起来，要知他出道日子相当久，成名甚早，是以可说得是见多识广之人。

正因如此，他才深悉对方若是练就了如此狠毒的刀法的话，的的确确是非生即死的局势。因此，这一场比划，实在与平常遭遇的不同。

他很想退下，先瞧瞧对方的刀法再说，可是这刻焉有借口得以退下？除非他根本不要脸，自说自话的退下。

厉斜一抖手，刀路啪地飞坠一旁，那口精光闪闪的长刀，已斜提手中。

黄烈一咬牙，竭力使自己激起杀机，隼视对方，右手的朱砂掌，已提聚起十成功力，准备一拼。

当此之时，全场之人，包括在屋中偷窥的沈宇在内，都禁不住皱起眉头。敢是朱砂手黄烈在厉斜的气势之下，竟显出很寒仓的模样。

可是黄烈在这些人当中，外型已经算是最豪悍坚换的人物了。

厉斜一点儿也不剽悍，亦不凶恶。但他的苍白的脸色，冰冷的表情，以及挺刀站立的姿态，却发散出震人心弦，令人畏惧的死亡意味，看起来真像是一尊死神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类。

人人都为之倒抽一口冷气，胡真忍不住道：“黄烈兄，不必打啦！”

他说声未联，忽见厉斜刀光似电，划出一个奇异的图形，在这刹如，没有人看得出他的长刀究竟是怎样来怎样去。只见厉斜向前一冲，黄烈大叫一声，向后翻跌。但他在跌倒之前，也及时一掌击中刀S。

因此他虽是跌倒在地上，但厉斜的刀势也荡到一边，胸前露出破绽。可惜黄烈已经倒下，这个破绽，他已无法利用了。

厉斜收刀退开数步，冷电般的目光，扫向关伯符等人。

刘老大一挥手，便有两名海盗急急上前，将黄烈抬起，迅急离开。

他们已不须报告，因为在场之人，全是大行家，一看黄烈被扛走的姿式，便晓得他业已气绝身亡。

这等情况，实在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以黄烈的声名和真本事，后治走不上一招，就溅血当场。

厉斜冷冷道：“但用派还有些什么高手？”

别人都不作声，连最敢讲话的胡公子，亦是如此。

刘老大这才应道：“但用范大概不会为他出头的，因为他已离开该派多年了。”

厉斜道：“那真可惜了。”

言下之意，大有希望崆峒派会出头，遣出更厉害的高手来此，才会他意似的。

胡公子哼一声，道：“假如你真想惹用武林各大门派，那还不容易么？”

厉斜冷冷道：“恰恰相反，本人认为十分不易。假如你有好计，本人甚愿听听。”

胡公子正要回答，忽又蹉跎，终于不作声了。

来自鲁北的曹昆，旱烟袋抽得叭呢叭啦直响，不过喷出来的烟已很稀薄，可见他此举乃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在沉思之时的习惯。

襄阳邓氏三雄，互相以图示意。他们的动作虽然细微无声，可是众人仍然瞧得出这三兄弟，有一套暗号，可以无声地交换意见。

绝笔关伯符拂髯沉吟，目光凝滞，显然也在寻思。

刘老大一瞧众人的神情，登时泛起失望之色。因为他已晓得这些人个个都在参研对方刀法。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感到对方刀法奇奥无比，所以尽量想从他刚才的那一刀之中，找出破绽。

这些人假如不能马上就有应付之法的话，那就表示他们的武功尚未达到足以抵挡此人的境界。

因此，任凭他们如何苦思，亦属徒然。

刘老大心中叹口气，忖道：“看来这一次化的心血和重金，又是有如丢弃在大海中一般了。”

胡公子突然遭：“厉老师，你的刀法我别说见过，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过，只不知你是从何处学得的？”

这个问题，在场之人无不想问，可是这等话焉能问得出口？殊不料胡真全无顾忌，当众提了出来。

人人都集中注意力，看对方如何回答，不过他们亦都晓得，厉斜一定不会据实回答的。

厉斜没有马上作声，因此全场陷入一种可怕的沉寂中。过了好一阵功夫，他才发出一声冷笑。

他道：“你真想知道么？”

胡真道：“我如果不想知道，何必相问？”

厉斜道：“只要你不后悔，本人可以相告。”

他目光疾扫众人面上，又遭：“还有哪几位想知道的？”

关伯符等人虽想听听，但一时之间，不好意思说出来。

厉斜道：“既然都不回答，本人就只告诉他一个人。”

邓家兄弟忍不住齐声道：“敝兄弟也想长点儿见闻。”

曹昆涩声道：“老汉也想得知。”

关伯符一看已不必矜持，当下道：“老朽也算上一份。”

厉斜道：“使得，你们呢？”

他向刘老大那些海盗望去，刘老大想道：“老子如果得知他的武功来源，将来聘请名家对付他时，自然也较有把握了。”

当下高声道：“在下当然也想知道。”

厉斜点点头，目光回到胡真面上，还未开口，胡真已抢先道：“等一等，

我自问有把握猜得出来，所以我宣告退出，你用不着告诉我。”

厉斜道：“你八辈子也猜不出来的。”

胡真道：“各人有各人的本事，你别瞧不起我。”。厉斜瞪他一眼，道：“既然如此，你何必多此一问？”

胡真道：“那我收回就是，假如你仍然不高兴，我向你郑重道歉可好？”

他完全是一派不接江湖规矩的作风，胡揽一气，但他既不讲面子，似是仗着年纪轻，又是胡一翼代表的身份，别人对他也没奈何。

厉斜道：“那么你退下吧，越远越好。”

胡真道：“遵命，道命……”

他果真独自后退，直到后背贴到一堵砖墙上。而在墙内就是沈宇和春喜他们在伯窥。

忽见厉斜挥挥手，用一种烦躁的表情，把刘老大等六名海盗，都赶走了。刘老大等人没有向这边来，而是退到另一角去。

厉斜开始跟关伯特等五人说话，远远看来，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和平，在他身上不但找不到死神的影子，甚且显得非常清洒俊逸，风度翩翩。

沈宇提聚功力，以传声之法，向墙外的胡真道：“胡兄，你放过了这个当世的秘密，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么？”

胡真也用传音之法，答道：“不，我只遗憾此计只成功了一半。”

沈宇讶道：“这也算是好计么？”

胡真道：“当然啦，凡是听了他的秘密之人，非死不可。因此，我遗憾的是那一群海盗，没有参与聆听。”

沈宇道：“你想一网打尽这些人？为什么？”

胡真道：“因为我喜欢看见杀人和死亡。”

沈宇心中大怒，几乎要开口骂了。

忽听胡真又道：“你可是以为我真的喜欢流血死亡等景象么？不，；你错了，我从没想到过我会喜欢这等残酷凶杀之事。”

沈宇忍住气，才道：“那么你为何要害这些人？”

胡真道：“你眼睛放亮一点儿好不好？凭他刚才那一刀，这儿谁能抵挡？我是万万不行，你呢？假如你也不行，那么你听我说，凡是上前动手之人，非胜即败，若败即死，绝无例外，这是他的刀法的特色，除非你能击败他，否则你一出手，就非死不可，换言之，这些一定要动手之人，反正是死定了的，听不听他的底细，都是一样。”

沈宇听他这么说，似乎不无道理，方自寻思，耳边又听得胡真传声道：“如果那群海盗，悉数遭他杀死，这厉斜从此缺乏穿针引线之人，局势登时大为改观了。”

沈宇道：“局势有何改观？”

胡真道：“假如不是这群海盗，秘密礼聘各地的高手，前来此处，厉斜就没有对手可以磨练他的刀法。”

沈宇道：“他不会自己到江湖上向各派名家高手挑战么？”

胡真道：“我正想使他落人这等情势之中，如果他踏人江湖，刀法如此毒辣，则不出一年半载，天下尽是仇家，这么一来，他还能继续下去么？”

沈宇道：“原来如此，照你这样说，眼下武林中得知此事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是也不是？”

胡真道：“正是，由于死在他刀下的数十人，绝大部分是黑道人物。这

些人应聘去对抗厉斜之时，皆是秘密行事，故此这件足以轰动天下的奇闻，居然保密至今。”

沈宇道：“你今日能逃得过他的宝刀么？”

胡真道：“当然啦，这是他自订的条规之一，我是代表一个极有名望地位之人，来此观察。如果我不返回报告，他就将失去一个绝佳机会。”

沈宇道：“他不怕你泄秘么？”

胡真道：“怕也没有法子，假如他能够获得与一个与我代表的这样的人一拼的机会，在他看来，胜过其他的千百人。所以他非尝试不可。”

他停顿一下，又遭：“以我看来，他手中之刀，虽是锋利，却不能视为宝刀，是也不是？”

沈宇忖道：“此人不但聪明无比，心思也十分慎密，我只提了一声，他就不放过，我是告诉他实话呢？抑是保留起来？”

他倒没有想到何以要保留这个秘密，亦没有考虑到后果。只不过当时觉得胡真才智过人，眼力高明，所以关于他看不透的地方，想暂时保留而已。

不过他马上决定把自己所知的告诉他，因为胡真对他似乎还算不。

厉斜与关伯符等五人，恰已说完话。

双方马上分开，成为对峙之势。

厉斜的目光盯住来自鲁北的曹昆，不问可知现在轮到曹昆出手了。

这位外貌有如庄稼人的曹昆，多年前本是纵横北方，杀人无数的江湖大盗。由于他的武功，很有真传，是以直到他洗手归隐，都是有惊无险，不曾遭伏诛。

他经过多年蛰居，武功更有精进，但悍染之性，还未消磨。这便是他何以会接受海盗方面的重金，今日在这渔村出现之故。

他手中的旱烟袋，乃是外门兵刃的一种，整体旱烟管均是纯钢打鱼，份量甚深。

加上烟管内的余烬，必要时可以飞洒出数百点火星，也是他出奇瞩目的绝招之一，往往可收杀敌之效。

绝笔关伯符和襄阳邓家兄弟，都退开去，腾出地方。

只见厉斜长刀遥指，欲吐未吐，架式倒不算奇异，但那股杀气，却比别人强烈数倍。

沈宇登时忘了答复胡真，关于厉斜手中之刀是不是宝刀之事，却道：“胡兄，这厮的刀法来路，你已看出眉目了么？”

胡真没有回答，似乎是因为全神贯注在这一触即发的拼斗上，是以不能分心与沈宇说话。

只听曹昆嘿嘿冷笑，道：“厉老师，你的气势，诚然可当得天下无双之誉。可是老汉却不受威胁，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他话中已表示愿意说出其故，只须对方询问一声便可。

但厉斜偏偏没有开口询问，因此反倒把旁观之人，急得心痒痒。假如情势允许，一定有人插口说话。

曹昆从开始对峙，直到说话之时，口中不断地喷出烟雾。使人不禁怀疑他的肚子里，究竟装有多少烟气？

厉斜保持原来的架式，以及强烈慑人的气势。

过了。阵，他突然快逾闪电般向前、冲，人随刀走，化为、道光芒强烈的刀光，向对方激射而去。

曹昆大喝一声，振腕挥动旱烟，一招“横扫千军”，竟是施展出硬拼手法，对付厉斜的攻势。

但见曹昆的烟袋，居然比料想中的速度快了许多，当的一声，击中了那道强烈眩目的刀光。

厉斜横跃数步，落地现身，但见他双眉微皱，似是因为这一招居然徒劳无功，而觉得十分不快。

这时曹昆居然没有乘势追击，人人就会感到十分不解。

厉斜凝视了曹昆一阵，挺刀向他迫去。

他的步法甚是奇异，生似是在暗流汹涌的海中走动一般，每一步都须得使出气力，才稳得住身形和保持前进之势。

但他每迫前一步，人人都感到他刀上的杀气，也跟着增添不少。假如双方相隔得有十步以上距离，则单单是这等增添不已的杀气，准保可以把曹昆压死。

刹时间，双方已十分接近，曹昆仍然屹立如山，没有抢先出手。

厉斜嘴角托着一丝冷笑，陡然挥刀攻去。

他的刀势起处，迅快如电般划出一个奇异的图案，当此之时，没有人瞧得出他的长刀，究竟是怎么来怎么去。

因此当他的刀突然改挥划为劈砍之时，也教人看不清楚。

曹昆恰到好处的横举烟袋，封架住他这一刀。

兵刃相触，发出震耳的锵一声。

厉斜刀势已立刻收回，凝身卓立。

曹昆一挡之后，蹬蹬蹬连退四五步，方始稳住。

邓氏兄弟这边，有一个大声喝彩，另一个叫道：“昆老这一把好极了...”

第二章 破伪装厉斜起杀机

曹昆头也不回，仍然与厉斜遥遥对峙。

气氛顿时变为沉寂紧张，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何以出现这等场面，换言之，他们何以拼了这一招，就都不再出手攻击？

过了一阵，但见曹昆猛然地咳嗽数声，口中接着喷出大量的鲜血，然后双脚一软，咕咚倒在地上。

邓氏兄弟之中后个跃到曹昆身边，蹲下去探视，旋即站起来，摇头道：“他不行了。”

两名海盗迅快奔来，把这个终于不得善终的江洋大盗，抬离现场。

厉斜的目光转到邓氏兄弟那边，冷冷道：“这厮一身武功，相当不错。”

老大邓玄踏前一步，道：“厉老师武功通神，天下已无敌手，敝兄弟甘拜下风，不须比划了。”

厉斜徐徐扫视邓氏兄弟其余两人，但见他们都在点着头，表示同意他们老大的话。

他冷冷道：“那么你们暂且退开一旁。”

邓玄拱手道：“遵命。”

马上率两个弟弟，横移支许。

厉斜不再说话，压刀向绝笔关伯符行去。

他脚步一动，顿时有一股森厉莫匹的气势，向关伯符压去。

关伯符感到难以抵挡，洪声喝道：“且慢。”

厉斜再迫上去时，他已被对方这股气势，压迫得不暇开口，连忙提聚全身功力，与之对抗。

厉斜脚步一停，冷冷道：“你跪下磕头求饶，或可得免得一死。”

关伯符成名多年，武功高强，并不是完全没有一拼之力，只不过这一拼实在太没有信心，所以打算认输讲和。

以他的身份，若是按照江湖规矩，厉斜应该给他留点儿面子才对。

但厉斜不但不留面子，反而给予莫大的侮辱。

当下眼睛一睁，怒声道：“谁说要求饶的？”

厉斜冷冷道：“若不求饶，那就动手。”

关伯符道：“好，你小心了。”

他终是成名人物，是以出手之际，依照规矩，通知对方一声。

但见他身形一矮，脚下行云流水般绕敌疾行。

他手中的那对判官笔，宛如两条毒蛇的红信似的，忽吞忽吐，随时随地都会发出。

厉斜抱刀看着他，随便他怎样绕行，他都使自己保持着面对敌人的形势。

关伯符绕了十几个圈子，双笔一招“春雪乍展”，分向厉斜上中两盘急袭。

他的招数才使出一半，笔尖方向已改，本是指袭西门的一招，改攻胸部大穴。本是攻向胸口的铁笔，改攻在门，这一记交叉变化，极迅快而又奇诡，果然令人泛起叫绝之感。

厉斜手中的长刀一举，既不是封住敌笔，也没有反击对方。

可是关伯符却感到敌人之刀，攻守兼具。自己这一招绝艺，攻击力完全消失了，不得不急急撤回。

邓氏兄弟等都在暗中大叫奇怪，却看关伯符抢占偏锋，上前侧攻。

叮叮两声，他的双笔，完全点中敌刀。

双方显然在这一招间，斗了一下内力。

厉斜的内力没有震退对方，但亦不曾落在下风。

两人刷地分开，厉斜突然出刀反击，但见他手中之刀，划出一个复杂的图案，有如草笔作画，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个巨大的字。

刀光闪现中，蓦地向关伯符劈落。一关伯符双笔交叉，架住他这一招，发出极的一声巨响，但见关伯符连退了三步之多。众人都骇一跳，以为关伯符将与曹昆一样，站了一阵，便倒毙在地上。

谁知这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关伯符身形甫稳，复又挥笔疾攻。

他的双笔点戳挑扫，疾如风雨。

转眼之间，关伯符已连续攻了七八招之多。

厉斜显然绰有余裕，但见他刀光飞洒，毫不费力地抵挡住对方这一轮急攻。

关伯符连攻七八招，收拾不下敌人，气势为之一挫，被厉斜劈出的出神入化的一刀，震退两步。

这回厉斜已不让对手有喘息及重整旗鼓的机会了，但见他又挥刀划出一

个图案，接着光芒电射，劈中了关伯符。

这一刀砍在关伯符的胸口要害，登时结束！这场拼斗。

沈宇已是第四次看见厉斜这一招古怪莫测的刀法了，以他看来，这一招好像是写一个字，在结构顿挫之间，刀势忽出，取了敌人性命。而刚才杀死曹昆的一刀，最是精彩，因为他恰好是刀势使得极凶毒之际攻出的，因此虽然被曹昆架住了，但这一股刀气，却透过了曹国的护身功夫而杀死了他。

厉斜对关伯符的尸身，看也不看一眼，马上大步向邓家兄弟行去，刀上涌出森森杀气，不问可知他将向他们出手了。

邓玄口中发出暗号似的叱喝，邓通和邓昭马上散开一点儿，布成一个三角形的阵势。

他们三兄弟手中的护手钩，摇晃吞吐之间，也组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势，堪堪抵挡住厉斜的刀气。

邓玄道：“厉老师，你刚才说的话算不算数？”

厉斜冷道：“本人向来说得出做得到。”

邓玄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还要出手？”

厉斜道：“我记得从没有说过不向你们出手之言。”

邓玄一愣，心知已被人玩弄了。敢情他们刚才认输之时，厉斜果然没有说过一句放过他们之言。

当时厉斜只叫他们暂且退下，按照江湖上一般的规矩，他这话就等于放过了他们。

可是若是强辩，亦可说是暂不动手而已。

邓玄当然明白这是厉斜缓兵之计，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绝笔关伯符，未曾动手。如果厉斜坚持不肯放过他们，则关伯符可能趁他们拼斗之时，逃离此地。因此厉斜才这样地稳住他们。

他终是从江湖中熬练出来的人物，这刻已从对方刀法，看出此人狠硬的性格。心知无论怎样说法，也不能逃避这一场拼斗。

厉斜冷院视着这三人，流露出一种必能把他们吃掉的姿态。可是他并非骄狂，亦不是以杀人为乐的那种残忍味道。若要形容，那只能说是他有十足的信心，自知定能把这三人击败。

由于这邓家兄弟三人，得闻厉斜的身世和武功渊源，所以他不肯放过他们，想起来亦属合情合理之事。

但见厉斜举步迫去，脚下不闻一点儿声息。

可是在他面前之人，纵然闭上双眼，也感觉得到这等死神般的阴影迫近。

邓玄大喝一声，挥钩扑上，他的兄弟马上从两翼出手掩护。

这三人一动手，马上表现出惊人的严密合作，简直浑成一体，威力强大之极。

六柄护手钩发出无数炫目的精芒，潮涌般向厉斜攻去。

厉斜的刀法绕体而出，理骼连声，已封架了七八钩之多。

他在惊涛骇浪般的钩影冲击之下，站立如盘石，牢不可拔。

眨眼间邓家兄弟已连攻了四五十钩，发出一连串做用的金铁交鸣，响彻全场。

这一仗似乎最难应付了，因为打开始动手，直到现在，厉斜都是处在被动之势，有守而无攻。

沈宇忍不住传声向胡真道：“喂，胡兄，你真的打算眼睁睁的看这些人

全死光么？”

胡真应道：“沈兄有什么高见？”

沈宇道：“你就算打他不过，也应该去帮帮这邓家兄弟啊！”

胡真道：“我才不帮他们呢，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比起邓家三煞，我就可以算做是圣人啦！”

沈宇讶道：“有这等事么？”

胡真道：“恕我不客气批评一句，你阁下真是孤陋寡闻得很。”吃沈宇道：“我听他们刚才称这邓氏兄弟为邓家三雄，怎想得到他并非好人？”

胡真道：“当面自然是这般称呼，你不妨打听一下，川北邓家三色，是怎样的人物？”——沈宇被他奚落得无法答腔，心想：“假如邓家兄弟，还有早先的曹昆和关伯符，俱不是好人的话。则厉斜大开杀戒之举，竟然是为世人诛恶除奸了。我反该额手称庆而不能责怪他呢！”——

忽见厉斜刀光大盛，用做钻一连三招，把那邓氏三煞围攻的阵势，震得扩散许多。

紧接着他又施展杀手，刀光如龙蛇般盘旋划出一个复杂图案。

这时邓家三煞只觉着敌人刀势千变万化，似是把彼此之间的隙空，完全用刀光充塞满，叫人无从发钩攻击。

这个感觉同时泛起在他们三人心头，厉斜长刀闪电般繁出，邓玄首先修叫一声，尸横就地。

邓通和邓昭两人一方面是大骇，另一方面又凶性大发，不约而同的连人带钩向敌人冲去。

厉斜刀势疾掠，刷刷两记，砍中了邓家兄弟。——他跟着纵身一跃，跳出团外。——邓家兄弟冲出六七步，才始先后仆倒，声息全无。至此厉斜已一连击杀了六人，但他身上没有沾染一点儿血迹。尤其当他拾起刀鞘，收起长刀之后，拂拂身上飘动的白衣，显得既俊逸，又潇洒。

刘老大等人站在那里，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丝毫凶悍之气。

厉斜挥手作驱逐他们的手势，刘老大等六名海盗顿时如获大赦级，抱头鼠窜，霎时走得无影无踪。

胡真动也不动，凝视着那白衣飘动的厉斜。

但见他微微仰头，望着天空，若有所思，过了一阵，才慢慢地移动目光，向胡真望过来。在旷场上，现在只剩下胡真一个人了。

他们相隔四五丈，遥遥对视。

在胡真这方面，自然是落在被动的局势中，因为他必须猜测对方的举动，此外，他也须考虑到这厉斜将要如何对付自己？在未猜出结果以前，他简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厉斜深洒地向他走过来，苍白的面上，居然隐隐泛现微笑之容。

不过任他怎样笑法，他的眼睛和眉宇间，总是透出一股使人害怕的森冷杀机，厉斜走到胡真面前，停下脚步，道：“胡公子，今日一役，你已完全看见啦！”

胡真道：“是的，我都瞧见了。”

厉斜道：“胡公子既是代表一派掌门胡一翼到此观察，可见眼力必与常人不同。因此，本人甚愿听听你的高见。”

胡真道：“我费了许多时间功夫，所得的结论，只有厉害两字为评。”

厉斜道：“胡公子这话，不免使人甚感失望。”

胡真道：“你可是认为我应该看得出你的深浅么？”

厉斜道：“那倒不是。”

胡真道：“既然如此，你有何失望？”

厉斜道：“本人的失望，可分两点，一是你的眼力，根本没有观察我的资格。二是你的人，亦不足以使人另眼相看。”

胡真道：“我哪儿得罪你了？劳你如此刻薄评论？”

厉斜道：“先说你为人这一点，你身为峨嵋派掌门人之子，自应具有侠义血性，可是你对那些同行之人的死亡，视若无睹，哼也不敢哼，本人因此很瞧不起你。”

胡真道：“我若是蒙你瞧得起，这会儿已经被你杀死了，这等虚誉，要之何用？”

厉斜道：“就算你这话说得通，却也足以证明你是个冷血自私之人。”

胡真道：“你特地教训这几句话么？”

厉斜道：“当然不是，由于我认为你没有观察的资格，所以非迫你动手不可。”

胡真吃惊地往后退，但他的后背碰到墙壁，是以动弹不得。

厉斜虽然长刀没有出鞘，可是他的姿态，以及面上森冷迫人的杀出，的确能叫胆小怕死之人跪下求饶。

胡真道：“等一下。”

厉斜道：“没有什么好等的。”

胡真道：“你若是不明不白的杀死我，且不说有没有人为我报仇，单说你自毁诺言这一点，你损失就够大的了。”

厉斜道：“如果有人报仇，自然是你的父亲胡一翼，我想使他下山出手，正愁没有办法，因此，有人为你报仇，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胡真道：“是的，是的，我也知道你的想法。可是你还是有损失呀！”

厉斜断然道：“我没有损失可言。”

胡真忙道：“谁说没有？刚才你对邓氏三煞的手段，虽然因为你的秘密，已为他们所知，是以不得不杀死他们。可是这等情形，落在对老大等人眼中，他们以后对你的话，还敢相信么？”

厉斜道：“他们相信与否，于我没甚相干。”

胡真道：“你的话完全是违心之论。假如他们不信你的话，今后谁替你找这么多人来给你练刀？”厉斜道：“他们不于，还有别人。”胡真道：“别人行么？刘老大这批人，已经和武林渐渐建立关系。双因为他们深知你的厉害，所以找来的人，必定有相当水准。你若是重新培养似他这种媒介人物，至少又得费去两三年功夫。”

厉斜道：“这话倒不无道理。”

胡真道：“所以你务必要保持信用，哪怕吃亏，亦须如此，方能使他们死心塌地的受你利用。”

厉斜道：“我承认这是一种上佳手段，但必要之时，譬如他们已不信任我，则我仍可以武力胁迫他们，去做我想做之事。”

胡真道：“以我想来，你根本就是用各种方法威胁他们，使他们出苦不堪。但你同时又给他们这一条出路，让他们深信还有翻本的机会，这机会就是聘来真正的高手，把你杀死。这样，他们气也消了，威胁亦解除。此所以他们不惜用尽一切力量，聘请能人前来的原因。”

厉斜道：“你倒是蛮会猜想的。”

胡真道：“但你如若失信了，他们心中突然怀疑你，会不会在失败后如约离开？如果你不肯走，所聘的能人又只能击败你而不能杀你，则你这时变成了他们的附骨之蛆，岂不更加痛苦可怕？”

他停歇了一下，又遭：“他们一旦有了怀疑，便将作壮士断腕之计，不顾一切的远走逃命。因此，你不妨考虑一下，如果不守信用，划得来划不来？”

厉斜默然不语，在屋内的沈宇，听得胡真纵横排明的妙论，几乎要击节赞赏。

过了一阵，厉斜冷冷道：“你亮出兵刃吧！”

胡真一惊，道：“你还是不肯放过我么？”

厉斜道：“不错，”

胡真缓缓举手，手指触到肩上的剑柄，却迟迟不拔出来。

厉斜道：“快亮剑准备，不然的话，你后背便来不及了。”

胡真突然把手垂下，道：“假如我拒不亮剑，你便如何？”

厉斜道：“你敢是认为我下不了毒手取你性命么？”

胡真道：“我倒没有这种荒谬可笑的念头，我只想知道，杀死一个不肯抵抗之人，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厉斜冷笑道：“你最好记住，你并不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耍赖的人。我对于这一类人，已经有经验对付了。”

胡真笑一下，白皙俊美的面庞上，那笑容仍然十分从容悠闲，一点儿也不着忙。

他道：“好，好，你别急，反正是大不了，不过是一死而已。”

厉斜道：“这样说来，你竟是不怕死之人么？”

胡真担：“别开玩笑，谁不怕死。我意思说，你最狠也只不过取我性命而已，还能怎样？你说是也不是？”

厉斜怔一下，才道：“那也不一定。”

其实他心中倒是承认这话，但又觉得不好意思承认，是以含糊地回答。

胡真一点儿也不放松，道：“怎么？难道你还有更狠的办法？我不信。”

厉斜随口应道：“当然啦！”——胡真道：“你可敢说来听听？若是当真，我就马上亮剑，与你拼上一场。”

厉斜自是不能瞪着眼睛承认没有办法，念头急转，道：“古人说过句所恶有甚于死的话，想来你也曾读过。”

胡真道：“是的，我知道。”

。厉斜道：“这话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令人厌恶害怕的程度，甚于死亡。因此，可知世上最可怕的，并不一定是死亡。例如你，有事情，能让你感到无限痛苦，宁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等痛苦。”

胡真道：“听起来很骇人，可是你办得到么？”

厉斜道：“你最好别追我。”

胡真现出吃惊的神情，望着这个面色苍白，神情冷漠但又潇洒不回之人，当真不敢再用言语迫他了。

厉斜的目光转向他背后的屋子，冷冷地瞧看一阵，才道：“屋内还有什么人？”

胡真讶道：“你以为有什么人？”

厉斜道：“我现身之后，你才从屋内出来，若然此屋别无他人，你怎会

逗留那么久？”

胡真耸耸双肩，道：“我当真没想到你是如此精明的人，不错，屋子里还有人。”

厉斜道：“是什么人？”

胡真道：“你何不自己进去瞧瞧？”

厉斜面色一沉，杀机四射，冷冷道：“到底是什么人？”

胡真见他有点儿动火，心中暗笑，忖道：“此人火性甚猛，容易受激由此推测他的刀法，亦因此随进击而出现破绽，这便是他的弱点了。”

他忙道：“我叫他出来，好不好？”

厉斜道：“那就快一点儿。”

胡真移到门口，回头一看，但见沈宇已经躺在床上，蒙头而睡。

村女陈春喜，则发怔地站在一边。

胡真向她笑一下，道：“春喜，出来吧。”

陈春喜举步行来，走了几步，忽然停下。

胡真道：“不要害怕，没有人要伤害你。”

陈春喜这才又举步，走到门口。

厉斜一瞧是个年轻村女，长得相当甜美，当下双眉一皱，凝眸寻思。

胡真道：“厉兄，你想什么？”

厉斜瞪他一眼，道：“谁跟你称兄道弟？”

胡真伸伸舌头，道：“你又生气了，是不是？”

厉斜道：“屋子内一定尚有别的人。”

胡真道：“你怎生得知的？”

厉斜道：“我有两个理由，而且我敢断言，屋内之人，必定是个男子。”

胡真虽是满腹智计，长于应变之人，听了这话，也不禁当真愣住了。

厉斜一瞧他们的表情，已知自己推断不差，可是他不喜反怒，眼中射出凶光，杀机四溢。

他冷冷道：“叫他滚出来。”

春喜惊道：“他不行。”

厉斜道：“他是你什么人？”

春喜道：“是我哥哥。”

厉斜道：“胡说，不是你哥哥。”

胡真定一定神，道：“你还没有看见，怎知那个人不是她的哥哥？”

厉斜道：“难道凡事都须亲眼看见，才始得知么？我不须看见，亦不曾听到声音，但却晓得屋内有人，而且也晓得是个男子，这就是证明了。”

胡真道：“你一定曾经听到声音。”

厉斜道：“不是听到声音。”

胡真道：“那你凭什么呢？”

厉斜道：“我有我的方法。”

胡真道：“好，就算你另有办法，但那人当真是春喜的哥哥。”

厉斜道：“我不相信。”

胡真道：“咱们可要打赌？”

厉斜皱皱眉头，道：“闭口，你们都进去。”

胡真只好服从地推了春喜入屋，他们进去之后，厉斜也就跟着进来。

胡真心中一动，忖道：“他要我们先入屋，自然是为了便于监视。可是

以他的武功，即使让我留在外面，也不须怕我逃走，因为他的武功造诣，已达到心念感应的境界。我在外面一逃，他马上可以察觉而出手追杀。到时，他因感应而发出刀招，人刀合一，其势已是驭刀追击，必能追上我，把我杀死于十丈之内。”

他想到此处，不禁打个寒喷，但思路并未停止，仍然想下去道：那么为何还要驱我们入室，加以监视呢？若是没有其他更玄妙的理由，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不想杀死我。”学他得到这个结论，心中一阵轻松之感，可是随之而来的，却又是无穷的迷惑。

因为厉斜虽然杀的都是杀孽满身，悍恶无比的黑道高手。但显然他也不是替天行道的义士。

照胡真的看法，厉斜之所以不向各门派高手开刀，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避免太大的武林压力。

换言之，他现下尚是修习这一路极为凌厉和奥妙无比的刀法未功或圆满的时期，所以 he 不想树敌太多。

假使他所杀的，竟是各大门派的高手，则他的暴行，早就传遍江湖，而不会至今尚是一大秘密了。

总之，胡真从种种迹象推论，这厉斜并非行侠仗义之人，所以当他认为尚须保留秘密之时，他将不顾一切的杀死任何足以泄秘之人。

既然如此，则他为何对杀死胡真之举，似乎大有不愿之心？难道他这个心肠比铁石还冷硬之人，竟有怜悯之心么？

胡真心念转动之际，只见厉斜已走到床前。

他把握时机，突然间纵出门外，施展轻功身法，放步飞奔。

但他才奔出六七丈，已经感到不好。虽然在事实上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也没有看见什么。

只是在他感觉之中，生像已拖上一条尾巴似的，又好像是当他每跨一步腾窜之际，后面也有人作同样的动作，与他的动作吻合无间。

由于这种怪异的感觉，使他生出无从摆脱之感。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可怕感觉，故此胡真决定停步察看。

胡真身形一停，回头望去，但见厉斜尚在三四丈之外。

以这等臣离，胡真自问自己的轻身功夫，定可把他摆脱。可惜他已棋差一着，以致被对方赶上来。

厉斜如疾风般卷到他面前，怒道：“下次你再敢轻举妄动，我保证你在十丈之内，血溅黄沙。”

胡真耸耸肩道：“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等本事。”

厉斜更为忿怒，道：“那么你为何敢逃走？”

胡真道：“刚才你还没有杀我之心，我为何不利用一下？现在你已改变了主意，我绝对不敢尝试了。”

厉斜用他好一阵，才道：“你虽是才智过人，但碰上我，算你倒霉。”

胡真道：“我也是这么想。”

厉斜怒意渐消，作个手势，命他往回走，一面问道：“你怎知我没有杀你之心？”

胡真不说实话，只道：“我只是这样感觉罢了。”

厉斜也不再问，回到屋中，但见陈春喜，还愣愣的站在那儿。

他大步走到床边，先不揭开被子，回头向胡真问道：“你再说一句，他

是谁？”

胡真道：“是春喜的哥哥，刚刚病倒的。”

他故意说出，刚刚病倒，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此屋之内，没有汗臭和煮药的气味，因为时间太短，很可能还来不及抓药。

厉斜道：“你如何得知的？是她告诉你的？”

胡真道：“起初是她说的，但我们还有刘老大等，都不相信，是以曾经加以检查，果然发烧得很厉害。”

厉斜道：“发烧？谁不能假装发烧？”

胡真道：“刘老大也这么说。”

厉斜略感兴趣，道：“那么你们怎生证实？再去问别的村女么，

胡真道：“问别人有什么用？如果春喜敢说谎，那一定是得到村人同意，所以去问别人，等如没问一般。”

厉斜道：“然则你们如何证实？”

胡真道：“刘老大等人也不相信，正要把他杀死，免得罗咳。但秀进来瞧见，觉得胡乱杀人，绝非好事，便提出一个意见。”

厉斜哦了一声，道：“是你提出办法的。”

胡真道：“是的，我说此人可能是假扮的，发烧亦不难以武功迫出热度。因此，我建议他们查看此人的内衣，以我想来，此人无论外表 a 得多么像。但他换上渔民衣服之时是一定不会想到把内衣也换过。原因是他根本不准备被人发现，换言之，他的布置，只防万一被发现，可以混一下。”

厉斜点头道：“这话倒是不差。”

胡真道：“刘老大等人一听有理，便检视此人内衣，证实果然是一名渔民，才放过了他。”

厉斜道：“当时换作是我，自然也深信不疑。”

胡真道：“你自己不妨检查一下。”

厉斜仰天冷笑道：“我何须检查。”

胡真疑惑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厉斜道：“我的意思是这人乃是伪装渔民。”

胡真失笑出声，道：“如果你不肯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厉斜道：“我敢打赌，若是我出刀砍下去，这人一定跳起来。”

沈宇在被子内想道：“当然啦，难道我任得你砍死不成？只不知他怎生看出破绽的？”

但听胡真也问道：“这就奇了，什么地方使你认定此人不是渔民？小弟甚望你惠予指点。”

厉斜道：“我有两个证据。”

胡真听他这么说，心知他绝对不是胡扯。但他怎么也想不出沈宇有什么破绽，落在此人眼中。

他连一个证据也想不出，更别说竟有两个之多了。

但他脸上神色丝毫不变，道：“如果你要我服气，这倒是一个绝佳机会。”

厉斜道：“你意思说，我若提得出证据，你就不能不服气了，是也不是？”

胡真道：“是的，只要你有办法指证，而这些指证又是合情合理的，则虽然结果错误，我仍然服你。”

厉斜道：“若然我能作合情合理的指证，结果就一定不会错，除非我提的证据，其中另有歪曲不合之处。”

胡真道：“咱们无须争辩这等言词上的小枝节，你拿出证据来，好不好？”

厉斜苍白的面上，突然泛起杀机，冷冷道：“好，但你别后悔，因为我将不放过他。”

—

胡真道：“假如他是个真正的渔民，你仍然要杀死他么？”

厉斜想了一下，道：“那得看其中一个关键，但我知道，我多半不会放过他的。换言之，他必定符合我要诛杀他的条件。”

他们的对话，直到此处为止，都是各藏机锋，莫说陈春喜这个村女听不懂，即使是沈宇，甚至一直在说话的胡真，也有猜测不透之感。

厉斜缓缓道：“我不妨先作一番推测，描述这被中之人的大致轮廓。”

他的话声，大具信心，听起来甚是沉着有力。

胡真道：“请，小弟洗耳恭听。”

厉斜眼睛一瞪，道：“别跟我称兄道弟，我这是第二遍警告你了。”

胡真道：“好，好，你往下说吧。”

厉斜道：“这个被中之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当然这一点儿不足为奇，因为他若不是年轻，便不会冒充是那女孩子的哥哥了。”

胡真道：“这话甚是有理。”

厉斜又道：“他精通武功，胆气过人。虽然长得不英俊，但颇有男子气概。”

胡真道：“你根据什么认为他精通武功？”

厉制道：“我根据两大证据，一是早先我在门外，曾抽空听屋内声响，居然听不到呼吸声，可是现在他的呼吸却相当沉重，因此可知

早先是在靠近门口处窥看，当时曾闭住了呼吸。”

他的目光并不察看胡真的面色，是以胡真可以表示出震惊之意。

厉斜停歇一下，又道：“第二个证据，比第一个更为有力，但我暂时不说出来。”

胡真讶然想道：“这个人真具有魔鬼一般的才智，我却想不出有什么证据，能比第一个更有力的。”

厉斜又道：“这个年轻男子，皮肤熏黑，身体结实，对也不对？”

胡真道：“你怎么知道？”

厉斜笑一下，道：“假如是个文弱书生，皮肤白净的话，如何能冒充渔人？”

胡真道：“这话倒是很合道理。”

厉斜这时才转头向胡真望去，道：“把被子掀开。”

胡真迟疑一下，才走上去，如言掀开被盖。

沈宇露出全身，他俄曲地躺着，双目本是紧紧闭着，现在却微微睁开。

厉斜道：“胡真，你可知道，像他这种人，我最瞧不起。”

胡真道：“为什么瞧不起他？我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亦不下贱。”

厉斜道：“他是穷是富，与我无关。我是说，他在你面前，仍然不拿出一点儿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这才使我瞧不起他。”

胡真无奈地道：“你仍然认为他不是春喜的哥哥？”

厉斜突然退后四五步，冷冷道：“没出息的人，起来吧，还装什么样子？”

沈宇一直坚持要等到对方提出确切证据，才肯起身。可是这刻忽然改变

心意，睁开双眼，缓缓坐了起来。

胡真见了，不觉吃了一惊。

厉斜仰天一笑，道：“到底是年轻人，不堪一激。老实说，我如果不是想试你的忍耐力，我早就动手了，我平生很少有说这么多话的耐心。”

沈宇道：“你不大爱说话么？”

厉斜道：“那得看什么情形，若是我心存杀机，那就不大说话。”

胡真道：“你到底是好人？还是魔鬼？”

厉斜泛起一丝冷笑道：“你看呢？”

胡真道：“恐怕魔鬼的成份多一点儿。”

厉斜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做魔鬼，只耸耸肩，向沈宇道：“你叫什么名字？”

沈宇说了出来，接着道：“你须得将证据说出来，不然的话，我决不与你动手。”

厉斜眉头一皱，道：“又是一个以不抵抗威胁我的人，但我决不至于不好意思杀你。”

沈宇冷静地道：“我知道，但是这样一来，你永远不知道我的武功如何，是什么来历等等。这些问题，大概已足以使你感到困扰了。”

厉斜道：“我杀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根本不放在心上。”

沈宇摇头道：“不然，我既曾见过你的凶狠，却不曾被你骇倒，还敢与你争辩，你心中已估计我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因此，你如果不能得知我的武功深浅，以及我的出生来历，还有为何会在此出现之故等内情，你一定耿耿于心，大感遗憾。”

他的胆力，再加上他清晰高明的推理能力，果然使厉斜心中对他更为重视。

胡真现在似是置身事外，用好奇的眼光，轮流打量这两个人。

厉斜沉吟一下，才道：“你不提出条件威胁，我也会把证据说出来，至少此举可使胡真心服。”他转向胡真，又道：“你可是这么说过？”

胡真道：“是的。”

厉斜道：“现在我就将两件证据提出来，第一个证据，是关于沈宇精通武功这一点，由于他精通武功，是以我坚信他不是渔人。”

他停歇了一下，才又道：“刚才沈宇曾经从井中打水，他使用吊桶的手法和力道，都显示出他是内功深厚的人。”

胡真插口道：“原来你早在暗处看见他了。”

厉斜道：“没有看见，我是躲在井内水底，靠一根长长的芦管换气，是以每次我出现之时，他们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来。”“胡真恍然道：“原来如此，那么你是先把外衣以在井内没有水的壁洞中，换衣后才始跃出井外了——”

厉斜道：“不错，当我在井内深处感到吊桶打水的震波，显然是内功深厚之士，我还以为是他们赶到了。坦然后我现身出来，略一查问，便知道你们是在吊桶打水以后才到达的，因此，我已晓得有一个武功高明之人，早一步潜伏在村中了。”

胡真灵活的眼珠，在厉斜和沈宇面上，转来转去。原来他一方面倾听厉斜的说话，一方面又要观察沈宇的神情反应，是以甚为忙碌。

但这等表情，却使他俊美的外观，增添了一股顽皮活泼的味道，看起来

似乎更俊了。

沈宇开口道：“这个证据果然正确实在，只不知你还有一个什么证据？”

厉斜冷冷一笑，道：“这个证据，是从胡真身上获得的，相信能史你很信服。”

他越是这么说，越是使人急于想知道。但厉斜似是利用对方这等心理，故意不马上说出，让他们空自心痒难熬，们又抓扬不得。

胡真见他半晌不语，忍不住道：“喂，厉……厉斜，你到底说不

他本来想称一声厉兄，可是临时想到对方已提出过不得称兄道弟的警告，是以干脆叫他的名字。

厉斜似乎不反对，点点头，道：“我自然要说话啦！”

胡真道：“那你为什么有停止呢？”

厉斜道：“我特地给你一个机会，瞧你自己想得出想不出？”

胡真道：“那只有我自己心中明白，绝对不会预先将猜测告诉你。”

厉斜道：“我等的正是这句话。”

胡真道：“乱讲，我此话有什么地方不妥？”

沈宇插口道：“等于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假如你根本没有破绽可言，你就不会这样答复他了。”

胡真道：“也许我已勘破他的心意，所以特地作此答复，诱他上当。”

厉斜道：“哼，你的才智如果高到这等地步，我今日就无条件放过你。”

胡真马上认真道：“这话可是当真、”

厉斜道：“当然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人说的话，一定算数。”

胡真道：“这样说来，只要你的猜测与事实不符，我便可以安然离去，对不对？”

厉斜道：“是的。”

胡真道：“老实说，你的诺言不太可靠。但我已无可选择，只好当是真的了。好，你说吧。”

厉斜道：“不，有赏有罚，才是公平，如果我的证据提出来，确凿无误的话，你便须跟我走，不许逃跑。”

胡真讶道：“你不是打算杀死我么？”

厉斜道：“这只是一个条件，如果杀死你，则一了百了，这条件自然就废了。”

胡真道：“不，我变作鬼之后，也跟着你。”

厉斜道：“那时我管不着你，随便你爱跟谁都行。”

胡真道：“得啦，得啦，快点儿说吧！”

厉斜揪住他的胳膊，冷冷道：“你不是男人，而是个大胆顽皮，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

胡真一震，道：“你说什么？”

厉斜道：“这话不难证实，我摸一摸就知道了。”

这时，胡真穴遭受制，同时一只胳膊又被他揪住，根本不能反抗他的抚摸。

因此他急急叫道：“你敢……”

厉斜道：“为什么不敢？”

胡真一面竭力向后缩退，一面道：“你……你不许动……”

厉斜没有伸手摸他，事实上他一直没动，只在嘴上说说而已。

但胡真的话，大概激怒了他，因此他把胡真拉近身边，冷冷道：“我偏要摸一摸。”

胡真当然无法挣扎，只听厉斜又狠狠的道：“我不但要用手摸，还要把你全身衣服脱掉，看个清楚明白”

胡真可真急了，因为他的话太可怕而且他另一只手，已经收起长刀，向他胸口伸到。

他连忙道：“啊……啊……我承认啦，我是个女子之身。”

厉斜冷冷道：“我能不能掉你？”

胡真一点儿也不敢跟他硬顶了，回复女性的声啾，柔顺可怜地道：“能……能……但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对付我……”

厉斜仰而笑道：“我以为你有多大气候，原来也是虚有其表”

他目光回到胡真脸上，马上变得十分凌厉，问道：“你看我敢不敢剥光你的衣服？”

胡真忙道：“敢……，你敢……”

厉斜一抬手，把他的帽子摘下，登时露出盘紧的吞。他把胡真的@弄散，于是一头长长的秀发，垂放下来，在时使胡真变成一个美貌少女。

他道：“你叫什么名字？”

胡真道：“我的真名叫做胡玉真。”

厉斜目光转向那看得愣了的沈宇，问道：“以你瞧来，她的姓名可是真的？”

沈宇道：“大概不假。”

要知道厉斜要剥衣之时，他已经下了决心，只要厉斜一动手，他就出手阻止。

可是他以男性的立场，却认为厉斜不会当真那样做的，所以他事实上并不太担心。

厉斜道：“你此一猜测，可有任何理由支持么？”

沈宇道：“在下认为，她的化名既是胡真，则他的真姓名是胡玉真，甚是合理。因为一般的人，若是化名，多半喜欢将自己的名字变一下，因此，她故意略去当中一个玉字，反而可信。”

厉斜道：“那么你告诉我，她是什么出身来历？如果你打诳或故意说错，它仍是首先遭殃之人。”沈宇耸耸双肩，道：“在下刚才第一次见到她，根本不晓得她是谁”个少女改扮，更无从得知她的身世来历。”

厉斜冷冷道：“你这话岂能教我相信？”

沈宇不慌不忙地道：“只不知厉老师何以不信？”

厉斜被他这态度激怒，反而决定要以理去折服他。

当下道：“因为她在此屋逗留甚久，当然她是与你交谈，而不是那个女孩子。故此，我不认为你们以前是不相识的。”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我正是因为看穿她是个女的，而她逗留之处，若是只有这个村女，她岂能逗留不走？是以断定你在此屋之内。”

他的推理，听起来似是头头是道，十分严密有力，但其实十分玄妙曲折。非富有想像力之人，决办不到。

沈宇道：“在下很佩服你的高论，不过你如坚持我与她是旧识，这却是天大的冤枉。”

厉斜冷冷道：“叫冤没有用处，定须有理才行。”

沈宇迅即忖思，瞧瞧能不能找出一点儿道理。

他在思索之时，显得如此冷静和灵活，使厉斜心下大是惕然。

沈宇突然道：“假如我与她是旧识，则当你进来之后，她还逃走过一次，我总有机会帮助她。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虽对她有感激之心，无奈一点也不知她的底细，亦不知她有多大本领，能不能独立应付你？因此，我只好等待，看看情形。这便是我与她并非旧识的证明。”

厉斜点头道：“这话甚是合理。可是有一点，只怕你没有法子说出使我满意的解释。”

沈宇道：“可是有关我与她之间的关系么？”

厉斜道：“正是。”沈宇讶然忖道：“他既已承认我与胡玉真原非旧识，则我与她之间，尚有何事，能够使他提出质问？”

胡玉真亦作此想，故此也诧异地睁大双眼，望着这个刀法大家。

厉斜徐徐道：“你与她纵然未见过，可是也许师JI有渊源，或者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你们不一定要曾经见过面，亦可以成为同声共气之人。”

他停歇一下，又遭：“当然啦，若然你们是同声共气的一帮，则目的自然不外是来对付我。”

沈宇道：“没有的事。”

厉斜道：“好，就算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胡玉真在此屋内，与你谈话甚久。

她又一直庇护帮助你，开始助你瞒过那群海盗，其后则想帮你瞒过我，因此，你们之间，已形成某种关系了。”

胡玉真道：“古人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假如你想编派罪名加诸我们身上，则你一定可以成功无疑。”

厉斜道：“我要讲理之时，就完全讲理。如若不想讲理，我就横冲直撞，根本不来这一套。因此，你们大可放心，我本来就用不着找些罪名，加在你们头上，然后才取你们性命。”

他这番话，只听得胡玉真冷汗直冒，但觉此人，当真像个魔鬼一般可怕，软既不吃，硬也不行。

可是沈宇却灵机一动，早先一些印象，掠过心头。也许能逃过这场大劫。

这自然是乐观的想法，假如应付得不好，则难以逃出魔手。

原来沈宇听了厉斜说的讲理或不讲理的话，登时触动灵机，记起早先他虽曾连杀数人，似乎十分心狠手辣，可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而已。若是深入观察，则厉斜并不是随意杀人之辈，因为他首先把自8的秘密，告诉了这些人，然后才感到迫不得已，非把这些人通通杀死不可。

换言之，他须以借助一些手段，一则做成不得不杀的情势，二则借此激起心中的杀机。

既然如此，则可以反证出厉斜并非像那些天生凶毒的恶魔，能以杀人为乐。

不过退一步说，厉斜既然不是为了正义而杀人，则沈宇和胡玉真如果应付得不好，仍然会被他杀掉。

沈宇当下忖道：“我们只要使厉斜不能激起杀机，他大概就很难出手了。因为他的刀法，完全是凶强恶毒的路数，若然心中杀机不盛，他的刀法，定然会露出致命的破绽。”

胡玉真身在对方掌握之中，心施意乱之下，根本不能冷静思考。

她吃吃道：“厉老师，你别这么凶行不行？！”

厉斜眼光之中，只有使人感到战栗的光芒，毫无怜惜之意，他冷冷道：“凭你如何的哀求，亦是无用。我提醒你一句，你须得履行诺言，跟随着我。”

胡玉真不觉松一口气，忖道：“他至少不会杀我了。”

厉斜似是看透他的心思，马上道：“那也不一定，我可能会取你性命。”

胡玉真一怔，道：“为什么？”

厉斜道：“因为你可能有不服从命令的事情。”

胡玉真大吃一惊，道：“我要服从你什么命令呢？”

厉斜道：“任何命令。”

他嘴角泛出一丝邪恶的笑意，又道：“你听见没有？你须得服从任何命令。”

胡玉真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但她可不敢表示反对。

只听厉斜又道：“你跟随着我时，就像丫环一般，服侍于我。比方说我想洗脚，你就得赶紧打水。”

沈宇也很感兴趣地倾听。

厉斜道：“当然啦，其余做饭洗衣服，收拾衣物床铺等事，你都要做得妥妥当当，不许有丝毫僧俗。”

胡玉真进：“我不会做这等事。”

厉斜道：“谁是生下来就会做的？以你这么聪明之人，只要做过一次，相信一定比别的女人做得更好。”

胡玉真道：“你为何要这样侮辱我呢？”

厉斜道：“这算是侮辱你么？你白天虽是丫环，晚上也许是我的夫人。而我一高兴，说不定就把你正式收房，到了那时，自然会有丫环服侍你了。”

胡玉真突然气忿起来，道：“哼，你把我当作什么了，难道我为了要做你的女人，便须如此巴结你么？”

厉斜面色一沉，道：“你说话小心点儿。”

胡玉真碰到他那对眼睛，登时心头一震，只得闭上嘴巴。

厉斜随手一甩，胡玉真就不自由的退了六七步，站定身子时，急急一吸气，才知穴道被制住。

；这时只剩下两个男人在对觑，情势登时紧张起来。

沈宇淡淡一笑道；我知道你当真想取我性命，但我却不怕。”

厉斜简洁地道：“不怕最好。”

沈宇道：“我个人虽然不怕，但你将来一定后悔。”

厉斜本来已不打算说话，但听到后悔两字，反而暗暗欢喜，因为如果对方意思是说，他是很有来头之人，将来一定有高手为他报仇雪恨，所以厉斜会感到后悔。若是如此，则他欢迎还来不及。

因为他若是证实了对方有此想法，也定更增添杀机，得以轻而易举的取敌性命。

要知他内心之中，已将这个健壮美导，作渔人装束的青年，视作一大强敌。

因此，他务须激起杀机，才能使刀法臻于最高境界，如此才比较有把握些。

跨他道：“怎么个后悔法？”

沈宇徐徐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厉斜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道：“这倒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但莫非我杀死了你，就有麻烦么？”

沈宇道：“恰恰相反，你杀死了我，可说是风平浪静。一点儿事没有。”
多厉斜道：“原来如此。”

沈宇道：“我只是一个流浪江湖之人，既无强大的后台，也没有一个亲人，说到我的武功，对付普通的人，当然可以，但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情形，也是指不胜屈。”

厉斜冷笑一声，道：“你这一番话，想证明些什么呢？”

沈宇道：“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你杀死了我，也不光彩。”

厉斜道：“相信我刀势一发之时，你就不是无名小卒了。”

沈宇道：“随便你怎么想，我目下并非乞求你别杀我。”

厉斜道：“不是乞求是什么？”

沈宇淡淡道：“我根本不怕死。”

厉斜露出笑意，道：“我最喜欢不怕死之人。”

沈宇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

厉斜道：“那也不尽然，世间上有各式各样之人，其中有一种人不怕死，岂足惊怪，不过这种人不大容易碰到罢了。”

沈宇道：“你今日就碰到我了。”

厉斜心中已十分笃定，因为这人自称不怕死，已足以激起他的杀机有余。换言之，他已做成一种不得不杀掉对方的情势，以便试验一下对方是否真的不怕死？

他心念电转，忖道：“既然有了理由，我已不必急急动手了。”

当下说道：“我也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但我心中却一点儿都不了解。”

沈宇道：“你要动手，我马上奉陪。”

厉斜讶道：“你不愿说出理由么？”

沈宇道：“那倒不是。”

厉斜道：“那么你且说来听听。”

胡玉真忍不住插嘴道：“说呀，你连死也不怕，还怕人家知道你的道理？”

沈宇道：“好，我说出来。这原因是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胡厉两人都大感意外，诧异地瞧着他。

沈宇淡淡道：“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么？”

胡玉真高声道：“你活得很好，为什么想死呢？”

厉斜也道：“是啊，你想死，未免有杞人忧天的意味。”

沈宇道：“我也承认这等想法，近乎无聊。可是我从小就时时想到这个问题，因此一直都在找寻答案。只不知你们两位有答案没有？”

胡玉真没有作声，厉斜却道：“我有。”

沈宇大为惊奇，道：“你不是凡夫俗子，想来你要活下去的理由，必是能够与众不同。”

厉斜道：“你猜错了，我认为一个人既然生在上，就不妨好好的活下去，假如你不同意，我倒要反问一句，为什么不好好的活下去呢？”

沈宇道：“问得好，可是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虽然无法回答，但亦不觉得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第三章 走千里春喜投名师

由于他的神情声音等等，都流得出强烈的苦恼之意，因此现在连厉斜也不由得不相信了。

他暗自忖道：“这个人既然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则我杀他之举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以我看来，此人之言，句句出自衷心，实在可信。”

厉斜虽然杀死过不少人，曾经见识过许多奇异行径的人物，可是象沈宇这等情形，体说见过，简直连梦中也没有出现过。因此他显然有点儿迷惑，一时之间，竟不知怎么处理才好。”

忽见沈宇举步向门外走去，由于他的神情举止，显示出他内心的郁闷，因此不问可知他此举并非想逃走，只是到门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已。

厉斜没有拦阻他，胡玉真亦不作声。

沈宇走到门外，深深的呼吸几口空气中夹着大海的气味，令人禁不住联想到那浩瀚无边，永远是波涛起伏的海洋。它的无功无须，足以使任何人渺小，因而陶然为之一衷，而那永恒起信汹涌的波涛却有如海洋的脉搏，使人感到海洋亦有生命，只不过它存在的形

沈宇的思绪，变得缥缈朦胧起来，一时竟忘了刚才与厉斜所谈之言。也忘了胡玉的危险，尚待他努力营救。

但厉斜可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他，这时已大步走出屋外

阳光之下恰好看见沈宇侧面。这时他才发现这青年，有宽阔饱满的前额，显示出他是个善作深思富有智慧之人。其次，他那挺之高隆的鼻梁则显示出他是个性格坚毅之士。

不过在他脸上，却浮动着迷茫和消极的神情。而且，他目下显然是陷入一种忧格迷离的思绪中。

厉斜煞住脚步，忖道：“我只有两种法子对付他，一是突然挥刀攻去，使他在突然警惕之下，本能地出手抵抗。另一条路，便是设法使他活着不可，这样，他自然要用全力与我搏斗了。”

他考虑了一下，对于这两种办法的前一种，认为只适合对付头脑简单之人。后一种办法，若是成功地施展出来，则对方智力越高，越能收到奇效。

但怎样才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呢？这真是一个莫大的难题，因为沈宇正是因为感到生无可恋，死不足惜，才会对于生死之事，淡然处之。

厉斜寻思一下，胡玉真的倩影忽然掠过心头，接着便是村女陈春喜的影子，涌现眼前。

他祇时脸动灵机，计上心头，忖道：“沈手的天性中，似乎含有侠义的特质。因此，他虽然可以漠视自己的生死得失，可是与他有关之人的安危，他却不能袖手不顾。我若是把这种责任套在他身上，他就不暇为自己着想，而须得为别人忙碌起来。”

整座渔村，目下仍然寂静无声。

厉斜重重咳直响，震得沈宇耳鼓嗡嗡一声，不觉把散漫凌乱的思绪收起，转头向厉斜望去。

只见这个白衣飘飘的刀法大家，面色甚是寒冷，道：“陈春喜，出来。”

那个半天不敢作声的村女，吃了一惊，可是对于这般强有力的声音，不敢违抗，畏惧地走出屋子。

厉斜等她走到切近，才道：“海盗们已经撤退，为何村中之人，尚不返家 /

陈春喜怯怯道：“因为你们……还在这儿……”

厉斜哼一声，道：“你们用什么方法，通知那些躲开的渔民？”

陈春喜道：“我们约好，家家户户都不生火，所以烟囱里没有烟，等到没事之后，就通通生火烧水烧饭，他们见到炊烟，便会安心回来。”

厉斜道：“这法子不错，你去把火生起来。”

陈春喜道：“是，是。”但脚下却寸步不移。

厉斜冷冷道：“你竟胆敢违抗我的命令么？”

陈春喜面色变白，浑身发起抖来，她似是想说话，但又吓得说不出口。

沈守道：“别害怕，你有什么话，不妨说出来。”

陈春喜听到他的声音，马上就镇静了不少，这等情形，落在厉斜图中，使他不免暗生妒意。

陈春喜道：“那些人回来之后，你可要杀他们么？”

厉斜冷酷无情地道：“总得杀死三五个人。”

陈春喜登时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中，若然前去生火，生伯父兄亲友遭殃。如果不去生火，自己便有危险。

厉斜宣布道：“你如违我令，我先杀你。”

陈春喜吓得脚都较了，差点儿跌倒。

但她仍然没有动身前去生火之意。

后斜低哼一闻，随手挥拳击中她的胸部。

陈春喜哎的惨叫一声，人已向后摔倒。

一、比宁气得面色都变了，刷地跃到陈春容身边，一望之下，但见她已用国昏死，口角流下鲜血，可见厉斜这一掌，已击伤地的内脏，她纵供不死，亦负伤甚重。

这等残暴冷酷的手段，对付一个无力反抗的村女，实在大恶毒卑鄙了。沈守气的一回身，忿忿地瞪住厉斜。

厉斜是存心要沈守在忿怒之下，出手与自己一拼。

因此，沈守越是显得患急难当，他心中越是欢喜。

胡玉真也走出门外，看见陈春喜倒在地上，似是已死，心下大吃一惊，马上联想到厉斜说不定也会这样对付自己。

登时面色苍白，双腿无力，身手软了靠在门边。

厉斜冷冷道：“现在轮到胡玉真了。”

他的目光，向那美丽少女望去，眼神中透出一股冷酷的味道。

沈守厉声道：“胡玉真，不用害怕。”

原来他一转眼，见这个身上仍然穿着男装的美貌少女，已吓得浑身发抖，不由得激起了满腔豪气。

厉斜故意装出了征一下的神情，道：“你说什么？”

沈守此时气涌如山，豪情冲霄，廖目道：“我叫她不必害怕。”

厉斜嘿嘿冷笑，道：“这样说来，我须得先把你收拾了，方能伤她，是不是？”

沈守道：“正是如此。”

厉斜道：“这样也好，你使用什么兵刃？”

沈手道：“随便什么都行。”

说罢，大踏步向旷场中走去。

厉斜跟着他，行出三丈许。

但见沈宇一弯腰，在地上捡起了一件兵刃，原来是一柄护手钩。

此约乃是邓氏三煞的遗物，尸身则已被海盗们移走了。

沈宇在手中掂量一下，发觉此约份量较之一般的沉重许多。

但他一点儿也不在意，慢慢转回身子，朝着厉斜。

厉斜宝刀提起，刀尖遥指沈宇。

他刀上涌出一股强大森冷的气势，直扑沈宇。

这一阵刀气，凌厉的宛如有形之物，足以把有生之物杀死。

沈宇身形微微蹲低，约尖略略探出尺许，摆出门户。登时有一股强大气势，涌将出去。

他的气势，一点儿也不逊于对方。

厉斜心头一震，忖道：“我本以为近两年来功力倍增，这股刀气，已经到了无坚不摧的地步。谁知这个籍籍无名之人，居然抵挡得住。”

他马上对沈宇的份量估计增加了许多分。

沈宇凝神待敌，但见他神定气足，所摆的门户，高朗深奥，一望而知他出身不凡，武功已得真传。

厉斜大叱一声，挥刀攻去。

这一记他使的是硬攻手法，刀势迎头劈落，虽不花巧，却极是凶毒不过。

沈宇钩光闪处，横架上去，左掌向下拍落，呼的一声，恰恰把厉斜飞起的一脚，封了回去。

此时上面两件兵刃相触，呛的大响一声。

但见火星迸溅，沈手已成到自己的兵刃受伤，百忙中闪眼一瞥果还发现钩身上已被砍缺了一道口子。

他兵刃虽然受伤，但反而心头一宽。

原来他由此得知对方手中之刀乃是宝物，是以才能把这柄百炼精钢的上佳兵刃，砍得崩缺。正因对方使的是宝刀，便可测知对方功力造诣，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高明。因为大凡神兵利器，本身已具威力，足以增强主人的气势。

第二他手中之钩，不是他珍爱惯用之物。所以纵然断缺，他亦不感到痛惜。

他不但不用痛惜兵刃受损，而且地上尚有两柄，可供换用。因此，他使用此钩斗上一阵之后，纵然兵刃断折，亦有得更换。

厉斜的一刀和一脚，只不过是问路之意。

此刻已试出对方腕力极强，而且招数森严，反应敏捷，心知如不施展出绝招，不易迅速取胜。

他双眉竖起，满面杀机，大喝一声，宝刀划出一个复杂奇异的图案。

只见那四宝刀的刀尖，在沈手面前龙飞凤舞疾划，令人测不透他这一刀，究竟何时和从何处攻到。

沈手举钩护住面门，脚下却蹬蹬直退。这是因为他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得以发钩袭敌之故。

要知大凡高手拼斗，往往会遇上奇招绝式，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在这等

情形之下，既然不知对方这一招深浅，当然也测不透后者变化。于是唯一破解之法，便是马上使出拿手的毒招，反击敌人。

此是兵法上以攻代攻之法，唯有如此，方能迫得敌人无法使出他的绝招。

但目下沈宇却找不到可以反击的空隙，换言之，他感到自己的钩势若是稍稍移开，马上就须得先行毙命，根本没有反击的时间。

他一退两退，不觉到了井边。

厉斜的刀法已经使到功行圆满之际，猛地一刀劈去。

沈宇虽然没有法子拆解或未破厉斜的奇异招数，可是他却从敌人刀势变化之际，得知他这一刀，大概在什么时候发出。

是以当厉斜出刀之际，沈宇同时往下一蹲。

厉斜的刀锋恰好从他头上划过，可是这并非表示沈宇已经破解了对方的刀势，相反的他更没了招架之力。

原来厉斜宝刀劈出之时，留有沉回之劲，以便在对方伏闪之际变化劈落。

他这等至为上乘的凶毒刀法，当然已算准了敌人唯一能够进闪回去向，在这等同一情况下所杀之人，刀锋所中的尺寸部位，永远不差分毫。

但见他健腕半扭，刀光如电，直向右侧下方砍落。

这一刀已经算得千准万确，任是当代最高明的武学宗师，如果倡沈宇这样蹲低闪避，则势必要往右后方倒跃不可。

这是因为他蹲低闪避的势式力道，迫得他非这样不可，绝对没有法子改朝另一个方向跃升。

甚至连速度也无法增减。故此纵是天下第一高手，若是败在这一招之下，受伤的部位，亦无分寸之差。

厉斜的刀法含有无限的毒，即使是他自己想留手不欲杀死对方，可是刀招使到这一着时，连他也全然无法控制，必定砍中敌人要害。

谁知他刀光过处，居然砍不中沈宇。

敢情沈宇已从他左边霞过，反而到了他身边。

这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事实和理论上，都属于不可能之事。

厉斜一转身，宝刀仍然措住对方，可是他的刀既发不出去，凶焰亦为之大挫。

沈宇进过了杀身之劫，饶是他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但事到临头，依然本能地涌起骇然之意，出了一身冷汗。

他自家知道，刚才之所以能躲过大劫，实在是命运之神的帮忙，而不是他本身的力量所至。

原来他一退再退，已到了井边。当他往后蹲低之时，屁股刚好擦到两尺高的石砌井栏。

此时他身形被井栏所用，没有后退的可能。

但由于井栏抵住他的凤尾骨，这一来他只要屁股一翘，惜那井栏反弹之力，得以改退为进，反而趁隙打对方身边倒窜过去了。假如他蹲忧之时，距那井栏少了一寸，他就抵不到井栏。

。如果多一寸，则屁股恰好坐在井栏上，根本就蹲不低了。所以说你得到命运之神的帮忙，一点儿也不是夸张的。

厉斜因是忙于转身对付沈宇，是以不曾发现井栏的秘密。

。沈宇忽然发现对方眼中的迷惑意思，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他把护手钩往地上一丢，谈谈道：“厉斜，咱们不用再斗了。”__厉斜

一愣，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手道：“你的刀法，虽是天下罕有敌手，功力也高强无比，但说有破绽。”

他转身向屋子行去，根本不等对方回答。

这时厉斜若是追上去，发刀攻击，沈宇定然难逃毒手。

可是厉斜却不肯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杀死沈宇之事，并无兴趣。当出千方百计的迫他，用意只是瞧瞧他的本事而已。

如今他已露了如此惊人的一手，厉斜纵然有绝对的把握和机会，也可肯杀他。何况他不一定可以得手。

沈手走到屋前，目光触及陈春喜，顿时又泛起急恨之情。

他蹲下去，把这个纯洁可爱的村女，抱了起来，走入屋内。

他将她放在床上，叹了一口气，沉重的自言自语道：“真对不起，是和害死你了。但人孰能无死，你泉下有知，也不须为了生死而耿耿于心。因为世上任何人，迟早都是这等结局。”

屋外的厉斜和胡玉其，听得清清楚楚。

厉斜道：“沈宇，你心中很不恨我？”

沈宇冷冷道：“当然很你，难道我还爱你不成？”

厉斜道：“你既是很我，何不出来，与我决一死战。如果你杀死秋，岂不是可以报仇雪恨了么？”

沈守道：“我杀不杀你，都是一样。你到头来，能进得过死神的手掌么？”

厉斜道：“我若是修习到人刀合一之境，不但天下永无敌手，同时亦可得到长生。”

沈宇道：“你不必痴心妄想，你首先须研思出你刀法中的破绽，才谈得到别的。我深知此事对你，难上青天，所以让你活着，使你一辈子陷入苦思之中，饱尝痛苦，岂不是比杀死你更好。”

厉斜听得傻了，忖道：“假如他当真这样做，我的确痛苦无比。”

要知他修习这一路刀法，并不是一年半载之事。在他的刀法中，任何细微变化，莫不熟悉万分。

因此，他自知纵是想破了脑袋，亦找寻不出破绽何在。这便是当局者迷的道理。

胡玉真走入屋内，眼中怀着钦崇倾佩之意，望着这个高挺熏黑的青年。

只听厉斜道：“沈宇，你要怎样，方肯与我动手？”

沈宇冷冷道：“我根本不要与你说话，除非你能使这女孩子复活。”

这当然是故意找麻烦，人死之后，岂能复生。

厉斜道：“你既有一身绝艺，我不相信你当真肯束手任我杀死，只要你忍不住出手抗拒，仍须与我拼上一场。”

沈手不理他，低头望着床上的少女。

胡玉真走到他身边，低声道：“你既有一身本事，何不出手制服此人？”

沈宇摇摇头，道：“我要使他苦恼一辈子。”

胡玉真道：“可是你自己死了。”

沈宇道：“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活着或死了，都不放在心上么？”

胡玉真听到他语调口气，都表现出坚决不移的意思，不觉又叹口气，闭口不语。

厉斜亦不作声，因此，屋内一片寂然。

整座渔村，也是消寂无声。

一阵沉重而紧张的气氛，紧紧笼罩了这间陋屋。

远处传来海浪冲击礁石的声音，显得特别的单调，令人感到十分厌倦。

过了好一会儿功夫，厉斜已认定这个具有奇异气质的青年，决计不会屈服，因此只有两种结局，一是杀死他。

但这么一来，自己刀法上的破绽，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寻出来”另一条路：是放走他，再图后计。

他衡量一下，举步行去。

胡玉真心跳加速，掌心沁出了冷汗。一但见厉斜一直走到沈宇身后，方始停步。

胡玉真忍熬不住，大声叫道：“厉斜，你不可以杀死他。”

厉斜冷冷道：“为什么？”

胡玉真道：“你此举有失大家风度，亦不是大丈夫所为。”

厉斜道：“你不认为他的行为，近于无赖么？”

胡玉真道：“他……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肯出手。”

厉斜一听这话又绕回老题目上，便厌烦地摆摆手，阻止她开口。

他左手骄指，缓缓向沈宇背后大穴点去。

那是必死之穴，若然点中，神仙也救不活。同时他指上的内力，雷劲如钢锥，沈宇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沈宇一咬牙，决定坚持下去。

因为一来他当真不大将生死放在心上。

二来他认为厉斜不会当真下手。

假如他的判断错误，那就只好认命了。世上每一个人，总有机会，须为他自己的判断负起责任。

但这等以生死为赌注的判断，既不多见，亦难坚持。除非是像沈宇这种情况，那就是已经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才承担得起失败。

厉斜的手指越迫越近，只见沈宇凝立如山，动也不动。

至此厉斜不能不深信这个青年，的确有送死的决心，单以这等气魄而言，实在也不是常人所能及。

他手势突然加快吐出，但已变点戳之势为抓拿，五指搭在沈宇肩上，攀然向右侧一拨。

沈宇完全没有运动防御，因此被他一拨，登时向右边直挥出去，叭哈一声，重重地摔了一跤。

厉斜瞧也不眼他一眼，俯身挥掌，拍在陈春喜身上。

他连拍四五掌之后，又掏出一个小白瓶，倒出一粒银色的药丸，放政她口中。

转眼之间，陈春喜呻吟一声，睁开双眼，竟然当真醒转过来。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连沈宇这个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的人，也之惊诧不已。

厉斜冷冷的道：“你休息一两天，便可恢复如常。”

说罢，回转身子，看也不看沈胡二人，迈开大步，走出屋子，飘飘的白衣，瘦高的身形，真像死神一般。

他出屋子好一阵，胡玉真才恢复常态，奔到门口，向外张望，（见这个

白衣怪人，已经无影无踪。

她大大舒一口气，道：“这个要命的瘟神，终于走啦 /
沈宇没有作声，一径八篇中找回他自己的衣物，到隔壁换上。
回来之时，他的一身黑衣，犹有风尘。

他拿起了包袱，也走出这间小屋。

屋内只剩下胡玉真，地叹了一口气，急速将秀发盘好，戴回帽子便变回俊俏公子的外型。

陈春喜已坐了起身，带点儿发恨的神情，问道：“他们都走 7 但都不说话，究竟他们要往哪儿去？”

胡玉真道：“这正是我的烦恼了，而你却不必要伤这个脑筋。”

陈春喜居然了解她的意思，叹息道：“是的，不管他们上哪儿艺也不管他们要干什么，与我全不相干。而我也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

胡玉真道：“正是如此，但你不必叹气，这正是你的福气，你必碰上那些很有本事的男人，省了许多事。”

陈春喜道：“有本事的男人才好啊！”

胡玉真道：“好是一回事，可是凡是有本事的男人，一定有强的个性。而每一个人都不同，这就够使身为女入的我们，大伤脑了。”

她向门口走去，又遭：“再见啦，也许厉斜亦永远不再在此村现了。”

陈春喜高声道：“假如我再看见他，可不可以跟他说话？”

胡玉真在门边停下脚步，等了一下，才道：“可以，但对你没什么好处。”

陈春喜道：“没有人能和他说话，但我却可以，这就够了。”胡玉真回头道：“积一点儿不似是乡村的女孩子。”

陈春喜道：“大概是的，因为别人都这样说我。”

胡玉真仔细端详她几眼，发觉陈春喜面目五官，十分秀气。那灵祛的眸子，显示她很聪颖。

而红润的肤色，则表示她身体非常健康。多她的年纪，最多不超过十七岁，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

胡玉真不知如何产生了一个怪诞的念头，当下道：“陈春喜，你想不想学一点儿本事？”

陈春喜征一下，道：“当然想啦，但我年纪已不小，又不识字。”

胡玉真道：“我知道有一个人，文武全才，假如他收你为徒，你一定很快就有成就的。”

陈春喜吃一惊，道：“是个男人么？”

胡玉真道：“不错，而且他还很年轻。不但年轻，同时也不是个好人，对于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从不放过。”

陈春直道：“这怎么成？”

胡玉真道：“为什么不行，男人喜欢女人，或者女人喜欢男人，都是合乎天然之理。”

陈春喜道：“但我……我……”

胡玉真道：“这个男人虽然没有好名声，可是他长得不错，性情非常骄傲。”

陈春喜道：“他既然很有本事，当然可以骄傲啦！”

胡玉真道：“我告诉你，这种骄傲的男人，不必怕他。不管他声名多坏，可是你仍然可以不吃一点儿亏的。”

陈春喜讶道：“真的么？”

胡玉真道：“当然是真的，你到紧要关头，只要表示不愿意，他一定心中着伤，不肯迫你。”

她迅即从怀中掏出一锭黄金，同时又以炭笔，在纸上写下那个人的姓名住址，交给陈春喜。

陈春喜一时不知所措道：“他一定前收我么？”

胡玉真笑道：“你只要告诉他，你看了厉斜、沈字之后，你就觉得其他的男人，都不能相比。所以你想学点儿本事，才可以跟有本事的男人来往。他听了之后，就一定会收容你的，因为他会希望在体印象中，他比厉斜和沈手更强。”

陈春喜道：“你认识他么？”

胡玉真道：“当然认识啦！”

陈春喜道：“那么我要不要提到你？”

胡玉真道：“识要你别告诉他，关于他骄傲等等这番话，其他都没有关系。”

她现出茫然的神情，举步走出门外。

陈春喜一只手拿着沉甸甸的金块，不觉大大发证。

她自己知道，纵然她不去找那个叫做谢辰的人，亦即是胡玉真推荐的人，从今以后，也永远不能恢复往昔单纯淳朴的生活。今日发生的事，将永使她的心湖，不停的掀起波澜。

换言之，她必将难以适应这海滨渔村的简朴生活，那些已定了型的村中男人，亦使她感到索然无味。

她想了许久，才将黄金和纸条，慎重地藏好。

然后到杜间生火。

半个时辰之后，渔村的男人，纷纷回来。

他们对于这件事，全都绝口不提。因为假如多所议论，万一流传到海盗们的耳中，定然发生麻烦。

但至少村中的气氛，已恢复正常了。

到了申酉之后，天边彩霞变幻，十分美丽悦目，但暮色已经降临，家家户户，都准备就寝。

这时一阵得得蹄声，行入村中。登时又使这座渔村的人，个个感到疑惧，因此，很快就寂静下来。

陈春喜正要走出去，她的父亲道：“你干什么？”

陈春喜看看父亲满面的皱纹，冥黑的皮肤，仿佛看见了烈日风霜所侵蚀的岩石一般，当下一阵们然，没有作声。

但她还是站在门边，向外张望。

蹄声在屋子的另一边停住，过了好一阵功夫，忽然听到一声负痛的惨叫声。

全村更没了一点儿声息，在暮色中，根本看不见一个活人在屋外走动。

陈春喜听到马蹄声，缓缓的移过来，不久，只见一个人和一匹马，转到这一边的屋子前面。

她不觉一怔，原来那条人影，竟是个女的，头上戴着阔边的斗克身上一套银白色的衣服，是绸缎的质料，所以在海风吹拂中，显回@单薄。

但她挺腰而行，步伐轻快，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寒冷不适。

她背上斜插一口长剑，垂德飘拂，腰间还插着一把短剑。

这个佩剑女子，没有跨乘马上。

那匹坐骑，跟在她身后，也不要她牵着缓绳。

这匹牲口，也大是与凡马不同，但见它全身乌黑，发出闪闪的光亮，配上鲜明精美的鞍路，显得神骏威风之极，而且好像很有灵性。

那个佩剑女子转过身来，略略打量四下，便看见了门口站着的陈明了。

她随即走过来，上上下下瞧着这个村女。

陈春喜一瞧这个女子，长眉入鬓，眼如秋水，玉颊如染朝霞，竟获十分美貌，年纪约在二十左右。乍看之下，似乎不是性情凶恶之人，因此十分奇怪刚才的惨叫声，究竟是因何而起。

那个美貌少女摇动着金光闪闪的鞭子，向陈春喜点点头，道：“我问你几句话，你可肯回答。”

陈春喜道：“你想问什么呢？”

那少女耸起长眉，顿时平复如常，道：“真是谢天谢地，到底找到一个能开口说话的人了。不然的话，我真以为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哑巴呢！”

她笑一下，问道：“刚才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讲话，我报将起来，抽了一个人一鞭子。”

陈春喜算是已经见过世面之人，是以对于她的话，亦不甚惊讶。

那美貌少女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她，道：“你大概不知道我这条金丝鞭的厉害。”

陈春喜道：“不，我知道一定非常可怕。”少女讨道：“你如何知道？”

陈春喜道：“我瞧姑娘的样子，就知道啦！”

少女道：“你的眼力倒是不俗。我告诉你，凡是彼此鞭抽中，登时奇疼钻骨，难以忍受。而且越是武功高强之人，就越发疼痛。”

陈春喜点点头，问道：“姑娘想知道什么呢？”

那美貌少女道：“我想打听一个人，看他是不是打这儿经过。”

陈春喜道：“那是怎样子的一个人。”

美貌少女见她的反应，大殊一般村女，心中顿时生出疑念。

她道：“我叫艾琳，你呢？”

陈春喜报上姓名，艾琳显然有点儿迷惑，美眸侧闹着她，心想：她的名字好俗气，与她的表现，大不相衬。

她回顾一眼，周围的屋舍，以及这陈春喜的家中，分明都有人在，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影出来窥瞧。

艾琳摇摇手中的金丝鞭，道：“你可是一直住在这儿的？”

陈春喜道：“是的。”

艾琳道：“我觉得你们这个村子，好像有点儿不对劲。”

陈春喜道：“艾姑娘一定走过很多地方了，是也不是？”

艾琳忖道：“这倒很妙，她反而盘问起我了。”

口中应道：“我的足迹，已踏遍东南七八省。”

陈春喜道：“就只有一个人么？”

艾琳道：“是的，只有我一个人。”

陈春喜眼中射出羡慕的光芒，道：“那一定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也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啦？”

艾琳突然疑心尽释，因为她深信那出自内心的羡慕，决计不是伪装的。

那么这个村女，一定是富于幻想，时时想摆脱这种平凡单调生活，她之所以令人觉得不俗，正是因为她有梦想之故。

地道：“也许你亦有这么一天，可以周游天下，见识各地的风光景色，以及不同的风俗人情，那是很有趣的事。”

她停歇了一下，又遭：“现在我问问你，这一两天当中，可有一个穿黑衣服，高个子，皮肤烈黑的年轻男子走过么？”

陈喜喜一听，便知道对方找的是沈宇了，内心登时泛起了警惕。

她原不知世上人心的诡诈险恶，以及人类冷酷无情的手段。直到这两三年来，她亲眼见厉斜杀了不少人，也有海盗因误会之故，杀死了好几个渔民。之后，她已深深体会到人生的残酷。

很多人虽然晓得危险、死亡等等，可是往往只是耳闻，所以并没有深切的体验，平时亦不多想。

陈春喜却是亲眼目睹，甚至刚才她也几乎身亡，因此，以她的年纪住别及出身而论，很少人能比得上她的经验，亦没有人能比她更深和死亡的可怕滋味。

他的遭遇，可以说是一日之间，已增加了数十年时光才换得到的人生经验了。

这时她已为沈宇设想了很多情况，所以谨慎地应付。

她点点头，道：“有，我见过。”

只见艾琳马上现出喜色，不过在她那对美丽的眸子深处，却射出海动的的光芒。

陈春再觉出不是好兆头，马上道：“原来艾姑娘识的那个奇怪的人，你们竟是朋友么？”

她问得十分自然，语气中透出讶异之意，仿佛是因为沈宇很怪，而艾琳居然和他是朋友而惊奇。

艾琳的声音变得很冷酷，道：“他怎生怪法？”

陈春喜道：“我... .. 俄不知道... .. 他好像很脏，而且没精打采的。”

艾琳道：“那一定是他了，你的观察力很高明。”

陈春喜不住观察力的意思，问道：“你说我什么？”

艾琳道：“没有什么，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陈春容装出迷惑地道：“那么你怎知他打这儿走过呢？”

艾琳道：“我一直在追赶他，已经追了好几千里路了，照我计算，他应该是昨天经过此地的，对不对？”

陈春喜顺着她的口气，道：“是的，昨天天快黑的时候，他在外面那 o 并边，坐了很久。”

艾琳道：“他朝什么方向走的？”

陈春喜道：“这可不知道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也没看见。因为那时天已经黑了。””

艾琳道：“他有没有买东西吃？”

陈喜春道：“我不知道，他坐在那儿，什么人都不理睬。”

艾琳道：“他一直是这个样子，既然没有购买食物，我这回一定算得出他歇脚之地 l。”

陈春喜道：“为什么他会那个样子，他是坏人么？”

艾琳道：“他从娘胎生下来时，就注定是个坏胚子。”

陈春答当真弄不明白，道：“为什么呢？”

艾琳道：“你想想看，他的父亲，是天下有名的大坏蛋大恶人，他的母亲，从小就没有好名气，人家叫她做狐狸精。这两个人加起来，生下的儿子，会是个好人么？”

陈春喜忧然道：“原来如此。”

心想：“但沈相公好像不是坏人呢！”

艾琳转身要走，忽又回头，问道：“你们村子里的人，为何都阴阳怪气的？”

陈春喜决定不说假话，免得罗嗦，当下道：“说来话长，这是因为一群凶恶海盗引起的。”

她把厉斜之事，说了出来，只略去沈宇和胡玉真的部分。

艾琳听得甚感兴趣，道：“哦，在这荒僻之地，居然有这等骇人听闻之事。”

她抬头想了一下，又道：“可惜我来迟一步，见不到那位党秘的刀法大家。”

陈春喜忙道：“你最好别碰上他，那个人凶得紧，这三年来，已经杀死了很多人了。”

艾琳道：“我不怕他。”

陈春喜道：“唉，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那个人拿着刀的时候，我得赶紧闭上眼睛，不然马上就会全身发抖，像掉在又深又冷的海底。”

艾琳道：“那是他的凌厉气势使然，但他只好欺负别人，碰上我的话，他就没有法子了。”

陈春喜不由得睁大双眼，道：“真的？那么你明年今日，到这儿来好不好？”

艾琳道：“哪得瞧我是不是顺便经过，假如叫我大老远特意跑来，我可不干。”

陈春喜讶道：“但你已走了几千里路，还在乎这一点儿路么？”

艾琳道：“那又不同，沈宇是杀我的仇人，我一定要找到他，把他斩为数段，才能罢休。”

陈春喜虽然现出震惊之状，可是内心却并不惊奇，因为她已感觉到他们之间必是这种可怕的关系。

她道：“若然他是坏蛋，欺负过你，这也怪不得你生气的。幸亏你是有本事的人，如果换作是我，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她想起了别的事，接着道：“比方说那些海盗，我就恨死他们，但有什么办法？莫说他们杀死村子里的人，就算是我家的人，我也没有法子。”

艾琳同情地望着她，轻轻道：“我实在没有时间，否则我可以帮你忙，但你也用不着发急，听说朝廷已派大军，增驻沿海各地，到时海盗就不能猖獗啦！”

陈春喜道：“我们这个小村，官兵从来不打这儿过的。”

她突然间跳起一个念头，迅快地掠过心头，使她全身麻木了。

原来她猛地想到：“假如我学到一身本事，像艾琳或胡玉真，岂不是可以把海盗赶走了么？”

这个念头由于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她觉得万分严重，顿时全身都麻木了。

艾琳柔声道：“你好像真的很恨那些海盗呢！”

陈春音机械地点点头。

艾琳又道：“那么等我除掉沈字这个坏蛋之后，我就回到此地，把海盗们杀死。”

她转身行去，昏暮之中，但见那匹马黑发亮的骏驹迅快奔到她身边。

艾琳增踢地上一柄护手钩，钩身转动时，闪耀出光芒。

她没有拾起，轻轻一跃，就上了马背。

乌驹昂首驰去，只见艾琳的白色身影，很快就隐设在黑暗的夜暮之中。

陈春喜倚门痴望，心中思绪如波涛起伏。

屋内传出她父亲和哥哥的干咳声，打破了沉寂。

她父亲道：“阿喜，你的话如果被海盗的人听了去，我们一家都不得了。”

陈春音还未说话，只听她哥哥忿然道：“那些恶贼真可恨。”

她觉得哥哥虽然忿怒，但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碰上海盗，他仍然会任得对方侮辱的。

当她想到许多善良淳朴的人，都不免于这等屈辱，被那些的暴有力的人所欺侮时，她下了决心。

因此。当晚她就去找同村跟她最要好的一个女孩子，告诉她说，她将离开此地，去学一点儿本事。

她想得很周到，只对这个好友说是过几天动身，以免对方震惊之下，马上通知父兄而阻挠她的计划。

翌晨，她趁父兄都出海之后，便悄然离家。

她第一步是到城里的钱庄，把胡玉真所赠的金子兑换成银两。

钱庄的老掌柜，为人甚好，见她年纪轻，一派淳朴，便好心地为她换了几张各地通用的银票，少许的银两和大钱，并且教她一些道路上出门人的常识。甚至如何付钱，也略予指点。

原来陈春音已换上她哥哥的衣服，把头发修剪了一下，藏在斗笠中。她原本十分健康，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加上她来自渔村，从未缠足，行走之时，根本就像个男人。

因此那个掌柜听了她的话，以为她当真是有事外出的渔村少年，便替她计算路上的盘缠，又向一个专门在远和经营各地货物的老人问

明前往山东阳谷县的路径，哪儿步行，哪儿乘船，哪儿换车等等。

原来从滨海的盐城，到阳谷县，相距数千里，不仅要登山涉水，而且还须防备盗贼相欺。

因此，连那个见多识广的老掌柜和一生在外面奔波的老生意人，也觉得此行万分艰巨，比那些学子上京考试，还要艰难得多。

原来论路程虽然赴京考试远得多，可是学子们多数可以结伴同

行，兼且上京之路，人们熟悉，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打听上京的道路如何走法。

而她现在前往的却是山东沈境内的一个县城，若不是老于出门的人，可能连听也没听过，更别说指点去向了。

所以陈春喜费了一整天功夫，才把一路上的大站记住，往后她在路上，绝不须间往阳谷县的路途，而是一站接一站地问路前行。

她本是相当聪明之人，听得这些老人们，说得这般严重，便知不妙，差

点儿打消了前往的意思。

问她极力记住每一站的地名，和其间一些问题。幸而她记性极佳，不仅完全记住，而且也不至于忘记。

从那天开始，她就领略到出门事事难的滋味了。

她已经购置了几套衣服和鞋袜等，还有就是越往北去，天气就越史她觉得不惯。总是白天有那么一段炎热的时间，到了晚上，又很寒冷。

幸而这只是初秋的天气，如果是酷暑严冬，她这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便不易适应了。

胡玉真给她的那锭金子，换成银钱，数量还真不少，所以她在盘缠方面，已没有问题。

她一路上小心翼翼，尽其所能的观察和思考，这是因为她自知见识浅薄，又没有半点儿常识，是以一切人间百态，都须加倍的小心观察。

大约走了一个月，陈春喜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意想不到的进步，比之老于出门之人，殊不逊色。

同时由于她身体好，在路上磨练这一段时间之后，脚程弥健，虽然晒得很黑，但反而对她有掩护作用，没有人会想得到她是个十六七岁为大姑娘。

江湖上虽然多的是恶棍。骗子，可是她的装扮长相，一望即知是乡下少年。无论走到哪儿，人家总以为她是附近的少年，所以也没有人对她加以注意，亦无人在她身上打主意。

靠着种种凑巧的机缘和运气，她顺利地走完了全程，这一天，已踏入阳谷县城了。

陈着喜由于留心之故，这两个多月的行程中，已认得了不少字。

她已练成了敏锐的目光和迅决精密的判断力，差不多在一望之下，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心地好歹。

这是因为她必须一直问路，而问路之时，最要紧的是找出一个既有这等知识，可以指点方向，而又不是坏人的对象；此是当日她在盐城时，从老掌柜他们口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原则。

是以她一直小心从事，久而久之，在这一方面，已练成特别的感觉。

现已到阳谷，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略一打听，便找到胡玉真写给她的地址。

那是J座巍峨巨大的邻宅，大门外的旗杆和石狮，显出这座府第的主人，曾有显赫的身世。

直到此时，陈春喜才第一次怔住了。

她一路上不是没有碰上过奇怪之事，但她都没有发征，能够很快地应付过去。可是面对这么气派的一座宅第，她反而慌乱不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她乃是忽然发现，假如那个谢辰，竟是个有官职的世家公子的话，她可还要拜他为师么？人家有这工夫没有？

事实上她的畏怯，有些是不无理由的，例如她看到这座府味的派头，便不知不觉的畏缩害怕起来，那自然是因为她出身于贫寒之家，是以在富贵门第之前，生出了自卑之感。

其次，她一直没有想到有关谢辰这个人本身的问题。

而现在她忽然发觉，自己根本不知他的样子，他的脾气，以及他的一切状况。

当初胡玉真对她说，这个人名声不好，喜欢女色，所以叫陈春喜学艺，

必定可蒙收录。

目下就以这一点来看，谢辰既然是喜欢女色之人，又这般富贵，当然见的世面很多，身边的女人也不少。因此，她如果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也许还有多少希望。但如今不但作男子装束，而且又黑又脏，根本连一点儿女人味都没有，更别谈姿色了，这叫如何看得上眼？

陈春喜虽然没有详细地找出这些问题，可是她直觉的感到条件差得太远，所以心生畏怯。

她决定先观望一下，同时也有时间思索思索。

于是，她退到斜对面的屋檐下，望着那座宅第，傻愣愣地发怔。

。这时已经是晌午时分，可是那座宅第，却似乎很忙乱，许多家人，出入不停。

不少路人，以及邻近之人，都出来瞧着。

陈春喜忖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搬家么？”

正在想时，几个站在她旁边的路人，交谈起来。

一个人道：“谢府这是干什么呢？”

另一个答道：“听说谢辰少爷要出远门，这一去大概总要三五年回来吧。”

又一个人道：“我猜这一定是跟他的亲事有关。”

他们闲谈起来，陈春喜已没有再去听他们的话。因为她一听谢辰还面挂出远门，可就把她吓呆了。

自如这消息属实，她就大痛苦了，因为她是吃了无数苦头，才到达此地。而谢辰一去，却要三五年之久，她如何等得及。

再说她身上的银钱，既不足以返回故乡，更不能在此地耽搁三五年之久。

只见许多家人，分别扛箱提柜，送到车上，把几辆大车都装满了。

接着，一个女子走出来，在各大车间察看。

这个女子，身上衣着虽然是侍婢的服饰，但是她不但年轻貌美，而且像很有权力似的支使那干家人，做这做那。

陈春喜心中一凉，忖道：“人家一个婢子，也如此美貌，衣着是刻的绢，我这个女孩子和人家一比，简直成了野人了。”

沉思之际，一个衣着华贵适体，风度翩翩的青年，走了出来。

他的声音虽然在街这边听不见，可是，他的举止动作，却一望而知多半就是身怀绝技的谢辰了。

陈春喜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谢辰好像已要上车之时，她已不能袖手旁观了，咬。咬牙，只快奔了过去。

转眼间她已走到那边，谢辰恰恰要跨上车。陈春喜忙道：“谢公子，等一等。”

她的声音虽低，但由于是在他身边，又是女性的声音，谢辰马上回头眺望。

当谢辰的目光落在陈春喜面上之时，这个富贵之家出身的少爷不禁皱了一下眉头，露出惊讶之色。

他道：“是你叫我么？”

陈春喜道：“是的，我从老远的地方来找你。”

谢辰已听清楚对方果然是以女声说话，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接口道：“你从前认识我么？”

陈春喜摇头道：“不认识。”

谢辰道：“你可是个女子？”

她连忙点头，道：“在路上不大方便，所以改扮为男装。”

谢辰锐利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哦了一声，道：“看来你果然是走了不少路啦，好吧，你是谁？找我何事？”

陈春喜道：“我姓陈名看喜。”

谢辰沉吟道：“我似乎从未听过你的名字，你是哪儿的人？”

陈春答道：“我是苏东近海的盐城人氏。”

谢辰讶道：“你独自走了数千里之远，特意来找我的么？”

说到这里，那个俏婢已走到切近，注意地聆听。

陈春喜道：“是的，胡姑娘告诉我……”

她才说这一句，那俏婢马上接口道：“大少爷，先回到屋子里，让人家坐下来再说好不好？”

谢辰道：“好，好！”

当先回身入府，陈春容无意中回头一眼，只见所有的家人，都注意这边，这才知道，俏婢要他们入毛谈话，便是怕被人家听去。

入得府内，陈春喜平生还是第一次踏入如此高做华丽的屋子，这座大厅，也布置得十分堂皇富丽。

谢辰让她在一张舒适的靠背椅落座，初时陈春善还嫌自己身上的上太多，不敢坐下，一面掸衣拍上。但谢少爷连说没有关系，还伸手按住她的肩膀，要她坐下。

他微微一笑，向那俏婢道：“她当真是个姑娘，而且还是个处女

俏婢吃吃笑道：“少爷怎能知道的？”

对后道：“这很简单，我从她肩上传来的感觉，便晓得她一定是女住，因为女性身体的弹性，与男子完全不同。此外，从她的皮肤声调等筹，可知她犹是处子。如果已经嫁人，皮肤就会比较细腻，声音也柔和些。”

俏婢道：“那也不一定，有些女人说起话来，又像完叫又像杀猪，而且年纪越大，声音变得难听。”

利尿道：“那得看什么质地之人，加上年纪等，才可下判断。我们男人才懂得，你一辈子也学不到的。”

他回过头向陈春喜道：“刚才你提起胡姑娘，是不是胡玉其？”

陈春喜道：“是的。”

陈春喜对方识得胡玉真，可是已见到谢辰的面色，忽然变得很难看，宜时吃了一惊，说不出话来。

利尿道：“她现下怎样啦？”

陈春喜道：“我不知道，她那一天跟我说过话之后，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利尿道：“她叫你来告诉我什么话，是不是……”

陈春喜道：“不，她说，假如我想学点儿本领，可以来这儿找你。”

此语一出，连那俏婢都怔住了。

利尿道：“这话倒也新鲜有趣，我从未想到过收徒弟之事。”

他双眼之中，突然又射出锐利的光芒，上下打量陈春喜。最后点点头道：

“看你的骨格，倒是修练武功的上乘材料呢！”

陈春喜道：“那么你收我做徒弟了？”“担辰不答反问，道：“你学本领做什么用？”

陈春容道：“在我们乡下，有许多海盗，非常凶恶。我若练成了大本领，拒不怕那些海盗在我们那儿作恶了。”

谢后听了这话，面上泛起似笑非笑的表情，道：“那恐怕不行。”

陈春喜顿时大感失望，道：“你的本事比不上那些海盗么？”

谢辰道：“笑话，他们做我的徒孙也不配。”

陈春喜可就不懂了，呆呆地望着这个男人。

谢辰想了一下，才又道：“虽然你学艺之事，有点儿困难，但其相信可以克服。”

他转眼向那俏婢望去，道：“玉莲，去把行李卸下，我暂时不去了。”

玉莲惊讶地看看他，又瞧瞧那满身风尘，皮肤或黑的陈春喜，但她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应了一声是，转身去了。

谢辰往椅背上一靠，把腿懒散地伸直，眼睛望着上面天花板，倒是陷入沉思之中。

陈春喜端端正正坐着，姿态非常自然，可见得她向来是这样坐的。

谢辰既不作声，陈春喜也就默然而坐。厅中一片静寂，好像没有人在其中似的。

过了老大一会儿功夫，外面卸行李送回府中的嘈杂声，渐渐泪歇。

突然间一个妇人，走入厅来。

这个妇人衣饰华丽，体态如娜，目光流动，长的相当艳丽。

她走近陈春喜，定睛打量她。

陈春喜见她的衣饰华丽，料是谢府中很有身份之人，便站了起身。

那美妇笑一笑，因出一种迫人的媚态。

陈春喜虽是女子之身，也感到这般媚态，与众不同，不禁征了一下。

美妇道：“听说你及时来到，才使我这个宝贝儿子，打消了远行之念。”

陈春喜一听，不觉呆了，因为这个美妇，看来只有三十来岁，而谢辰也是三十来岁之人，她怎会生得出这么大的儿子？

此时相隔得近，她可就看出这位谢夫人面上略有浓妆艳抹的痕迹。不过若不是仔细观察，实在不易看出。可见得她化妆的手法，极是巧妙。

扭辰懒洋洋地道：“人家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大姑娘，你可别骇着她。

谢夫人道：“你永远是一副样子，难道不可以改一改。”

谢辰突然跳起来，不悦地道：“你可是想赶我走？”

谢夫人叹了一口气，道：“别生气，我只不过希望你变得勤奋些，最好正经一点儿，就像这个女孩子，坐得端端正正的，多么可爱。”

谢辰哼一声，道：“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勤奋正经的了，如果你看不顾眼，我马上就走。”

谢夫人没奈何地道：“好，好，我们不谈这个，听说你要收她做徒弟，是也不是？”

第四章 习兰心脱胎又换骨

谢辰道：“你反对么？”

谢夫人道：“我做母亲的，问一声也不行么？”

谢辰耸耸肩坐回椅上，仍是那副懒洋洋的姿势，道：“不错，我打算收她为徒。”

谢夫人从袖中取出一张素笺，随手一扬，那张素笺便轻飘飘的飞过去，落在谢辰的膝上。

陈春喜虽然不遭武功，可是眼见这张素纸，轻飘飘的全无重量，而谢夫人却能随手丢出，飞到六六尺远的谢辰膝上，这一手功夫，自然艰深无比。登时明白这位看起来年轻艳丽的谢夫人，必定是身怀绝技。

谢辰瞄了一眼，道：“一哼，又是高半仙。”

谢夫人道：“他的六壬神课，独步天下，言必有中，灵验无比，你纵想不信，亦是有所不能。”

谢辰道：“这回他说什么？”

谢夫人道：“他说你出行之事，占得冬蛇掩目课，此课主暧昧不明，作事难成。同时基神理日。可以断定你出行不成。”

她笑一下，眉梢口角，又现媚态。地道：“当你将行李搬上马车之后，我以为这回高半仙要砸招牌，谁知情况急转直下，这位姑娘一到，便打消了你的去意。”

谢辰脱了陈春喜一眼，道：“脱不定她是高半仙差遣来的。”

谢夫人一笑道：“胡说，哪会有这等事。”

谢辰耸耸肩，道：“也许这一番话，是你现在才猜出来的，反正我不信。”

他转眼向陈春喜望去，又道：“她是我的生身之母，你信不信？”

陈春喜真不知如何回答才是，最后道：“她看起来真年轻。”

谢辰道：“是的，她修习一种功夫，能够驻颜不老。可是这门功夫可不太好，她虽然快五十岁了，但还是喜欢跟着青年人鬼混。”

陈春喜一怔，说不出话来。

谢辰皱起眉头，显然内心之中，相当痛苦。但是那个艳丽的谢夫人，却是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样子。

谢辰又道：“我有时恨不得杀死她，但我却是她的儿子，如何下田手？如果不是她的儿子，我就不必愤恨了，这真是没有办法解得开的死结，你说是不是？”

陈春喜真心实意地道：“是的，谁都没有办法。”

谢辰道：“所以我想远远躲开，随她去胡闹，反正我不知道，便不痛苦了。”一、谢夫人缓缓道：“你的脾气太坏了，其实我只不过是态度上随便稍疾儿而已，根本没有什么事，唉，你不信就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人。地命陈春喜坐下，自己也坐在一旁，细细问她的家乡来历，以及路上的经过等。

最后，她问起促使陈春善投师学艺的原因。

陈春喜不得不将那一日，在村中发生之事，说了出来。

她不但将全部经过说出，同时还把其后艾琳经过之事，也说了出来。这一番话，出自一个乡下女孩子之口，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

谢家母子两人，都听得呆了。

陈春喜说完之后，又道：“我见胡姑娘和文姑娘，都有一身本事，可以

随便出门行走，不怕任何恶人。因此，我决定到这儿来。”

谢家母子两人，都不开口，寻思了一会儿，谢辰才道：“娘，你看那厉斜是什么来历、”

谢夫人道：“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个白衣刀客，一定是三十余年前曾纵横天下的老魔宇文登门下。”

谢辰道：“你可曾亲眼见过这个老魔宇文登么？他现下多大岁数了？”

谢夫人道：“那时我还是十三四岁的丫头，曾经见过他一次。但他其时已经是七旬老者，若是活到如今，岂不是超过一百岁了？”

谢辰道：“武功真正精湛之士，超过百龄，也不算是希奇之事。”

谢夫人道：“话虽如此，但听说他已死了许久，最少也有三十年。这话相当可靠，因为和宇文老魔同享盛名的几个人，此后三十年间，尚有出现，只有他全无音讯。以他的为人，以及与那几个人的仇恨，非出现争斗不可，正如他在世之日一般，时时有大决斗的场面发生。”

谢辰道：“也许他在最后一次，一败涂地，所以从此众不出世。”

谢夫人笑一下，露出齐整洁白的牙齿，道：“那你就错了，他乃是天下无敌之八，刀法已登峰造极。他的对手们，最少也得以二敌一，才勉强抵挡得住。若是落单了，非死在他刀下不可，你要知道，他的刀法之凶毒，旷古绝今，若是得胜，敌手非死不可。”

谢辰道：“这便是你猜测那厉斜是他门下之故了，是也不是？”

谢夫人道：“当然啦，试想绝笔关伯府，夺魂老农盲昆、朱砂手黄烈，还有襄阳邓家三煞，都是先后享誉于武林的高手，各有专长绝艺。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也不易找到敌手。但那一日通通在厉斜刀下，竟然无一生还，这就显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厉斜的刀法，凶毒绝伦，刀下没有生还的败将。这正与昔年的宇文老魔一样。”

谢辰道：“你这样一说，我可就真想知道沈字是一个怎样的人了？因为只有他能逃得过厉斜的凶刀。”

谢夫人道：“这个当真测不透了，我更奇怪的是阿真到那儿干什么？”

她沉吟一下，又道：“阿真的行为，我也许可以了解。”

谢辰听她说得前后矛盾，大为诧异，问道：“你说来听听？”

谢夫人道：“女人与男人不同就在这一点，男人的行事，必定有理由，有目的，其中绝少例外。但女人便不同了，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乱干一气，我当年也常常如此，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谢辰以嘲讽的声音道：“是啊，胡玉真的性情为人，与你真有点儿相像。”

谢夫人瞧了陈春喜一眼，只见她虽然满面风尘，也晒得很黑，可是眉清目秀，脸圆体端，一望而知日后必是个端庄稳重之人。

勉如有所感地道：“你也许说得不错，阿真有些地方似我，她任位十轻化也长得很好看。现在回想起来，我千方百计，把她弄来许国与你，大概是错了。因为你很我这些气质，所以当然也不会喜欢她脱了。陈春容对于别的话，反倒不甚留心，也未必听得懂。”

可是说到胡正负之事，她就立刻听懂了。

她心中一惊，忖道：“敢清胡玉真是谢辰的妻子，怪不得她曾经与他同床共枕了。”

“原来胡玉真曾指点陈春喜，说是谢辰喜爱女色，行为不端，所以日后多半会染指于她。唯一反击之法，便是利用谢辰的弱点，即是利用他过份的

骄傲，在最后关头，忽然拒绝他。

胡玉真的说法，谢辰将感到自尊心受到无可形容的打击，因而负气走开。如此，定可保全清白。

可是胡玉真既然是谢辰的妻子，为何这样对付他？又何故让陈春喜向他投师学艺呢？”

陈春容越想越糊涂，忽听谢辰高声道：“你没有完全行对，也没有完全猜错。”

谢夫人讶道：“这话怎说？”

谢辰道：“我一直都很喜欢阿真。”

谢夫人迷惑地道：“如果你一直都喜欢她的话，则我便完全猜错了何以你说我没有完全猜错？”

谢辰道：“因为我自己知道，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喜欢她，但这只是因为她是她未过门的妻子之故，假如已经过门，我很快就不喜欢她了。”

谢夫人道：“就算是如此吧，但我仍然不懂。”

谢辰道：“我告诉你，因为她一旦真正做了我的妻子，我便会恨她那些似你的地方了。”

谢夫人这时当然明白了，不禁叹一口气，向陈春喜道：“你瞧，他是我的独生儿子，我才没有办法，如果我还有别的儿子，我一定不再理他。”

陈春喜当然插不上嘴，只好怔怔地听着。

现在她已明白不少事情，关于胡玉真方面，原来胡玉真只是谢辰的未婚妻子，所以她的乖谬行动，虽然能瞧老半天的了，但还不算十分离奇。

关于谢家方面，她懂得由于谢夫人驻颜有术，青春依然，而她又风流成性之入，不免有招蜂惹蝶的行为。因此，谢辰觉得不满，日子久了，他便养成一种敌视母亲的态度。

然而他是谢夫人的独生爱子，是以谢夫人对他也无可奈何。

陈春喜哪曾想象得到碰上这么复杂奇怪的人，是以一方面既感不安，另一方面也想得头昏脑胀，不知如何是好。

谢辰撇开刚才的话题，问道：“娘，我若是碰上厉斜，你瞧怎样？”

谢夫人摇摇头，道：“你不行，照种种迹相看来，厉斜的功力造诣，可以与当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拼个高下。”

谢辰显出不服气的神情，道：“我哪一天要去试一试。”

谢夫人吃一惊，道：“这等事岂可轻易去试？须知一个人只有一条命，若是失去，永远没有再试的机会了。”

谢辰道：“我一向没把什么门派的掌门人放在心上，自问也可以与他们一拼。”

谢夫人道：“不错，你家的修罗密手虽然可以独步天下，亦是字内至为上来的武功之一，可是除非你已练到登峰造极，功力通神的地步，否则就放不过字文老魔的凶毒心法。因为你们彼此间功力相若之时，他的独门度刀，由于凶修强绝，占了莫大的便宜。”

谢辰虽然仍有渠激之色，可是却没有反驳谢夫人的话。

陈春喜可就发现这谢辰虽然时时无礼顶撞他母亲，甚至出言嘲责，但当她谈论武功之时，他却十分专注地聆听，而且都接受她的见解，由此可知谢夫人在武功方面，必定能使谢辰十分佩服。

她暗自忖道：“这样看来，若是得到谢夫人传艺，一定强过拜谢辰为师

了。”

谢辰想了一阵，突然烦躁起来，大声叫道：“王莲，玉基……”

那消婢在厅外应了一声，走进来。

谢辰不耐烦地道：“你带陈春喜去休息。”

他自个儿站起来，登蹬蹬的走了。

谢夫人向陈春喜笑一下，道：“他就是这个样子。”

陈春直站起身，正要随玉莲行去，突然想起一事，转头向谢夫人因：“夫人如果有暇，可肯传我一点儿本事？”

谢夫人道：“你最好专心向谢辰求教，因为他懂得一种武功，最适合女子修习。本来这一门功夫，他是为了我，而千辛万苦地求到手的。但他却不明白，我须得先散去自家的功夫，才能从头修习新的武功，所以他的一番心血，竟是白费了。”

陈春喜听了似懂非在，当下随着玉莲行去。

这树府之内，栏描回廊，高堂深院，一进连一进，也不知占地多少。陈春喜一路行去，穿院过字，但见一时雕梁画栋，一时绿窗朱广，一时又花卉杂植，兼具假山亭树之妙。

她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走人如此华丽宽大的宅第，险险目迷五色，连方向也弄不清楚。心想，这么大的一座府第，要多少人才住得满四？不过她一路上倒是很少看见人，只碰见过两个仆妇，还有三个丫鬟。

玉莲带她走入一个房间内，陈春喜一看，心中暗忖道：“难道让员住在这儿？”

原来这个房间，陈设得高贵雅淡之极，所有的家具装饰，都是上好质料，陈春喜虽然没见过世面，可是在这房间中，便感觉得到一种把不出的气氛，好像能使一个人马上变得高贵起来。

玉莲道：“陈姑娘，请随意歇息吧。”陈春喜讶道：“我住在这里么？唉，我用不着住这么好的房间。”

玉莲道：“这个房间，以前朝大小姐也住过。”

陈春喜忙道：“那么我更不配住在这里了。”

玉莲沉吟一下，道：“假如你向大少爷说，你不喜欢这个房间，他或者让你换一间。”

陈春喜忙道：“不，我喜欢极了。”她出身渔村，所接触的都是仆取渔民，是以性情直率坦白，爽爽快快的说出心中的感想。王莲道：“这样说来，你不是不想住这里，是也不是？”

陈春喜道：“是的，这么漂亮的房间，谁不想住呢！”

玉莲道：“那就算了。”

她叫了一声，只见一个年纪较小的丫提，出现在门口。

玉莲道：“小娟，你服侍这位陈姑娘，让她洗澡更衣休息，你在隔壁房间，随时听候使唤。”

小姐应了一声，玉莲这才离开。

她才走出院门，一个仆妇守候在廊上，向她道：“莲姑娘，夫人要你去见她。”

玉莲点点头，走到内室，便见到谢夫人。

但见这个容颜媚艳的妇人，眉头深锁，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王莲上前行礼，道：“夫人召唤小婢，不知有什么吩咐？”

谢夫人道：“你把陈春喜带到那个不祥的房间，是什么意思？”

王莲忙道：“那是少爷的吩咐，小婢哪敢擅自做主。”

谢夫人哼了一声，道：“我这个儿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倔强。”

王莲陪笑道：“小婢也想到，夫人心里或者会不高兴，所以想使陈姑娘自动提出不要住在那个房间，但她很喜欢那房间，还老实的说了出来。小婢一看她是个坦率的老实人，若然劝她，说不定她会把所有的话，原原本本都告诉少爷，所以又不敢劝了。”

谢夫人道：“我得去问一问高半他才行了。”

王莲道：“上一回他怎么说的？”

谢夫人道：“他说那座院子风水不对，特别不宜明人居住，若是主人内眷，必致家毛不安，甚至有凶亡之事。上回是胡玉真居住，高半仙说，这件婚事必将平地起风波，不欢而散。”

王莲道：“小婢曾听少爷提过几次，所以只知道一点儿，但不详细。少爷说他绝不信这一套，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

谢夫人叹口气，道：“他就是这么倔强，殊不知一个人无论有多少本事，也敌不过命运。他现在年轻气盛，不信这一套，但等到年纪老了，就晓得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了。”

王莲道：“少爷确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

谢夫人道：“大凡是年轻之八，加上聪明才智过人，又练就一身武功的，都不免会有一段狂傲自大的时期。像他这种人，我可瞧得多了。”

王莲马上问道：“那些人后来都变了么？”

谢夫人道：“当然啦，到了年纪老大，钉子碰得多了，晓得人生中一切事情的成功失败，完全靠命运，而不是人力所能左右。到他们悟出此理时，他们已经死了，想从新再开始，已来不及了。”

王莲道：“好在少爷不一定会喜欢陈姑娘，小婢是想到这一点，才稍稍放心。”

谢夫人道：“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陈春喜虽然出身贫寒，可是她有许多优点，不是一般闺秀可以比得上的。例如她性情淳朴率直，又充满了青春活力。至于她的仪态修养等等，只要她肯学，肯力争上游，定然不成问题。所以，久而久之，阿辰喜欢上她，也不是希奇之事。”

这时陈春音已经沐浴更衣完毕，她即使在沐浴之时，也遭遇了不少尴尬之事。

原来谢辰这等富贵人家，样样讲究，洗澡的设备和价值昂贵的香源豆，都使她这个土包子不知如何使用。

她换的衣服，完全是婢女小娟另外拿来的，不但合身适体，而且质料甚佳，穿在身上，十分舒服。

小娟已替她梳头状扮过，因而她揽镜自照之时，几乎认不得自己了。

不过在别人看来，她虽然打扮得跟一般的困秀小姐一样，但她仍仅有一种淳朴的，和充满活力的味道。

晚饭时，她被带到邻院中的饭厅，发现只有谢辰一人在，另外工往也随传在一边。

谢辰看见她进未，眼中突然亮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

陈春喜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老实又带点儿失措地，坐在谢辰指点的座位上。

那些美味的菜肴，使陈春喜觉得老是吃不够似的。但那些周道的服侍，却又令她有点儿不安，因为她长到这么大，一向事事自己动手，近两三年来，更要招呼父亲和哥哥，一切家务，都是她做的。

现在连饭也不必盛添，这使一个做惯事情的勤快人，反而觉得不舒服。

谢辰一直很少开口，陈春喜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一个怎样地位的人，所以也不敢说话。

反而是玉莲间或问起一些地家的情形，又谈到她以往生活情况，才算是打破沉默。

此后一连两天，陈春喜整日无所事事，只在午晚用饭之时，才见到谢辰。

她马上就感到闷得发慌，而由于她始终不明白在谢辰府中，她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所以她不敢乱跑，老是职在一个地方，连胃口也没有了。

本来她每次用饭之时见到谢辰，都想问他传艺之事。但是谢辰的沉默，使她感到别扭而说不出口。

这天晚上，她下了决心，等到饭后，谢辰要回到书房之时，她鼓足勇气，叫道：“谢大少……”

谢辰谈谈看她一眼，道：“市话到书房来说。”

陈春喜感到他口气不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到得书房，但见收拾得一尘不染，地方宽敞明亮，四下书架牙轴，琳琅满目，藏书甚是丰富。

另外在壁上挂有刀剑、琴箫等物，颇为雅致。

陈春喜总是觉得这个年轻男子，笼罩着抑郁之意。因此，她一见到他时，就会泛起了同情之感。

现在谢辰仍然是那种懒洋洋的样子，好像天下间的事情，都与他无关。

陈春喜站在一旁，谢辰指指对面的椅子，道：“你且坐下来。”

她摇摇头道：“不，我站站就行。”

谢辰固执地道：“你坐下来。”

陈春喜道：“我已经坐得太多了。”

谢辰面色一沉，很不高兴地道：“我还未传授你武功，你已不听话了，将来练得一身本领之后，岂不是更不把我放在眼中？”

陈春喜实在想不出这点儿小事，有什么打紧。但她没有驳他，当下默然落坐。

谢辰道：“你真的要学武功么？”

陈春喜道：“真的想学。”

谢辰忽然又恢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只摇摇头，不置可否。

他望着窗外，对面屋脊上的落日余晖，已经暗暗消逝，昏暮之色，已开始降临到庭院中，因而那花草树木，看起来有点儿胰脏之感。

他的情绪，显然正如这黄昏一般，也就是说，以他的年纪而论，正是正中天之时。

可是他的心情却宛如暮色一般地消沉。

陈春喜坐了一会儿，竟忘记了自身的问题，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呢？”

谢辰道：“心事？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这正是一个人最可悲之事了。”

陈春喜道：“假如我没有心事，我会感到很快乐。”

谢辰讶道：“有什么快乐？”

陈春喜一时倒答不上来，谢辰冷笑一声，道：“怎么样，可见得你报本

没有什么足以快乐之事。”

她摇摇头，道：“我不知怎么说，但我觉得很快乐，如果没有心事的话。”

这个来自渔村的女孩，眼中射出热诚的光芒，又道：“若然在我家里，那儿虽然没有很热闹的道路，没有花花绿绿的衣服，也没有芬香的四脂水粉等等。但我可以去海边。

看那海鸥在碧蓝的大海上，飞上飞下。那永远不停的波涛声，还有暖热的太阳，晒在沙滩上，海风唤起来的味道这一切都真令人舒服。”

她的声音表情都流露出强烈的种种意味，因而连聆听的谢辰，亦受到感染，仿佛真看见这些宁静而美丽的画面，听见那使人感到安慰的波涛声。

然而陈春喜还不止喜爱这些，她接着又遭：“在另外不远处，有~条溪流，两岸都是青草和绿树，有许多是垂柳，柔软的柳枝垂下来，几乎垂到水面。”

她真诚地泛起快乐的笑容，追忆地道：“我时时坐在岸边，看那些燕子，在垂柳和水面间轻快地飞掠，清澈的溪底，成群的小鱼游来游去。那时候，心里头真是舒服极了。”

谢辰道：“听起来真不错，哪天你带我到那儿瞧瞧。”

陈春喜喜地道：“好啊，你若是到那儿去，我们村子里的人，一定都很惊奇地来看你，他们会拿出最好的鱼虾请你吃。”

谢辰下了决心道：“我一定要去一趟。”

他举目打量这个女孩子，突然发现比刚才又更美丽了。但他晓得这是因为她表现出她灵魂中的美丽，所以使她整个人都增添了一份光辉，令人喜欢与她接近。

他又反省一下，觉得自己对她，好像生不出卑鄙的情欲。在以往，他见到美丽的女孩子，总要情不自禁地想到某一方面，这种龌龊的念头，现在几乎不好意思加诸在这个纯洁淳朴的姑娘身上。

陈春喜站起身，走到那些书架前面，伸手摸摸那些书籍，道：“你一定很有学问的人，我若是能够读这么多的书，一定快活死了。”

谢辰回想一下，认为自己并不曾在书籍中，得到过很大的乐趣。

当下道：“你不必羡慕，等到你真个能读这些书籍之时，你就不会觉得快乐了。”

陈春喜讶道：“有这等事么？我前些日子，学会了一首诗，已经觉得快乐极了，那是个老夫子在路边教我的。”

谢辰感兴趣地问道：“是一首什么诗？”

陈春喜道：“那老夫子说，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是以前一个最有名气的诗人作的，这首诗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真是好极了。”

谢辰自然晓得这是李白所作，此诗历代以来，传诵不辍，几乎无人不识。

他笑一笑，道：“怎么好法呢？”

陈春喜认真地道：“从前我没有出过门，或者还不懂得，自从这次离开家乡，到这儿来，一路上的辛苦行程，使我懂得很多很多的事。”

她叹息一声，又道：“我在路上，真的有时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的诗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你说好不好？”

谢辰道：“好是好，但我还不算十分喜欢这一首。还有很多更好的叫人读着就要掉泪了，可想不到还有更好的。”

谢辰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慢慢地教你。”

陈春喜不禁大喜，连连道谢。她忽然想了起来，道：“那么你教不教我武功呢？”

谢辰沉吟一下，道：“你最好还是不要学。”

陈春喜大惑不解，问道：“为什么呢？”

谢辰道：“因为练成了这种武功之后，就变成十分正经的人了。”

陈春喜道：“为什么变得正经呢？”

谢辰道：“因为这门武功，是当世间最上乘的武功之一，只适合女人修习，功力造诣越深，气质变化越大，到了登峰造极之时，就简直变成圣女了。试想如果你变成圣女，多么可怕，人家可能连话也不敢问你。”

陈春喜道：“是不是变得很凶？”

谢辰道：“啊，不是变得很凶，而是太好了。”

陈春喜越听越糊涂，道：“若是变得很好，人家为什么要害怕呢？”

谢辰觉得这话不易解释得清楚，因为他的本意，乃是说陈春喜若是变得太圣洁美善的话，他便不能与她亲近，连玩笑也不能开，更谈不到狂搂抱抱等放浪形骸的动作了。

在谢辰这种带点儿邪气的人想来，实在是可怕之事。

但他又不能赤裸裸的说出真相，只好含蓄地道：“你若是太好的，人家怕说错话或者做错事，所以才会怕你，你明白了没有？”

陈春喜坦白的摇摇头，道：“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我很好的话，我就不会责骂人家。”

谢辰耸耸肩，道：“我不想教你，你偏要学。我想我母亲修习这门功夫，她却十公牛气，怎样也不肯学。你说世卜之事，奇不奇怪，”

陈喜春道：“业上之事，往往如此。”

她突环悟出这个风度深洒，而又多才多艺的男人痛苦的根源，敢情在他的母亲身上。

这真是毫无办法的难题，越是有本事的人，所受的痛苦就越深越大。

她不禁以同情的眼光，望着这个男人。必母子思跃迁匹黑品央硬的钟车的面影，他也表现得如此消极，白叮省经没地下万同1胃，现在回想起来，莫非他也有着这种不能解决的痛苦。

这短暂的瞬间，陈春喜的思想，突然比从前成熟了不知多少倍。

她忽然发现人生竟是如此复杂，命运是这么不可捉摸，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反抗得了。

谢辰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路，他道：“假如你一定要学这门武功，我就出一个题给你。”

陈春喜疑虑地道：“我一定要学，只不知你出一个什么难题？”

谢辰道：“这门武功，相传是西天王女所传心法，有一本秘籍，名为兰心玉简，只有女子方可修习，男人得到了，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陈春喜听得津津有味，那种表情，鼓励谢辰赶快说下去。

他道：“可是这兰心玉简的功夫，女子修习之时，亦有缺陷，那就是修习之人，如果不是处子之身，纵然苦练一辈子，也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春喜听他提到处子的问题，泛起羞意，可就不敢开口了。

谢辰却不放过她，问道：“你可明白我说的话么？”

陈春喜点头道：“我明白了。”

谢辰道：“明白就好，现在要提到这个难题了，那就是我要你答应一个条件，才把功夫传授与你。”

陈春喜忙道：“什么条件？”

谢辰道：“你须得献身于我，方可学艺。如果你不愿意，我命人把你平安送回家去。”

但如果你愿意，却别忘了一点，那就是你永远也练不到最高的境界。”

陈春喜登时泛起化色，低头沉思。

她面临一个严重的关头，全部智慧，都用在这件事上，可就来不及羞愧了。

谢辰见她似是陷入左右为难之境，不禁泛起洋洋得意的笑容。

可是事实上他深心之中，非但不得意，反而感到阵阵痛苦。

原来他本是极为自负之人，也具备了一切令女孩子垂青倾心的条件，如年轻、漂亮、富有、聪明、有学识，和精通武功等。在他发展得过份狂傲的想法中，任何女孩子都应该在他面前无条件地爱上他才对，何况是像陈春善这种乡村姑娘。

然而陈春喜并没有这种反应，登时使他的自傲自尊大受打击。

他表面上装出使对方陷入窘境而得意，事实上他十分失望，操心中被阵阵苦恼和难过所侵袭。

过了一阵，陈春喜垂头道：“我决定学功夫。”

谢辰伸手把她拉过来，使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轻狂地道：“那么你领得献身于我了，对不对、”

陈春喜用更低的声音道：“是的。”

谢辰徐徐伸出手臂，把她搂住。

陈春喜感到他身上的热力，还有男人的气味，使她苦心大跳，不禁意乱情迷地偎靠在他怀中。

她的的确确有一种十分意外的惊喜感觉，正如一个乞丐，忽然得到富家美貌小姐垂青一般的心情。

只是由于她年纪尚轻，情窦初开，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因此她不仅不会表露出她这种心情，反而用垂头偎依等动作，掩饰了一切心意。

假如她曾经沧海，那一定会尽力表达这种心情，使这个男人得到极度的满足。

不过若是她这样做了，她与谢辰的命运，可能就完全改变了。

谢辰抱着这个结实的姑娘，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侵犯。

他反而完全停止了一切动作，郑重地道：“你可知道，既然你献身与我，你学的本领，就不能达到最高明的地步了。”

陈春喜低低道：“我知道。”

他突然抬起头，急速地问道：“但我还能不能胜过那些海盗呢？”

谢辰心中一阵难过，忖道：“她话中之意，分明已表示出若是不能胜过海盗，她就不愿献身与我了。”

但他口中却傲然道：“那些海盗算什么，当然可以胜过他们。”

陈春喜又把头低下，分明表示心满意足，愿意以贞操肉体交换武功。

事实上加入谢辰事先问他一句，如果献身后胜不过海盗，你便如何？

这时她的答案一定可以使谢辰恢复自尊和骄傲。因为她的答复，仍是愿

意

谢辰哈哈一笑，将她推开道：“你可别当真，我是故意试试你的决心而已。”

陈春喜掩藏起心中的失落，道：“那你还叫我武功么？”

谢辰道：“当然，我希望你能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武林中便将出现一位圣女。”

她笑了一下，又道：“或者有些人要为你而吃点苦头了。”

陈春喜讶道：“什么苦头？”

谢辰道：“没有什么，我明天早晨，开始传你武功，第一是把整本兰心玉简念熟。”

那部秘籍兰心玉简，只有四章，一共不过数百字而已。

陈春喜雄无杂念，专心一意地背诵，不过是十多天的功夫，就完全背熟，倒转过来也念得出，而且每个字也能写了。

这时，谢辰开始教她打坐吐纳，并且解说玉简的文字意义。

她的入门功夫，完全是依照玉简的法诀，陈春喜悟得此意，心领神会，身与心合，居然进步很快。

谢辰日夕与陈春喜泡在一起，密切地注意着她的修为进度，随时予以指点，他在传功这件事上，表现出一种热烈的兴趣。

不久，城中的热闹街道，和城外风景优美的地方，时时出现谢辰和陈春喜。

只是这时的陈春喜的外型，比之起初抵达之时，大不相同。

她发育得更丰满和亭亭玉立，皮肤白皙，动作优美高雅，面上老是带着甜美的笑容。

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是那对眼睛，依旧闪耀着天真纯洁和纯朴的光辉，这对眼睛，使她显得更美丽和可亲。

陈春喜的变化在别人眼中，十分显著。但她自家反倒全无所觉，她的思想和态度，仍然与以前没有什么分别。换言之，依旧是一个渔村乡下姑娘，健康、朴实，不会做作，也没有心机，而且还带有一点儿自卑的感觉，脾气温顺，对任何人都谦和有礼。

自家的下人们，不论男女老幼，都对她很敬爱。要知陈春喜在谢家中的地位，虽然不曾确定。可是大家一瞧谢辰这样陪伴着她，便都想到陈春喜将来可能变成谢家的女主人。

因此，她朴实和谦和的态度，使得谢家的下人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因而也更增加敬爱之心。

这天黄昏时分，陈春喜练完功夫，从房间出来，走到小花厅，只见厅中点着灯火，甚是明亮。

谢辰坐在窗边的椅上，面上泛现一种愁郁的神色。

他并不是第一次如此，而是常常坐在这张椅上，现出这等神情。

陈春喜转眼向窗外望去，目光越过那一道院墙，只见灯火辉煌，照得四下的屋顶都可看见。此外尚有笑谁管弦之声，随风传来。

她晓得那边就是谢辰的母亲谢夫人的居处，这些灿烂的灯光，靡靡得乐声，以及那喧哗笑闹等，已说明了正在举行欢宴，与宴之人当然有不少男性。以谢夫人媚艳的姿容，冶荡的性情，放纵的举动，不问可知她在宴会上，将是如何的恣纵嬉闹了。

谢辰一定是想像到母亲坐在一些男人怀中嬉笑取闹的情形，所以十分痛

心，激起说不尽的抑郁和愤怒。

他这种情形，已非一次，陈春喜看了，心中涌起无限同情，款款走到他身边。

谢辰转眼望过来，看见了地青春焕发，而又纯洁美丽的面庞，顿时愁眉一宽，长长透一口气。

陈春喜道：“你等了好久么？”

她含笑说着，一面盈盈地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谢展道：“等了很久，但却很值得。”

陈春喜道：“你下回还是在书房等我的好，我一做完功课，马上就到书房去。好不好？”

谢辰隔了一会儿，才道：“你的好意，我理会得。”

他举手指指窗外，又道：“那些灯火和乐声，的确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知道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可是等到你出来，我看见你纯洁无邪的笑容，马上就驱散了心头的阴影了。”

陈春喜快慰地笑一下，道：“如果我真的能使你忘却忧愁，那真是太好了。”

谢辰道：“你真的不知道么？”

陈春喜道：“当然是真的啦，我不会骗你的。”

谢辰换上满面欢愉之容，当下询问过陈春喜的练功情形，最后道：“你进步很快，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照这种情况推测，你再练两三年，就可以跻身武林高手之林了，即使是现在，你也可以赢过一个壮汉了。”

陈春喜对于谢辰认为她现在可以打赢一个壮汉之事，并不感到惊讶。

要知她虽是弱质女流，可是她出身于贫穷的渔村，自小操作劳苦，是以筋骨强健，远非一般女孩子可比。

而自从她修习兰心玉简的功夫之后，因为内外兼修，那时由于内功尚未入门，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最近两三天来，比划玉简中的十二式兰花手之时，发觉内劲拂拂从指掌肘膝间涌出，并且功力也大见增强，所以单以外力而论，她已可与健壮男人角斗了。

不过奇怪的是，她虽然内劲外力都大为增强，但外表上却恰恰相反，劲力增加一分，外观举止，就显得优雅文弱一分。是以从外表看来，她反而比以前文弱得多。

陈春喜听了谢辰的话，注意到武林高手这一点，当下讶道：“我还有两三年之久，才有此成就？”

谢辰站起身道：“我的小姐，你可知道通常一个武林高手，要修炼多久？”

他摇摇头，又道：“起码要有十五年以上的精修苦练，才可以成为名家高手，而你却还嫌两三年太久了。”

陈春喜歉然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么艰难，真对不起。”

谢辰道：“那倒没有关系。”

陈春喜问道：“为什么我两三年就可以成功呢？”

谢辰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以我推测，大概这兰心玉简的武功，具有速成的特质。在另一方面，你的条件，例如你的气质秉赋，和自小磨练出来的强健体格，还有你淳朴纯真的性格等，都适合兰心玉简的要求。”

他发出含有别的意思的笑声，又遭：“关于你还是处子之身这一点，当

然最为重要。”

陈春喜听到他含有很褻意味的话，不禁玉须泛起了红晕。

谢辰紧紧逼视着她道：“这一点你应该特别感谢我，对也不对。”

陈春喜想起那天被他搂抱亲热的情景，更为羞赧，垂下臻首。不过她心中可没有一点儿恼怒。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谢辰沉默得奇怪，抬头望去，只见他站得笔直，眼神茫然，竟是陷入沉思之中。

她等了一下，才道：“少爷，你在想什么？”

谢辰如在梦中惊醒，道：“我这样下去，算是怎么回事呢？”

陈春喜迷惑不解，道：“你觉得不妥么？”

谢辰道：“你没有替我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事？”

陈春喜坦率地道：“我没有想过，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出令人惊叹佩服的事。”

谢辰一怔，道：“你当真这么想？”

陈春喜道：“为什么不呢？你不是平凡的人啊！”

谢辰精神一振道：“我本身倒没有什么，但我已去世的先父，却是举世软仰的名将，曾经威震四夷，封侯加爵。”

他迅速地向窗外望了一眼，又适：“好，我自家也该创点儿事业了，过去之事，通通付诸脑后。”

他的目光回到陈春喜面上，注视了一阵，才道：“人生真是矛盾啊，我一向觉得与胡玉真定了婚约之后，甚是痛心可恨。而现在更恨有过这么一回事，不过假如没有她，你也不会到这儿来了，所以我仍需感激她。”

陈春喜虽然自家说不出很有深度的话，却能领悟他言中的深情，不禁也痴痴的望着这个英俊男子。

谢辰在厅中徐徐走了一圈，回到陈春喜面前，道：“我马上就出发到大名府走一趟，一来办一点儿自己的事，二来打听一下玉真的消息，你这两天，好好用功。我回来之后，自然会让你知道。”

陈春喜急忙问道：“你要把胡姑娘找回来么？”

谢辰道：“如果我晓得她的行踪，定要找到她，与她见一次面。”

陈春喜道：“她家住哪里？你何不到她家里去找她呢？”

谢辰道：“不行，我不能到她家里。”

陈春喜讲道：“为什么呢？”

谢辰道：“说来话长，我不想详细说了，大概情形是胡家根本不知女儿跑掉之事，假如知道了，必定派人调查，这一来，我母亲的行为，以及我从前的坏名誉，将使胡家之人，以为女儿是因此迫得逃走的，唉！想我先父，英雄了一世，岂能在死后受妻儿之累，被生前故交所辱。”

谢辰短短数言中，已充份流团他对先父的感情，在他心目中，他的父亲，一定还是个英雄偶像。所以虽然父亲已死，但如果他的英名声誉受到损害，他也感到不能忍受。

陈春喜并不能十分了解，但却深深知道一点，那就是谢辰向外不敢泄过此事，所以想见到胡玉其，尽快在未被胡家发现以前，暗中解决。

她无意中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道：“如果你找到胡姑娘，你打算怎么办？”

她原意是基于同情而问他怎么办，并没有考虑到自身的问题。

谢辰迟疑了一下，道：“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当日我母亲用了很多手段计谋，才使胡家答允婚事，把女儿送来。据我所知，母亲是以传授家传武功给胡玉真为借口，要胡家早两年把女儿送来。胡家的先人出身武林，到了他们这两代，才变成了将门，是以非常重视武功。他们晓得我们家的武功，超凡绝俗，所以便同意婚前把女儿送来。”

他停歇了一下，又遭：“这是因为成婚之后，修习任何武功，都大为逊色。万一马上生儿育女，那就更不能修习武功了。”

陈春喜点头道：“怪不得他们肯把胡姑娘先送来了。”

谢辰避开她的目光，道：“我觉得为难的是，我碍于人情等种种原因，实在不能退掉这门亲事。但我和玉真又合不来，勉强结为夫妇，也不会有好结果。”

时辰道：“现在想也没有用，唯有见一步走一步。”

两人沉默了一会，谢原决然道：“我这就出门办事，你记得不可随便出门，即使在家里，最好也别到处走动。因为说不定会有胡家之人恰恰来到，误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而迫走胡玉真。如果短期内不能解决她这件婚事，我们暂时不可在城里露面。”

陈春喜道：“但我们又一同出去过很多次，许多人都见过我们。”

谢辰道：“以前我不打算振作起来，做一番事业，所以什么都不在乎，但从今以后，我的行动就必须小心了。”

他瞧出陈春喜不大了解，便又解释道：“我的事业是承袭先父的爵位，投身军旅中，为国家出力。如果行为不检，又与胡家结怨的话。在朝廷中不但没有人替我说话，反而会遭不测之祸，你懂了没有？”陈春喜点头道：“我明白啦！”

谢辰又与他说了几句话，才走出去。

不多久，玉莲来到她的房间，告诉她谢辰已经离开之事，又道：“他这回出门，虽然也不告诉家人为了什么事，可是夫人听了，却一点儿也不担心。”

陈春喜讲道：“这是什么缘故呢？”

五莲道：“因为有你的缘故呀，夫人当时还笑着说，假如不是碍着胡家的旧情面，她一定叫少爷娶了你。”

陈春喜摇头道：“夫人开什么玩笑呢，我只是一个贫贱女子，将来还是要回到乡下的。”

她并非不愿意嫁给谢辰，而是确实实认为自己配不上谢辰，何况关于胡家的利害关系，她已大致有所了解，是以深知自己不须作这等美梦。

再说她虽然很崇拜谢辰，也很同情地的痛苦，可是她内心中，却没有那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因此，她虽不能嫁给谢辰，却不感到痛苦和失望。

她随口问道：“夫人可是请客么？那是什么人呢？”

玉莲深知陈春喜没有机心，为人纯真坦诚，所以不须对她用心机手段，当下皱皱鼻子，表示心中的厌恶，道：“还不是那几个下流的淫棍。”

陈春喜不禁骇了一跳，想起了谢辰的抑郁，不禁对谢夫人微微愤恨起来。

玉莲又道：“这些坏蛋们，现在越来越放肆了，我瞧总有一天，会被少爷通通杀死。”

陈春喜听了这话，心中之气好像消了一点儿，道：“他们遇见少爷时，怕不怕他？”

玉莲道：“他们总是避开少爷，都从后门出入，不过这些人个个都是武

林恶棍，胆大包天，不会怕什么人的。”

她歇一下，又道：一本来少爷就是气不过这些人，又碍着夫人的关系，无法发作，所以打算离开，永不回来此地。现在你在这儿，夫人便不担心他一去不回之事了。”

陈春直想了一下，道：“少爷好像兴趣很高，日日夜夜都为了我武功之事操心。好像这一门功夫，少爷虽然值得，但还有一些地方，没有什么把握。”

玉莲道：“我虽然不知这等情形，但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猜得出原因。这是因为少爷教你的这门武功，是他费尽心血，向一位老尼姑学来的。”

陈春喜不解道：“这便如何呢？”

玉莲道：“听说这门武功，只能由女子修练，他既没有亲自修习过，自然有许多微妙深奥的地方，不甚明白了。”

陈春喜恍然地哦了一声，只听玉莲又道：“他本来是为了夫人而去求得这门武功的，据说修习这门武功之八，功夫越深，心性就变得越多。当下会变得正经和贞节，自然而然的戒绝了一切恶习。”

陈春喜道：“这样说来，夫人应该欢喜修习才对啊！”

玉莲道：“不，她原本修练的功夫，含有驻颜不老的妙用，可惜性情却越变越风流。

现在她比起两个月前，又变了许多。”

陈春喜听着这些秘密，但觉又惊讶又难以置信，忖道：“原来修习武功，也能变化一个人的性情，幸而谢少爷传授给我的是好的一种，如果是谢夫人那一类，岂不糟糕？”

她不知何故，对于谢夫人的不检丑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她忽然想起了一事，问道：“胡姑娘学的是哪一种武功呢？”

玉莲道：“她本来就学过武功的，到这儿来学的是谢家家传武功。”

陈春喜道：“为什么谢少爷不把这门新的武功传授与她？”

玉莲排一摊手，道：“谁知道呢？不过自从两年前谢夫人拒绝改练这种武功之后，少爷就绝口不提，记得胡姑娘和他曾经为了这事，吵过了好几场嘴。看少爷的意思，连人家提起这门武功的名称，都会十分气恼。”

他们两人年纪相若，虽然都出身于贫家，但生长的环境不同，所以大家谈起来，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直到深夜，玉莲才回去。

若在往时，陈春喜一定会留她同宿。可是现在不知怎的，对于这等没相干的谈笑，已失去那种缠绵不尽的兴致，反而愿在长久谈笑之后，独自清静一会。因此，她点上灯笼，亲自送玉莲出院。

由于谢府面积广阔，虽然在走廊院落间，都点有灯火，但地方一大，这些打火有时就不大管用。

所以晚间走动之时，仍然须得打灯，比较妥当。

她们走到一处廊上，玉莲道：“谢谢你啦，我走过去就是了。”

陈春喜与地道了晚安，便回身行去。

大约走了十余步，耳边隐隐听到哟的一声，那声音好像是有人要惊叫时，信被人掩住了嘴巴。

陈春容回头望去，玉莲早已转过走廊的那一边，看不见影子了。她狐疑地望了两眼，便往回走，不一会儿，已回到自己的卧房中。

假如当她听到声响之时，顺着走廊走去瞧瞧，多半可以看见玉莲被一个

高大的男人抱着，并且掩住她的嘴巴。

这个高大的男人，抱着玉莲，简直如鹰摆小鸡一般，不管她是多么努力的喊叫，也是徒然。

他们迅速进入一个房内，那男人在她耳边低声道：“你如果叫嚷，老子就宰了你。”

他不但口里说，同时还掣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在她面前摇晃。

玉莲见了刀子，受时骇呆了，也不再挣扎了。

那个男人这才放开掩住她嘴巴的手，将她放在床上，但仍然拿刀抵住她的咽喉。

玉莲借着暗淡的灯光望去，但见这个高大男人，胡须绕颊，面容凶恶，眼中射出骇人的情欲光芒。

这人乍看起来，真像只野兽一般，玉莲认得他正是谢夫人姘头之一，性霍名虎，性情凶悍。

她骇得不敢作声，霍虎喉间发出低沉可怕的笑声，道：“你很聪明，不敢叫嚷，否则老子先把你的面庞划破，让你变成丑鬼。”

他不说杀死她，只以毁容之言威胁，就足以使玉莲全身发抖，吓得全然不敢抵抗了。

这个野兽般的男人，迅速地跨登上床，玉莲眼前一黑，泛起了天崩地裂般的感觉。

那边厢的陈春喜，回到房中，刚把灯笼吹熄，突然有种感觉，迅即回头望去。

只见在未掩的房门口，出现一道人影。

此时由于外面黑暗，屋内明亮，灯光照到那人面上，很清楚的映照出来。

但见此入年约四十左右，虽然面白无须，相貌俊秀。但他敞开的上衣，以及面上的淫邪神情，使人一望而知他决不是个好人。

陈春喜若在从前，一定先惊叫一声，然后才有别的行动。

但她自从见过厉斜等人的场面，以及整日修习兰心工简的上乘内功，已使她十分冷静沉着。

她念头转转，寻觅各种脱身的方法。可是马上发觉情形十分不利，几乎可说是没有法子选得劫难。

那人已微蹲作势，正如弓上之箭，一触即发。那是他准备对方一叫喊，马上就以最迅速的身法，扑将上去，把她嘴巴掩住之意。

陈春喜当然晓得对方心意，而由于双方距离甚近，是以她估计声音才在喉咙间要发出，便将被此人掩住了嘴巴。

与其迫他马上动手，当然是用缓兵之计为妥。

她并没有时间思考这些、只在直觉上感到如此。

币__沾一笑道：“你是谁？”

而杨脆的声音，还有那优雅脱俗的微笑，竟使那人登时松弛下来，站立了身躯，炯炯的注视着她。

他道：“我性时名都。”

陈春喜点点头，道：“原来是时先生，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时都泛起一抹冷笑，道：“你是谢辰的腾妾，但今夕他已出了远门，你是谁都不管用了。”

陈春喜道：“不，你错了，我不是他的腾妾。我尚是本嫁之身，不论很

随团一个男人，都可以自主。”

时都反而迷惑起来，暗暗揣摩她这句话的含意。因此，他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陈春喜又笑一笑，道：“我猜一猜你的来意，好不好？”

时都点点头道：“好。”

他见她全然没有抗拒的表示，而且话说得有趣，在男人的立场，过也是一种属于肉欲的乐趣。

因此，他也不急于动手，只听陈春喜道：“你的来意，反正不必说回来，谁也知道。”

时都道：“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陈春喜道：“我么？我觉得不大妥当，万一有人知道了……”

她的话已暗示出她没有不愿之意，这是时都最想知道之事。

时都摇头道：“你放心吧，若是下人闯进来，我定教他永远不能说话。”

陈春善装出震惊之态，道：“啊，那怎么行？这等事情何须杀人产

时都道：“你叫我怎么办呢？”

第五章 避追踪铜钟巧藏身

陈春喜道：“人们不会到这儿来的，这事倒不必担心。”

时都跨入房内，而这时陈春音已往后移动。但她的移动十分自然，毫无回避他的意思。

时都道：“不错，大概只有玉莲可能会来，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法子分身前来了，哈哈……”

陈春喜记起早先听到的声音，登时醒悟是怎么回事。忖道：“敢请他们一共是两个人的。”

她马上道：“我也不是提防玉莲，而是谢夫人，她以往也常常会半夜来瞧我的。”

要知人类不分男女，都会说谎话，可是一般的说，男性说谎的本领，远不及女性的圆滑敏捷，态度亦不如女性自然。

陈春喜虽然年纪尚轻，可是她基于女性的本能，谎言随口而出，竟是十分的真诚自然。

只见时都面色微变，转头向门外望去。

他忽然回头向陈春喜走近，动作甚快，一把攫抓住她的手腕。

时都冷冷道：“她来我也不管，先与你睡一觉再作打算。”

情势之危急，已经没有法子用言语拖延了。

陈春喜当时都攫抓着自己手腕之际，已曾挣了一下。但觉对方五指坚如钢钩，纹风不动。

因此她知道凭住气力挣扎的话，一定没有用处。

她马上就堆起笑容，驯服地道：“你急什么？先把房门关上，好不好？”

时都心中已有七八成相信她愿意与自己相好了，大为欢喜，连忙松手，回身走去关门。

她还未把门关好，陈春喜突然出声大叫，在这寂静的夜晚，这一声尖叫，大约可以传出数里之遥。

原来陈春喜的内功虽然未练到足以化生真力的地步，可是丹田之气，却已沉凝充实，是以这刻尽力尖叫，连时都也感到耳鼓鸣响不已。

他刷地跃到陈春喜面前，含怒伸手疾点，指尖戳在对方的左肋上。

陈春喜猛地岔了气，声音立歇，人也退了两步。

时都双眉一皱，伸手抓住她胸口的衣服，把她推向里面的床铺。

陈春喜连站也站不住，如何能够抗拒，因此随着对方的手推，倒在床上。

时都迅快跃到桌边，吹熄了灯火，又跃到门口，把未拴好的门关上。

陈春喜发现连爬起身的气力都没有，只好听凭此人摆布了，当下闭上眼睛，心绪紊乱的难以形容。

时都面含邪恶的笑容，举步向床铺走来。

房中虽然黑暗，但陈春喜的形体，以至面貌表情，仍然依稀看得出来。

她那副绝望地放弃抵抗的样子，被时都看在眼里，更增长了他的快意之感。

他来到床边，低低冷笑一声，提脚踏上了床。

可是他还没有躺下去；却突然迅快跃起，一下子扑到门边，侧耳而听。

外面果然有一个女性的声音道：“一定是在这儿。”

虽然她没有指明是什么物事在这儿担时都却晓得她指的是陈春喜发出的尖叫声。

这个女人的声音，他最熟悉不过，正是本府的谢夫人。

他吃了一惊，凶心顿起，决定从后窗溜走，而顺手把床上的女人劈死，免得她说出自己是谁。

凶毒的念头才掠过心中，房门忽然好地推开了。时都本已下了门，但这根门闩，已被推门之人以内力震断。

但见一道人影，挟着香风卷入房内，直奔床铺。

时都一瞧去路已断，只好改变心意。趁房内一片黑暗，来人双眼一定不能完全适应之时，迅即从后门绕出，跃到右方的窗下。

此时房门外火光陡起，光线透入房内，同时之间，一个跨刀大汉拿着火炬，踏入房中。

时都一掌拍开窗户，人随拿去，嗖一声穿了出去。

火光下已瞧出先前入室之人，正是婀娜丰满的谢夫人。

她云鬓散乱，衣服不整，可是手中却拿着一把宽而短的金剑，在火炬之下，金光泛射流转。

她面上也含着悍厉的煞气，转眼向窗户这边瞧看，恰好见到时都的背影，迅即没入外面的黑暗中。

那跨刀大汉亦看见了，暴声道：“是时都...，..”

谢夫人哼了一声，道：“我看见了，还有霍虎呢？”

她转头望向床上的少女，只见她眼睛连眨，表示出急于说话的样子。

谢夫人伸手在她身上摸了几下，旋即确定了她是什么穴遭受制，很快的在相应的外陵穴上连拍两掌，接着玉掌落在她的肋下，又稳又快地推拿起来。

此是推宜活血的手法，即使刚才拍击的相应穴道，判断有误，但这等推拿手法，亦可奏功。

陈春喜登时呼吸顺畅，气机通调，忙道：“夫人，还有玉莲.....”

谢夫人面色一变，回头道：“马充，玉莲的房间，在东首第三座院内，快去。”

马充暴应一声，一手把火炬插在门缝，一手剪出光芒夺目的大刀，转身跃了出去。

他身躯虽是庞伟雄健，可是跃上屋顶奔行之际，却宛如狸猫夜行，迅速而又毫无声息。

转眼间他已抵达东首第三座院落，在此院中，两排房间，一共多达四个。

马充乃是老江湖，在高处一望之下，已晓得是左边第一间。

他飘身落在窗下，侧耳一听，果然听到里面传出来男人低沉的淫邪笑声。

马充眼中射出森冷的光芒，满腔杀机，左手一按窗户，哟的轻响一声，窗户已被震开，他的人也像一阵风般卷了过去。

这个房间比陈春喜那边稍为亮些，因为桌上尚有灯光，但由于玉莲是被扶进来的，没有时间挑亮，是以火光昏暗不明。

马充目光到处，只见床上有两个白色的人形物体。

马充目光如电，锐利得如鹰隼一般，一眼望去，已发现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男一女，身上俱无寸缕，正在做着人类亘古以来，就不断进行的活动。

床上其中一个人仰起半截身体，回头一望，看见了手提长刀，杀气腾腾的马充，大吃一惊。但他并没有滚落床下，因为马充虽然距床铺尚有五六尺，可是事实上一切通路，都被他封闭了。只见床上这个壮硕的大汉，一个翻身，迅即站在床上。他已将枕边的兵刃握在手中，此外，他另一只手，还扶起了赤裸的玉莲，挡在自己的身前。

这一道细皮白肉的盾牌，的确使马充感到投鼠忌器，不敢出刀攻去。霍虎深知马充武功了得，性喜杀戮，每每以性命相搏为乐事。碰到这等比自己还凶悍的敌手，饶是霍虎这种横暴脚色，也感到胆寒而不敢硬闯。

此时，霍虎是居高临下之势。站在地上的马充，微微仰头，盯住敌人。他不仅可以清楚地看见玉莲白皙丰满的躯体，甚至还是处于最佳的角度，足以欣赏玉莲的美妙曲线，以及她最神秘的部分。

双方对峙了一阵，霍虎心头大为震凛，忖道：“马充这厮本是好色之徒，然而此刻他对这个赤裸诱人的肉体，居然看都不看，以致我无隙可乘。”

马充的心中，丝毫不曾压抑对异性的欲望。换言之，他根本没把这一具曲线美妙的胴体，放在心上。

原来此人天性凶悍喜斗，更甚于色欲。因此，当此大敌当前，有一场生死搏斗的场面在眼前，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色欲方面。

他的全副心神，完全用在寻找敌人的空隙和弱点上面，只要有攻击的机会，他万万不会放过。

霍虎沉声道：“马兄，你若是为了此女而来，兄弟拱手相让就是。”

马充哼了一声，道：“我虽是为她而来……”

他的话声忽然中断，刷的攻出一刀，向对方小腹疾砍。

霍虎手中只有一把短刀，已够不上招架，危急之际，身形电转，把玉莲的双足荡过去，挡向敌人刀势。

他晓得马充如果刀势不停的话，则这一刀过处，不但可以削掉玉莲的纤足，同时仍可砍断他的小腿。

马充的刀势会不会煞住呢？霍虎当真没有一点把握。

要知马充这一刀的机会，实是不可多得，如果霍虎不是因为听见对方亲。承认是为了玉莲而来，以致心头一松，则决不会露出了破绽。

当然他万万想不到马充此言，只是开场白而已。马克底下接着就要告诉他，是受谢夫人所造，来此杀他的。

但见电掣的刀光，斗然刹住，只差毫厘，就伤及玉莲白嫩光滑的皮肤了。

霍虎趁机退了半步，道：“马兄何必迫人太甚？”

马充冷冷应道：“你有话向谢夫人去说。”

霍虎一惊，道：“是她差你前来的么？”

马充道：“除了她之外，有谁还会支使得了我？”

霍虎道：“马兄，我们总算是~场朋友，兄弟马上远走高飞，永不在此地露面。你老兄把这女孩子拿去，你道如何？”

马充的目光几乎是第一次转到玉莲身上，上下济览了一眼，才道：“这妞儿真不错啊！”

霍虎道：“马兄尝一尝就晚担了，真是销魂得很。”

马充忖道：“我若是拒绝，徒然迫得他利用这妞儿，硬闯出去。虽然其时我将不顾一切，定能收拾了他。但那妞儿，也无法幸免了。”

只听霍虎又道：“马尼，你瞧瞧看，这妞一身的皮肉，这脸蛋，这两条长腿……”

他慢慢的说，马克也依他的话，向玉莲县上各部分打量。

霍虎又道：“你试过一次，便知道滋味了……”

话声未毕，突然把怀中的女人，向马充推去。

以马充的身手，当然不会来不及闪避。不过他若是闪开的话，这个白皙丰满的美丽女郎，就得摔在坚硬的地上，当然将会掉得很重。

霍虎把女郎丢掉之时，他的人也向一侧疾跃而去。

他估计只要对方略有迟滞，哪怕只要伸手挡一挡玉莲，不让她摔得太重。这一点迟滞，虽然马充还来得及出刀攻击自己，可是威力已减去一半以上，必定无法伤得了他。

霍虎的身形在空气中冲刺过去之时，猛可感到锐烈轰寒的刀气，已从侧面袭到，劲急之极。

他心中骂一声狗娘养的，手中短刀迅即划出。

马充的长刀来势虽然猛极，但临到切近，却还能灵活如毒蛇般拐个小弯，刷地翻起滑过，刀锋削中霍虎的手臂。

霍虎惨叫一声，一截手臂已掉在地上，五指还捏着短刀。

马充毫不停歇，刀光圈回去，快得像电光掣动。刀锋一下子已插入霍虎的肋下，深达半尺。

此时霍虎因为前冲之势，是以身子马上就离开了敌刀，飞出十多尺，砰的一声，跌落在地上。

这个焊恶的黑道人物，一共只惨叫了一声，便连遭两刀而丧命当场。

这边厢也同时发出砰的一声，原来是玉莲重重的掉在地上。

敢请马充胸中充满了杀机，根本没有分毫怜香惜玉之念。刚才的瞧看玉莲躯体，其实是装出来的。

因此玉莲向他飞来之时，他根本不管，一跃闪开，全力挥刀对付霍虎。

玉莲这一下撞得昏了过去，动也不动。

马充的凶性已发泄过了，回身走到玉莲身边，吃惊地瞧着地上的赤裸胴

体，忖道：“她敢是摔死了？”

他蹲下去，翻动她的身子，检查伤势。

一查之下，发现玉莲并没有跌死，但同时也发现她充满了诱惑和较力，使得他在抱她起来之时，禁不住在她丰满的胸前毛手毛脚起来。

他将这个课文放在床上，但见她玉体横陈，大是诱人，不由得为之心猿意马起来，征了一阵。

但他迅即想到一个计策，马上动手替她穿上衣服。

这时玉莲已经渐渐苏醒，口中呻吟道：“痛……痛……痛……”

马充等了一下，见她睁眼，便问道：“你哪儿感到疼痛？”

玉莲道：“后面……屁股……”

马良道：“不妨事，吃上药，我再替你揉一揉，过几天就能恢复。”

他取出刀伤灵药，拣出能够松筋活络的一颗药丸，给她眼下。

之后，他伸手在她臀部推揉，掌心运聚功力，烫热如火。

他只推揉了几下，玉莲已感到疼痛消了一半。

她不安地望着这个身量雄伟，而且凶悍的男人，口中断断续续的向他道谢。

马良停手道：“我得去向谢夫人报告了。”

他大步走了出去，到了门边，突然回头道：“我会说是及时赶到的，你明白么？”

玉莲感激地望着他，点点头。

马充晓得这个美丽的女郎，已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她这份感激之情，就足以使她将来自动献身给自己。

马充顺手将地上的衣服拾起来，丢在霍虎身上，这才将这具鲜血溅冒的尸体，提出门外。

玉莲眼见他就这样子提着尸体，似乎毫无怜悯，不禁打个哆嗦，心中泛起了又奇异又难受的感觉！

这具尸体，刚才还是生龙活虎的，充满了情欲和强暴，然而现在却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任何感觉。

玉莲只是直觉地感到，在一刹那之前，这具尸体，还会与她及马充作不同的接触，那是绝对真实之事，可是他现在忽然化为乌有，这是何等奇异和可怕的感觉？而马充居然一点儿也不在意，将鲜血流满不已的尸体，就这样子拖了出去。

她所感受的，不止是生命易逝，人事无常的泛泛感触，而是发现人性中的残酷而战栗。

马充在院子中，看见谢夫人恰好跃上院墙，向这边张望。

他道：“在下幸不辱命。”

谢夫人哼了一声，道：“玉莲怎么样啦？”

马充道：“还好，在下及时赶到，她只不过是稍稍受惊而已。”

谢夫人声音中露出冷酷盆恨的意味，道：“这厮竟敢动我儿子的女人，罪该万死。”

他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决计不放过他。”

马充道：“此事由在下动手即可，不须夫人亲自出手。”

谢夫人点点头，道：“那么你准备动身吧。其他一切事情，我自会安排。”

马充躬身道：“若是如此，在下就放心了。”

他提着尸体，迅即越墙而去。

谢夫人飘落院中，珊珊走入房内，剔亮了灯光。但见玉莲在床上半跪半坐的望着她，面上犹有怖色。

她笑一笑，道：“你虽是受了惊吓，但幸好我派人及时赶到，把这厮杀死。你心中已好过了一点儿吧？”

玉莲道：“堤的。”

谢夫人道：“假如以前我要传体武功时，你不拒绝，这次何至于受人欺负？”

玉莲道：“碑子年纪已经不小，等到练成武功之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况且夫人还说过，练功之时，还要吃不少苦头，又不一定成功，是以婢子就不想学了。”

谢夫人道：“现在情况有点儿不同了，只要你想成为武林高手，变成人上之人，我可以帮助你。”

玉莲听得头脑发胀，心乱如麻。

要知她在谢府之内，身份特殊。

谢夫人一向是不管事的，现下已由玉莲全权管理一切。当然，这也是因为她已属谢辰的诗妾之故。

她的地位，除了美貌与忠心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造就了的，那就‘是她机敏细密的心思和智慧。

目下她的聪慧，却被连续发生的事情而迷惑，一时之间，无法定下心来好好的想。

谢夫人又笑一笑，道：“要知道，一旦你随我修习武功，你便再也不是谢家的丫头了。那时候，你要嫁给谢辰也可以，不要嫁给他亦可，反正你有自由选择之权。”

玉莲听了这话，突然兴奋起来。

因为谢夫人的话已暗示说，她的地位已升高到可以与谢辰匹敌，而不是任人玩弄，而得不到名份的可怜女子了。

玉莲睁大双眼，盯住这个艳丽的女人，心想：“天地间果然有这等好事么？纵然有的话，怎会落在我的头上？她要不要询问过少爷呢？”

谢夫人目光落在地上的血迹上，先前尸体所躺之处，留下一大滩湿淋淋的血迹。

她突然间身子一震，眼中射出可怕的光芒。

原来她忽然感到一种极厉害的刺激，使她全身千万个毛孔，都充满了这阵刺激带来的快感。

这种奇异的滋味，她还是第一次尝到。

要知道她此生已不知看过多少次流血事件，但以往看了，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是以这一回生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令她自己也觉得很好奇。

她的瞳孔放大，面部因充血而显得一片潮红，呼吸也急促起来。

玉莲惊异地看着她那变化剧烈的表情，不敢作声惊动她。

过了一阵，谢夫人才稍为恢复正常，抬目向玉莲望去，道：“这些血迹，等会儿叫阿成带几个人来赶快冲洗干净。”

玉莲道：“是。”

谢夫人转身行去，直到一脚跨过了门槛，才回头道：“我们以后再谈，但有一件事我不妨告诉你，那就是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招那些男人回家了，

因为我已不需要他们了。”

她说完之后，飘然而去。

玉莲心头一笑，忖道：“她若是从今以后，不找男人回家胡闹，少爷就可以安心长居家中，不会再动离家远走的念头啦！”

但她随即敏感地把谢夫人看见血迹的表情，拿来和她宣布不需要男人之事，连接在一起。

这个念头使她很震惊了一阵，因为假如谢夫人的情欲，可以从杀人流血之事上面，获得代替的满足的话，自然是更加可怕之事。

不过这到底只是猜想而已，所以她很快就付诸脑后，起来重新换好衣服，然后出去叫人来清洗地面。

在谢夫人所居的后一进房屋中，大厅中灯火辉煌，马充已收拾了一个包袱，在那儿等着谢夫人。

谢夫人给他一叠银票，道：“这些盘费，足够你访寻一年的花用了。等你大功告成之后，回到这儿，你会发现你的报酬，远超过你想像之外。”

马充道：“在下倒不稀罕什么报酬。”

谢夫人道：“我知道，但你将在我这儿，获得平生渴想的机会。”

马充讶道：“在下还不知什么是我平生渴想之事。”

谢夫人眼中射出凌厉的和兴奋的光芒，道：“你的天性之中，喜欢杀戮甚于色欲，对不对？”

马充回想一下，单单是早先沫杀霍虎的一幕，已经可以证明她的看法。

当下点点头，道：“我想你说得对。”

谢夫人道：“因此，当你回返之时，你将发现那么多要杀的对象。你是下手的人，我在一旁帮助你。”

马充道：“若然单单要杀人，世上多的是，并不稀罕。”

谢夫人道：“这话甚是，所以我们的对象，必定是很难杀的人，我们如果准备不充份，实力不足的话，根本不敢动这些念头。你瞧这些对象如何？”

马充感到她那近似疯狂的兴奋，眼中透出骇人的杀气，道：“那太好了，但咱们能做得不留一点儿痕迹吗？”

谢夫人道：“谁说不留痕迹？当然要留下线索，好让对方派人前来报仇啦！定须如此，我们才不愁没有对象呀！’

马充狂笑一声，道：“好得紧，真够刺激。”

他满腮胡须，根根都倒竖起来。可见谢夫人之言，已给他多么强烈的刺激。

谢夫人道：“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不向那些武林名家下手，有两大原因，一是乐趣方面，二是实力方面，先说乐趣，这等杀人流血之事，我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乐趣，可是刚才见了霍虎的血迹，突然发现非常美妙，刺激得我差点儿要昏倒了。”

马充讶道：“为什么呢？”

谢夫人道：“我告诉你，我身兼两家之长，这两门功夫，一向都保持平衡。但近两年来，我另一门功夫，突然大大精进。你在外表上也看得出两种迹相，一是我变得更放荡，另一迹相是我更年轻和更有较力。”

马充道：“是的，一点儿不错。”

谢夫人道：“这一门功夫，占了优势，使我的性情为人，大生变化。但最后已到了顶点，是以强烈的欲望改变了方向。”

马充道：“在下明白了。”

谢夫人道：“不，你只明白一部分而已。”

她寻思了一下，又道：“现在再说实力方面，以你的武功造诣，老实说，已经算得是武林高手了。”

马良道：“但还是不能树太多的强敌呀！”

谢夫人道：“当然啦，所以须要我从旁协助。”

马良道：“恐怕有困难呢！”

谢夫人道：“你听我说，以我目前的武功，虽然可以赦过不少高手，可是碰上第一流的人物，还是不行，最多能够自保而已。”

马充道：“若然如此，咱们加起来，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谢夫人道：“为什么？”

马良道：“在下不动手则已，若要从杀人中获得乐趣，对手一定得是高手才行。”

谢夫人道：“这便如何？”

马充道：“一个人能够达到高手的地位，定要经过不少的风浪，因而他既有经验，也有很多朋友，加上他本身师门的渊源，我们杀了一个，至少招来好几个。”

谢夫人道：“不错，假如我能作你的后盾，接下任何一流高手的报复，你认为如何？”

马充道：“这就行啦，问题是你办得到么？”

谢夫人道：“当然办得到，我在你离开这一段时间内，即潜修一种举世无匹的神功。”

马充道：“若是举世无匹的神功，岂是一年半载所能成就的？”

谢夫人道：“我这种神功，称为身外化身，乃是巫山神女秘传心法中，最高的一种，我已找到合适的化身了。”

马充道：“练成了便又如何？”

谢夫人道：“我的化身，与我感觉相通，我的功力，可以完全附在她身上。当化身出手之时，意志受我遥遥控制，永不畏惧。”

马充道：“她如是死了，你也没有伤害，对不对？”

谢夫人道：“不对，我受害甚大，至少功力损失惨重。但你想想看，以我更精进的功力，又没有生死之念影响我的判断，我表现的武功，岂不是可以加倍的厉害了么？”

马充一听，可真有理，点头道：“那就这样吧，反正追杀时都之举，最少也须半年时间。”

谢夫人道：“我给你两张图解，那是谢家修罗密手中的两招杀手，你以现有的谢家心法内功，使出这两招杀手，相信一般的名家高手，都将指手不及而死在你掌下。”

马充面上射出兴奋的光彩，心中狂喜之意，表露无遗。可见得谢家修罗密手的绝招，他向往渴求已久。

他接过那两张图解之后，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问道：“只不知在下须得费多少时间，才能练成这两招绝招？”

谢夫人道：“你最好一把一招的来，先把一招练熟，再开始练第二招。因为你纵然很快练熟了这两招手法，但在活用方面，由于头绪纷法，反而容易迷乱，而收不到一点儿效果。”

马允点点头，看他的样子，已是将这两句话牢牢记住，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字了。谢夫人又告诉他一些事情，例如她马上就要着手修炼身外化身的功夫，可能暂时隐藏一下，不与外界接触。

因此，他有消息之时，应如何联络接触。还有就是关于时都的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底细等等。

这一夜发生之事，谢辰回来后，虽是得知，可是因见母亲行为态度已大大改变，便也不愿深究了。

谢夫人所改变的是，自从那一夜之后，她便与以前密切来往的面首，完全断绝，日夜只和玉莲在后宅中练功，罕得露面。

谢辰虽然不能深切了解母亲何以有此变化，然而此正是他最渴求的，是以虽然玉莲须得一直陪伴母亲，使他略感不便，可是他却宁可如此。

他的另一个烦恼是，陈春喜变得越来越圣洁庄严，而她的学识，也随着武功一日千里的精进。

她并不是完全不苟言笑，可是在她身上，却不断的发散出圣洁的味道，使他须得不断提醒自己，才得以保持他放肆纵情的态度。只要一不小心，他就会受到感染而跟她正正经经的相处。

这一点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可是事实出现时，却令他生出不堪和狼狈之感。

距离这阳谷县数里之遥的成都，是三国时蜀汉的故乡，土物单，市面繁盛，乃是川中第一富庶的地方。

在这座人烟稠密的古城，阵阵联鸦噪声，把夜幕渐渐拉下。

商肆中的顾客，街道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会向那浑身风尘的黑衣少年投以一瞥。可是由于他佩着一把两尺余长的短刀，却使武林中人，都会向他打量几眼。

要知在那时候，虽然携带凶器，国法不容。但那得看是在什么地方，同时也得看是什么样的人。

大凡是练家子，而又行走于江湖上，手边当然带着兵器，此外，例如镖局之人，又或是治安较差的州府，公人们大都默许人家携带兵刃。

这黑衣少年入城之时，就曾被公人盘查过，他回答姓名是沈宇，并且说是本城川中镖局一位名然师的朋友，所以没有什么罗睺。

至于武林中人注意他的缘故，却是因为他插在腰间的短刀，柄粉身厚，大异寻常，刀鞘形式古雅，一望而知不是凡品，所以有眼力之人，都会向他腰间的奇形短刀，看上几眼。

沈宇在一家铜器铺门口停下脚步，那是在西御街上，他忽然走了进去。

这时店铺内，只有一个中年人，正在擦拭一些小件的铜器。

沈宇一进去，呛一声拔出短刀，像闪电般抵住那个掌柜的喉咙。

这把短刀一出鞘，不但光华耀目，而且寒气弥漫，侵肤刺肌，那掌柜的骇得面色如土，心胆皆裂，只差一点儿没撤出便溺出来。

沈宇左手却在掌柜面前一放，啪地响处，一块银锭，落在柜台上。

他冷冷道：“我借个地方躲一躲，你懂不懂？”

那掌柜的不管懂不懂，拼命点头。

沈宇回头一瞥，但见四下的货架上，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铜器，但在右方角落，有一口三尺高的铜钟，覆盖其上。

他迅即奔去，伸手一提，那口三四百斤重的铜钟，应手而起，似乎不费

什么气力。

那个掌柜的见他气力如此之大，心中叫声我的妈呀！冷汗从鬓角流下来。然而却自动自觉地，伸出一只手，向柜面上的银子抓去。

他把铝锭抓住，那颗心却更不安了，忖道：“这个恶浪，岂肯当真把银子给我！”

正当他神魂不定之时，一个白衣文士，无声无息地走入店内。

掌柜失魂落魄地瞅住他，也不晓得招呼了。

原来这个文士装束之人，也带着一把长刀，面貌虽然俊秀，却有一股摄人的凶悍之气。

这个掌柜的直觉地把这个白衣人，和沈宇连在一起，是以大为紧张起来。

那白衣人眼光如电，在店内扫射一匝，最后落在掌柜的脸上。这两道目光，宛如两把利刃一般，插入他的心房。

掌柜打个寒然，面上竭力堆起职业性的笑容，道：“你老要挑选一些什么？”

白衣人冷冷道：“你姓什么？”

掌柜道：“小的姓陈。”

白衣人道：“好，你听着，刚才可有一个黑衣男子走进来？”

陈掌柜连忙摇头，他想起那把精光夺目，冰冷森寒的短刀，双腿就直发软。但这个白衣身上的长刀；也足以使他心跳加速，头皮发扶。

忽见一匹黑马，停在店门。

马上坐的竟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身上穿的是银白色的衣裳，被那匹乌黑发亮的骏马~衬托，显着特别惹眼。

这个美貌少女手中拿着一根金丝鞭子，轻轻摇动，鞭梢垂下一截，在鞍边拂来拂去。

白衣人转头望去，与那美貌少女打个照面。由于双方都互不避让地对觑，霎时间竟然斗上劲了。

双方对视了片刻，那美貌少女撇撇嘴角，露出一股不屑的神态，道：“厉斜，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

白衣人大为错愕，道：“你是谁？如何得知本人姓名？”

那美貌少女道：“我姓艾，单名一个琳字，你好好记住，因为我不怕你。”

厉斜狂笑一声，道：“好极了，你可是受聘而追上我，意欲一较高下的？”

艾琳道：“我才没有功夫找你较量，但我一直在跟踪你，却是不错。”

厉斜忍住怒气，道：“你何事跟踪我？”

艾琳道：“你难道猜不出来？”

厉斜虽然杀人不少，心狠手辣。可是他终究是个男人，在美丽的少女面前，总不免有某种自然的反应。

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少女看上自己，虽然她态度不善，但女人善于伪装，是以不能从表面态度下定论。

不过他并不继续自我陶醉，马上就想起自己伙人遍地，这个年轻貌美的少女，可能就是她曾经杀死的人之中，某一个人的女儿或家属。

如果艾琳是被杀者的家属，那么厉斜就是她的仇人了，这么~来，自然不能牵涉到统念这方面了。

不过，这一点儿也不大可能，因为艾琳年纪甚轻，如果是被害者的家属，则她定是晚辈。

既然她的长辈，亦遭败亡的厄运，则她凭什么向他挑战。

厉斜想了一下，越发觉得奇怪，当下道：“我想不出你跟踪我之故。”

艾琳道：“老实说，我已经跟踪你达四个月之久了。”

厉斜道：“哦？这话倒是不易置信。”

艾琳从马上跃下，走入店中。

这时双方相距的更近，因此看得更为清楚。

厉斜足迹遍及各地，见多识广，可是这刻心中也不禁对她的美丽，大大赞叹起来。

不过他表面上，不露一点儿神色。

艾琳道：“信不信由你，其实我大可以仍然暗暗跟踪你，好在你的为人及打扮，十分显著，所以我一点也不费力，就可以长久地掌握你的动向。”

她停歇一下，又道：“以我观察，你一来专心于一件事，一直不曾分心，二来你想不到会有人跟踪你，从不掩饰行合，是以我容容易易，就跟你四个月之久，从东台县海边开始，直到现在。”

厉斜耸耸肩，道：“就算你说的尽是真话，那又如何？你一直跟着我，有何用意？”

艾琳道：“我已失去耐性；决定不再跟踪你，所以现身出来。”

她直到现在，还未说出原因，使得厉斜泛生出心痒难禁之感。

他道：“假如你只来告诉我这句话，我就不与你搭讪了。”

艾琳手中的金丝软鞭，忽然呼地翻起，宛如一条细长的金蛇一般，横飞扫去，啪的一声，未在柜台上。

陈掌柜哀号一声，显然是中了一鞭。

但见他一只手放在柜台上，手掌已经摊开，现出那锭灿然有光的银子。

艾琳冷冷道：“你的鬼祟动作，焉能瞒过姑娘的眼睛。”

她转回目光，凝住在厉斜面上，又道：“我家传的追踪观测之术，你已略见一斑了吧、”

厉斜道：“这算什么一回事呢？”

艾琳道：“我现在告诉你。”

她转向陈掌柜，冷冷道：“你这锭银子，从何而来？快快从实招来，不然的话，就是这样……”话声中，鞭梢如灵蛇倏忽掣动，在陈掌柜身上擦了一下。

陈掌柜顿时失声哀叫，疼得流下冷汗。

艾琳又道：“你一则神色不定，二则打算收起银子之时，动作鬼祟，可见得这一锭银子，必与我们有关。”

厉斜讶道：“我们？”

他忽然恍悟，又道：“原来你认识沈宇。”

艾琳道：“你等一下，我先对付这个奸商。”

陈掌柜虽然剧疼未息，但他实在害怕再来一鞭。非要了他的命不可，因此连忙用手向铜钟那边指去。

艾琳傲然道：“厉斜，你瞧见了，这人不是老老实实把沈宇的下落供出来了么？”

厉斜也不得不佩服了，因为她的威胁手段，虽然普通，可是由于这里面含有正确的判断，形成微妙的攻心力量，才能迅快奏功。

艾琳又遭：你追上他之后，有什么打算？”

厉斜道：“我也不知道。”

艾琳皱了皱眉头，道：“你也不知道？”

厉斜道：“也许我不愿告诉你。”

艾琳道：“那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也有些事是你想知道的，也不告诉你。”

厉斜道：“若然你敢违我之令，我可不管你是女子之身，照杀不误。”

艾琳道：“笑话，我告诉你，你绝对杀不了我。”

厉斜引起了火气，沉声道：“为什么？”

他的声音既冷酷，又凶悍，吓得陈掌柜身子一震，差点儿站立不住。

艾琳道：“第一点，你的刀法虽然高明，可是我的武功，也许更胜过你一筹。第二点，我有不少秘密，早已引起了你的好奇心。如若不然，你老早就有行动了，因此我只要具有这两点条件之一，你就没有法子杀死我了，何况我两者兼具。”

厉斜冷笑一声，道：“我的好奇纵然十分强烈，但把我惹火了，还是可能抛开的。”

艾琳道：“既然如此，我们先比划一场，省得你老是以为可以随便欺负我。”

厉斜突然一怔，因为这欺负二字，居然使他泛起一种亲切的同路人之感。他的情绪已作了极大的转变，杀机全消。

但他表面上神色不动，冷冷道：“你放是坚信一定可以赢得本人手中之刀？”

艾琳道：“我可没这么想，但你也不一定赢得我手中之鞭。”

厉斜面色登时大为松弛，道：“既然你不认为可赢得本人，则此刻动手与否，便不算最重要的事。”

艾琳怀疑地瞅住他，道：“不动手也行，但我们讲好，你不许老是以吃定的态度，与我说话。”

厉斜第一次被人缠得生出没有办法之感，当下道：“好，我不吃定你就是了。”

艾琳欢然一笑，道：“你的人并不坏，这是我跟踪了几个月后的结论。”

厉斜道：“你也要找沈宇？为什么？”

艾琳道：“我与他有三江四海之仇。”

厉斜道：“他欺负了你？”

艾琳俏眼一睁，道：“他配么？哼，哼，是他的父亲，杀死了我爹。”

厉斜没有说话，只皱起眉头。

艾琳道：“你为何不说话？”

厉斜道：“我说了你一定不高兴。”艾琳道：“我答应不会不高兴就是了。”

厉斜才道：“我刚刚在想，自古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你该去找他父亲才是。”

艾琳道：“原来你是这句话，告诉你吧，他的父亲刺杀了我爹之后，被另外三个至交好友一路追赶，最后自知无法逃脱，便自刎身亡。”

厉斜道：“他自刎了、”

艾琳道：“不自刎行么？他父亲与我爹是结盟兄弟，我爹是大哥，他是老五，居然做出这等绝情无义之事，那三位叔叔岂肯放过他。”

厉邪道：“原来如此，他一定以为所犯的罪行，不会被人发掘。谁知秘密泄漏，故此畏罪自杀了，哼，这种人真是死有余辜。”

艾琳道：“是的，莫说我爹为人公正义气，即便不然，是兄弟，也不该行凶，上弑大哥，对也不对？”

厉斜道：“不对，但他为什么要加害令尊呢？”

艾琳道：“这个原因，使他至今还未查出来。他不但弑了我爹，还以凶毒掌力，震伤我哥哥内脏，至今还缠绵床第，不能行动。”

艾琳根得咬牙切齿，又道：“我艾家只有我大哥这一个儿子，而他又是沈木龄的干儿子，一向似乎很受他疼爱，谁知沈木龄这个恶贼，竟打算断绝我艾家香火。”

厉斜同情地点头道：“怪不得你如此怨恨，定要杀死沈字了。”

艾琳突然皱皱眉头，道：“我为什么要把内情都告诉你呢？”

厉斜寻思了一下，道：“我想我猜得出原因。”

艾琳大感兴趣，追问道：“什么原因？”

厉斜道：“因为你艾家与沈宇，结下了深仇大恨，教人听起来由得生出莫名其妙之感。”

艾琳不解道：“这与你有何相干？”

厉斜道：“正因是不相干，你才会告诉我呀，你知道我与沈家甚至与一般武林中人，都没有什么勾搭牵连，所以她才敢告诉我。”

艾琳不大肯定地道：“也许是吧。”

厉斜道：“还有一点，那就是你自家一定也不明白沈木龄为何向你家人下毒手。”

艾琳道：“就算如此，你也没有法子为我解答啊！”

厉斜道：“诚然如此，但你总算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艾琳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刀法大家，正在使双方的区离接近。

她不但一点儿也不讨厌厉斜，甚至对他的果断、狠辣的性格，高绝的武功，过人的机智，感到相当钦佩。

可是此刻她不想太快就与他接近，当下岔开话题，问道：“假如你与沈宇面对面的遇上了，你打算怎么样？会不会杀死他？”

厉斜道：“我自家也问过自己许多次了。”

艾琳道：“有了答案没有？”

厉斜道：“有。”

艾琳迫切地瞧着他，问道：“你打算怎样？”

厉斜道：“我决定看清形行事。”

艾琳睁大那对美丽的眼睛，道：“这样说来，你可能取他性命？”

厉斜断然道：“是的，这一回我决不失去任何机会。”

艾琳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各走各路，我可不能让你先找到他。”

厉斜道：“你口气之中，似乎有点儿维护他的味道。虽然在事实上，你要表示的是你想手刃仇人，不愿沈宇先被我杀死。”

艾琳秀眉一皱，道：“哪有这等事情。”

厉斜耸耸肩，道：“有或没有，都不关我事。”

艾琳点点头，转身走出店外。

厉斜追了出去，眼看地跃上马背，便仰起脸，高声问道：“假如你大仇没报，以后你有何打算？是回到家里？抑是仍然在江湖上走动？”

艾琳凝视着他，美眸中露出迷惘的神色，歇了一会儿，才道：“我也不知道。”

那匹乌黑发亮的神驹，似乎极是通灵，只得到了一点点暗示，便撒开四蹄，飞快地驰去。

厉斜望着那一骑渐渐远去，心中犹自浮动那对充满了迷们神情的美眸。

过了一阵，他也举步行去，修忽已走得无影无踪。

墙角的铜钟掀起，现出沈宇身形。

他把铜钟轻轻放好，又用衣袖，在他指掌碰触过之处，拂拭了几下，看看没留什么痕迹，这才回身向那掌柜望去。

陈掌柜但觉此人目光冰冷，似乎从来没有一点人的感情。他打个寒唤，指指柜台上那锭银子。

沈宇摇摇头，面上陡然升起了浓重的忧郁。

陈掌柜的情绪马上弛松下来，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是忧郁的表情，可是终究是恢复一个有爱有恨的人，而不似刚才那样，只像是一件没有感情的物体。

他道：“大爷，快点儿走吧，免得他们回转来，看见你。”

沈宇点点头，举步行去，经过柜台时，道：“对不起，刚才我对你无礼了。”

陈掌柜摸摸脖子，这个动作，是下意识的反应，因为早先沈宇锋利的短刀，曾经顶住他脖子当中的要害。

但沈宇的道歉，颇令他十分感动。

也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陈掌柜叫道：“沈大爷，等一等！”

沈宇在门口停步，转头望他，道：“什么事？”

陈掌柜道：“你这一出去，说不定他们就在街上等候着你。”

沈宇点头道：“这真是说不定之事。”

陈掌柜道：“你如果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藏，我这后面还有一间空的房间，你先躲一躲，等天黑了再走，那就不易被他们碰见了。”

沈宇道：“谢谢你的好意，但躲在后面，更不安全，那个姑娘，不久就会回转来。”

陈掌柜一想起艾琳，登时感到那只右手，热呼呼的疼痛起来。

他低头瞧瞧，敢请手背已完全红肿了。

他道：“你人生路不熟，却到何处躲藏？”

沈宇迟疑一下，道：“不要紧，我有办法。”

陈掌柜活了四十几年，一辈子安份守己，十分伯事。

可是他这刻突然勇敢起来，急急道：“你可以到我的亲戚朋友家中躲起来。”

沈宇惊讶地瞧瞧这个生意人，问道：“你为什么要帮忙我呢？”

陈掌柜征了一下，才道：“我……我觉得你的人很好。”

沈宇忖道：“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我看见了人性中光辉灿烂的一面。无疑的，既然有光辉灿烂，也就有黑暗卑鄙。”

他没有让自己沉溺于玄渺的思潮中，抬起眼睛，向那陈掌柜望去，道：“谢谢你，我还是不要连累别人的好，这就到九龙巷那边。”

陈掌柜道：“那儿很热闹，都是售买蜀锦的店铺，您不怕碰见他们么？”

沈宇道：“不要紧，假如那位姑娘回转来，向你迫问的话，你不妨告诉她，我到九龙巷去了。你可以说是我问过你哪儿最热闹，而你把九龙巷的走法告诉了我。”

陈掌柜颇表怀疑，道：“那位艾姑娘还回来？告诉了她不要紧么？”

沈宇道：“不要紧，她擅长家传追踪之术，我终究会被她追上的。”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她原本是很好的一個女孩子，但后来发生之事，使她性情大变，如果她开罪了你，请别见怪。”

沈宇说完之后，立即走出门外。

陈掌柜见他走得很快，方向正确，心知他认得道路，甚感诧异。

他同时又记起这个年轻人一身黑色的满是灰尘的衣服，脏破不堪，显然是因为躲在铜钟内所至。

在角落中的铜钟，面积不大。陈掌柜忽然大为迷惑，忖道：“那么大的个子，怎能躲在那里面？”

方在想时，通往店后的通道上，悄然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她手中提着的金软鞭，鞭稍微微摇拂。

陈掌柜一直没有察觉，犹自盯住那四铜钟发愣。

那个美貌少女走向铜钟，口中发出冷峭的话声，道：“这一口铜钟，果然有点儿古怪。”

陈掌柜大吃一惊，一方面畏惧这个少女的鞭子，另一方面，颇悔恨自己的失态，实是不该盯着那口铜钟。但还好的是沈宇已经走了，而他说得真不错，艾琳果然回转来

艾琳走近铜钟，只略一查看，便道：“这厮相当精细，居然拂擦去痕迹，但排探之举的本身，也会留下痕迹的。”

她回过头来，冷冷的向陈掌柜望去，道：“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

陈掌柜大惊，道：“小的...小的..”

他惊慌之下，话也说不上来。

艾琳道：“他还在里面么？”

陈掌柜的脑袋和舌头，总算恢复了功能。他道：“哎呀，姑娘你瞧，这口钟那么小，谁能躲在里面呢？”

他胆敢如此说之故，便因为他晓得沈率已经走了。艾琳如若不信，撇开此钟，必定找不到人。

艾琳冷冷道：“你这个蠢货当然躲不进去，但沈宇修习的是上乘神功，身子可以缩小。”

她这刻已认定沈宇还在钟内，当下又道：“你这台货竟敢帮着他，我把他找出来之后，再取你性命。”

陈掌柜道：“小的一个人可搬不动这口钟。”

他意思说没有法了搬开给她看，但艾琳却认为他想借此难住自己。

她冷哼一声，软鞭呼地扫去，金色的鞭丝卷住钟顶，五院一甩。

但见那口数百斤的铜钟，猛可飞起来。

陈掌柜脱口叫声我的妈呀！骇得赶紧闭目抱头，等候那四铜钟跃在地上的震耳巨响。

当然这四铜钟，难以保存完整。并且店中许多其它的器物，也得毁损。

但那只铜钟飞起数尺之后，艾琳一瞧底下无人，玉腕一沉，那只铜钟，受时落下。

此钟一上一落之际。速度大有分别。飞起之时，甚是迅猛，但落下之时，缓慢得如同有一只无形之手，提着钟顶似的。

原来此是艾琳施展出内家上乘卸力手法，将那四铜钟飞起的力道，巧妙地变为托住钟，使之不致迅速落下。

要知此钟重达数百斤，如是迅猛落下的话，虽然是武林高手，亦无法突然使之中止。

艾琳本身不是长于育力之人，当然更没有法子。

因此她乃是施展至高上乘的内家手法，变换力道使那四铜钟缓缓落下。

陈掌柜一眨眼，恰好看到那口铜钟，轻轻降落在地上原来的位置，铜钟边缘和地面相触之时，只发出轻微声响，这等奇怪景象，使他又看得呆了。

艾琳谈谈道：“果然不在里面。”

她回转身去，迫近陈掌柜之时，手起一鞭，鞭丝呼一声，把陈掌柜的脖子缠绕两匝。

陈掌柜但觉不能透气，眼前一黑，几乎昏死。

艾琳微微放松，但随即又收紧，如此数次，陈掌柜已面色涨红，眼前金星飞舞，再也支持不住了。

但他想倒下去也办不到，因为脖子上的鞭丝，竟能把他的身体挽着。只是这时。竟松了不少，使他得畅通地连吸好几口气。

艾琳的鞭子，生似有灵性的长统一般，且有种种妙用，惟其如此，陈掌柜才觉得格外恐怖震惧。

他的意志勇气完全崩溃泪失，害怕得哭泣起来。

艾琳冷冷道：“钟内尚有人气汗味，可见得他走了不久，他往哪儿走的？”

陈掌柜不由自主地道：“那位大爷，往九龙巷那边去了。”

艾琳点点头，道：“据我所知，那是买卖局锦的街道，相当热闹。他到那边去，倒是合理。”

话声求欧，那条软始像活的物事一般，自动缩回去，卷成许多圈子。这样，鞭梢就不至于垂拂地面了。

她转身行去，到了门口，忽然停住脚步，回头往视陈掌柜。

陈掌柜骇得脖子一缩，面色如土。

艾琳道：“你老实告诉我，沈宇这种人，值得你帮忙他么？”

陈掌柜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却把脖子编得更厉害了。

艾琳又道：“没有关系，我决不会再与你为难，不论你的说话使我高兴或不高兴，我都不再向你动手，你告诉我这个人值得你帮忙么？”

陈掌柜意欲不答，又怕会招惹了她，想想倒不如顺她之言，从实回答的好。

他道：“小人真的不知道。”

艾琳道：“但你后来却在无意之中，流露出偏袒帮助他的态度，你为何要这样做？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那点银子。”

陈掌柜呐呐道：“小人觉得沈大爷是个好人。”

艾琳秀眉一耸，现出怒气，道：“反过来说，我和厉斜都不是好人了？”

陈掌柜忙道：“不，不，你们也不是坏人。”

艾琳道：“他只是比我们更好，是不？”

陈掌柜不知如何，突然大胆起来，慌忙地道：“沈大爷好像很孤独可怜

的样子，所以小人对他很是同情。但姑娘和那一位却不孤独。”

艾琳征了一下，唇角慢慢的泛起了一丝苦笑，道：“我可不大明白，但想来孤独就是寂寞，而我却常常感到非常寂寞。”

第六章 缅往事情侣成仇敌

陈掌柜眼中现出同情的光采，道：“以姑娘的才貌，到处有男人奉承羡慕，如何也会感到寂寞？”

艾琳轻叹一声，道：“虽是如此，但人贵相知，如若不是知心，身边纵然环绕着千百人，仍然如同独处孤岛之中。”

陈掌柜点头道：“啊，是的……是的……”

但他随即又摇头道：“但是以你的年纪，实在不必想得这么多，这些想法，只该是年纪老大，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的人，才会有的。”

艾琳道：“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陈掌柜道：“姑娘，你正当青春年少，万万不可为了别的事情，虚度了光阴。小人听一位老秀才说过，由于人死不能复生，是以生命才格外宝贵。他又说，青春一去不返，所以也宝贵如生命。”

艾琳泛起微笑，使她看起来既美丽而又亲切。

她道：“想不到跟你谈了这许多话，使我感到受益不浅。”

陈掌柜不好意思地笑笑道：“个人只是个庸俗的生意人。”

艾琳道：“不，你比那些负有文章今名的人，更有见地，更为高尚。或想，这一定是你自己从生活中经验出来的观点。”

陈掌柜道：“小人不值得一谈，倒是那位优势。”

艾琳皱眉道：“你休想劝我放弃复仇之念。”

陈掌柜道：“如果你不放弃，如何能不浪费青春呢？”

艾琳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陈掌柜感到不便多说了，便默然不语。

艾琳又道：“严格说起来，我复仇之举，也不是全无好处。”陈掌柜大为奇怪，问道：“有好处么？”

艾琳道：“不错，你要知道，沈宇的家传武学，本来就十分精妙上乘，而他又拜在一位高僧门下，是以他身兼两家之长。”

陈掌柜似懂非懂地听着，连连点头。

他已从艾琳和厉斜的对话中，得知她与沈家的深仇大恨，以及地目下处境的大概情形。

因此，他晓得像她的诉说，将对她很有益处。

艾琳继续道：“我在先父遇害之前，对武功之道，虽说极有天份，但我却从来认真修习。直到发生惨祸之后，我才刻苦自励，苦思冥想。”

陈掌柜对于她如何修习武功，并不感到兴趣，可是对于她后来到底已有了多大的成就，却很想知道。

他问道：“现在你可以打赢他了么？”

艾琳道：“我认为如此。”

陈掌柜替沈宇担起心来，道：“但你说过，沈大爷身兼两家之长呀！”

艾琳道：“我亦是身兼两家之长。”

陈掌柜恍然道：“原来如此。”

艾琳道：“假如我不是怀着强烈无比的复仇之念，相信我一辈子，也不能有今日这等成就。”

陈掌柜道：“听起来就像做生意一般，定须是盼望发财之人，才能把生意做得好。”

艾琳道：“是的，即使是很有天份之人，但如果没有某种原因，他也不易得到大成就。你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练武之举，实在是极苦之事。”

陈掌柜一点儿也不反对与她多谈谈，因为以他想来，艾琳最好还是不要找到沈宇的好，所以多花点儿时间，她大概就找不到沈宇了。

艾琳又道：“沈宇的武功，现在一定比不上我，因为他只是听其自然的增进功力，而且近年来，一直过着逃窜生涯，定然不会有什么进步。”

陈掌柜听了这话，更感担心，问道：“刚才那一位厉大爷呢？他也要对付沈大爷么？”

艾琳道：“他的武功似乎更高明了，如果他不放过沈宇，沈宇休想活命。”

陈掌柜发现沈宇实是危机重重，而且如果艾琳之言可靠的话，则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有能力杀死他的，实在太可怕了。

他突然问道：“艾姑娘，你找到沈大爷的话，可会杀死他？”

艾琳道：“当然杀死他啦！”

陈掌柜道：“你最好不要马上杀他。”

艾琳讶道：“为什么？”

陈掌柜道：“沈大爷一死，你已没有复仇的对象，那时你干什么好呢？你的武功，也从此水不进步了。”

艾琳征了一下，才道：“这也算得是理由么？”

陈掌柜反问道：“你看算不算理由呢？”

艾琳道：“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找到他之时，才知道怎样做，最后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最擅长追踪之术，不管你与我谈多久，我仍然可以找到他。”

陈掌柜至此已不须掩饰他拖延的企图了，道：“这真是想不到之事。”

艾琳道：“我走啦，将来我如何发落沈宇，一定设法让你知道。”

陈掌柜眼看着这位美貌少女，停停地走出去，心头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生像是他这一辈子都是白活，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价值。

艾琳骑着那匹通灵的神驹，驰过好些热闹的道路，不久，就在一条宁静的路上，勒住坐骑。

在她左前方，有一城隍庙似的建筑物。她跃下马驹，毫不迟疑的走过去。

神庙相当陈旧；日，许多地方的粉刷都剥落了。

门外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满面鼻涕泥土，甚是肮脏。

她走入神庙，转眼一望，但见角落里，有一个汉子，躺在一块木板上，呼呼大睡，此人虽然入睡，但那形相一望而知是在这一带混的无赖地痞。艾琳走过去，用脚踢那汉子一下。

那个无赖没有惊醒，门口的一个小孩害怕地叫道：“别弄醒他，他会接你的。”

艾琳回头笑一下，心中颇因这小孩的好心而感动，因而大为怜惜这小孩

得不到教养的境遇。

当下从袋中取出一把铜钱，扬手丢到门外，道：“你们捡去买东西吃。”之后，她又用脚踢一踢那个汉子。

这一回那汉子脉牙咧嘴的跳起来，还发生负痛的叫声。

他一睁眼，见到一个美貌少女，站在旁边，登时晓得刚才腿上的一阵疼痛，定是她弄出来的。

这汉子睡眼一翻，怒道：“你干什么？”

艾琳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汉子不怀好意地打量这名美女，口应道：“格老子，问我这个干吗？”

艾琳手起鞭落，唰的一声，抽了他一记。虽然隔着衣服，然而那个汉子，已经痛得高声惨叫起来。

不过他叫了两三声，便感到羞愧起来，心想堂堂男子汉，岂能在女子面前失威？尤其是这么美丽的少女？

因而他咬紧牙关，忍住疼痛。

艾琳道：“听着，你口中若带一句脏话，就赏你一鞭子。如若胆敢不听命令，就废了你。”

她自然不仅是空言恫吓，而是拿出一点儿手段，以使镇住此人。

但见她玉手一动，鞭丝划风之际，发出德的一声劲响。

那汉子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之时，艾琳已道：“你瞧瞧地上的木板。”

那汉子低头一看，顿时骇得魂不附体。

原来地上那块厚达两寸的长形木板，已分为两截，如被刮刀切开似的。

他心中叫声我的姥姥呀，便慌慌张张的跪在地上。

要知那汉子虽然只是一名地痞无赖之徒，但成都武风甚盛，名家辈出。因此之故，他也耳濡目染，听过不少有关武林中神异功夫的传说。

现在他一瞧艾琳的手法，便知遇上了真真正正的武林高手了。他又听说过，这些武林高手，向来对于杀死个把个人，全不当作一回事。

是以他不但早先的色心全消，还尊敬畏缩得双膝点地。但求逃得一条性命。

艾琳冷冷道：“现在你听不听我的命令？”

那汉子叩头道：“叫、人绝对听命。”

艾琳道：“那么站起来。”

那汉子不但服从，而且动作还真快。

艾琳道：“报上名来。”

汉子道：“小人张义。”

艾琳道：“你做什么营生的？”

张义道：“小人没干什么。”

艾琳道：“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且问你，你可愿意赚几两纹银？”

张义道：“想呀广”

但他马上就露出犹疑之色，又道：“只不知这些银子，好赚不好赚？”

艾琳道：“你放心好了，我若要杀人放火，一定自己动手，决不须找你这等没用之人。”

张义可不敢反驳，但心中暗道：“老子只是运气不好而已，岂是没用之人。”

艾琳接下去道：“你只需到九龙巷去，替我暗中找一个人，若然发现了，

马上回来报告，可以得到十两纹银。”

说时，打囊中取出好大一锭银子，托在掌中。

那锭银子，在她掌中发出诱人的光华。

张义见了如此大的一锭银子，眼都直了。

艾琳道：“假如你找不到，我就只给你一两，作为跑腿酬劳。”

张义道：“小人可要跟那人说话么？”艾琳道：“不但不要，而且你不要让他晓得你在找寻。”

张义一想，只要不须与那人正面接触，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当下道：“好，小人这就前去，只不知姑娘何以自己不走一起？”

艾琳通：“我相当惹人注目，那个家伙机警得很，相信当我还没有看见他，他已躲起来了。”

张义道：“啊，是呀，你的确去不得。”

艾琳道：“但你记住，如若找不到此人，便须多多问人打听他的去向下落。假如我亲自去查之时，发现了他。则作一定没有用心的找，我就回来取你性命。”

她说到末一句，声音变得十分冷酷。

张义打个寒喀，双腿发软。

艾琳道：“我找你之时，比找别人更容易，我只须悬赏访查，自然马上有人把你的下落告诉我。”

张义浑身冰冷，骇然道：“小人一定尽心尽力地去找。”

艾琳当下将沈宇的形貌说了出来，便命他速速去访寻。

她在张义走后，便趁这个时间，向那两个小孩打听本城的一些事情，以及张义平日的行踪。

过了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张义匆匆回到庙中，道：“报告姑娘，找到那用啦！”

艾琳道：“还在九龙巷么？”

张义道：“不，不，他在一家馆子里吃饭。”

艾琳道：“好，你前头带路。”

她出了庙外，也不带马，远远民着张义，向前行去。

绕过六七条街，张义在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只略一张望，就走开了。

艾琳远远见他打个手势，晓得沈手尚在里面，当下急步行去。

她走近饭馆时，心情忽然变得紧张起来。此刻连他自己，亦不知面对那个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青年时，将有什么行动。

艾琳一踏入饭馆内，马上将拥挤的食客的目光，完全吸引过来。

这位白衣飘飘，短靴带到的美女，两道明亮的目光在座中一扫，随即向楼梯口走去，拾级而登。

一个堂馆恰从楼上下来，一看见她，马上躬身哈腰，一面向后退。

艾琳手中的金丝鞭，鞭梢宛如灵蛇晃动，疾飞出去，卷住了那堂馆的脖子，使他既不能后退，亦来不及发声说话。

这一幕是在楼梯当中演出，是以人人瞧得清楚，无不感有趣。

可是当众人看见那堂馆的脸色马上就变得紫赤，眼睛突出，而又不出一声声音之时，可就没有人觉得好笑了，而都转为惊异之倩。

艾琳轻盈的走上去，经过那堂馆身边，才松开软鞭，冷冷道：“你最好别乱叫乱跑。”

那堂格一时喘不过气来，而又是直到此时，才能举手抚摸脖子。

艾琳继续走上去，到了上面那一层，但见有二十多张桌子座位，大半都有客人在座。

艾琳一眼就看见靠窗边一副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向街上眺望。

这个青年一身黑色劲装，既破且旧，还有不少灰尘。可是他自有一种挺拔不群的气概，使得他在美芙食客中，显得很突出。

以他所占的位置来说，除非他毫不提防，否则他必能看见艾琳走入这间饭馆中。

艾琳疑惑地皱皱眉头，向他那边行走。

她当然已认出这个青年，正是与她青梅竹马，一块儿玩到大的好友沈宇。虽然后来的几年，沈宇离家学艺没有见面，而后又发生了奇异的惨祸，但她如何会认不出沈宇呢？

艾琳似乎觉得好过一些，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心情，竟然麻木了，好像是在漠然地处理别人的事情一般。

她向沈宇的座位走去，相距尚有六六尺，沈宇忽然回过头来，两道锐利的目光，笔直地落在她面上。

他的相貌，虽然与小时候有所改变，然而五官的轮廓，以及一股特有的神情，却是她熟悉不过的。

艾琳不觉一怔，停下脚步。

在这一刹那间，她原已麻木的情绪，忽然复活了。她但觉心头一阵苦涩，接着便是一种失落了什么似的空虚和悲

由于沈宇的眼中，透出明显的忧郁意味，再衬上他那略显凌乱的头发，满布灰尘的衣服，令人强烈地感到他的落魄和流浪的生涯。

他们互相瞧着了好久，沈宇才站起身，向她点点头，一面伸手作出一个请她入座的手势。

艾琳迟疑一下，才走过去。

这一对青年男女，都默然地坐下，互相对视。

艾琳从他的眼睛深处，瞧见了倔强、无畏的光芒在闪动。但假如不是如此接近的观看，那就没有法子发现这等特质了。

她道：“你已知道我会追上你。”

沈宇点点头，道：“是的，我特地差遣那个堂馆去请你的。”

艾琳道：“这样说来，我倒是错怪他了。”

沈宇道：“没有关系，这种事情，在人生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艾琳突然缩紧了瞳孔，双眸中射出冰冷的光芒，道：“但是我决没有错怪你沈家。”

沈宇点点头道：“是的，我也没有那样想。”

他的声音之中，流露出忧郁的意味。

艾琳不知何故，忽然心中一软，双眸中顿时消失了那股冰冷的光芒。

她对此亦有解释，心想：“我反正一定要杀死他，而且是在短时间之内就要下手。”

因此，我何必对他太过冷酷呢、”

沈宇似乎没有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转过头去，望向下面的街道。

艾琳道：“你在等谁？”

沈宇道：“我不等谁。”

他回过头来，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又道：“在这世上，我还有什么人要等呢？”

艾琳道：“我不知道。”

沈守道：“你当然知道。”

艾琳没有说话，微吁一口气，轻轻摇头。沈守道：“俄真是想不到是在这等情形之下，与你重逢的。”

艾琳征一下，才道：“我也没想到。”

沈守忽然泛起了亲切的开朗的笑容，伸出右手，毫不迟疑地托住她的下巴，向左右两旁推移，最后稍微托高，使她的面庞向上仰起。

当他这样做之时，艾琳居然一点儿也不反抗，甚至还泛起迷人的笑容。

别的座位上的食客，都惊异地打量这一对年轻的人，大都觉得他们在公开场合，便这般调情起来，未免太过大胆了。

沈守看过之后，仍不松手，道：“我没有说错，你现在长大了，果然很漂亮。”

艾琳道：“真的么？”

沈守笑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不信。”

艾琳道：“我不管别人的看法，只是问你。”

沈守道：“我说的自然是真话，可以这么说，你是我所见过的女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

直到这时，他才松手，很自然地收回来。

艾琳心中充满着一份梦幻般的感情，同时也忽然抬回了久已消失无踪的童年时的情怀。

她以前跟这个沈哥哥一同游玩之时，他时常会托住她的下巴，仔细端详。最后总是宣布说，她长大之后，一定是一个出色的美女。

自从惨剧发生后，这些童害时的举动和谈话，都被她忘记了，亦永远料不到今天再度发生，而且又是在第一次见面之时。

她在缥缈的情怀中，勾忆起一幕幕的往事，那时候，只有欢笑，以及对将来的憧憬和梦想。

这些往事，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感到快乐。

沈守又道：“你还记得我们时常捉鱼，玩水，或是划艇的梅柳溪么？”

艾琳道：“当然记得啦。”

她停歇了一下，继续用关切的口吻问道：“那条溪现在怎样了？”

沈守道：“我回去看过一次，除了在靠谷口那边，多了两间农舍之外，其余的景色，和以前一模一样。”

艾琳啊了一声，露出悠然神往的追思神色，然后，她的鼻子发酸，眼眶也湿润了，美眸中布上一层泪水。

她是那么的渴望昔年的欢笑，然而这一切，却如逝去的流水一般，不知到了何方，永远也不能找回来了。

假如她能勾住沈守的手臂，亲蜜地到梅柳溪去走上一趟，指点景色，谈说当年之事，虽不可再得，但与他在一起，共说音年欢乐游迹，那也可以弥补时光流逝的遗憾。

一颗颗晶莹如珠的泪水，从艾琳的脸颊流下来。

沈守长长叹息一声，突然道：“艾琳，我实在很抱歉。”

他到底抱歉什么？这恐怕只有艾琳才知道，她晓得他除了为往昔欢乐不

能再得而抱歉之外，还为了他的父亲所做之事，向地道歉。

她亦知道沈宇并不是认为道歉就可以了事，只不过是告诉她，他的心情是这样子而已。

艾琳道：“有时候我梦见以前我们在一起游玩，忽然醒了，心中便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梦中。”

她叹息一声，又道：“有时我经过一条小溪，陡然间会记起梅柳溪，以及我们放声大笑的心情，那是多么值得追忆的欢乐心情啊！”

换言之，她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沈宇顿时心中一阵难受，发出低声的唱吁。

艾琳用一条锈得很精美的手帕，揩拭面上的泪痕。

沈宇垂下头，没有作声。

过了一阵，一个堂倌走过来，陪笑道：“两位贵客可要点儿菜么？”

沈宇打起精神，道：“当然要啦！”

随即点了几样菜式，接着向艾琳道：“假如你的口味没变，这些菜虽然好辣，但谅你必定喜欢。”

艾琳道：“我的口味没变。”

那堂倌走开之后，她又道：“我什么都没变，只可惜环境变了。”

沈宇烦恼地道：“是的，是的，我知道。”

艾琳道：“你可知道，你给我的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沈宇想了一下，抬眼望着她道：“虽然如此，但你还是解决了。”

艾琳道：“你我的感情，要我向你怎样，实在难以下手。但我又不能放过你，所以这个难题，虽然已下了决心，晓得该如何解决。可是，解决之后，也将在我的心灵上，成为无法解除的负担。”

沈宇道：“以后之事，你暂时不必多想，先设法解决目前的难题，再伤脑筋不迟。”

艾琳道：“我相信目前的难题，可以顺利解决。”

她这话的含意十分明显，乃是向沈宇表示说，她不但决定了要杀死他，而且也有这等能力办到。

沈宇道：“那很好，我将尽力给予你方便。”

艾琳道：“这话可是当真？”

沈宇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艾琳忖想一下，道：“是的，你从来不肯骗我。”

沈宇道：“你打算用过午饭才动身呢？抑或现在就走？”

艾琳道：“这得看你了，如果你全然没有进食的兴趣，那么我们马上走。假如你还可以吃点儿什么，我倒希望吃饱之后，才做别的事情。”

沈宇道：“都听你的。”

等了一会儿，菜已端上来。

艾琳把手帕收起之前，又在眼睛上揩拭了一下。

突然一个人走到他们的桌边之后，就站着不动。

沈宇头也不抬，径自取筷。

艾琳可没有他那么沉得住气，当下仰头望去。

但见这八年约四旬，身量粗壮，面容凶悍，不过他的目光与艾琳相遇时，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艾琳看看不认得此人，当下问道：“你找谁？”

那大汉道：“我找这小子。”

说时，粗大的手指，指着沈宇。

沈宇这时才抬起头，看了一眼，发现并不认识此人，不禁心下纳闷。

那个凶悍粗壮的大汉，向沈宇狠狠的瞪视，道：“站起来。”

沈宇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大汉一伸手，揪住他胸口的衣服，把他提起来。此人臂力甚强，沈宇一试便知。

心想如若不顺势站起，定必被他整个人提到半空，十分难看，因此，不如他自动地站了起身。

他没有施以反击，甚至也不挣扎。

艾琳不禁微笑起来，暗忖且看沈宇如何应付，到底是任人欺负呢？抑是出手反击。

照她所听所闻，沈宇似乎已失了斗志，连性命也不放在心上似的。但其时他面对的是忽然崛起的刀法大家厉斜，也许是不得不放弃抗争。

如今他的对手，并非厉斜这么高明之人，因此，他会不会出手反击，抑是任得对方欺负殴辱。

她的笑容，不幸被那大汉瞥见，顿生出坏作用，使他以为自己这种举动，已替这个美丽少女出了气，所以她欢喜而笑。

他睁大了眼睛，盯住沈宇，道：“小子马上给我滚蛋，如若不服，可随时来找我，我姓彭名雄，人称虎头六岁，在成都城内，随便打听，都找得到老子。”

他话一说完，马上就将沈宇揪出座外。

沈宇发现此人不但召力奇强，同时或道中又含有柔韧之力，可见得他决不是一般泛泛的武师可比。

他毫不抵抗地让他撤出座位之外，一面点头。

彭雄纵声大笑，松手一推，见沈宇只退了两步，便停住了。

彭雄眉头一皱，眼中闪出一丝惊讶的光芒。因为他这一推之力，含有内劲，用他估计，沈宇应该连退六七步之远，然后仍然站立不稳，一跤跌在地上才对。然而他目下只退了两步，就站住了，可见得他实是身怀武功之士了。

但他真正惊异的，不是沈宇练有武功，而是沈宇既有武功，为何早先完全不抗拒，任得他揪来推去。

他一眼曾见沈宇腰间那口宽厚的短刀，当下道：“好问，敢情还是个统家子呢！”

沈宇摇摇头，求助地向艾琳望去。

艾琳已存心瞧瞧他最后有何决定，当下不合一点儿表情。

彭雄沉声警告道：“你快滚蛋。”

沈宇再看看艾琳，见她毫无反应，于是只好放弃了与她再叙叙旧的想法，一转身，向楼梯行去。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此侮辱，最后还当真乖乖的被逐。换作涵养再好之人，也是不易办到。

艾琳见他果真离去，不禁一怔，同时深心中也勾起了阵阵同情和怜悯。因为她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发现这个青年，往昔的勃勃英气，已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了。他的举动，分明显示他的确已心灰意冷，对于世间的荣辱，真的不放在心上了。

整层楼上的食堂，都寂静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遥送那个青年行向楼梯的身形。

沈字走到楼梯口，脚步一停，身子向后旋转，乃是要转回去瞧艾琳或彭雄的意思。

可是他的身躯只转了一半，便又停住了，似乎忽然改变了主意。

这等情形，甚是奇异，谁也不知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因此，四下没有一点儿声响。

沈字停住了好一阵，他的头保持与身体的角度一致，也是那样停住，没有单独转回去看任何人。接着，他举步跨去，陷落在楼梯的阶梯上。沈字的脚步，在楼梯上发出雕雕之声。当他走落了三四级时，一个尖锐的含有怒气的声音，撕破了寂静。这个声音是艾琳发出的，她失声叫道：“沈字！”沈字本可不加理睬，然而她声音中所含的怒气，却令他感到十分奇怪，因此，没有多想就停住脚步了。

艾琳又尖声道：“你回来。”沈宇心想：“若你早点儿说，我就不必走来走去了。”但他可没有说出来，显然回转身，拾级而登。

他一下子就回到楼上，但距那边的座头，尚有一段距离。

所有的食客一瞧形势忽变，都呆住了。是以仍然保持寂静等待事情发展。沈宇才上了楼梯，就不得不停住前行之势。这是因为彭雄已经大步迎上来，拦住他的去路之故。

彭雄也感到这等形势，奇异而尴尬。

要知他驱逐沈宇，本是因为见了艾琳流泪，是以逞一逞威风。有为艾琳打抱不平的意思。

可是现下的沈宇是被艾琳叫回来的，如果他加以阻止，那就变；与她为难，而不是帮她了。

但好在他本是个强横霸道之八，这时心中一别扭，干脆就不讲任何道理。

沈宇平静地道：“那位姑娘命我回去。”

彭雄道：“我又不是聋子，难道听不见？”

沈宇道：“你听见就好了，只不知为何还拦住在下去路？”

彭雄道：“老子喜欢怎样做，用不着解释。”

沈宇道：“哪么你让不让我过去？”

彭雄冷笑一声，道：“脚生在你身上，关老子什么事？”

沈宇道：“脚虽然生在我身上，但你的手却是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拦阻，我如何知道？”

他的话答得有趣，登时惹来数响笑声。

彭雄怒道：“老子割掉你的舌头，瞧你以后还会不会讲话。”

沈宇道：“假如你不让我过去，我就告诉那位姑娘一声，好有个交待。”

彭雄道：“你自家之事，何须扯到她身上？”

沈宇无奈耸耸肩道：“这话也有道理。”

彭雄见他既不进，也不退，当下采取主动进迫之法，伸出一手撑开手掌，道：“把刀子拿来。”

沈宇道：“你要来何用？”

彭雄迫前两步，眼中射出凶光，道：“你拿不拿来？”

沈宇道：“对不起，此事歉难从命。”

彭雄暴笑一声，大步向他迫去。

楼上所有的食客们，看他这阵仗，皆知已经燃起了战火，是以距离得近，纷纷起身避让。

彭雄厉声道：“都给我坐下。”

所有正在匆忙移动之人，无不大吃一惊，个个马上坐下。

沈宇一望而知这彭雄在成都地面，定然是著名的强横人物，是以这些食客们都认得他，不敢不听他的话。他一点儿不敢把此人低估，这是因为川省武风极盛，名家辈出；在成都一地，就有好多位高手，都能在天下武林中占一席位置。

因此大凡能在成都横行之人，一定得是真有本事才行。

沈宇瞧他来势汹汹，正感到不知如何应付才好时，忽听艾琳说道：“彭兄，有人找你打架来啦！”

此言一出，不但沈宇大奇，连彭雄自己也感到讶疑不止回头问道：“你如何知道有人要找我打架？”

艾琳妩媚一笑，道：“我先是发现有两个汉子，守着街道对面，看他们的表情，乃是无赖地痞之类。他们一直守视着这饭馆，直到刚才，有四个人结伙而来，穿着打扮，皆是修习过武功的。他们一到，对面街上的两个汉子，就打手势告诉他们，并且还指向楼下。”

说到这里，楼上的人，包括食客在内，都泛起一种异常的感觉。

艾琳只停了一下，又遭：“他们已进来啦，楼下的客人，定是由于他们来势汹汹，瞧出将有事情发生，是以都静下来啦！”

她这么一说，众人才恍然大悟，敢惜这种异感，是由于楼下的喧闹声突然消失之故。

艾琳发出笑声，道：“连普通之徒，也看得出这些人是寻仇生事而来的，我还看不出么？”

彭雄转眼向楼梯望去，口中道：“但你如何得知是冲着我彭某人的呢？”

艾琳立刻答道：“你的外号，既是称为虎头太岁，可见得手底下相当狠辣，才博得这等绰号。因此，你有仇家，何足为奇？”

彭雄道：“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佩服，佩……”

其实何止是他佩服，全楼上之人，也无不惊赞这位美丽少女的才智和眼力。

彭雄接着又哈哈一笑，道：“可是有一点儿你也许还不知道，那就是彭某在此处露面，目的正是要引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前来生事。”

他们当然已听见彭雄的话，领头的瘦高汉子。阴恻恻的冷笑一声，道：“这样说来，彭老兄你一定也查明什么人会来找你啦？”

此人不但声音刺耳，甚是难听，同时鼻尖嘴歪，一村教人看不顺眼的样子，比起彭雄凶悍强模的相貌，更使人们怕。

彭雄目光向他们后面的三个人扫了一眼，傲然道：“我只听说纪老二你请来了一些高人，要替你撑腰争面子。至于你请了些什么人，我可没有功夫去查问。”

纪老二道：“既然你不认识这几位朋友，我给你们引见引见。”

彭雄狂笑一声，道：“左右不过与你白日鼠同一类脚色而已。”

他此言一出，那三人脸色立变。

这三个人虽然都是劲装疾服，但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级诡恶之气，显然不是庸俗平凡的武师。

艾琳不知如何，但觉对那地行鼠纪老二和他请来的三个人，觉得很讨厌，情愿彭雄打败他们。

但她一瞧彭雄如此托大，似乎全然不把这些人在眼中，这等态度，正是武家大忌。

要知或学之道，浩瀚精深无比，越是高手，想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凡是得以洗身高手之林的人，必定是经过无数风浪，以及师友的教诲相告，是以确切晓得成名不易，世上多的是奇才异能之上，这个事实。因此，高手遇上了敌人，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总希望知道一点儿对方的底细。

像彭雄这样，连人家的姓名亦不打算听的，除了他天生是个强横之八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解释了。

这是因为彭雄的内劲上显出的功力，实在相当高明，同时他又得到像虎头太岁这等凶恶的外号，当然是曾经击败过许多强敌，以他经验，应该不会如此草率鲁莽才对。所以从他的态度，只能猜想他是一身强横的天性。也就是说，他是一般武林好手中的例外人物。

艾琳既然存有偏袒彭雄之心，这时可就不能缄默了，接口说过：“彭见你错了。”

她的声音既清脆，又响亮，使得全楼之八，都向她望去。

沈宇淡淡一笑，耸耸肩，走开一旁，找张凳子坐下，居然并不趁机开溜。

彭难道：“我如何错了？”

艾琳道：“人家可是刚刚出道，年少气盛之辈，他们既然敢来找你麻烦，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把握。”

彭华道：“这是他们～厢情愿的想法而且。”

艾琳道：“但无论如何，他们必有某些绝技，使得白日鼠纪老二为之佩服推许，才肯请他们前来呀！”

彭华道：“这话倒是有理。”

纪老二阴声笑道：“彭兄见时勾上这个漂亮的妞儿呀？”

彭雄道：“你嘴巴最好干净点儿。”

纪老二道：“是你不饶我呢？抑是她不饶我？”

彭雄道：“我先接你个龟儿子的。”

纪老二阴笑连声，道：“得啦，得啦，你老兄先打赢我这几个朋友，才有资格找我麻烦。”

艾琳接口道：“你这话倒是说得不错，他目下暂时没有资格多管闲事。可是如果我不饶你呢？便又如何？”

地行鼠纪老二邓笑道：“我一个男人，你一个女孩子，我可不知道一男一女，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啦！”

艾琳长眉一皱，道：“你这等贫嘴，只可向一些无力反抗的弱女子耍耍，姑娘今日决不饶你。”

她的美眸中，射出冰冷锋锐的光芒，叫人看了，真会大吃一惊，想不出一个如此美貌的少女，如何能射出这么凌厉可怕的目光。

她站起身，袅娜地走过来，～面说道：“姑娘先抽你一鞭子，以示薄惩。等彭难与你们之间的事了结，姑娘再打断你两条狗腿。”

她的话声歇时，人已掠过彭难，走到纪老二面前。纪老二面上仍然阴阴

的笑着，可是一只手已按在刀把上。艾琳道：“你最好拔刀出来。”纪老二道：“你赶紧给我坐回原位，不然的话，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他面对着这一个容光耀眼的美女，却打心底泛起阵阵惧意，自知这一定不是好现象，口气可就软了。

艾琳道：“你拔不拔刀，我都不管，现在你听着，我这一鞭，名叫鞭打死老鼠……”

话声本住，手中的金鞭突然扬起，刷的一声，抽在纪老二面上和肩上。

但见纪老二的面颊，登时出现一道红色的鞭痕。

当鞭丝击来之时，她全身连手指在内，都没有动弹，因此此一鞭简直来无影，去无踪，叫人无法提防。

纪老二吃了一鞭，心中又惊又喜。

他惊的是这个美女，不知是用什么手法，居然能使鞭丝自行挥扫。

喜的是这一鞭抽在面肩两处，劲道有限，不甚觉痛。可见得她手法虽是党奇莫测，但功力却有限。

他瞪目怒喝一声，剪刀出鞘，正要追去。

却见艾琳已如飞燕一般，轻盈跃退。

而那彭雄却迎将上来，拦住纪老二追击去路。

两下相距尚有六七尺，因此双方都不能出手攻击。使纪老二如果追去，首先就得碰上了彭雄。

他急急刹住脚步，彭雄也不迫上，仰天笑道：“艾姑娘这一鞭，倒把死老鼠打活啦！”

纪老二看情势，晓得务须先收拾了彭雄，才可以找艾琳算帐，他虽是吃了一鞭，但艾琳好娜健美的体态，却已惹起了他的邪念。

这时地行鼠纪老二的眼中，充满了森冷杀机，盯住用他去路的彭雄。

纪老二原是川西黑道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为人诡狡，手段狠辣，武功也颇高明。

至于虎头太岁彭雄，却是专门作黑吃黑的特种黑道人物。像他这种人，本身武功固然高明难惹，同时又因他们罕得与黑道外的人惹事，是以正派侠义之士，却也不愿管他，住得他在黑道中横行，对一些黑道人物发生制裁作用。

这便是纪老二与彭雄之间结下深仇大怨的由来了。纪老二已经吃过彭雄不知多少次亏，胸口恶气，实在憋不住了，才会请高手，正面与彭雄算帐。

纪老二不必说话，他后面的三个人，已经走上来，越过他，走向彭雄。

双方才相距只有三四尺时，这三个人，才始停步。

他们与彭雄对峙的阵势气派，任何人都能一望即知必是一场以性命为赌注的搏斗。

因此有些胆小怕事之人，已经为之心跳急剧加速，生出透不过气来之感。

这三个人都没有什么表情，彭雄也变得冰冷如石像一般。

彭雄的天下，乃是他单枪匹马，以双拳和双钩打出来的。

自从他出道以来，他碰上的以生死相搏的场面已难胜数。

因此，今日的紧张局面，在他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心中并不因而有丝毫慌乱。

但他突然无端端的记起了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的俗言，这使他泛起了一阵不祥的预感。

彭雄迅即把这个思想抛开，双目如隼，凌厉的注视这几个人。

那三人一字排开，每人相里只有半尺，只要同时根举手肘，就得互控。

纪老二阴阳笑道：“彭雄，你可知道这三位是什么人么？”

彭雄道：“他们是谁？”

纪老二道：“我如不说，决没有人认得。”

彭雄不得不承认他这句话，因为他确实一点儿也猜测不透这三人的来历。

他仰天一笑，道：“他们一定是外省来的。”

纪老二道：“你不用瞎猜了，我早已说过，决计没有人认得出来。”

彭雄道：“那也不一定。”

纪老二讶道：“这话怎说？”

在彭雄前面的三人，也露出疑色。

彭雄道：“除了我之外，也许有人认得。”

他回头道：“艾姑娘，你可认得他们的来历？”

艾琳笑了一笑，道：“纪老二，你以为我认得出认不出呢？”

纪老二决然道：“你当然认不出。”

艾琳道：“你说对了。”

纪老二嘲声道：“彭雄，你何必问她？”彭雄也感到失望，因为他从她刚才那一鞭上乘奇巧的手法中，发现她的武功不比等闲，无疑是出于高人门下，是以才向她发问，谁知她当真一点儿也认不出来。

也难怪艾琳认不得，因为这三个人，尚未出手，而天下武林家派，可以说是多如恒河沙数，谁能尽识各门派的底细呢？

彭雄决定不再在这个问题上打转，他知道这是纪老二的一种攻心手法，设法使他感到别扭或不安，从向便武功也打了折扣。至少能使他在动手之时，为了观察对方来历，以致失去了一些最佳的机会。

这种手法，彭雄自己也玩过，因此他立下决心，使自己一定不要受到丝毫影响。

这些话说来罗嗦，其实只不过在一瞬间，彭雄就下了不加理会的决心，而纪老二询问的声音，也不过刚刚消歇而已。

忽听艾琳格格笑道：“我虽然不知道，但可不是等如没有人得知。”

纪老二向她望去，他的目光，生似能透过她身上的衣服，把她丰满健美的闭体，看得清清楚楚似的。

他先咽了一口吐沫，才道：“是么？”

艾琳道：“当然啦，你越是认为没有人认得他们，就越发不难认出。”

纪老二不禁把想入非非的念头收回，道：“姑娘这话怎说？”

艾琳笑道：“因为你这样想法，无异供给一条可资推测的大道，那就是叫人不可向大门派或是有显明标记的家派耗尽心思，只须向隐密著称的门派着手，便可以了。”

纪老二心中虽然暗惊她的见地，但表面上却装出感到可笑之态，道：“这话只不过是原则而已，事实上可不管用，举例说，你已晓得此一原则，但能够循此途径，猜出他们是什么身份来历么？”

艾琳道：“我还要说几次呢？我早就告诉过你，认不出他们呀！”

纪老二道：“然则你何须多言？”

艾琳道：“我虽不行，但别人猜得出来可不可以？”

纪老二吃一惊，道：“谁？我不信。”

艾琳道：“他就行，他姓沈名字。”

众人的视线，都随着她的手指，望向沈宇。

沈宇摇手道：“别拉到我头上来。”

艾琳道：“现在已经拉到你头上了，你想躲也不行，你说一声，这三人的来历，知是不知？”

她干脆地追问，倒叫所有的人，都觉得很痛快。

沈宇迟疑了一下，才道：“这很难说。”

彭雄怨声道：“知就知，不知就不知，哪有什么拖泥带水的。”

他明知沈宇现在等如站在他一边，本不该这样向他说话。可是他却禁不住如此粗暴，此中原因，他自家也明白，竟是为了艾琳之故。

照艾琳与沈宇间的情形，显然他们关系深厚。而他们一个是英俊少年，一个是美貌少女，此中关系，自然不难想到。

彭华在这等情况之下，已不及考虑自己有没有呷醋的资格。所以他以粗暴不欢的声音，直斥沈宇。

沈宇好像一点儿也不怪他，平和地道：“艾姑娘早先说得对，他们能前来替纪老二报仇，可见得必是有真才实学之士。因此可证明他们出身家派虽然隐密，却因武功精深而著名于武林。换言之，他们不会是那些全然无名的神秘家派。”

纪老二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沈守道：“他们既是一向行踪隐密神秘的家派，我纵然猜对了，他们也可以硬说不是。好在他们的武功，罕得为世所知，似乎不易证明。”

他说到这里，彭雄知道自己真是错了，敢情他宣称很难说之语，实在是根据有理论的。

沈守道：“如果真的不会硬赖帐，那么我倒是不妨猜一猜，这三位的名姓我虽然不知，但大概是湖南人氏，出身于南岳的九黎派，是也不是？”

那三人尚未有所表示，纪老二已大声道：“不对。”

沈宇耸耸肩，环顾众人，道：“如何？我早说过，他会瞪着眼睛不认帐的。”

那三个人之中，一个最矮小的人道：“尊驾作此猜测，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这三个形貌带着诡恶之气的人，自从上楼之后，还是第一次开口，果然活中带出浓重的湘者。

彭雄边道：“如果兄弟没有听错，你老兄果然是湖南人呢。”

那人点头道：“我的话确是带着湖南口音，但是，你老兄再听听，俺这是啥地方的口音？”

彭雄怔道：“是山东口音。”

他发怔之故，正是因为对方一口山东话，真是字正腔圆，实是道地不过。

那人又道：“这就是了，口音辨识，只在无意之间派得上用场，如果是有心人，难道就不能改变腔调么？”

现在他说的是川腔，全楼之人，多是川籍，自然听得清楚。

此人这一手，漂亮利落，轻轻就解了纪老二盘洁之围。

他闭口之后，楼上寂然无声，彭雄不知说什么才对，艾琳也给此人锐利的词锋，镇压得不敢胡乱开口。

只听纪老二阴笑之声，打破了沉寂。

他道：“好啦，好啦，这三位兄弟的来历，认得出认不出并不要紧，只要彭雄你说一句，要动手呢？抑是服输？”

彭雄还未开口，沈宇已缓和如常地道：“假如一定要我提出证据，那也不是办不到之事。”

艾琳长道：“好，你提...你提...”

沈宇通：“九黎派的武功，相传是出自贵尤手下的九黎，是后人从古墓中发现，辗转迁播到南岭，因为发现一些古墓，适合练功，是以使定居下来，这话说来，也有两百年之久了。”

彭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等秘奥掌故，不禁大感兴趣，侧耳而听。

沈宇又过：“这一派的武功，最擅长联手决斗，多则九名，少则两个，仅能宛如一体，进退攻守，无不如意。”

艾琳道：“对啊，你瞧他们三人站的位置，敢情是精妙的联手阵势。”

沈宇道：“正是如此。”

纪老二道：“如果只是从他们站的位置上，认定这就是联手阵势，空虚立论，未免使人不能心服。”

沈宇道：“是的，是的，单单如此，当然不能教人心服，但假如他们左手袖管中，都藏有同样式的三支钢制的短笛，还刻有九黎两字的话，那一定就假不了啦，是也不是？呃？”

纪老二一愣，道：“这个，这个... - - ”

他转眼向那三人望去，露出询问之色。

众人一瞧，敢情连纪老二也不知道这三人左手袖管内。有没有钢制短笛呢！

那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沈宇身上，刚才开过口的矮个子道：“尊驾眼力奇高，敢问贵姓大名？”

艾琳代答道：“他姓沈，名字，你们如不服气，不妨找他的麻烦。”

她这么一说，彭雄突然恍然大悟，晓得沈宇必定是名家高徒，一身武功，定然得有真传无疑。

不然的话，艾琳~则不会替他招惹是非上身，二则以她这等高手，亦不会与一个旗鼓不当的人为友。

九黎派的三人之一道：“如此甚好，请沈兄指教。”

彭雄忽地如释重负，感到自己的危险，大概已经可以摆平了。

沈宇拱手道：“万万不可，兄弟虽然晓得一些武林秘闻轶事，但对武功之道，却生疏得很。”

九黎派的三人，闻言似信不信的打量他几眼，最后目光都集中在他腰间那口特别宽厚的短刀上。

大概他们从这柄形式古雅的短刀，联想到刀主的实力，一定不凡之故，所以很快就泛起不信之色。

这时艾琳括四道：“诸位别听他的鬼话，他的出身来历，武功渊源，我全知道，并且可以马上告诉你们。”

她虽说可以马上告诉对方，却停了口，没说下去。

纪老二道：“姑娘既然知道，便请赐告。”

当他望着艾琳之时，心中便不自禁的生出欲念，眼中亦泄漏了内心的欲望。

艾琳也不计较他这一点，道：“我说可以，但九黎门这三位的姓名，大家都不知道呀？”

九黎派其中一人道：“区区排行第六，姓刘名峽。这一个七弟田丕，这个是人弟宣大红。”

艾琳哦了一声，道：“那么你在这儿是领导人物了。”

刘峙一本正经地道：“若是姑娘有所见教，不是开玩笑的，便由区区作答。但假如姑娘不是当真的，我这个田七弟，最能胡扯歪缠，姑娘看着办吧。”

艾琳道：“得啦，我可不作兴跟贫嘴之人说话，你们要不要知道此人来历？”

刘峙道：“姑娘若是肯说出来，区区自是愿意聆听。”

艾琳道：“沈宇他是紫木大师的入室高徒。”

九黎派的三人，都皱眉寻思，显然对紫木大师的名号，并不熟悉。

艾琳又遭：“你们没听过这一位高僧之名么？好吧，我再提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七海屠龙沈木龄。”

九黎派之人，以及纪老二和彭雄两个，都忍出讶异的神色，向沈宇望去。

他们仅是老练江湖，一听七海屠龙沈木龄之名，便从姓氏上，联想到与沈字的关系，当属直系尊亲无疑。

艾琳道：“不错，他就是沈木龄的儿子了。”

她这么一说，众人一方面为了沈宇的身世而震动，同时也为了艾琳的口气而惊异。

因为她口气之中，对于沈木龄似乎全无敬意。

九黎派的老六刘峙缓缓道：“我等久闻沈大侠的英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近年来，似乎已不闻他的消息了。”

艾琳撇撇嘴，道：“这个老家伙死掉啦！”

沈宇听了如此不尊重他父亲之言，居然既不生气，亦没有任何抗议的表情。

刘峙审慎地问道：“沈兄，艾姑娘这话可是当真？”

沈宇点点头，眼中可就禁不住闪出抑郁沉重的神色。

老七田丕道：“这位艾姑娘，对沈兄家中之事，倒是知道得不少。”

艾琳道：“当然啦，我与他是仇家对头，他的底细，我当然请。”

田丕马上接口道：“那么这位沈兄的家传武学，一定很惊人的。”

艾琳道：“有两下子就是了，但据我所知，他跟申木龄学艺的时间有限，他的武功，全是紫木大师所受的。”

第七章 逢奇缘沈宇得宝刀

田丕道：“紫木大师是哪一派的高人？”

艾琳道：“这一点儿我倒是不大清楚了，好像是少林派的吧，但他却不是驻锡在少林。”

她停了一下，又道：“反正他是紫木大师的徒弟就是了。”

沈宇突然摇着道：“对不起，艾姑娘你又说错了，紫木大师诚然曾让我

随待了一些时候，但我并不曾从他老人家那儿学到什么武功，亦没有资格称为他老人家的弟子。”

众人一听沈宇否认之言，都大感意外。

艾琳忿忿作色，睁眼道：“什么？你不是紫木大师的门徒？你可敢发誓？”

沈手道：“我如有谎言，叫我不得好死。”

他发的誓言虽然算不了什么，可是以常理而论，他是紫木大师之徒，便无须发誓来否认了。

因此连艾琳也不得不信，道：“哼，哼，无怪你死也不敢与人动手，敢情是本事稀松平常之故。”

她的目光向九黎派之人望去，又道：“喂，你们还不动手，还等什么？”

田丕道：“若然沈兄是沈木龄大侠的公子，那么单单是家学渊源，已大为足观了。”

这句话谅艾姑娘你也不至于否认吧？”

艾琳道：“如果他已得到真传，当然很厉害，能列入高手之流。但他决计没有得到真传，至多是一点儿皮毛而已。”

她转向沈宇问道：“你自己说说看，你可曾得到家学真传？”

沈宇道：“我不必作伪，实是没有认真修习过家传武学。”

众人一听这话，心中都直纳闷不已。因为艾琳这话问得奇怪，而沈宇居然也回答了，自是更为可怪。

刘崎忽下决心，道：“沈兄不必多说，只须赐教几招，自可知道你的是真是假？”

沈宇露出难色，道：“我的确不行，你们何必苦苦找我麻烦。”

他越是这样说，别人的好奇心更大了，更是非试一试不可。

刘崎道：“好在我们印证武功，只是点到为止，沈兄不必推托了。”

他摆一摆手，老八宣大红已跨步上前，准备第一个出手。

沈宇不肯站起身，道：“不，不，不必试了。”

刘崎道：“沈兄敢是认为我等武功有限，不值出手么。”

沈宇道：“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反倒是我根本不行，所以不必试了。”

宣大红道：“家师兄说过，我们点到为止，印证一下有何妨害？”

沈宇被迫不过，道：“可是贵派的武功，却没有一招可以点到为止的呀！”

田丕嘿嘿冷笑两声，道：“听沈兄言来，似是对敝派的武功，十分熟悉。这更是须得请教不可了。”

宣大红向前行去，虽然去势不快，但却气势凌厉。一望而知已决意出手，不会中途变卦收手的。

他迫到沈手面前三四尺，沈宇在这匆促之间，向艾琳投以一瞥，然后闭上眼睛，竟然不言不动。

任何人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决心放弃抵抗，任由对方收拾宰割。而不是自恃本事高明，故意不理睬对方。

艾琳在他的迅快一瞥中，却感到他另外的意思，好像是向她表示过，为了赎罪，情愿死在她的眼前。

她的心一软，几乎就起身出声制止宣大红了。

可是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深知自己终必也须杀死他不可。

这是一件曾经使她回肠百转，失眠了不知多少个晚上之事，而最后她已

下了决心，务必要杀死沈宇，为父兄复仇。

她的决定，深深烙在心头上，是以在这最后的一刹那间，阻止了她挺身干涉之心。

暗念与其让他死在自己手上，倒不如此刻咬咬牙，让他死在别人手中，也可以了结这一公案。

宣大红右掌举起，作势欲劈。

他虽然还没有劈下去，可是目下他已完全占取了优势，除非沈宇有出神入化的绝技，否则纵想招架还击，也来不及了。

他双目中射出鄙夷不屑之色，冷冷道：“原来是个懦夫，连一条赖皮狗也不如。”

他骂得十分恶毒，显然他心中当真万分看不起这个青年人。

人人都替沈宇感到难过，包括艾琳在内。可是她没有作声，别的人更不会出声干涉了。

就在此时，沈宇眼睛一睁，目光锐利如刀，威棱四射，神态甚是骇人。

宣大红虽是心头一震，但仍然冷冷道：“你装出再凶的样子，也去不了懦夫之名。

而且老子也不怕你。”

沈宇道：“我不是懦夫。”

宣大红道：“老子说你是懦夫。”

沈宇道：“你胡说，我是为了别的缘故，才愿意借你之手，寻求解脱。”

宣大红认为这话全无根据，当下退后两步，威胁之势无形中消失了。

他道：“老子给你一个出手的机会，你不妨证明给大家瞧瞧。”

沈宇站起了身，道：“凭良心说，我倒是要谢谢你这个机会。”

他的目光四下扫瞥，似是找寻什么，而完全没有与宣大红动手之意。

宣大红不耐烦地喝道：“你尚不动手，更待何时。”

沈宇伸向地行鼠纪老二道：“你的刀借来用用如何？”

纪老二自然不肯，摇头道：“这是什么话。”

宣大红却道：“没有关系，借给他。”

纪老二可也不敢得罪这几个由他请来之人，当下摘下长刀，道：“好，姓沈的你接着。”

他随手一扔，那口锋刃森然的长刀，便向沈宇飞去。

有几个食客看了，骇得惊出叫声。

要知长刀乃是精钢打制，份量甚重。但纵然带着刀路，但单单是此刀的重量，便足以砸伤人。

何况这刻刀已离鞘，刀刃光芒闪闪，显然锋快之极。接刀之人，一不小心，定必受伤无疑。

这便是客人发出惊叫之声的原因，可是在艾琳。宣大红等武林中人眼中，要接此刀，并非难事。

果然沈宇一伸手，便绰住刀把，轻轻松松的将刀接住。

他一刀在手，身子略略下沉，使出坐马待敌的姿势。

登时一股强大绝伦的森杀刀气，潮涌冲卷。首当其冲的宣大红，实在忍耐不住，不禁连退了四步之多。

沈宇剑眉轩举，豪气飞扬，仰天长笑一声，道：“宣大红，这一招的境界，你恐怕还难梦想。”

全楼之人，不管懂不遭武功，都为之骇然发愣。

原来沈宇这一股刀气，不但迫退了正面的喜大红，连全场其他之人，也都感到森杀的威势，心胆寒悸。

常人只知他一定很厉害，可是武林好手，却深知这一股刀气，已等如心刀合一，实是具有无坚不摧之威。

换言之，凡是能发出如此坚凝可怕的刀气，这个人已属一流高手之流，普通的高手，都不能相比。

宣大红倒抽一口冷气之时，忽见沈宇一抖臂，那口精光耀眼的长刀，登时震颤不已，发出一阵嗡嗡之声。

接着锵的一声，那口锋快长刀，竟然齐腰断为两截。

沈宇这一招纯系以内劲为主，强大得硬是将一口精饲长刀震断了。

所有的人，无不瞧得目瞪口呆，最先有动作的，是宣大红。

他并非上前攻击，而是又退了两步，此是下意识中的反应，离敌人越远，心理上自然越觉得安全。

沈宇丢掉手中的半截断刀，回头向艾琳看了一眼，便举步向楼梯行去。

他下楼之后，过了一会儿，别人才如在梦中醒来。

纪老二道：“好啦，那小子走了，这回可轮到彭雄你啦！”

彭雄胸脯一挺，道：“不错，轮到我了。”

宣大红憋的一肚子气，打算向这个凶悍的黑道高手发泄，他首先大步迫去，右手竖掌作势，似削还劈。

彭雄横刀待敌，可是感到对方掌力坚凝，宛如锋利的刀斧一般，格式奇诡奥妙，难以洞测。

迫不得以，只好移步后退。

这两人虽然尚未接战，可是形势已显示出，那出身于衡山九黎派的宣大红，武功是非同小可。

突然间楼梯响处，刚刚走了的沈宇，又回转头。

他一出现，九黎派的刘崎马上发出号令，宣大红迅即后退。加上田丕，顿时成了联手之势。

谁也弄不清楚沈宇为何去而复回，包括艾琳在内，亦是如此。

她正为了自己居然任得沈宇走开，心中甚感后悔。因为业已证明自己深心中，实是不想杀他。

但她如何能向父兄在天之灵交待呢？她岂能忘记了这些家门的血海深仇？

现下沈宇回来，她的心情最是复杂，一方面既暗喜自己又有复仇的机会，不必多费手脚追踪。

另一方面，又很他为何要回转来？使自己不得不杀死他？

她忍不住问道：“沈宇，你回来干吗？”

沈宇眼中流露出抑郁神色，道：“我刚出门，远远望见厉斜，只好退回来。”

艾琳道：“原来如此，他可曾看见你？”

沈宇道：“我不知道。”

纪老二一听他的口气，似是为大为畏惧那个名叫厉斜之人，毒计忽生，迅即奔下楼去。

艾琳看着沈宇，道：“那家伙去把厉斜勾来了。”

沈宇道：“一定是的。”

艾琳道：“你不躲起来么？”

沈宇道：“我能躲到什么地方。”

艾琳道：“其实以你的功力，若是出手，厉斜未必能占到便宜。”

沈宇道：“不，他的确高明之至。”

艾琳道：“看来我想杀死你，还真不易呢。”

沈宇道：“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我性命。”

艾琳道：“你如想我得个痛快，最好放手与我一拼。倘若我杀不死你，那叫做没有法子。如果我赢得你而杀死你，大家心中都舒服些。”

沈宇摇摇头，道：“我不和你动手。”

楼梯发出响声，首先是纪老二上来接着一个年轻俊俏的书生，摇摇摆摆的上得楼来。

艾琳先是一怔，因为她发觉这个俊美书生，不是厉斜。但当她看见沈宇的神情，立即恍然大悟，道：“来者可是胡玉真么？”

那俊美书生见了沈宇时，唇角含笑，正要打招呼时，忽听艾琳娇脆之声，顿时一愣，向她望去。

艾琳道：“我是艾琳，也是沈宇的旧友新仇。”

俊美书生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沈宇逃避的，竟是像你这么美丽的一个姑娘么？”

艾琳道：“美丽不敢当，逃避我却是事实。”

在旁人眼中，这一对男女，都是年轻美貌，却一点儿也没有任何顾忌地交谈着大胆的话题。

例如那个美书生当众称赞艾琳美丽，而她也立即谦虚表示不敢生受。这种对话，在他们的年纪而言，委实十分大胆。

艾琳上下打量对方，态度肆无忌惮，好像这儿只有他们两个人似的。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不错，你一定是胡玉真，沈宇却说是厉斜来了。”

纪老二先前已听到胡玉真之名，但现在才能证实，心中大为沮丧，一时又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个俊美书生果然是胡玉真，她含笑道：“是的，只不知艾姑娘何以得知小弟之名，同时还要请问姑娘一些事情。”

艾琳道：“我与沈宇是旧识，关于你的姓名和事情，是他告诉我的。”

胡玉真笑一笑，道：“艾姑娘休得骗我；你们纵然见过面，谈过话，可是你们焉有机会，谈到小弟的事？会不会是厉斜告诉你的？”

艾琳道：“你倒是聪明得很。”

胡玉真道：“岂敢，岂敢。”

她的目光转移到彭雄、纪老二和九黎派三人的面上，观察了一下，道：“这儿可以说得是藏龙卧虎，竟有不少名家高手在场，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彭雄拱手道：“胡兄如果与沈兄没有什么过不去，便请稍微让开。那几个人本是来对付兄弟的，与别人无关。”

胡玉真道：“你意思说，他们是来向你寻仇的，是也不是？”

彭雄道：“正是。”

胡玉真道：“你自问独力就能应付他们么？”

彭雄摇摇头，道：“兄弟尽力而为。”

胡玉真点点头，道：“这就是了，我的武功虽然有限得很，但眼力却相当高明，一望而知在你们五个人之中，以这边三位实力最强，你是其次，因此，你如独力对付他们，只怕凶多吉少。”

纪老二刚才急急把胡玉真弄上来，原意是因见沈宇回转来，生怕沈宇从中作梗，是以一听沈宇是躲避一个叫做厉斜之人，便出此一着。

谁知沈宇没说真话，来人竟不是厉斜，而这个胡玉真，态度暧昧，教人看不出她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

这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势，使他大为困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九黎派的刘崎等三人，本来十分自大，目中无人。可是刚刚被沈宇露的一手，折了锐气，现在可也不敢嚣张的了。

刘崎道：“这一位彭雄兄，乃是黑道中的名家，雄霸成都，我等仰慕威名，特来向他讨教。”

胡玉真道：“原来如此，但你们曾经把沈宇牵涉入内，是也不是？”

田丕道：“只是误会，后来沈兄也就先走了。”

胡玉真道：“以我推想，沈宇一定曾经被你们胁迫，他的离去，想必也是不得已的。”

宣大红道：“沈兄是自己离去的。”

胡玉真一笑道：“但你却抛开了胁迫他这一段，是不是你动手的？”

宣大红哑口无言，田丕忙道：“那只是一宗误会而已。”

胡玉真面色一冷，道：“我可不这么想，此事从彭雄身上发生，以我观测，彭雄虽是黑道上的人，但他敢作敢为，大有英雄风度。而沈宇则向来不肯与人动手，你们对付的既是这两人，可见得你们恰是与他们相反之人。”

胡玉真的推论，头头是道，艾琳听了，不禁大为心折。

她道：“你猜得一点儿也不错。”

胡玉真道：“艾姑娘本可一手了结此地之事，但你既然与沈宇有仇恨，则作一直袖手旁观，乃属当然之事。”

艾琳道：“正是如此。”

胡玉真道：“现在情况已经弄明白，你们有何打算？”

她问的是纪老二和刘崎等人。

纪老二可不敢鲁莽，堆笑道：“胡兄怎么说怎么好。”

刘崎也道：“假如胡兄打算做和事佬，我等看在你的面子上，任凭吩咐。”

胡玉真面色转弄，笑道：“我有这么大面子么？”

她一眼看见地上的断刀，便俯身拾起来，瞧了一下，道：“这是以少林秘传的金刚神力震断的。”

她的目光转到沈宇面上，又道：“原来你是出身于少林派的，可是那天晚上，你与厉斜动手之时，并没有使出少林真传绝艺啊！”

沈宇摇头道：“我不是少林派之人。”

胡玉真道：“以你这一手显示的湛深功力，其实大可与厉斜较一日之长短了。”

艾琳道：“你曾目睹厉斜的绝世刀法，以你看来，沈宇比起他如何？”

胡玉真道：“沈宇那天没有使出少林秘传神功，已经应付得头头是道，如果全力施为，大概可以赢得厉斜。”

艾琳道：“沈宇原是沈木龄的儿子。”

胡玉真啊一声，道：“敢请他那天应付厉斜的手法，全是他沈家家传绝艺。”

她话声未歇，突然一阵震耳笑声传来，全楼之人，都感到这阵笑声强烈异常，使人耳内生疼。

笑声中只见一道人影，从楼梯口出现。

这人一身白衣，长身玉立，背上佩着一口长刀，但身上衣服，却属文士装束。

他虽然面貌端正，颇为英俊，可是那两道浓眉和双睛，却射出慑人心魄的杀气，一望而知不是真的文士。

全楼的人，不论是普通食客，或是这些正在生事的武林人物，全都晓得来人一定是厉斜了。

他冷电般的目光，在楼上所有人的面上，迅快扫了一匝，最后，落在沈宇面上。

沈宇对他的出现，只皱皱眉头，便没有其他表示了。

白衣文士冷笑一声，道：“好啊，大家都在这儿碰头了。”

胡玉真道：“厉兄从何而来的？”

厉斜不理她，仍然望着沈宇，道：“我听了艾姑娘透露，方知你原来身兼两家之长，正是本人一直寻求的敌手。”

沈宇摇摇头，道：“不是我，你最好找别人。”

厉斜道：“刚才胡玉真还说，你可以赢得本人手中之刀，你为何不敢一试？”

沈宇道：“她的话，不足为凭。”

厉斜道：“那么你仍然否认你是少林弟子了？”

沈宇道：“是的，我不是少林门下。”

厉斜道：“这就奇怪了，你为何不敢承认？”

田丕讨好地笑道：“他一定是怕与厉斜兄你动手之故。”

厉斜冷冷道：“闭嘴。”

宣大红道：“他是在说沈宇呀！”

厉斜眉头一皱，冷冷道：“你们三个人听着，本人刀一出鞘，定须见血，你们小心。”

刘崎一听事情不好，无暇再辩，连忙发出暗号。三个人同时移转位置，再度形成联手的阵势。

此时全楼之人，都不约而同的生出一个感想，那就是当厉斜未现身以前，这九黎派三人的形迹行动，都带有阴沉党恶气氛，并且傲视全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

然而厉斜一出现，他们的气焰就完全被厉斜压下去。现在是轮到厉斜令人生出高不可攀之感了。

只听厉斜冷冷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这话更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把九黎派的三人，当作一回事。

刘崎等三人，虽然从沈宇、艾琳和胡玉真等人的言语中，得悉厉斜的厉害。可是到底只是听说，未经证实之前，还不能作数。何况他们原是骄狂自大，荣傲不驯惯了的人，这刻哪里还忍得住这口气。

宣大红厉声道：“你不妨试试看。”

刘崎也道：“厉兄宣称一出刀就要伤人，这话未免教人难服。”

他的口气，比宣大红缓和得多了。

厉斜嘿嘿冷笑，身子微微倾前，向着这三人。

此时他虽然刀未出鞘，可是那股强大森杀的气势，已涌扑对方，使刘崎等三人受到压力，不得不转动阵势，消卸敌人这一股气势。

纪老二眼看这个白衣秀士一出现，反而对付起自己这一方，看来此人又大有威势，不由得又惊又急，出了一身冷汗。

厉斜口中冷笑之声不绝，九黎派的三人，也不停的转动。

突然间厉斜锵一声，掣出了宝刀，刃上闪出的精芒白虹，本已耀人眼目。而他还迅急挥划，宛如书法大家振笔疾写草书般的，划出一个奇形图案。

这个图案极尽诡变奇幻之能事，人人眼中，但见一片精光闪耀电射，根本瞧不出有什么名堂。

然而在他宝刀前面的三人，却感到刀光如山，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捉摸不出厉斜的宝刀，将从哪一点攻出，而又觉得他的刀势，每一刹那，都可作迅雷般的一击。

这种既不可测，又随时会降临头上的刀法，形成一种凌厉可怕的压力，叫人觉着生似是站在死神面前，简直是又迷惘，又害怕。

但见那刀光组成的复杂图案，冉冉消失。而厉斜也退了两步，好整以暇地将刀入鞘，面上带着冷笑。

众人先是看见厉斜的举动，这时再向九黎派的三个人望去。

却见那三个人手中的刀剑都垂指地面，并且都没有再移动。

他们的身上，都现出血迹，有的是在胸前，有的是在肩膀，虽然都没有倒毙，却均负了伤。

所有看见此景之人，无不大吃一惊。

九黎派的三人，任是再凶悍毒狠些，至此也不由得疑惧交集，疑的是此人究竟从何而来？究有多么高深的本事？惧的是此人杀气慑人，今日只怕不能逃生。

原来那厉斜刀虽入鞘，可是他锐利的目光，仍然凌厉地盯住这三个人。

艾琳娇脆的声音，打破了这一阵沉寂。

她鼓掌道：“真了不起，厉兄这一路刀法，旷绝古今，足以当得一代大家的美名了。”

胡玉真此刻悄然向沈宇望去，想从他的面上，看看有什么反应。

但她一无所获，因为沈宇全无表情，好像这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

胡玉真不服气地仍然注视着他，但却用一点技巧，掩饰她的注视动作。

只听艾琳又遭：“现在看起来，厉兄的刀法，相信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艾琳赞扬厉斜的口气中，大有倾慕英雄的意味。

沈宇眉间轻轻颤动一下，眼中掠过一丝不安和痛苦混合起来的神色。

胡玉真发现了这一点，大为惊讶忖道：“难道他本已爱上了她么？”

她身为年轻的女性，对于青年男女间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往爱情上面猜。

事实上她也并非凭空乱猜，因为一个美丽少女向一个男性表示倾慕时，另一个男子暗暗流露出痛苦，除了爱情作祟之处，还有什么原因。

厉斜的森杀气势突然消散了一大半，因为他含笑回头瞧瞧艾琳，道：“多承姑娘夸奖，但在下可不敢当得。”

他口中说的虽是谦词，但语气和表情，却大有当之无愧之慨。

九黎派的三人，身上都负了刀伤，鲜血把外衣染红了一片。

刘崎首先迈：“厉兄果然高明，在下等学艺不精，败而不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等就此告辞。”

他们表现得很光棍，当众认输。

纪老二听了，脖子一缩，倒抽一口冷气，决意溜走。

刘崎等三人向楼梯走去之时，厉斜突然喝道：“给我站住。”

刘崎、田丕和宽大红，都一齐站住了。他们纵欲反抗，亦是有所未能，是以只好乖乖的听令。

刘崎回转头，还未说话。

厉斜已道：“我叫的是这个纪老二。”

刘崎等三人，这才放下心头大石。

纪老二藏头缩颈，一副我惊的样子，这回可真像一只耗子了。

只听厉斜道：“纪老二，你不是好东西。”

纪老二哈腰躬身，道：“是，是，小的不是东西。”

厉斜道：“虽然如此，但你却有点儿功劳，是以我得赏你一点儿什么。”

众人一听这话，无不暗暗称奇，因为他先骂纪老二不是东西，似是要加以惩处的样子，谁知下一句便变作有货，教人心中感到非常别扭。

纪老二头上也不冒汗了，笑逐颜开，连连道：“多谢厉大爷……多谢厉大爷……”

厉斜笑了一下，缓缓道：“我这一赏，可不知人家肯不肯给你，我还得问一问呢！”

纪老二心中道：“我不缺金银花用，也不缺美女陪酒，谁希军你的鬼赏赐？”

口中却诚惶诚恐的道：“小的总是感激的。”

厉斜道：“艾姑娘，只不知你肯不肯赏他两鞭子？”

这话一出，许多人都不禁发出笑声。因为纪老二一听，面色变化之快，以及那么难看，实是不易多见。

艾琳这时才明白厉斜是故意逗逗纪老二，亦存心惩处他一顿。

她娇笑一声，道：“赏他两鞭，倒是可以，但……”

她故意拖长声音，表示出犹疑不决之意。

厉斜等如是代纪老二问道：“但是什么啊？”

艾琳道：“但我想知道一下，他有什么功劳，值得你赏赐于他？”

厉斜道：“原来如此，在下是由于他把胡玉真引上来时，才发现此间之事，也得以有机会略略惩戒那三个家伙，这便是他的功劳。只是他的用心，迹近卑鄙，是以仅能赏他两鞭子。”

他说的头头是道，艾琳似乎很欣赏，当下道：“很好，纪老二，过来领赏。”

纪老二瞅瞅她手中的金丝鞭，居然一挺胸，便走过去了。

原来纪老二自恃练武多年，内功略有火候，一般的铁器，他都不怕，何况艾琳手中这条小小的鞭子。

退一步说，即使艾琳这条金丝鞭相当厉害，但他至多疼痛一下而已，这样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艾琳等他走到切近，不再打话，振腕挥鞭。鞭鞘起落之时，发出一下轻微的划风之声。

但见鞭丝在纪老二身上略一擎动，旋即收回。看来生似是拂了那么一下，

并没有很用力似的。

旁观之人，有许多不识奥妙，才在诧异想这种鞭打之法，简直比搔痒还轻，哪里算得是惩罚。

众人才转念间，纪老二已发出一声惨叫，比之宰猪的叫声，还要刺耳难听。

纪老二的身子，跟着惨叫之声，同时摔倒。

但见他在地板上扭转滚动，口中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此时人人始才明白，艾琳的这一条鞭子，竟然具有如许惊人威力。虽然像纪老二这等黑道中的强硬人物，可也禁不住轻轻一鞭，就疼得满地乱滚了。

她的手法，落在行家眼中，一望而知极为上乘，根本不伤筋动骨，可是却奇痛不已，绝难忍受。

艾琳根本不关心别人的感想，却示威地向沈宇望去。

胡玉真发现了这一点，厉斜也瞧见了。

楼梯口站着的九黎派三人，一看艾琳的神奇鞭法，吓得连打寒谋，赶紧开溜。

厉斜冷冷道：“不许走。”

他的声音并不高亢，世纪老二杀猪般的惨叫声，却遮掩不住这句话。

刘崎等三人岂敢违抗，赶紧站住，心中直是嘀咕，不知厉斜又要出什么花样。

厉斜又道：“你们的门派中，谁是真正的高手？”

刘崎拱手堆笑道：“厉老师刀法卓绝，天下无双。敝派上下，实是找不出可以抗手的人。”

厉斜道：“胡说，你们联手之阵，精深奥妙，乃是上乘武学，只要功力火候到家的话，就是了不起的高手。”

田丕接口道：“厉老师过奖啦，纵是有点儿成就，但在您面前，亦不过是萤火微光，岂敢与皓月争辉。”

厉斜道：“你们自己不成材，以为别人都跟你们一样么？哼，也许你们不愿宣泄而已。”

艾琳问道：“他们九黎派的武功，果然如你说的那么精深么？”

厉斜听了这话，忽然露出错愕之色道：“什么？他们是九黎派的？”

原来他来迟了，是以只听到胡玉真到达后所说的话，而不知前半截之事。

艾琳道：“正是，他们也曾承认。”

厉斜道：“你既然说是他们承认的，可见得起先一定有人道破他们的来历，是也不是？”

艾琳道：“是呀！”

厉斜道：“这九黎派向来潜踪隐迹，世间罕有知道之人，谁认得他们呢？”

艾琳道：“那是沈宇推测出来的。”

厉斜转眼向刘崎等三人望去，道：“你们把经过说一说，沈宇是怎样推测出你们的来历的？”

刘崎不敢不答，当下将先前的过程，要言不烦的说出来。

厉斜听罢，点了点头，道：“沈兄的才智，真了不起，只不知……”

他忽然咽回下面的问话，改向刘崎道：“咱们回到老题目上，你们九黎派中，有什么高手？”

刘崎沉吟一下才道：“有一个人，勉强可称为高手。”

厉斜冷嗤道：“说什么勉强称为高手？以我看来，你们如是井底之蛙、根本不懂，我告诉你们，以你们九黎派的武功，如能修练成就，便是一流高手，这境界绝对不是你们所能梦想得到的，你且说说，那人是谁？”

刘崎岂敢与他争辩，当下道：“他是我们的小师弟，排行第九，姓桑名湛。”

厉斜道：“他今年多大年纪？”

刘崎道：“二十四五岁左右。”

厉斜道：“入门多久了？”

刘崎道：“十四五年啦！”

厉斜点点头，道：“十四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你们回去告诉他，准备与我决一胜负。”

刘崎、田丕、宣大红等三人，听了这话，连忙拾级下楼，霎时去得无影无踪。

地上的纪老二还在惨叫不已，厉斜皱皱眉头，道：“彭雄，把这厮弄走。”

彭雄亦不敢违拗，应了声是，迅即扛起纪老二，下楼去了。

其余的客人，也纷纷溜走，转眼之间，整座楼上，只剩下四个人。这四个人是厉斜、艾琳、沈宇和胡玉真。

厉斜锐利的目光，盯住沈宇，过了好一阵，仍不开口说话。

胡玉真道：“厉兄，那九黎派的武功，果真那么了很么？”

厉斜道：“你少罗嚷，这儿没你的事。”

胡玉真真不敢惹他，耸了耸肩，闭口不语。

又过了一阵，厉斜才道：“沈宇，我可以暂时不迫你动手，你看如何？”

他的话声，相当友好和善，使艾胡二女，都大感迷惑。

胡玉真没得说，只是暗暗替沈宇欣幸。但艾琳却不然，她道：“为什么？”

厉斜道：“在下只是答应他暂时不迫他而已，艾姑娘请放心。”

艾琳见他如此客气，又亲眼见过他的绝世刀法，便不肯过于咄咄迫人，笑了一下，不再做声。

厉斜又问了沈宇一声，沈宇才道：“我无所谓，反正你一定有某种交换条件，但我恐怕办不到你开的条件。”

他的对手露出钦佩之色，道：“凭良心说，你的才智，已是宇内罕有匹敌之人了，不过，我开的条件，你毫不困难，就可办到。”

沈宇这回露出稍感兴趣的神情，问道：“若是如此，倒也不妨听听。”

厉斜道：“我只要知道咱们海边渔村分手之后，直到今日，这当中的几个月来，你到过什么地方？遇见了些什么事？”

沈宇道：“只是这样么？”

厉斜道：“是的。”

沈宇道：“咱们先讲好，你多久才再行找我麻烦？”

厉斜道：“就以三个月为期限吧，好不好？”

沈宇道：“不管是三个月也好，三天也好，只怕你听了我的行踪经历之后，会感到失望。”

厉斜道：“只要你发誓从实供出，失望与否，是我的事。”

沈宇迟疑一下，有点儿闪避地道：“你若是失望，还不是我倒霉？”

厉斜冷笑一声，道：“沈宇，你是才智过人之士，自应晓得我是什么样

的人，难道我会说没有把握的话么？”

沈宇道：“我不大清楚你的为人。”

艾琳听得好奇心大起，发急道：“沈宇，你别婆婆妈妈的行不行？”

沈宇的目光转到这个明艳的少女面上，心想：“我知道你不不喜欢婆婆妈妈之人，你只爱那明快决断如厉斜这种人，哼，我就故意叫你更不喜欢些。”

他不知何故，突然泛起了激怒对方之心，此举自是徒然使双方都有损无益，可是他正是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含有自虐的意味。

胡玉真是旁观者清，发现沈宇的眼中，透露出一种奇异的神色，大感讶异，心中对此迅即加以分析，忖道：“他一直表现得对世事十分冷漠，似是失去了喜怒哀乐之情，但现在却不然。虽然看起来他仍是自怜和自恨的意思，但既有了情绪的反应，则无论是怎样的情绪，也比漠然无动于衷好得多了。”

要知古人也曾言道：“悲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到了心已死去，全无悲喜之情的时候，乃是最大的悲哀。

胡玉真亦是根据这个理论，认为沈宇只要有所反应，则不论他产生的是什么情绪，总比没有强胜得多。

艾琳又催道：“沈宇，你说呀！”

她也觉得这个年轻人，生出奇异的态度，所以她的话声，忽然变得很温柔，似是不愿触怒于他。

沈宇道：“我已经说过，厉斜会感到失望的。”

厉斜没有作声，艾朗二女向他望去，不觉一愣。原来这个年轻俊逸的刀法大家，竟然陷溺在沉思之中。

她们实在想不通他何以会忽然沉思起来。这等情形，在在都显得突兀奇怪，说不上一个道理来。

不过厉斜并没有沉思很久，他迅即恢复常态，道：“沈宇，你说我会失望，是也不是？”

沈宇只点点头，不发一言。

厉斜又道：“我略略把来龙去脉，交待一下，大家就知道我不会失望了。”

他停歇一下，使大家便集中注意地看着他。

他道：“第一点，你沈宇从何而知衡山九黎派的名称和底细呢？是因为你曾经拜在紫木大师座下之故么？当然不是，紫木大师是出身于少林寺，但他既非方丈，亦不是监院大师，或各院的长老，因此他大概不知道这一派的底细。纵然得知，亦不会告诉你的。”

说到这里，艾胡二女可就更不明白了。

只听厉斜又适：“为什么我说他可能不晓得，或者不会告诉你呢？这是因为九黎派乃是属于武林中，能够训练出一流高手的门派之一，换言之，这一派的武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尽可以与天下任何门派高手较一日之长短。而武林中就有这么几个门派，是被少林、武当等派，列为最高机密的。他们除了由长老香宿亲自查访之外，根本不让门下之人得知。”

艾琳若有所悟地点点头，道：“原来如此，这是他们不使这几派扬名天下的手段，免得才俊之士，纷纷投拜在这些门派之中，是也不是？”

厉斜道：“这只是原因之一。”

艾琳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厉斜道：“据我所知，此是少林武当两派领袖，在数十年前所定下的策略，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时间会告诉我们。当然，最简捷之法，莫过于

去问问他们。”

艾琳道：“好吧，我们且不管此中有什么高深莫测的道理，你认为沈宇如何知道九黎派的名称底细的呢？”

厉斜道：“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他必定是在这几个月内，有所遭遇，是以得知素来隐秘无比的九黎派的底细。”

艾琳道：“敢请你是想他坦白说出这段经过，可是他答应休之后，却胡乱捏造一段经历，你有什么法子？你仍然履行诺言，三个月不找他麻烦么？”

厉斜道：“假如他定要欺骗我，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不过我大概还找得到指斥他说谎的证据。”

艾琳寻思一下，才道：“厉斜，莫非你认为沈宇本是诚实正直之人？”

厉斜道：“他以前是的，可是一个人会发生变化，正如天地万物，都会变化一样。

尤其是在美德品性方面，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换句话说，他如果不能低而奋发，就不能保持他的品德了。”

艾琳道：“听你言来，使我觉得你并不是单纯练武之人呢！”厉斜微微一笑道：“你能注意及此，可见得你也不仅是修习武功，而是有心上窥武道顶峰境界的人。”

艾琳欣然一笑，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如此恭维我呢！”

厉斜道：“这是事实呀！”

艾琳道：“以后再谈这些问题，好不好？”

厉斜道：“不错，关于武道至高境界的探讨，纵是畅谈数昼夜，也谈不完。

他的目光落在沈宇面上，又道：“沈兄，你腰间的短刀，就是一项证据了。”

沈宇炯炯的注视着他，反问道：“这算是什么证据？”

厉斜道：“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把短刀的刃身，两面都刻得有字。”

沈宇道：“刀身上刻着字迹，乃是常见之事，你猜到了亦不足为奇。”

厉斜道：“话虽如此，但如果我猜得中此刀两面所刻之字，那就可以称奇了，对不对？”

沈宇道：“此刀是我路上拾得，也许你以前曾经见过。”

厉斜笑道：“别胡说，此刀形式奇古，看上去虽然朴实无华，可是在行家眼中，一看而知单是刀鞘，已是精品，何况刀柄末端嵌有兽头形的古玉，只论这块古玉的质地色彩和雕工，就已价值连城了。这等物事，怎能随地拾获？我如见过，那更是第一眼就认得出来了，何须直到如今，才想起来？”

他每一条理由，都确凿可信。

艾琳忍不住道：“沈宇，此刀真的拾获的么？”

沈宇摇摇头，道：“不是。”

艾琳道：“这样说来，厉兄的猜测，实在很有道理呢！”

沈宇道：“不错，他很高明。”

艾琳道：“你愿不愿意说出详情？”

沈宇道：“不愿。”

他答得很干脆，已不像以前那般冷冷淡淡不置可否的样子了。

艾琳长眉一耸，美眸中涌起怒意。

但她尚未发作，厉斜已道：“艾姑娘，他不愿说出来，亦是人之常情。

可是难道我们就没有法子查出来么？你若是愿意知道，请跟我来。”

艾琳一愣，道：“跟你去哪儿？”

厉斜道：“我们到楼下，先吃点儿东西。”

艾琳道：“但他呢？我们放了他么？”

厉斜道：“他不会走远的。”

他口气之中，似是很有把握。

艾琳考虑一下，便点点头。

厉斜领先走下楼去，艾琳在梯口回头望望沈宇，发现他正目送自己，而他的目光中，却含有深沉的意味。

她隐约感到这等情况，似是对她有利，当下迅即下楼去了。

现在楼上只剩下沈宇和胡玉真两个人，他们都没有说话，就各自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张椅子落座。

胡玉真同情地望着他，轻轻道：“你们之间的情形，越来越复杂了。”

沈宇显得无精打采地道：“是的。”

胡玉真压低声音，道：“你当真在这些日子中，碰上奇遇么？”

沈宇道：“可以这么说，但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一点儿意思。”

胡玉真道：“我从你与艾琳之间的情形，看出你一定是有难言之隐，所以失去奋斗的意志。详情如何，我还不知道，但也用不着知道。我只想问你一句，你们之间的问题，竟然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么？”

沈宇颓然道：“谁也没有办法解决。”

胡玉真吃一惊，道：“为什么？你对她做过什么事？竟使她不能宽恕你？”

沈宇叹一口气，道：“我与她本是世交，有通家之好，因此，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曾经十分要好，当然，那时还是小孩子。”

他似是不想再说，可是一碰到胡玉真温柔关怀的眼波，忽然激动起来，又道：“我自幼丧母，又是独子，所以先父最疼爱我。可是我十四岁时，他却遣我到别处学艺，远远离开了他。”

胡玉真道：“为什么？”

沈宇道：“我纳闷了许多年，至今还没有满意的解释。也许你会以为先父打算纳娶继室，为了怕我不易相处，所以将我遣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离开之后，过了八年之久，他仍然是独身。”

胡玉真道：“这样说来，你当年心境一定很寂寞和不安了。”

沈宇道：“是的，我好几次几乎削发出家，但每次都因一些小事而没有达到心愿。”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我离开先父八年之后，有一天忽然接到十分骇人的噩耗，原来，先父不但杀死了艾琳的父亲，还重伤了她的哥哥。假如艾琳不是被送到别处学艺的话，恐怕也会遭先父的毒手。”

胡玉真大惊失色，道：“哟！这怎么得了？”

沈宇道：“是呀，先父与艾琳的父亲，论交数十年，感情比亲兄弟还亲密。艾琳的哥哥，还是先父的义子，因此，我实在不明白何以会发生这等惨事。”

胡玉真道：“那么你爹爹后来呢？”

沈宇道：“他做出这件残酷血案之后，便引刀自刎了。”

胡玉真道：“他可曾说出原因么？”

沈宇沉重地摇摇头，道：“没有，他虽然留下一封遗书给我，但却使我更加迷惑和痛苦。”

胡玉真急切地问道：“那是什么原故？”

沈宇道：“他不但说不出原因，而且还叫我尽力设法弄个明白，他说他当时一定是忽然疯狂了，血案之后，他才始如梦初醒，晓得不对。可是大错已铸成，他实在不能苟活下去，所以引刀自刎。”

胡玉真道：“这真是太奇怪，也太悲惨可怕了。”

沈宇道：“他遗书中还说，八九年前，他已感到不妙，内心时时会发生杀人的冲动，所以把我遣走。”

胡玉真道：“然而常言道是，虎毒不食儿。你是他独生爱子，为何要遣走你？”

沈宇道：“唉，可怕的正是这一点，他想杀死的对象，就是我呀！”

胡玉真为之愣住，半晌做声不得。

沈宇又道：“现在你可明白了？我和艾琳之间，乃是人命血债，我除非遭遇惨死，否则她这一辈子也不会安心的。”

胡玉真软弱无力地道：“我明白啦！”

沈宇道：“自从这件血案发生之后，知者虽然不多，可是一些有密切关系之人，自然知道，例如家师紫木大师。”

胡玉真仍然乏力地道：“他们得知此事，并不稀奇。”

沈宇道：“可是先父这等疯狂惨酷的罪行，却难见谅于这些亲友。包括家师在内，所以我已被逐出门墙，并且追回我的武功。”

胡玉真悄然地哦了一声，道：“这就怪不得你打不过厉斜了。”

沈宇道：“他是数十年前天下第一高手魔刀宇文登的家数，我纵然武功尚在，恐怕也不是他的敌手。”

胡玉真讶道：“什么？他是宇文登的传人？”

沈宇道：“是不是传人，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刀法，却是七杀魔刀，一定错不了。”

胡玉真道：“这样说来，假以时日，厉斜将变成天下第一高手了？”

沈宇道：“他的确有此可能，但你要知道，一个人想达到武道中登峰造极的境界，单单是武功刀法，还是不够的。”

胡玉真寻思了一下，道：“我们且不谈他的事，你可有什么打算？”

沈宇道：“没有。”

胡玉真诚恳地道：“你可以信任我，如果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话，我很愿意为你出力。”

沈宇道：“你的盛情我心领了，我认为你最好远远离开我，这样对你我都有好处。”

胡玉真道：“难道没有一点儿办法可想么？”

沈宇道：“有什么办法呢？换了你是艾琳，你能放过我么？”

胡玉真认真地考虑了一阵，才沮丧地道：“不行，我不能放过你。”

沈宇道：“这就是了，我不论怎么做，她也不能放过我。”

胡玉真满腹泛起了同情怜悯，轻轻道：“其实你最无事了，因为你原是不可能被害之八。但后来你反而须得为你父亲的行为负责。”

沈宇道：“父债子偿，这是天公地道之事。你不必为我抱屈，就算先父从来没有我这个儿子也就是了。”

话虽如此，他的表情和口气，仍然十分沉重。

这种牺牲的想法，与个人的求生欲望，有着不能相容的矛盾和冲突。

一个人不生于世间则已，既已生出，就会有个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对死亡的畏惧和生存的欲望。

如今硬是要他牺牲了个人，当然会有反抗的意念。

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人都认为父债子偿的是应当的，连他个人亦承认此说，因而他又不能违抗。

沈宇的奇异态度，无疑是因此而产生。

他一方面自知必须让艾琳杀死，或是死在她眼前，以唤父亲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他求生的本能，又使他设法逃避。

胡玉真只是代他设想一下，就痛苦的几乎要疯狂了。在沈宇面前，她马上感到自己的一些烦恼痛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她道：“你确知艾琳的父兄，一定是你父所杀么？那封遗书，有没有可能是假造的？”

沈宇摇摇头，痛苦地道：“不会假的，紫木大师已鉴定过笔迹。”

胡玉真道：“天啊，你简直是无路可走啦！”

沈宇道：“我有时恨不得快点儿死掉，求得解脱。”

胡玉真道：“你别忙着去死，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这等决定，不可鲁莽。”

沈宇道：“不死又如何呢？”

胡玉真道：“我们从长计议一下，我想，也许可以劝劝艾琳。她何必要杀死你呢？反正已死的人，永不能复生了。”

沈宇实在不想再提到这件事，当下默然不语。

胡玉真接着道：“只要你不死，总有方法可想的。”

沈宇仍然不响，胡玉真温柔而固执地问道：“我说得对不对？”

她连问了三遍，沈宇耳根不得清静，而且他感到她似乎很有决心，非问出一个结果方肯罢休似的。

当下只好回答，道：“不对。”

胡玉真道：“为什么不对？”

沈宇道：“有两个理由，第一点是艾琳岂肯轻易放弃了家门血海深仇？你瞧，她已把我追得走投无路了。”

胡玉真暂不置详，问道：“第二个理由呢？”

沈宇道：“第二点是我经过这几个月来的流浪逃亡生涯，实在感到十分烦厌了。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胡玉真芳心大震，忖道：“他说得多可怜啊！”

沈宇见她没有作声，乐得不说话，当下也闭起嘴巴。

他漫不经心地掠瞥胡玉真一眼，但见这个少女，虽然已经改扮男装，可是唇红齿白，美目流盼，使他不禁想起她是个绝色美女。

胡玉真寻思了一阵，才道：“关于第一点理由，我们刚才不是谈过么？你可以跟艾琳商量，也许她肯放过你。因为她纵然杀了你，但对已死的人，亦无补益。”

沈宇道：“此路一定不通，何须多说。”

胡玉真道：“好，我们先谈第二点，你说你没有活下去的原因，但事实却不然。”

沈宇道：“哦，那我倒要听一听了。”

胡玉真笑一笑，道：“你内心之中，并没有当真愿意放弃生命，是不？”

沈宇道：“当然啦，如果我实在心灰意冷到极点，全然不想活的话，早就被艾琳逮住了。”

胡玉直道：“在我说出你可以活下去的原因之前，有个小小的问题，望你解答。”

沈宇道：“什么问题？”

胡玉真道：“你的武功，一定高于那天你与厉斜动手时甚多，但你为何不全力一拼？而且后来在屋子里，你为何宁死亦不肯再行动手？”

沈宇道：“这是我的一个苦衷，刚才你也听见了，我是被逐出门墙之人，追回了本门武功。但事实上武功仍在我身上，只是不许使用而已。”

胡玉真道：“原来如此。”

沈宇又道：“其后我不愿再动手，却是另有原因，并非我害怕战欧被杀，也不是我耍无赖，而是基于两个看法，一是我如单以家传武学应付厉斜，实在不能匹敌。若使出本门武功心法，莫说不一定能抵挡得住他的盖世身法，纵然能够，也因被逐出门墙之故，不能施展。”他停歇一下，才接下去道：“二是我算定他渴望知道我避过他凌厉致命的一击时的招式身法，乃是什么来历。他认为如果能再看见一次，就可得知，从而得以改进他的刀法了。”

胡玉真微笑想道：“这等想法，不是委赖么？”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只听沈宇道：“我深信他不会杀我，是以用性命来考验我的判断。若是我错了，只好认命。”

胡玉真道：“这个错往未免太大了。”沈宇道：“在旁人来说，以性命来下注，当然太大了。但我的性命，不值一钱，所以不算一回事。”

第八章 盗秘籍计诱二神愉

胡玉真道：“我跟你讲，你值得活下去的原因，就是战胜厉斜，成为当代的一流高手。”

沈宇道：“别开玩笑，厉斜已得魔刀字文登的嫡传心法，论刀法天下第一。”

胡玉真道：“这话可是当真？”

沈宇道：“自然是真的。”

胡玉真沉吟道：“但我记得以前你并没有这种表示，那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刀法的渊源来历。”

沈宇坦白地道：“是的，家师虽然曾与我谈论过字文登的刀法，可是当我看见厉斜出手时，却没有法子认得出那就是天下无敌的魔刀。”

胡玉真道：“你是后来才知道的么？”

沈宇道：“厉斜想知道的，就是我这一段经过了。”

胡玉真道：“你若是说出来，有妨碍么？”

沈宇含糊地嗯一声，不置可否。

胡玉真也不再问了，把话题兜回来，道：“你一定得战胜厉斜，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

沈宇一愣道：“我自己倒没有如许雄心壮志。”

胡天真道：“那是因为你认为艾家这段血仇，无法化解，所以绝意上进，不求闻达。”

沈宇道：“我纵然不因此故，亦不敢作此惊人之想。唉，天下无敌说时不难，想做到就难啦！”

胡玉真哀求地道：“你总得试一试呀！”

沈宇又叹了一口气，道：“难，难，不用试了。”

胡玉真道：“你考虑考虑，关于艾家之仇，我认为仍然可以化解。但你是当局者迷，以为已经绝望而已。”

沈宇突然感到迷惑，问道：“你如何如此关心我介

胡玉真道：“以你的为人和品性，一旦成为无敌高手，才可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没人敢再荼毒生灵。”

沈宇楞了一下，才道：“听起来你觉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肠。面劝我奋发上进呢！”

胡玉真承认道：“是的。”

沈宇道：“这样说来，你伪装神剑胡一翼的儿子，去观察厉斜刀法，为的就是看看他能不能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么？”

胡玉真道：“是的。”

沈宇道：“他难道还不及格？”

胡玉真道：“他在武功方面，虽然可成为一代名家，但他的为人与品性，却有点地问题。”

沈宇道：“不，你错了，以我看来，厉斜还不失为正太君子。”

胡玉真道：“不错，他可以达到正人君子的地步，但永不能成为受天下钦仰，热心地替武林主持公道的当代宗师。”

沈宇耸耸肩，表示不再辩论此事。

但胡玉真却不放松，又道：“你可知道，若是出类拔萃之人，如果仅仅是关起门，做正人君子，那可不够。必须将正气公道，扩而充之，使多人受惠才行。以我看来，假如做到一流高手的地步，你一定不仅只是关起门的正人君子。”

沈宇听了这话，不知不觉，激起了满腹豪情，眉宇间也侵出英气雄风。

胡玉真看得发呆，楞了一阵，才道：“对了，你应该是这种样子才对。”

沈宇慨然道：“承你如此看得起我，以及极力激励我，使我十分感激。现在我可以答应作~点儿，就是我不再逃避了。我要面对现实，尽力试~试。”

胡玉真大喜道：“那太好了。”

沈宇道：“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么？”

胡玉真道：“是的，我自幼即受庭训，谆谆嘱我要办这一件事，即是要我尽力发掘一个人，向武功无上大道迈进，成为无敌的高手，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这也是家父毕生想做到的愿望。”

沈宇肃然起敬，道：“令尊真了不起。”

胡玉真道：“家父的确是了不起的人，据他告诉我，自从他发此宏愿之后，奇事便发生了。”

沈宇讶然问道：“什么奇事？”

胡玉真道：“他说，他一旦开始热心地管闲事之后，便有无数不平之事，源源而来，让他知道。从这许许多多不平事中，他更感到非有~个向武道精

进的绝顶高手，方能管得，所以他更坚定此志。”

沈宇道：“果真是奇怪之事。”

胡玉真道：“他晓得许许多多当世无人得知的秘密。但他却无力干涉。正因如此，他才更为急切地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甚至不惜把我当作奖品。”

沈宇疑惑不解，插口问道：“这话怎说？”

胡玉真道：“我曾经把我许配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有希望成为一流高手。可是我后来一看，这个人已经甘心坠落，所以我离开了他。”

沈宇道：“源来如此。”

胡玉真道：“你可会瞧不起我？”

沈宇道：“不但不会，相反的我更敬重你。”

胡玉真嫣然一笑，道：“谢谢你，只不知我能不能为你效劳。”

沈宇沉吟一下，才道：“你暂时别插在当中，免得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对你无益。”

胡玉真断然道：“我个人的利与害，你不必担心。我坦白告诉你，只要你需要的话，就算叫我作你的侍妾，我也乐意充当。”

沈宇笑一笑，道：“既然你如此坦白，我也不妨老实告诉你，以你这等年轻貌美，我与你相处久了，说不定会生出男女之情。”

胡玉真道：“那也没有关系。”

沈宇道：“关系可大了，你要知道，我若是潜心上窥武道，欲求精进，首先须得戒绝情欲。除了胸中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以外，不能有任何情绪或欲念的困扰。”

胡玉真睁大双眼，惊道：“你须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么？”

沈宇道：“是的，但所得亦大。”

胡玉真道：“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了，你是沈家独子，若是血脉由此中断，唉，这教我如何能够安心？”

沈宇道：“假如你当我已被艾琳或厉斜等人杀死，还是一样么？”

胡玉真极力使自己恢复理智，想了一下，便站起身，道：“那么你趁此机会，快快逃走吧！”

沈宇摇摇头，道：“逃也不是办法。”

胡玉真道：“你如不甘被杀，只有逃走。”

沈宇道：“我刚才告诉过你，我要面对现实。”

胡天真道：“但在你还没有把握以前，你最好还是先躲一躲。”

沈宇道：“你别管我的事，你最好马上回家，代我向令尊致意问候。我若有机会，一定去拜访他老人家。”

他随即问了胡玉真的住址，再三劝她回家。

胡玉真想想，自己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听他的话，回到老家，免得反而妨碍沈宇。

她点点头，道：“好吧，我走啦，将来你路过我家，别忘了来看我。”

沈宇道：“一言为定，我总会去一趟。”

胡玉真依依不舍地注视着沈宇，最后终于下楼去了。

沈宇自个地犹在发愣，便听到胡玉真高声道：“沈兄，他们走啦！”

沈宇道：“好，你去吧。”

他仿佛能听到胡玉真走出店门，以及逐渐远去的脚步声。这时，他突然感到极为孤单寂寞，几乎要去把他们都叫回来。

沈宇坐了老大一会工夫，才起身离去。

由楼上到楼下，都看不见一个食客了。

敢情一来这儿又刀又剑的厮杀，远近皆知，人人裹足，二来已经过了午时许久，也该是饭店每日最稀疏冷落的时间了。

他走到街上，昂首阔步的行去。在较为繁盛的几条街道上游逛了一阵，便随便找了一家茶馆进去坐下。

沈宇虽是坐在最角落处，可是这间茶馆一共数十名客人的谈话，他都能容容易易听到，并且很清楚。

他听了一阵，目光转到右方的一副座位，那儿有两个茶客，正在谈笑。

他们的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他们谈话时的表情，声音和动作，在沈宇眼中，却与常人大有区别。

原来这两个中年茶客交谈之时，即使是说到开心时，纵声而笑，亦含有自我抑制的意味，并不十分放纵。

他们的话声，时时会突然放低，不似其他的人，一直用某种响度的声调来交谈。这亦是自我抑制的表现。

再者，他们的动作相当敏捷。

偶然有一些特别的手势，加强他们交谈的语气。

沈宇是首先从他们交谈中，听到了一些切口，才向他们加以注意。

现在再从他们这些细微的地方，证明所想不错，这两个人果然是黑道中人。

在黑道中，分为许多类型的集团，例如盗马、偷窃、诈欺、抢劫、贩卖人口等等。

每一种都各有组织，互不混淆。

不论是黑道中哪一类的犯罪者，到了参加这一行组织中时，便成了职业性的犯罪，以此维生。

他们都看不起那些偶然客串的罪犯，因为这等非职业性的犯罪者，往往手段粗劣，有时还加上不必要的暴行，而又不善掩饰，因而使社会上发生强烈的反感。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这一行的人，就遭受到突然激增的阻力和危险了。

换言之，一个职业罪犯，不论是黑道中哪一行的，总是希望他这一行，不受社会过于注意，以免遭遇强大的攻击。

因此，他们同行之间，互相联络，交换情报。

另一方面，则排斥生手和偶然玩票的罪犯。

沈宇似乎对黑道的学问，知道得很多。他起身走过去，当那两人向他注视之时，他很自然地打个手势，说了几句切口。那两个中年人，马上邀他坐下。他们互相通过姓名和来路，沈宇告以他是从南方溯江而来的。

他也得知这两人一个叫马仲昌，一个是于得时，向来是在成都、简阳、资阳、资州、内江等几个城市活动的。

他们其后的交谈中，时时夹有切口，这种秘密语言，外行人决计听不懂。

沈宇首先与他们天南地北的聊了一阵，这才开始探问，偷窃的这一行中，在他们的地盘内谁是高手。

马仲昌笑一笑，便坦白地告诉他说，在这条线上，行家有一百几十八，但最高明的要数他们两个。

于得时马上问道：“沈兄弟，你何事探问这一宗？”

沈宇道：“不瞒两位老兄说，小弟从江南来到川西，为的是跟踪一个人。”

于得时道：“他有油水么？”

沈宇道：“不但有油水，而且多得要命，只要得手，这一辈子就不必再干这一行了。”

马于二人，都露出惊疑而又垂涎之色。

要知他们既敢自称是此道高手，纵然不确，也不会离谱太远。因此，他们的经验已发出了警报。

但沈宇把那点子的油水，说得那么丰足，又使马于二人，大感垂涎。

这是因为他们仅是职业窃犯中的高手，深知这等机会不多。同时他们这一行干得太久了，也想暂时歇手。

马仲昌道：“我们可不是未见过世面之人，只不知那人带了多少珠宝玉器在身，使沈兄弟认定这人真是肥羊？”

沈宇道：“两位老兄认为多少，才算是真正的肥羊呢？”

于得时道：“至少也得价值百两黄金以上。我看沈兄弟盯了数千里之远，这人身上所值，大概有千两黄金之多，亦未可知。”

沈宇道：“不止此数，你们多请些。”

马仲景和于得时都倒抽一口冷气，感到难以置信。

马仲昌首先道：“他除非身上带着有名的珍珠衫，或者是禁宫的九龙玉杯这等稀世宝物，否则岂有千两黄金以上的价值？”

于得时道：“可有千两之值？”

沈宇摇摇头道：“你们大胆多估些。”

马仲昌道：“三千两？”

沈宇摇头，轻笑不语。

于得时赌气道：“五千两？”

但见这个黑衣少年，仍在摇头。

马仲昌气不过，冲口道：“一万两？”

他话一出口，就十分后悔，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以他在这一行中的地位资格，岂可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可是沈宇却认真地道：“差不多了，但绝对不止此数，也就是说只多不少。”

马于二人见他说得认真，都惊得呆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任何富有之人，身上所带的财物珍宝，总值决不会超过百两黄金。

事实上即使是这等数字的珍玩宝物，若要送到别处，便领委托镖行了，何况是那么骇人的一笔财富。

沈宇道：“这票买卖如果得手，咱们平均分摊之后，都成了富甲一方的人，这一辈子，可以好好的过啦！”

马仲昌道：“当然啦，想想看，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千两金子。”

于得时道：“算了，就算沈兄所言不假，但如此昂贵的物事，卖给哪一个？”

马仲昌清醒过来，笑道：“是呀，我们就算得手，也没有用处。”

他虽然表示不必多费脑筋，可是笑容和口气，却有遗憾之意。

沈宇道：“唉，老兄们想想，如果不是千真万确，而且可以变成现金的话，小弟我何必几千里的穷追呢？”

马仲昌一听，登时精神大振，道：“这话有理。”

于得时道：“访问那是什么物事，这般值钱。”

沈宇道：“你们做梦也情不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藏放在一个扇形的沉香盒内，只有六寸长，四寸阔。”

马仲昌道：“一本小书，能值那么多钱？”

于得时道：“打死我也不能相信。”

沈宇道：“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没有法子。但请你们遵守行规，万万不可泄露这个秘密。”

马仲景道：“你本想过我们帮你么？”

沈宇道：“正是，我一个人实在不行。”

于得时道：“这本小册子，有什么好处，值得这许多银子？”

沈宇沉吟一下，显然考虑要不要告诉他们，然后才道：“这本小册子，只是一本武学秘籍，但在夹页之中，却有一幅地图，得了此图，咱们就找得到一座金窟了。”

马于等两人，当然不会立即相信。

因为沈宇虽然在表面上，好像很有理由，例如他从迢迢数千里外，跟踪到川西成都来，假如不是有几分把握，怎肯这样做。

但世故之人，总是将事情往深处想。

他们马上想到，沈宇会不会是垂涎人家那本武功秘籍，才一直追到此地来？以他们所知，武林之中，往往会为了一本拳经，或是一把上佳兵刃，而演出残酷可怕的仇杀血案。

当然，他们亦不至于完全不信。如果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件事，则谈话至此，即可结束了。

马仲昌缝缝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兄弟觉得有作更进一步证实的必要。”

于得时也道：“是呀，这对男女，既然敢于行走江湖，身上又带有武功秘籍，可知他们必是精通武术之人，纵然此事属实，亦须从长计议下手之法。”

沈宇道：“只不知两位老兄，须得有什么证明，才肯相信？”

马仲景道：“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沈宇道：“小弟先请问一声，如果此事得到证实，两位可愿出手相助？”

于得时眼中射出贪婪的光芒，爽快的道：“只要是真确不假，我愿参加。”

他向马仲昌望去，问道：“老马，你怎么说？”

马仲昌沉吟了一下，才点点头。

这一来在原则上，他们已经同意。

沈宇道：“咱们这一行之中，讲究的是义气友情，假如两位老兄信得过我，那就可以立即进行，以免失去了机会。”

马仲昌反对道：“小沈，你不要急，有许多事是欲速则不达。如果你的确要我们相助，而我们在行事之时，信心不够坚强的话，反而会误了大事。”

这番话不但甚合情理，并且可以窥见马仲景此人，头脑冷静，经验丰富，不愧是黑道中偷窃门的高手。

于得时道：“老马，你别多疑，须知机会难逢，如果不能抓住，这一辈子，只怕不易有第二次。”

他的立论，是从整个人生的变动着眼。事实上在这世间，许多人的成功，当真是由于抓住一个机会。

一旦失去，便不免有“时乎时乎不再来”的感叹后悔了。

马仲昌道：“老于说得虽是，但小沈之言，真确性如何，岂能不加考虑。”

沈宇道：“我绝对乐于让你们考验，只要老马你想得出办法。”

于得时道：“我也不反对，但咱们须得及早作一决定。我认为只要小沈能证明他从什么地方来，而又查得那对男女，来处是否相同，就可以下判断了。”

马仲昌道：“这是一个办法，另外我还得问问小沈，你如何得知那本秘籍上，暗藏金窟地图？”

沈宇道：“在我们那边，凡是道上的老行尊，都晓得白骨冢的传说，只不知你们这边，知是不知？”

于得时眼睛一亮，贪婪之念更盛。马仲昌虽然不致如此，可是面上的表情，亦微有变化。沈宇看了点头道：“你们也知此一传说，可见得果然是线上得有真传的高手了。”于得时道：“这个传说，知道的人，确是不多。”

马仲昌道：“此是咱们线上五大秘密传说之一，如果是人人得知，那就不希奇了。”

沈宇道：“这座白骨冢的位置，就在那本秘籍之内。”

马仲昌道：“听将起来，倒是有点儿可信。”

于得时道：“你如果还有疑惑，那就不妨旁观，我和小沈动手。”

马仲昌笑一笑，道：“老于，你别财迷心窍，还舍不得分给别人，要知在传说中，那座白骨冢乃是吴王张士诚的窖藏之一，虽然不算大，可是一定不止万两黄金之数。我们能分上一份，就是大富豪了。”

于得时道：“你如果参加，当然要分一份给你。但你若是旁观，我可以多分一点儿，也不会不高兴。”

沈宇道：“得啦，反正我们只有这么三个人，怎么分法，都可以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说一说这件事的经过始末，给你们参考参考。”

于马两人，顿时凝神静听。

沈宇道：“正如你们所知，在传说中，这白骨冢藏金，乃是百余年前，我们这一行的南北二老，遗言证实有这么一件事。因此，后世乏人，才深信不疑。可是他们的遗言，说得很含混，只留下这么一个传说，和两句谜语，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白骨冢。”

于得时见他停顿，登时为之心痒难熬，连忙催道：“快说，快说，你怎生发现线索的？”

沈宇道：“我在浙东海边，碰见了这个人，男的姓厉名斜，女的姓艾名琳。由于我认识艾琳，所以连带也识得厉斜。”

马仲昌大感宽慰，忖道：“原来他们是这样子认识的，如若不然，这个沈宇的身份来历，便大有可疑了。”

只听沈宇又遭：“厉斜是个老江湖，大概已瞧出我是黑道中的人，所以对我不大和气。这一点儿我倒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武功高明，我可招惹不起他。但眼见他把千娇百媚的艾琳夺去，我倒是心有不甘了。”

于得时安慰他道：“不要紧，若是找到了白骨冢，你有的是黄金，再漂亮的女孩子，也买得到。”

沈宇道：“我后来也是这么想，可是起初我却很不服气，所以尽力与青厉斜的动静，假如找到把柄，就可以使艾琳离开他。谁知把柄没找到，却发现他时时翻阅的一本小书，竟是揭开白骨冢秘密的物事。”

马仲昌沉吟道：“传说中虽然说是白骨冢的地图，藏在了一本小册的夹页中，但你如何得知这一本就是呢？”

沈宇道：“昔年的南北二老，留下两句谜语，乃是白骨冢里黄金窟，双颊封面后一刀。”这两句谜语，后来无人猜得透，我当然也猜不透，可是那天夜里，我窥看厉斜的举动时，但见这本小册正打开，覆放桌上。在明烛下，看见了小册的封面和封底。”

马于二人一齐轻咦，都若有所思的样子。

沈宇道：“你们都猜到了，是也不是？”

马仲昌沉得住气，应道：“还是你说下去的好。”

沈宇点点头，道：“我当时看到封面上有两个白色的骷髅头骨，在黑色的纸上，特别触目惊心。在封底那一边，却在黑纸上，画着一把金色的大刀。”

他停下来，看看这两人。

于得时道：“啊，这岂不是谜语中白骨冢里黄金窟，双颊封面后一刀么？这二句说的，正是此书模样呀！”

马仲昌道：“怪不得这许多年来，天下无人测得透，敢情双颊封面后一刀，是这个意思。”

沈宇道：“当时我看见了之后，心中隐隐感到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一时又想不透，所以赶快走开。”

于得时道：“若然是我，马上就拿了那本书再说。”

沈宇道：“不行，那厉斜武功高明，如若被他得悉，只怕有杀身之祸。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我当时醒悟这本小册，就是传说中的那本，当然不会放过。”

马仲昌道：“后来你没有下过手么？”

沈宇道：“下手谈何容易。一来厉斜日夕不离此书，二来到我想出其中道理之时，他们已经离开浙东了。”

马于二人，都陷入沉思之中，他们正在运用所有的智慧经验，看看这段故事，可有破绽没有。

于得时首先道：“你其后就一直跟到此地么？”

沈宇道：“是的。”

马仲昌道：“小沈，你的话大部分可以相信，但也有些不能尽信。”

沈宇一怔，道：“什么地方不可信？”

马仲昌道：“你所说的小册子等等，都可相信。因为假如你不是亲眼看见，决计编不出这一些话。就算编得出来，亦没有编造的理由。”

沈宇现出更为迷惘之状，问道：“那么我的话，哪一部分不可信片

马仲昌道：“你说等到你醒悟之后，便一直跟踪他们，直到此地那些话，全不可靠。”

沈宇道：“为何不可靠？”

马仲昌道：“假如我是你，一旦悟出这个秘密，当然用尽心思，去盗厉斜的秘籍。

我们志在得金，所以但须获得地图，就算成功了，对不对？”

沈宇道：“对呀！”

马仲昌道：“既然如此，你只须看过地图，就可以把积籍悄悄归还。使厉斜全不知觉。你仍可得到藏金。”

沈宇道：“但我没有下手的机会呀！”

马仲景道：“不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沈宇愣完又愣，他乃是当真极感迷惘。因为他的目的地，实在不是在藏金上而是另有图谋。

他之所以大感惊奇，就是这个黑道偷窃门中的高手，如何能窥测出他的用心。难道他能了解，一个武林高手，对于绝世武功的响往，更胜千万两黄金么？

于得时道：“不错，小沈之言，果然大有破绽。”

马仲昌故意考他一下，道：“老于既然也这么说，请把看法说出来听听。”

于得时诡笑一下，道：“因为我已得到消息，晓得小沈与厉斜、艾琳都碰过面，还惹出一场凶杀大案，因此，我猜小沈与他们，一定有某种特别的恩怨。”

马仲昌猛力点头，道：“对，对，你这个消息，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想啦！”

沈宇颓然道：“既然如此，你们有何打算？”

马仲昌道：“我要你说老实话。”

沈宇一怔，正感不知从何说起。

只听他又道：“以我猜想，你看见那本秘籍之时，必定亦同时下手，偷走了厉斜的银钱，对不对？”

沈宇虽然一时还不明白他何以作此情测，但口中却顺水推舟地道：“是的，你怎生得知的，”

马仲昌这时可也禁不住面有得色，道：“你不但偷了他的财物，而且还被他发觉，所以你后来一路追踪，都不敢与他们见面。也可能是他们在追踪你，要收拾你一顿。”

于得时道：“是啊，不然的话，小沈老早就得手啦，何须找上我们？试想你既与他们相识，只要找个借口，与他们接近，还愁没有机会，偷看那幅地图么？”

沈宇此时才恍然大悟，敢情自己的破绽，是在这一处。

这是因为衡情度理之下，他如能与厉斜接近，当然有许多机会下手。既然不能下手，可见得他不敢与厉艾二人碰头见面。

在马于两人的处身立场，很自然地就联想到这是由于偷窃引起了问题，因此，他才会猜想沈宇曾经盗窃厉斜的财物，以致不敢见面。

沈宇正好将计就计，得以解释厉斜对自己的敌视。他们的错误猜想，实在再好也没有了。

他们开始商议如何下手之法，谈得十分起劲，不过话声很低，而且还夹杂很多切口，外行之人纵然听了去，也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别人对他们一点儿也不惊异注意，因为在四川各地，上茶馆摆龙门阵，乃是通行习俗。

沈宇道：“他们认得我，所以我只能替你们把风。”

马于两人，都同意了。

马仲昌向于得时道：“这人既是武林高手，我们就不能用对付普通人的手法了。”

于得时道：“当然啦！”

他转向沈宇，问道：“他时常取出小册子翻看么？什么时间居多？”

沈宇道：“这可不一定，得看他高兴。”

于得时道：“这又更为困难了。”

马仲昌问道：“厉斜有什么嗜好？”

沈宇心下为难，忖道：“我若是胡乱的说，他们将因此招致失败。但不说的话，却又不行。”

他想了一下，忽然醒悟，道：“他本身没有什么嗜好，但却沉迷于追求武功精进之道上这一点，实在无法加以利用。”

马仲昌颌首道：“我也相信他没有什么嗜好，不然的话，小沈你早就利用了，还等到现在么？”

于得时道：“这真是棘手之事，使人感到无从下手。”

沈宇道：“以我想来，唯一可行之法，只有反过来谁想。”

马仲昌道：“这得怎生推想？”

沈宇道：“他既然日夕不离此书，我们唯有在他身上搜出来，用心记住地图，再还给他，若要如此，除非他完全失去知觉。那么我们如何使他失去知觉呢？不外是使用迷香或者用蒙汗药两个办法。”

于得时道：“这等推想之法，倒也有用得着。”

马仲昌道：“他既是有武功之八，便不能用迷香了，只能用蒙汗药，放在酒菜茶水之中，把他迷倒。”

沈宇忙道：“我得告诉你们，那艾琳也是可怕的危险人物。除非我们不动手，如若动手，必须将她一起弄倒。”

马仲昌道：“你可是在开玩笑？弄倒一个，已经不知要费多少气力，又须时机凑巧。

若是要同时弄倒两人，机会就更难等到啦！”

于得时插口道：“不要紧，好在小沈与她相识，到时由他出面，绊住了她。我们行动够快的话，就可以记住地图了。”

沈宇决然道：“不行，我也得亲眼瞧到地图才行。”

他不须说出理由，对方两人都心中明白。

要知马于两人，相识已久，说不定极有交情。因此他们之间，或者能够互相信任。

但沈宇与他们并无交情，如果不是亲眼看过地图，到时若被他们撇开，岂不是徒呼负负？

马仲昌道：“只要想得出妙计，我们马上进行！”

三人商议了老大工夫，决定第一步先调查厉艾两人下落，以及他们的动向，再作计较。

于得时在成都城内，比较有办法，当下出面，放出消息，调查厉文两人的下落。

不久，消息传来，那厉斜与艾琳两人，曾在城内逛街，现在到青羊宫访一个道士，还未离开这座道观。

在消息中又提到这对年轻的男女，形迹相当亲蜜。艾琳没有骑马，与厉斜并肩而行，有时还携手厮贴，言笑甚欢。

沈宇听到这些报告，心头发闷刺痛，竟对厉艾两人，都泛起了很意。

马仲昌凝目寻思，眸子中闪动着狡诈诡黠的光芒。

沈宇虽然看见了，但他目下一则心中还被阵阵的妒痛缠扰，二则

老马此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现在正是要找出可行的阴谋诡计，对付厉艾二人，眼中的神色，当然不会纯洁坦荡了。

于得时道：“老马，我们去瞧瞧如何？”

马仲景歇了一下，才向沈宇征询意见，问道：“你认为好不好？”

沈宇这时候总算已摆脱了艾琳给他的刺激，心神稍定，脑筋一转，便摇头道：“不妥，不要。”

马仲昌讶道：“有何不妥？”

他虽然装出奇怪之色，但沈手却感觉得出他是伪装的。可知他本意亦是认为不该去瞧瞧厉艾二人。

沈手道：“厉斜和艾琳两人都不是几俗之辈你们若曾露面，被他们看见的话，下次碰上，必定认得出你们。”

于得时道：“这话甚是。”

马仲昌道：“那么小沈的意思是，我们暂时不去招惹他们，是也不是？”

沈宇道：“也不是，你们必须尽快看见他们，观察他们的动静才行。”

于得时道：“你既不让我们去，又要我们尽快能观察他，这话怎说？”

马仲昌道：“老于，他的话有理。”

于得时遭：“我也知道他说得有理，但问题是这等矛盾的说法，叫人如何办得到？”

马仲昌道：“这正是我们须得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假如解决不了，小沈一定对我们重新估价，也许不与我们合作了。”

沈宇道：“那倒不至于这般严重，但你们却一定得想出个办法才行。”

他的口气之中，果然含有坚持之意。

马仲景道：“好，小沈，我们服了你啦！”

他转向于得时适：“假如小沈的才智，不能使我佩服的话，老实说，我也不愿与他合作。”

于得时点点头，道：“这话甚是，但在我记忆之中，你还是头一次亲口说出佩服某一个人的话。”

马仲昌道：“现在你赶紧帮我动动脑筋，解决这个难题，关于以后的步骤，我已大致想好啦。”

于得时道：“好，让我想一想。”

沈宇接口道：“这个难题，兄弟倒是有个法子，可以两全其美。只不知接下来，马兄有何安排？”

马仲昌道：“我刚才想过，他们既然到青羊官访人，则极有可能今夜下榻在本城中。

若然如此，我们必须得提早下手，抢占地利。”

沈宇道：“妙，妙，请问他利如何抢占法？”

马仲昌道：“他们既非夫妇，纵是情感极融洽的情侣，但为面子，投宿之时，亦必开两个房间，绝对不会省下一个房间的钱。”

他分析到这里，沈宇的心情又难过起来。

因为在老马的话中，已强烈的暗示出，那厉斜、艾琳二人，可能在表面上开两个房间，而其实同宿一榻。

他极力使自己冷静，免得妨碍运思。

只听马仲昌又道：“因此我们只要花一点钱，在本城四五家最好的客栈，都定了两个房间，便可占得地利。”

沈宇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们随时可以住人已订好的房间中，而由于房间比他们先开，所以不会引起他们之疑么？”

马仲景道：“不错，要知天下间凡是跟踪者，总是极难抢得主动。因为

不能捉摸被跟踪者的去向和行止人数。”

沈宇道：“是的，差不多都是如此。”

马仲昌继续发表他的精辟见解，道：“因是之故，跟踪者永远是在被跟踪之久后面投店开房的，内行之人，最注意的是后脚跟着人店之人。对于早已开好房间之人，很少发生疑忌，是以不甚防范。”

沈宇道：“一点儿不错。”

马仲昌又道：“至于我在每家客栈，都开两个房间之故，便是定要算准我们的房间，一定夹在他们两房之间。这样，他们既不能连成一气，使我有逐个击破之机。同时，在监视之时，也容易得多了。”

于得时道：“开房间之事，交给我办就行啦！”

沈宇道：“现在轮到我贡献意见了，你们现在到青羊宫去踩探，实是不便。但如果派别人去，就没有妨碍了。”

于得时失声一笑，道：“这算是什么办法？”

马仲昌也道：“这个办法，只怕行不通。”

沈宇道：“我还未说完呢！要知派人前去的话，一来不易获得详细情况，难下推断，二来所派之人，也很容易露出马脚，被厉斜他们发现有人盯梢，加以注意，将更增加许多阻力了。”

马仲景连连颌首，道：“是呀，我们顾虑的正是如此，但你们仍然要派人前往，岂不奇怪？”

沈宇道：“这个问题，关键全在人选一事上面，假如你们派出之人，不但可以瞒过他们耳目，不使警觉。同时又能将你们所想知道那些有关厉、文二人的动静，定全报回来。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岂会反对？”

马仲昌道：“唉，到哪儿去找这个人选呢？”

沈宇指指自家鼻子，道：“我就是了。”

于马两人讶道：“你？”

沈宇道：“是的，我化妆后前往，而你们却替我准备一些可以掩护我的人同行，便可万元一失了。”

于得时遭：“好主意，你想找怎么样的人，为你掩护？”

沈宇道：“这一点儿我还没想出来。”

马仲昌道：“我们找一个标致女子与你同行如何？”

沈宇道：“不行，一男一女，特别惹人注意，我可不能让他们注意。”

于得时运：“但样好了，找个体面之人，与你一道到青羊宫去。”

马仲昌道：“不，最好找个老妇人，到道观烧香还原，小沈扮作长工，挑着三牲香烛等物。试想谁会对一个长工，投以注意的眼光？”

沈宇赞成道：“好，就这么办。”

他们马上行动，沈宇不久就到了青羊宫中。

此时他身上穿着，完全是乡绅家中的长工模样，面部也经过化妆，黝黑苍老，乍看象是中年之人。

假如厉、艾二人，向他细看。以他们的眼力，当然不难瞧出破绽。

但他们三人一致深信厉、艾二人决计不会注意到他，所以赞同他此行。

沈宇只须挑着木盒，到了大殿时，他跟本不必动，同来的一名老妇，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子侄。

是以烧纸上香，以及摆设神供祭礼等，都不必他动手。

他抱着扁担，缩在一隅。

这座大殿占地甚是宽广，但朝拜的信徒香客极多，所以也就不为人注意了。

那厉斜和艾琳二人，在右边回廊的一角，正于一个年纪甚老的道人说话。他们分别坐在一张八仙桌边，对往来不歇的香客，时时投以锐利的目光。

沈宇与他们相距的甚近，大概只有丈余，是以他暗暗紧张，真怕他们会瞧看自己。

厉斜与那老道人的对话，沈宇凝神听会，发觉他们才只是开始而已。心知一定是这老道人因事耽搁，直到现在才得空与他们说话。

只听厉斜道：“玄智老道长，在下此来特地向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玄智老人道：“施主打听谁呀？”

厉斜道：“有一位三清门中的高人，世称神机子徐通，他在哪儿？”

玄智一怔道：“你们找神机子徐通？”

厉斜道：“不错。”

玄智道：“你们何以单单找上了贫道？”

厉斜道：“因为据我三年来调查结果，你已是当世与他关系最深之人了。”

玄智道：“这话怎说？”

厉斜道：“你们同门学艺，共有师兄弟八人，六人已经羽化仙逝，只剩下老仙长你与神机子，因此，看来世上也只有你得知他的下落。”

玄智道：“你倒是查得很清楚呢！”

厉斜道：“当然啦。否则在下怎会赶上数千里的路，来此拜见。”

玄智道：“但可惜的是你没打听到我那徐师兄已经解脱的消息，这一趟却白白走啦！”

厉斜淡淡道：“若然他已仙逝，我只好自很缘浅了。”

玄智道：“这也是没法子之事。”

艾琳起身道：“既是如此，我们走啦！”

玄智道：“恕不远送。”

厉斜却端坐不动，道：“神机子徐老前辈虽然才大智高，向来算无遗策。但却有一件事，他竟没有算到？”

玄智道：“那是什么事？”

艾琳一瞧他似乎不会马上就走，便又坐下。

厉斜道：“我既然来到，如无一点儿证据，岂能就此返回江南？”

玄智抚须道：“原来如此，贫道可以将他的墓地所在告知，两位不妨去瞧瞧，便知道了。”

厉斜道：“左右不过是一块墓碑罢了，岂能作数。”

玄智道：“施主这话好没道理，假如他尚未死去，何必先立墓碑。况且他亦没有理由不敢与你见面，是也不是？”

艾琳觉得有理，插口道：“老仙长说得是。”

厉斜道：“这正是他失策之处，若然他以为一块墓碑，就可以把我骗走的话，便大错特错了。”

玄智有点儿不耐地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贫道无须多说了。”

厉斜眼中射出森厉可怖的杀机，目光锐利有如冷电，凝定在老道人面上，冷冷道：“听着，本人如不得到满意答复，半个时辰之内，血洗全观。”

他的声音冷酷之极，也坚决无比，纵是缺乏人生经验的人，也不能不深

信他是个说得出做得到之人。

玄智年逾七旬，见过不知多少人物，如何能不知道此人已下了决心，定无虚伪。

因此他紧紧皱起霜白眉毛，一时不曾作答。

厉斜又冷冷道：“不管神机子徐通是死是活，我都要见到他，如若他已死去，那只能怪他连累了你全观之人的性命了。嘿，嘿，他决计没算到这一点。”

玄智看看艾琳，发现她垂下眼皮，好像没有听见厉斜的话一般。

他衡量之下，才道：“你一定是魔刀宇文登的续传弟子了，是也不是？”

厉斜道：“有点儿意思啦，这话可是徐通说过的？”

玄智道：“不错，他已说过，若是发生了今日这等情形，那就是他的灾劫临头了。”

厉斜道：“如何说是他的劫难到了？”

玄智道：“他曾亲口对我言道，若是魔刀宇文登的经传弟子来到，虽闻他的死讯，必定仍不罢休。假使他不能在事前安排好，必然连累本观道侣，因此，他只好让你见他最后一面。”

厉斜道：“这话真是徐通说的？”

玄智道：“不错，是他亲口说的。”

厉斜道：“这样说来，他还未死了？”

玄智道：“贫道不能打诳，他实在已经死了。”

厉斜眼中闪出怒色，道：“既是已死，如何还能见面？”

玄智坦然道：“先师兄神机妙算，宇内无双，他既是这么说，一定办得到。”

艾琳插口道：“你一点儿也不怀疑他的话么？”

玄智道：“贫道决不怀疑，昔年贫道想修习武功之时，先师兄便劝我不要练武，贫道听从他的话，果然屡蒙大利。”

艾琳奇道：“你蒙受什么大利？”

玄智道：“例如今日的情况，如果贫道曾经修习武功，这几十年下来，总有相当火候。因此这位厉施主相迫之际，贫道岂甘受辱或被害？若然出手，定必死在魔刀之下。

现在厉施主纵是拿刀杀伤贫道，贫道无力反抗，也得只好由得他去。”

他话中之意，乃是说明他由于没有武功依恃，所以对一切欺凌侮辱，便只好逆来顺受，却因如此，反而得保性命。

厉斜道：“得啦，闲话少说，徐通约定在何处与我见面？”

玄智道：“这一处地方，贫道当然要奉告的，可是务求厉施主应诺一声，见过先师兄之后，不得再到此观，找贫道的麻烦。”

厉斜道：“若是见得到面，那也罢了。如果见不到他，便又如何？”

玄智道：“厉施主今日来到此地，他日亦一样来得。因此如果你见不到先师兄，大可回来找贫道算帐。”

厉斜爽快地道：“行，你把地方说出来。”

玄智道：“先师兄遗下言语，叫你前往巫山神女峰后第三座幽谷中，目能与他相见。

并且可遂你的大欲。”

厉斜道：“可遂我的大欲？我有什么大欲呢？”

玄智道：“这个贫道也不知道了。”

艾琳本想问他，及至听他这么一说，便打消此意，改口道：“我们走吧！”

厉斜道：“好的，但今日之行，却十分遗憾。”

艾琳道：“你何事遗憾？”

厉斜道：“神机子徐通这一派，秘传的修罗密手和毒龙枪，都是宇内上乘武功，大可以与我魔刀，拼个高下。可是这个老道，虽是徐通的师弟，却不曾修习武功，是以不能出手印证，岂不可惜。”

艾琳始才明白，道：“原来这两宗绝技，竟是流传在徐通这一派之中，只不知还有没有继承之人。”

厉斜道：“你放心，一定没有人能够继承。如若不然。徐通便不会交代这等遗言了。”

艾琳点头道：“是啊，如果有人练成这两宗绝艺，岂有惧怕于你之理。”

他们一齐行出殿上，许多男女香客，都向这对年轻貌美的伴侣，投以注意的目光。

艾琳用手肘碰到厉斜，悄悄道：“我感到有一对目光，特别厉害，好像是从右边角落射来的。”

她说话之时，并不向右方望去。

厉斜点点头，随手指点着一座巨大的五香炉，含笑说话，好像是在谈论这座香炉一般。

在右方射过来让艾琳感到有异的目光，正是乔装为长工的沈宇所发出。

他眼前厉艾二人，走到殿上之时，态度颇为亲蜜，顿时一阵妒恨攻心，不知不觉射出凌厉的目光。

他乃是修习上乘武功之人，精神力量强大之极，是以他含有忿恨意思的目光，射到厉艾二人身上时，便宛如有形之物一般，使艾琳感到有异。

厉斜态度很自然地移目四瞧，在沈宇面上，仅仅是迅快一瞥而已。

可是他却能够丝毫不差的把这个人的面貌衣着等详细告诉艾琳。

他最后问道：“你认为此人是什么来路？”

艾琳道：“除了沈宇之外，还有什么人会对我们加以注视？”

厉斜道：“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人，但这厮如果是沈宇，亦不奇怪。咱们之所以形迹如此亲蜜，主要的动机本是激他妒嫉。”

艾琳笑一声道：“也许你看差了，沈宇或者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

厉斜道：“不，我观察得很清楚，他什么都不在乎，独独对于你的态度，发生相当强烈的反应。”

他们一面含笑低语，一面有意无意地四下瞧看。

厉斜只停了一下，又道：“我看了这等情形，算准他反而会跟住我们，所以才和你离开那儿。”

艾琳道：“若然如此，他倒是有点儿可怜呢！”

厉斜道：“你正因这一怜之念，才不忍心亲手杀他，而企图假借别人之手？”

艾琳道：“是的，你老早就该替我下手。”

厉斜道：“我先问问你，假如我杀死沈宇，你心中是恨我呢？抑是感谢我？”

艾琳道：“当然是感谢啦！”

厉斜道：“你只是认为应该感谢，是以随口回答，不必再想。可是事实

上没有这么简单，请你再想想看，会不会恨我？”

艾琳道：“我怎么会恨你……”

但她一想之下，便住口不言了。因为她隐隐感到，如果是厉斜杀死沈宇，则地纵然保持感谢之心，但亦不能继续与他友好地相处在一起了。

这是因为她心坎中，曾经有过沈宇这个人的缘故。换言之，她在未遭大变之前，一度爱慕过这个英俊机警的青年。由于这一点，将使她对于下手杀死沈宇之人，结下憎恨和仇恨。

厉斜谅解地道：“不要紧，你的想法很是正常，任何聪明杰出之人，一旦牵扯到感情之时，也往往会昏头转向。而你的情形，更是弄得爱恨难分。”

他的态度是这么开朗，说话如此体贴。使得艾琳突然发现厉斜并非如她印象中的冷酷凶狠之人。

她惊异地望着他，道：“你这一番话，真是说到我深心。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厉斜道：“我么？也好也坏，没有准的。”

他们一直在极自然的态度下，监视着沈宇，正因如此，沈宇的化妆，才瞒过这两名高手的锐利眼睛。

此时作为沈宇掩护的老女人和那个侄子，已经上过香，拜神已毕，开始收拾各物。

沈宇过去帮忙，忽然感到背上凉飕飕的，心知一定是厉斜和艾琳，正集中注意，监视着他。

他晓得目下情势之紧张危险，已达到了最严重的关头。

只要他们一走过来，对面相视，他的假面目立刻被看破。

而事实上，厉艾两人，正是一齐举步，向这个嫌疑人物走去。

沈宇虽然背向着厉艾二人，但耳中已听到他们走过的低微步声，心中一惊，全身神经登时绷得紧紧的，等待变故。

他继续将各物收入担盒中，动作丝毫不因背后的脚步声而迟滞。

步声直到距他只有三四尺之时，方始停止。

在如此接近的距离内，沈宇晓得自己已经失去反击之力。换言之，由于他直到现在，还不能迅速改善形势，因而背后之人，只要突然出手，他就非得躺下不可了。

他横下心肠，咬紧牙关，等待这被击倒的一刹那，当他并不是害怕得不敢抵抗，而是在他估计中，厉艾二人，不见得已经看出他的真面目。因此，他们如果不能再行发现破绽，便不至于出手。

这个想法，促使他决心赌赌运气。

厉斜站得较前，他等了一下，见这名长工打扮之人，全无动静，当下举起右手，缓缓伸出去。

他五指微张，既可擒拿，亦可化作拳击指拂之势，变化甚多，须看情况而定。

当他的手指快要碰到对方肩背之际，突然停住。

原来艾琳一把捏住他臂肘，阻止了他的动作，一面侧头示意他走开。

两人一同移步走开，艾琳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上香的老妇人么？”

厉斜道：“看了又怎样？”

艾琳道：“我敢用人头担保，她是个道地的乡绅内眷。”

厉斜哦了一声，道：“我明白啦！”

艾琳道：“这名长工纵然练有武功，但反正他不会沈宇，因为沈宇绝对找不到这正当人家，为他掩护的。”

厉斜会意道：“好，咱们走吧！”

他们这回一直走出道观，扬长而去。

沈宇松口气转眼向左廊边望去，但见刚才与厉艾二人说话的老道人，还坐在桌边，皱起眉头，显然心情并不愉快。

他寻思了一下，径自向那边行去，到了桌旁，也不询问，就在老道人旁边坐下。

一名道人走过来，道：“喂，这儿不是给闲人休息的，你如果想歇歇脚，到那边去。”

沈宇注视着老道人，一言不发。

那名老道人乃是此观观主玄智，德高望重，是成都有名的法师。

他看见沈宇，然后摆摆手，命那名弟子退下。

沈宇这才开口，道：“道长可愿与我说话？”

玄智道：“出家之人，与事无争，说不说话都不打紧。”

沈宇道：“但刚才道长分明不由自主的说了不少话，可见得您虽是存心不问世事，但往往事与愿违。”

克智道：“施主贵姓大名？”

沈宇道：“在下姓沈字宇。”

玄智道：“沈施主想知道什么？”

沈宇道：“在下只想知道，以道长这等世外高人，如何会与魔刀门中之人，发生关系？”

第九章 慕名驹管窥泰龙枪

玄智眼中闪出惊异的光芒，道：“你如何得知他是魔刀门中之人？”

沈宇道：“这事也值得奇怪么？”

玄智道：“当然啦，照理说他纵是曾经抖露过刀法，但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也恐怕只有敝派之人，方始认得出他的来历。”沈宇大讶忖道：“这话倒是不错，我以前也认不出他的刀法。”要知这沈宇身兼两家之长，尤其是少林高僧紫木大师，曾经将天下各门派的绝技特点，告诉过他。

紫木大师亦曾提到魔刀的特点，可是厉斜的刀招手法，却完全不同，是以他起初完全看不出来。

现下这玄智老道人这么一说，显然其中大有道理，而不是像他自己猜想，认为是紫木大师弄错了。

他道：“宇文澄的魔刀，曾经纵横天下，宇内无敌，见过他绝艺之人，如今还有不少人活在世上，何以见得只有贵派之人，才认得出？”

玄智道：“这是因为宇文澄早年的刀法，只有敝派之人晓得，到了晚年，他的刀法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出神入化之境，本来繁复奥妙的招式，只须简简单单的一刀，就能发挥全招的威力。”

他停顿一下，又道：“因此之故，天下之人，都不晓得宇文澄简单朴拙

的一刀，其实蕴含着千变万化的威力，在外表上，无人能看得出这一刀进化过程的痕迹。因此，若有人看见他早年的奇幻刀法，反而不知道那才是真真正正的魔刀。”

沈宇拱手道：“多蒙道长踢教，茅塞顿开，在下这厢有理。”

玄智道：“沈施主好说了，贫道只不过是听过先师兄等议论，故此得悉。贫道本身，却丝毫不懂武功。”

沈宇道：“只不知令师兄的法号如何称呼？”

玄智道：“先师兄姓徐名通，号神机子。”

沈宇肃然起敬道：“原来是徐老前辈，据在下所知，徐老前辈虽然不曾亲自入世行侠仗义。但他多少年来，一直运用他的绝世智慧，是以德望尊隆，举世仰敬，却想不到已经仙逝了。”

玄智欣然含笑道：“想不到他在暗中所耗费的心血气力，世上还是有人知道的。”

他接着以关心的语气，问道：“沈施主乔装改扮之后，暗中监视着厉斜的行动，是不是与他有什么过节？”

沈宇道：“是的，他想杀死我，但没有得手，所以我不得不加以化妆，避过他的眼睛。”

玄智又关心地道：“他何故要加害于你？”

沈宇道：“说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只因为我恰巧碰上他大肆凶威，杀了不少人，我目击之后，被他发现。他看我修习过武功，便迫我动手。他的魔刀果然厉害不过，杀得我几乎无力招架。幸而天命不绝，由于地形之利，使我逃出了刀圈。他不明白个中奥妙，认定我真有脱身之力，是以苦苦相迫不已。”

玄智道：“这样说来，你是被他追到此地来的？”

沈宇道：“也可以这么说，虽然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匿藏一处地方，足不出户。可是一到成都，他们也就赶到了。可见得他们曾经搜过许多地方，最后判断出我可能露面于成都。”

玄智道：“你打算如何对付他？”

沈宇道：“他仗持武功，横行欺人。在下除非是甘心认输。如若不然，就须得在武功上着手，设法寻出他魔刀的破绽，出手击败他。”玄智道：“这样说来，沈施主定然也曾修习上乘武功，具有与厉斜~拼的实力了？”

沈宇道：“不敢相瞒道长，如果在下能够全无顾忌的施展全力的话，厉斜虽然刀法高绝当代，但也无法在三两百把之内，把我打败。但话说回来，以在下目前的武学造诣，却是永无赢得厉斜之望。”

玄智道：“根据先师兄的理论，出手交锋之时，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武功，而是机智图谋，如果他说得不错，你未必就不能赢他。”沈宇道：“道长说得甚是，若论机诈诡变，在下自问尚称聪明，决计不肯认输。”

他回头一望，但见那名替他掩护身份的老妇人与他的侄子，早已收拾好一切，站在一旁等候。

沈宇向立智老道人淡淡一笑道：“例如这刻厉斜和艾琳二人，正在现外未走，以他想来，此举必定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以他们武功及身份，早先大可以直接盘查于我，无所顾忌。但既然没有这么做，则我定必以为他们扬长远去。决想不到他们还在门外等候。”

玄智眼中射出飞扬的神采，连连点头，道：“推测得好，你打算如何对

付他们？”

沈宇道：“我偏偏要从大门出去，使他们死心塌地的走开。”

他微笑一下，笑容中充满了信心，又道：“事实上我看准他的为人，乃是言不轻发，发必有重之人。换言之，他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他决不轻举妄动。正因如此，他刚才才会放过了我，却改在观外窥伺。一旦看破我的真面目，或者发现了明显的破绽，这才发动攻势。”

玄智衷心赞佩，道：“你说得不错，他一定是作此打算。”

沈宇起身，道：“在下告辞啦！”

玄智道：“再等一下行不行？”

沈宇讶道：“道长有何吩咐？”

去智道：“贫道愿意告诉你一个杀死厉斜之法。”

这个建议实在十分惊人，是以沈宇为之一愣。

玄智拂髯道：“当然，这是先师兄迫下的锦囊妙计，你意下如何？”

沈宇迅速的寻思一下，才道：“在下不妨恭聆妙计，可是实行与否，却不一定。”

玄智现出迷惑之色，问道：“为什么？”

沈宇道：“厉斜虽然修习的是魔刀一脉，刀法凶毒无匹，出手必定伤人。但在下却不认为他是个天生凶毒残暴之人，他甚至须得制造理由，才能支持他的杀人行为。因此，在下可不能轻易杀死他。”

玄智苍老清厥的脸上，泛起了喜悦和敬重的神色，诚恳地道：“你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实在太好了。贫道只不过如此相试，瞧瞧你的为人如何而已。如今已知你品性，那么贫道倒是真心奉劝一句，厉斜此次自有遇合，你最好不要再跟随他了。”

沈宇想了一下，道：“道长赐示的玄机，在下实是不甚明白。”

玄智道人徐徐道：“天机不可泄漏，贫道已经饶舌了。你如若依从贫道之言，定然福在其中。”

沈宇抱拳道：“多蒙道长指点，在下自当铭记心中，这就告辞啦！”

玄智也迅速的离开，他旋即置身在一道边门后面，从狭小的门缝中，向外窥视。

他所在的角度甚佳，能够将道观大门外的情形，全收入眼中。

但见沈宇和另一个年轻人，搀扶着那名老妇人，走出观门。

他们行动很缓慢，这是因为那名老妇移动之时，现出相当痛苦的神色。而沈宇肩上的木盒，也令他行动不大方便。

玄智心下恍然大悟，立即转眼向别的方向望去。

但见在左方两丈外的路边，树丛后面有人影掩映。细看时可以辨得出是一男一女。

起初他看不见这对男女的面目，但旋即因他们走出大路上而看得清楚，正是厉斜与厉艾二人。

玄智心中微凛，大是为沈宇担心，因为艾琳二人，很可能迎上去找他麻烦。

沈宇大概也发觉厉斜和艾琳二人走出大路之举，是以抬头瞧看。

厉斜目光如电，锐利地遥遥瞪了他一眼。

玄智见他向沈宇瞪眼，心头又是一震，忖道：“看来大事不好啦！”

这一刹那间，他几乎为沈宇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艾琳袅袅举步，径向返城的方向行去。

厉斜寻思了一下，这才缓缓转回身子。

玄智一点儿也不因他转身欲去的动作而感到轻松，反而更为紧张。

原来玄智阅历甚为丰富，深知大凡智力过人之士，每每喜欢做出惊人之举。

因此莫看那厉斜已经转身欲回，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顷刻，是祸是福，谁也不敢妄下结论。

玄智眼睛睁得老大，屏息喘气的等候这个结局。不论是悲是喜，只希望赶快得知，免得一颗心悬在半空。

这刹那间的焦急忧虑，终于随着时光消逝。但见厉斜在原地上停顿了一下，接着便因见艾琳已走出三四丈之远，也就拔足赶去了。

他当时是不是打算转回身子，去找沈宇的麻烦，这一点已成为永久不能揭晓的秘密了。

玄智松一口气，念声无量寿佛转身飘然回到观内。

沈宇也消失了紧张，微微一笑，心中对这个装出螭珊痛苦的老姬，颇为感激。

要知他已计算过时间，知道自己在观中与玄智老道人，谈得太久了，是以如果所料不差，那艾厉二人尚在外面窥伺的话，则他们定认为大有蹊跷，甚至会认为他已从后门逃遁。

厉艾二人也许不追赶他，但最低限度，他们已知道，这可疑的长工，是沈宇假扮的。

因此，他请老姬装作不良于行，满面痛苦的神情。使厉艾二人一看，敢情耽搁之故，是因为老姬跌伤了。既有理由，则他们当然不会拦截查看。

假如厉斜改变主意，认为沈宇可能猜到他们尚在外面窥伺的话，则老姬跌伤的理由，当然不足采信。但厉斜可不相信对方猜得出他仍在外面窥伺的這一招，因此，对他来说当然认为对方不会制造理由。总而言之，厉艾二人已经走了。沈宇一方面暗感得意，但另一方面，却大为怅然，生像失落了什么似的。

沈宇不久之后，就在一间破旧的屋子内，见到了马仲昌和于得时两人。

他将大概情形向两人说了一遍，最后道：“据我最后向那老道主询问，得知厉艾二人，是向他打听一处地方的走法，那老道士不肯说出地点，我也没有法子。”

于得时道：“那个老杂毛果然是个不爱说话的家伙，你就算迫他，他不说就是不说。”

马仲昌问道：“小沈你此行到底可有收获没有？”

沈宇道：“当然有啦！以我想来，厉艾二人，不是马上离开成都，就是逗留一段时间。”

马仲昌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沈宇道：“假如他们马上出发，那就是已从老道士口中，得悉走法，是以立刻前往。

如果不走，便有两种解释了。”

于得时道：“怎么又有两种解释之多？”

沈宇道：“第一个解释，便是他们不识得走法，所以不能马上出发，必

须再寻人问路。”

马仲昌道：“有道理，第二个解释呢？”

沈宇道：“第二个解释他们已知走法，但先想抓到我，才动身出发。因此，不论哪一个解释，显然都不是一天半天就会离开成都。”马仲昌道：“我们自然希望他们留在成都，才有下手的机会。”

沈宇笑一笑，道：“这一点两位放心，他们自动留下的话，那就不必说了。如果离开成都，我有法子使他们改变主意。”

马仲昌道：“这倒要请教请教，你用什么法子，留住他们？”

沈宇缓慢而有力地道：“刚才我们分析过，如果他们一径离去，显然他们已查明方向路途，同时亦不打算为抓我之故而耽误。可是假如我略现形迹，使点儿手法激怒厉斜，他一定会改变心意，决定先打发了我，才前往那一处地方。”

马仲昌接口问道：“你不怕被他们擒下么？”

沈宇道：“此举虽然很危险，但为了那白骨家中的金窟，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于得时道：“这话甚是，天地间没有全不冒险，就可以发大财的呢！”

马仲昌沉吟一下，才道：“小沈现在的神情口气，与初见面时全然不同，实在奇怪。”

沈宇尚未开口、于得时又问道：“他有什么地方不同了？”

马仲昌道：“我们初见面时，小沈虽然对发财之事，与现下一般热心，可是谈到厉斜他们之时，神情和口气，都很软弱，显然是极不想招惹他们。”

于得时道：“现在呢？”

马仲昌以锐利世故的目光，凝视着沈宇，道：“现在他不时流露出雄心勃勃，毫无畏惧的心情。当然，他是无意中偶尔流露的，如不仔细观察，不易发现。”

于得时回想了一下，也点头道：“你说得不错，他似是已恢复了信心，不像起初见面时，那般的不大起劲的样子。”

他们在观察与感觉中，已发现了沈宇由消极的态度，转变为积极，甚至有一种迫人的雄心豪气。

此一观察十分正确，沈宇最初恢复斗志，是在受胡玉真相劝之后。正因他决定听从胡玉真的建议，尽力设法化解这段血海仇恨，才会找上马于这两个黑道中偷窃门的高手，助他行事。

只是由于他外表消极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是以起初之时，还时时带着这种味道。

直到他刚才与厉艾二人，斗过智谋和胆力之后，他的雄心豪气，已经完全恢复了。

尤其是与玄智老道人谈了那一阵，亦得到了不少鼓励和启示。

他高涨的斗志，配上过人的才智，马上就让那长于观测的马仲昌发现。分析起来，却是很自然的一回事。

马仲昌道：“我指出这一点，只想证明我的一个假定是对的。”

于得时忍不住问道：“你有什么假定？”

马仲昌道：“我初见小沈时，就感到他不似是线上的朋友。他没有这种味道，反而具有特异超俗的气质，定然是身怀绝技之人。”

于得时道：“如果他身怀绝技，岂不更妙？”

马仲昌道：“那得看他天性是属邪恶？抑或正派而定了。如果他属于邪恶一类，哼，哼，老子我告诉你，我们都将被他利用之后，还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沈宇道：“那么我是属于哪一类呢？”

马仲昌道：“以我看来你是属于正派的一类，因此，我真奇怪你如何懂得我们这条线上的规矩和切口？”

沈宇道：“那还不简单么，我找道上之人请教请教，总可以冒充一下呀！”

马仲昌摇头道：“若然你是外行之人，是向线上前辈临时请教的话，在最初碰面之时，你就瞒不过我们了，何况我们线上的南北二老的秘密传说，也就是那白骨冢一事，你便不可能得知。”

沈宇沉默了一下，才道：“倘若你们能信得过我，那就依计进行如何？”

于得时道：“你不想我们多问么？”

沈宇诚恳地道：“是的，如果你们对我的事，全然不知，你们就没有什么危险，亦不会卷入是非圈子之中。”

马仲昌道：“这话倒是可信。”

他向于得时看了一眼，又道：“老子，我们去商量一下。”

两人一同走出房外，沈宇只好耐心地等候他们的决定。

过了一阵，马于两人回到房中。

马仲昌道：“我们已经商量过啦！”

沈宇道：“怎么样？”

马仲景道：“可以合作，但有些条件要你答应。”

沈宇道：“什么条件？”

马仲昌道：“你须得全力协助我们，不可过河拆桥。”

沈宇道：“使得。”

马仲昌道：“我们得手后，找到藏金窟时，你须得如数分给我们，不许独吞。”

沈宇道：“使得。”

马仲昌道：“你不许趁机杀死任何人，亦不得对女孩子乱来。”

沈宇道：“我绝对遵守，还有什么条件没有片马仲昌转向于得时道：“你还有得补充么？”

于得时道：“没有啦！”

沈宇道：“那就一言为定，马上进行。”

于得时道：“我去调查一下他们的行踪。”

他走出之后，沈宇马上改为盘膝打坐的姿势，运功行气，调息呼吸。

马仲昌也练过武功，是以晓得他正在温习功课，所以也不打扰他，一径到院子中坐下来等。

不过他脑子并没有停止工作，却更为忙碌地作全盘的检讨和考虑。

对于合作之事，他想到最后，仍然认为没错，接着忖道：“小沈马上就调息运功，莫非是他认为可能很快就有动手的机会？”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沈宇突然大叫一声，身子蹦起数尺高，然后砰的一声，摔在尘埃中。

马仲昌大吃一惊，赶紧将他抱到床上。

但见他各方面都很正常，四肢百体，没有僵硬现象，面色亦不变异，只是睁开的双眼中，流露痛苦的神色。

马仲昌尽其所能推揉血脉。

过了片刻，沈宇自己坐起身，道：“我没事……”

马仲昌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宇叹口气道：“看来我这一辈子，也休想赢得厉斜的七杀魔刀了。”

马仲昌细味一下他话中之意，才道：“你何须着急，如果我们得手，你将他的武功秘籍，取过来熟记心中，一定有法子可以取胜。”沈宇摇摇头，道：“没有这么简单。”

他下地溜了一圈，在椅子上落座，又道：“我如果是以诡诈手段，将他击败的话，这等胜利，有何味道？”

马仲昌道：“有时候为了成功，也只好不择手段了。”

沈宇道：“唉，我不是全然没有机会击败他，而是困难太多了，必须要通过很多关，才能得窥最上乘武功的堂奥。”

马仲昌担心地道：“你回到种灰心颓丧的老样子啦！”

沈宇听了这话，心头一震，道：“啊，难道我已经成为如此易变之人么？我往日的毅力决心，如何都已消失了？”

他这么一想，登时对自己大感不满。要知他的天性，加上师父的训诲，无不都是勉励他勤奋向上，做一个永不气馁屈服之人。因此，他这种人最是鄙视那些反复多变，做事没有恒心魄力之人。

沈宇突然发现自己已有了这等倾向，可就不由得鄙视起自己来，立时痛下决心，定要改变这等态度。

他仰天一笑，豪气潮涌道：“马兄指责的是，大丈夫若要成千秋不朽的功业，岂能不奋发推飞，力克艰难？”

马仲昌欣然道：“这就是了。”

此时，有人来传报消息。

马仲昌与来人说了几句，便回屋告诉沈宇道：“老子已指使四五个最能干的角色，暗暗监视厉艾二人。但根据他收集的消息研判，厉艾二人，有离开成都的迹相。所以他派人传话，要你准备一下。”

沈宇道：“厉斜他们现下在什么地方？”

马仲昌道：“他们正在买一些出门远行的用物，其中还包括一些干粮，我这就前去调查，相信可以从他所购置的物事上，猜测出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沈宇道：“你去调查时，千万不可与他们碰面。”

马仲昌笑道：“我懂得这等关键的重要性，你放心等候我们的消息。”

他出得此屋，很快就穿过几条街，最后在一家热闹的茶馆中，见到了于得时。

现下虽是傍晚时分，但流连在茶肆中的人，好像都不知日之既晚。

于得时劈头告诉马仲昌道：“他们已经整理好行装，现下在吃晚饭。”

马仲昌道：“看来他们一定不在成都逗留了？”

于得时道：“我也这么想。”

马仲景道：“听说他们买了一些应用物事，能不能从这些物事上，推测他们的去向？”

于得时道：“这倒是容易，他们添置了一些衣服鞋袜，一点儿干粮，还有几件本地的小玩意，大概是回去送给亲友的。”

马仲昌道：“若是如此，只好从别的方向下手了，他们用过饭之后，若

是雇车，必定在刘瘤子的车行，我们派一个人，替他们赶车，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于得时道：“行，就这么办。”

他们将各事安排妥当之后，马仲昌可没有忘记命人送食物给沈宇。至于他们自己，亦已整装待发。

原来他们已计议定当，倘若厉斜与艾琳，乃是循大道南下，则一直到长江边为止，都是马于二人的地盘，便不妨在路上找机会下手。如果他们不是南行，这时才须要沈宇出马，将他们诱回成都。

于得时与马仲昌在茶肆中吃担担面时，于得时就遭：“老马，你现在似是比开始时起劲得多了，只不知是何缘故？”

马仲昌另外叫了坛子肉，肥肠和风鸡，一面放怀大嚼，一面道：“这是因为我已测透沈宇的为人，知道他不但不会骗我们，甚至将来找到黄金突窟之后，连自己的一份，也不会要。”

于得时愣了一下，道：“若是如此反而不妙。”

马仲昌道：“为何不妙了？”

于得时道：“自古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若不为财，何故迢迢千里来到成都，他如是声明不要他的一份，就更不可靠了。”马仲昌摇头道：“若是以常理来论，你说得不错。可是沈宇并非普通人，自然也不是我们线上之人。”

于得时迷惑地道：“他是什么人呢？”

马仲昌道：“他是武林人物，游侠天下。在他心中，万两黄金，不当是一回事。但如果他能击败厉斜，称雄天下，便死也瞑目了。”于得时道：“你这话可是真的？”

马仲昌道：“当然是真的，我们兄弟相交了二十多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

于得时道：“不是不信，而是觉得太过奇怪而已。”

马仲昌道：“假如你亲眼看见他豪气干云的样子，你就不必任何解释，便能深信不疑。”

于得时道：“我还是头一个听到你如此夸赞一个人，我信就是了。”

马仲昌道：“你放心，都听我的，要知比手这种人，不但守信重诺，而且他如著成功，成为天下武林的大人物，我们与他有了交情，不但面上光荣。同时也有了大靠山，不怕任何人欺侮了。”

街上天色已经昏暗，华灯如繁星般，在这座富庶繁荣的古城内处处闪耀。

街上有一对青年男女，很惹人注目。这是因为他们都着白色或银色的外衣，男的虽是作书生装束，却佩着刀，一手提着行囊。女的烟娜轻俏而行，风姿绝佳，叫人不得不多望一眼。

他们走到一家车行门前，停下脚步。

行栈内有四五个汉子，都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们。

其中一个迎上来，含笑哈腰打招呼，道：“两位贵客敢是要雇车子？”

白衣佩刀书生，正是厉斜，他发出令人胆慑的目光，盯住这个掌柜身份之人，冷冷道：“不错。”

掌柜生像是被一阵寒冷的刀气，拂过面门，不由自主地缩一下脖子。

他逃避地转眼向那白衣美女望去，冷不防又碰到一对冰冷锐利的目光，吓得他身子一震，几乎失声惊叫。

这个掌柜的已不知见过多少人，老的少的，美的丑的，但从来没见过具有这等骇人的目光的人。

他呐呐道：“贵客打算往哪儿去呀？”

厉斜道：“你别问，派一辆好车给我们，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

掌柜苦笑道：“贵客不先说到哪儿去的话，这价钱怎生商量呢？”

厉斜掏出一小块金子，丢在他手中，道：“价钱不必谈，但你吩咐赶车的，最好听话一点儿。”

掌柜的一瞧这块金子，尽可把车子直放数百里外的长江边了，于是连连应是，一面回头吩咐一名车把式，叫他速速挑选牲口，备好马车。

就这样，厉斜和艾琳，同来一车，在夜色中离开了成都。

马车驶出南郊，车把式不禁疑神疑鬼地直向后面瞧看。

原来他驱车之时，老是听到后面隐隐有蹄声传来。可是回头张望，却没有看见什么。

他耳中偶尔也听到车厢内这对俊美年轻的男女，传出来笑语之声，尤其是那个美女银铃似的笑声，使得卑微如车夫的他，也不禁有点儿心头发痒。

马车在茫茫黑夜中，走了好久，经过一处村庄。

有些屋子门外，挑着灯笼。车把式可就暗暗留意，等到大概可以看清楚数丈距离之时，他迅速回头，向马车后面望去。

但见车后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骑马赶上来。可是这一路上时时传入耳中的蹄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车继续向前驶行，由于是晚上，视线不明，所以行得甚慢。

走了一程，车把式不但听到车后时时传来的蹄声，同时还听到前面来路，传来一阵急骤的蹄声。

他皱起眉头，嘟哝道：“在这半夜三更时分，还跑得这么快，敢情是疯子。”

转眼间两骑迎面而来，在车子外厢的风灯照射之下，车把式与来骑打个照面，互相望了一眼，随即交错而过，情况甚是正常。

车把式也不在意，仍然驱车前行。

但车中的两人，却谈论起来。

厉斜道：“这两骑深夜飞驰，一定有什么急事。以我看来，他们皆是武林中人，只不知是什么家派的？”

艾琳道：“你猜得出来才怪呢！据我所知，四川除了峨嵋青城和擅用毒药暗器的唐家等，乃是天下知名的家派之外，比较不甚著名的，还有七八个家派之多。另外在本地开坛立派的，全省少说也有百数十派，武风之盛，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相比的了。因此，如果你在四川看见武林人物，就想辨认他们的家派的话，实在是难之又难的事。”

厉斜道：“你说得甚是，不过这两名骑上，目光强烈，凶悍之气迫人可见得他们的武功得有真传，是以不但眼力甚强，无碍夜间视物，同时这一股气势，亦是从武功中锻练出来。根据此理，可以断定他们的出身，决非一般泛泛的家派。”

艾琳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他们的鞍边都有一根五尺左右的短钢枪，份量甚沉，这等兵刃，可以列入奇门兵器谱中。只不知什么家派，居然训练出这等剽悍的人物”厉斜道：“要不要回去瞧瞧？”

艾琳道：“算了吧，有什么看头呢！”

厉斜沉吟道：“假如他们在这根短钢枪上，有着惊人的造诣，则传授他们之人，可想而知，我倒是很愿意去会一会这个人。”

艾琳道：“你的刀法天下第一，已无疑问，何须还求证不已。”

厉斜道：“我目下的刀法，如是碰上真正的一流高手，仍是凶多吉少。”

艾琳道：“不见得吧？”

厉斜道：“真的，就拿沈宇来说，他身兼家传绝学，以及一个佛门高手的两家之长，尚未达到巅峰境界，就能冲出我的刀圈。换句话说，我已杀不死他。由此推测，我一但碰上各大家派的顶尖高手，自是非败不可了。”

艾琳道：“你口气之中，似是不把沈宇放在眼里，认为不能杀死他，乃是十分奇怪之事，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

厉斜心中大感兴趣，忖道：“她一直都闪避开沈宇的话题，现在居然给我忠告，要我不要轻视沈宇，显然已经在偏袒我了。”

他口中说道：“我什么地方错了？”

艾琳道：“沈宇小的时候，曾被当时好多名家高手，誉为根骨最佳的人，他们都一致推许他将来尽得家学后，必定是武林中百年罕有的人物。因此，他目下已兼两家之长，而你能击败他，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厉斜正要说话，突然又闭起嘴巴，侧耳而听。

过了一会，艾琳轻轻道：“这一阵蹄声，想是那两骑去而复转？”

厉斜肯定地道：“不错，他们所骑的马匹中，有一匹是上佳骏马，我已听出这一匹名驹的蹄声了。”

当厉艾二人谈论了一阵后，车把式也听到急驰赶来的蹄声了。

他直觉地感到有点儿邪门，不由自主地连抖缰绳，催马疾行。

马车速度一增加，顿时剧烈地颠簸起来。

车把式正驱车疾驶，忽见拖车的两匹牲口旁边，突然多出了一匹出来。

他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在黑暗之中，果然看见当真有一匹黑马，傍着拖车的两马驰去。

由于此驹全身乌黑，是以若然不是相隔得近，又是居高临下的话，决计不易看得出来。

他这时方始恍然大悟，敢清早先一直听到蹄声，而又不见有马匹踪影，敢情就是这匹黑马作怪。

不过后面急骤的蹄声，越来越接近了。车把式无暇理会那匹黑马，而回头向后面张望。

此时马车与后面的两骑，相距只有三丈。

车把式正张望时，突然一件物事从耳边嗤地掠过，劲急之极，那股锐风，刮得他面皮又热又疼。

他骇然缩头曲背，急急勒住马车。

马车尚未停定，那两骑已抄上来，迫贴车边。

其中一名骑士粗暴地骂道：“你这龟儿子的，想跑到啥子地方去？”

另一个夹马欺近，就在马背长身扬臂，打了车把式一个耳光，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一巴掌劲道奇大，那个粗皮厚肉的车把式也险险一头栽跌地上，同时疼得哇地大叫。

厉斜从车厢内探头出来，淡淡道：“喂喂，你们拦住马车，还动手打人，这算什么规矩？”

一名骑士狠狠地道：“格老子你少管闲事。”

厉斜道：“我不是管闲事，只是问一问罢了。”

那骑士道：“问一问也不行。”

早先出手打人的骑士，已抓住车把式胸口，摇撼一下，厉声道：“那匹黑马呢？”

车把式忙道：“在……在那边……”

他们转眼望去，果然看见在拖车双马的另一侧，站着一匹乌亮神骏的黑马，便都现出喜色。

其中一个道：“好极了，等会儿朱龙就有敌手，可以拼一拼脚程了。”

另一个道：“这匹黑马看来神采骏逸，恐怕比朱龙还强一头。”

他的同伴道：“这话靠不住，朱龙是川康地面的万马之王，这匹马虽是不凡，但比起朱龙，还是比不得的。”

艾琳忍不住斥道：“胡说八道。”

那两个剽悍骑士，都惊讶而顾。

艾琳跳出马车外，现出全身。晚风将她的秀发和衣换，都吹拂得飘扬起来，亭亭玉立，风姿甚美。

两名骑上都仔细地向她注视，他们虽然看得目不转睛，但奇的是并没有予人邪褻非礼的印象。

原来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倒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仅仅是发掘和领略其中的美，而没有非份的占有的欲望。

因此，连厉斜也不见怪他们，他也走出马车，道：“那匹马驹，是这位姑娘的坐骑，物各有主，你们谈之无用。”

两名骑士的目光转到厉斜面上，其中之一道：“我是李奇，他是张一风，你贵姓？这位姑娘是谁？”

厉斜报了姓名，又遭：“这位艾姑娘，是我的朋友。”

李奇道：“我等急于赶路，没有时间多说了，这匹黑马，我们打算买下，你们开个价钱吧！”

艾琳正要给他们一顿斥责，但厉斜已抢先一步，说道：“两位老兄是高明得很，在黑夜之中，只匆匆看了一眼，就晓得这匹黑马不是见物，兄弟真是佩服之至。”

李奇和张一风听他的话说得奉承，大为受用。

张一风道：“我们堡里有数百匹良马，所以人人都精通相马之道，这一点本领，算得什么。”

李奇道：“厉兄，你快地开个价钱。”

厉斜道：“好，好，两位认为值多少，就算多少。”

艾琳当即晓得厉斜另有用意，也许开个玩笑，寻寻开心。

当下道：“这匹马你们最好别要。”

她语出惊人，李张二人同时讶然地望着她，在风灯昏谈的光线之下，他们毫不费力就把她瞧得十分清楚。

李奇很感兴趣地问道：“艾姑娘为何这般相劝、”艾琳道：“因为这匹牲口，很难侍候，我们都不大敢骑它。”

张一风长笑一声，道：“原来如此，但艾姑娘放心好了，我们都是专门对付坏脾气牲口的人。”

李奇道：“厉兄为人很干脆，既然价钱由我们开，那总不能少了你们就

是。”

他举步向黑马走去，一面道：“我们现在就换上此马，也好赶路。”

厉斜道：“那么你们究竟出多少钱呢？”

张一风道：“我们自有道理。”

李奇过去拉住嚼环，黑马静静的站着，显得又骄傲又冷静，简直不像是牲畜，而似是有智慧灵性的人类。

这个剽悍的骑上失声嗟叹，道：“啊，啊，好马，好马，一定是宛西名种。”

他声音之中，充满了惊赞爱慕之情，简直愿意五体投地向此驹膜拜。这等心情，正如良工发现了美玉一般，已经大大超越过贪求占有的欲念，而变成一种感人的虔诚崇敬了。

他接着扳鞍上马，矫健地跨上马背，动作之利落美观，使人一望而知是个骑术高手。

艾琳见他踞鞍挺坐的姿势，好像已与那骏驹合为一体，简直无懈可击，心中大受感动，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出号令，命爱马作弄他。

她反而低低嘘了一声，这是叫爱马服从的命令。

李奇微微伏身，双腿一夹，两手微微一推，这匹黑马登时如箭离弦，以快得出奇的速度急冲而去。

蹄声在黑夜中霎时去得老远，张一风大笑道：“啊，真是好马，真是好马。”

厉斜惊奇地用手肘转碰艾琳一下，低声道：“你怎么让那厮安然离去？”

艾琳道：“他是个第一流的骑士。”

厉斜道：“原来如此，这叫做货卖识家，对不对？”

他们都轻声笑起来，艾琳随即告诉地道：“别担心，他只不过试试脚力而已，兜个圈子就回来啦。”

厉斜道：“我没有买过马匹，可不知有这等规矩。”

艾琳道：“瞧，这个姓张的可不是还在这儿等他么？”

厉斜道：“我对他这个人没多大兴趣，倒是他这匹红鬃骏马，很合我意。”

艾琳道：“那是上佳名驹，脚程不在我的乌烟豹之下。”

厉斜提高声音道：“张允，你的坐骑叫做朱龙是不是？”

张一风道：“不错。”

厉斜道：“只不知它值多少钱？”

张一风道：“那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家堡主的爱马，大概万两黄金也不肯卖的。”

厉斜道：“贵堡养了很多匹好马，是也不是？”

张一风傲然道：“不错，若论数目之多，本堡不算第一，但说到品质，本堡大概是天下无双的了。我们那里有三百多匹，品种甚多，匹匹皆是上佳好马。”

厉斜道：“朱龙算是最好的一匹马？”

张一风道：“不错，前两个月特挑选出十匹最好的快马，一斗之下，还是朱龙最快，又能耐远。”

厉斜道：“若是如此，我倒是想与张兄商量一下。”

张一风道：“商量什么？”

厉斜道：“把朱龙让给我行不行？”

张一风愣了一下，突然暴出一阵狂笑。但见他在鞍上笑得前仰后合，好您听见世上最滑稽的笑话一般。

厉斜等他笑完，才道：“张允笑什么呀？”

张一风道：“你以前可曾听过敝堡？”

厉斜道：“没有，贵堡是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

张一风道：“我和李奇是从连威堡来的，这个地名，你未到过，也该听过吧？”

厉斜恍然道：“原来是鼎鼎大名的连威堡，听说是四川省最有势力的贼窝，老百姓不必说了，纵然是公门之人，亦可以到堡中游逛，每逢市集，总有上千论万的人赶集，热闹盛况，几乎可以比得上成都的花会。”

张一风含怒道：“好小子，你口中不干不净的，敢是找苦头吃？”

艾琳接口道：“唉，厉斜兄，你怎可以说连威堡是贼窝呢？”

厉斜道：“那是事实啊，据我所知，堡主是坐地分脏的大贼头，像他张一风和李奇这种人，大概是头目之流。”

张一风大怒骂道：“老子宰了你这个杂种的。”

他伸手绰住鞍边钢枪，忽的一响，那匹神骏坐骑已像掣电般掠过了厉斜，在这交错的刹那间，张一风抡枪横扫，风声劲烈震耳。

张一风估计这一记，定可将对方扫翻，至少也得折断三四根肋骨。

谁知钢枪到处，却格个空。在感觉上似乎是因为坐骑冲刺之时，距离拉得太远了一点儿，所以没毅着。

他无须运用缰辔指挥，只用双腿示意，胯下的朱龙倏然一个大旋转，呼一声又冲回来。

转动之灵活，冲刺速度之快，比之练就轻功之人，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一风这回横枪扫中了对方面，砰的一响，厉斜已摔在七八尺外。

张一风大笑道：“姓厉的龟儿子，你这是自招奇祸，这回连那匹黑马也收不到钱啦！”

艾琳尖叫一声，道：“喂，那匹黑马是我的，与他无干。”

张一风反而一愣，道：“你与他分得这么清楚吗？你居然不去瞧瞧他是死是活？”

艾琳道：“我只要知道，你们出多少钱买我的马？”

张一风摇摇头，道：“跟你一道走的人，倒是倒了他妈的大霉啦！”

我们向例碰上好马，就要买下来，只给三五两银子意思意思。”

艾琳尖叫道：“不行，不行。”

张一风道：“得啦得啦，我们可不跟你这娘们吵架，就给你整整十两吧”艾琳又尖叫道：“不行。”

张一风道：“你别不知趣，小心连一枚铜钱也拿不到。”

他见她又尖叫，连忙又值：“u好，好，给你二十两。”

艾琳道：“不行，我找你们堡主去。”

张一风呵呵笑道：“好，我带你去，你上来吧！”

那张一风话声未歇，胯下的朱龙已得到暗示，倏然来到艾琳身边。

这个剽悍的骑士曲腰伸手，道：“上来吧，我带你去见堡主。”

艾琳把双手藏在背后，道：“不，我不跟你坐在一起。”

张一风道：“本来你自家乘车前去也行，但我劝你还是跟我回去的好。”

艾琳讶道：“为什么？”

张一风邪笑道：“你一个人上路，又是黑夜，小心那赶车的吃了你。”

艾琳道：“胡说。”

张一风道：“我老实告诉你，我家堡主刚刚娶了新夫人，最近诀计不会向女人动脑筋。你若是跟我，包你有穿有戴，还有大把银子花用”

他巨大的手拿一下子勾住艾琳的纤腰，口中发出得意的笑声，便要把她抱上马背。

谁知劲道乍使，竟然没曾抱起这个美女。

张一风猛一使劲，叭哒一声响处，敢请他自个儿一跤栽跌在地上。

艾琳格格娇笑，道：“你怎地没有坐稳？摔伤了哪儿没有？”

张一风坐起身，一看艾琳伸手来拉他，气得一挥手，把她挡开，怒声道：“臭婊子，滚远一点儿。”

他毫不留情地辱骂，一面挺腰起身，谁知双脚竟然失去知觉，一片麻木，根本站不起来。

张一风心中一惊，脸上沁出冷汗，忖道：“我这一交竟摔断了腿不成？”才转念间，一阵蹄声响处，霎时来到切近。

来人正是骑了乌烟豹去试脚程的李奇，他转目一瞧，但见厉斜躺在七八尺外，张一风也坐在地上。

他连忙掣起钢枪，问道：“怎么回事？”

张一风道：“我自家摔下来，好像伤了腿啦！”

李奇道：“那个姓厉的又怎样了？”

张一风道：“他被我扫了一枪，大概活不成啦！”

李奇嘟哝道：“这倒好了，你若是伤筋动骨，如何赶路办事？”

他刷地跃下来，伸手拉住张一风道：“站起来看看。”

张一风道：“不行，两只脚都麻木啦！”

李奇讶道：“这是怎么回事？”

艾琳挪动一下，使自己站在李奇与那匹朱龙之间，口中轻轻吹哨。乌烟豹闻声，迅即驰开数丈。

李奇迷惑地向驰开的乌烟豹望去，忽见七八尺外的厉斜，站了起来，还挥手扑拍身上的灰尘。

他迅即放开张一风，横枪待敌，口中道：“老张，那厮没事呀？”

张一风惊噫一声，尚未开口，厉斜已摇摇摆摆的走过来，说道“凭你们两个小毛贼，也能摆平我么？”

李奇怒道：“你小子才是小毛贼。”

厉斜道：“这样说来，你是连威堡中有点儿地位的人了，是也不是？”

李奇道：“你小心了，老子要动手啦！”

厉斜道：“行，本人正要瞧瞧你这杆钢枪上，练得有什么出奇招数？”

李奇更不打话，沉身坐马，双手持枪，齐胸平刺出去，但刺出之势相当缓慢，他也显出吃力的样子。

在他枪尖之前，还有一段三四尺的空间，才是厉斜的身体，因此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物事阻挡他的钢枪。但他却显得很使劲用力的样子，好像正在使力运枪刺穿一道无形墙壁一般。

厉斜的面色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右手一抬，已多了一把精光闪闪的短刀，顺势在枪尖前划个小圈子。

他的动作一气呵成，顺畅之极，比起李奇那种沉重吃力的样子，恰恰形

成极为强烈的对照。

短刀刚刚划了个圈子，但见李奇身子向前急倾了一下，好像前面的无形墙壁突然撤去，以致力气完全落空，所以向前倾滑了一下。虽然李奇不至于当真扑跌，但他已经骇然汗下，不明白对方怎能化却他这一枪的威力。

厉斜道：“好枪法，这是正宗的毒龙枪，是也不是？”

李奇目光惊异，道：“老兄敢情是身怀绝技之人，眼力之高明，也真少有。我也曾会过不少名家，但还没有一个人能道破我的枪法来历的。”

厉斜道：“那么我果然猜中了，是也不是？”

李奇道：“不错。”

厉斜问道：“张一风也修习过毒龙枪么？”

李奇道：“我等均随堡主习武，学的完全一样。”

厉斜面有喜色，道：“很好，你即速带我们去会见贵堡主，便饶你一死。”

李奇仰天厉声大笑，道：“好大的口气，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厉斜冷道：“张一风的下场，你看见了没有？”

张一风直到这时，才接口高声道：“我是自家跌伤的，别听他胡诌。”

李奇应道：“我知道啦！”

厉斜道：“这话当真可笑得很，以他一个练过武功之人，焉能跌成这等模样？”

李奇一想甚是有理，道：“是呀，老张你想想看，究竟如何中了他们的道儿？”

厉斜道：“本来我不要再多费唇舌，但实在又气不过他的愚蠢，我告诉你，凭我的本事，他岂能击倒我？这样吧，李奇则才你已曾向我出手，现在不妨走马换将，你拿枪攻击艾姑娘一招，假如她无法招架，我和她一齐向你们磕头陪罪就是。”

李奇忖道：“本堡的毒龙枪法，向例一招就可判出高下，假如此女接得住我一枪，我和张一风加起来，也不是他们的敌手了。”

他当然愿意一试，以便窥测对方苗头。

艾琳谈谈道：“称出手吧！”

说话之时，玉手中的金丝鞭轻轻摇拂，竟不作势待改。

李奇一个翻身，挺格直指艾琳。但见他坐马推枪，用刀刺出。

这一回仍然向刚才一般，显得十分吃力，好像枪尖前面的空气，乃是一道无形墙壁，须得极费力才可刺透。

艾琳玉腕一振，鞭鞘划过空气，发出一阵轻啸之声。只见鞭鞘在敌枪枪尖四周，飞舞了好几下，接着似是寻到空隙，刷地钻入，一下子缠卷在枪杆上。

她的金丝鞭一搭在钢枪上，李奇全身的劲道马上泄去，不禁心头一震，连忙掣枪跃退两步。

艾琳收回金丝鞭，没有追迫。

厉斜冷冷道：“你现在明白了没有？她所站的位置，用意是阻你奔向牲口，借那千里驹的脚力逃走。”

张一风大声道：“依们怎么暗算我的？”

厉斜道：“本人与艾姑娘，分别点了你一条腿的穴道，可笑你全不知晓，还在那儿大言不惭。”

李奇道：“我与张一风奉令赶往某地办事，实在不暇抽身带领两位前往

本堡。”

厉斜道：“你若是违背堡主之令，或者当不至于送死。但如是违我之令，今晚休想活着离开此处，你自家斟酌斟酌。”

李奇悍然道：“你们若是要我们服从命令，那就得先打败我手中钢枪。”

厉斜皱起眉头道：“位好生不知进退。”

李奇摇晃一下手中钢枪，道：“我已说过，你先胜了我的钢枪，再说别的。”

厉斜道：“好，既然你是个睁眼瞎子，我本人便请艾姑娘好好教训你一顿。”

李奇嘲声道：“你为何不亲自出手？莫非你须得简靠艾姑娘才行？”

厉斜道：“你一定要本人出手么？”

李奇道：“不错，咱们算是泡上啦！”

厉斜道：“那么你等一等。”

他收起短刀，走向马车，从车厢里取出惯用的长刀。

两人迅即各占方位，互相瞪视。

厉斜道：“本人刀一出鞘，例是见血方回，你迫我出手，简直是自家寻死路。”

李奇道：“我们难死谁生，现在还不知道，你少吹几句行不行？”

厉斜面上泛起森冷杀气，铸一声掣出宝刀。在黑夜中但见光华打闪，不问可知此刀定必锋快绝伦。

他刀一出鞘，跟着人随刀走，化为一溜精虹，光芒强烈夺目，直向李奇卷去。

李奇依然使出吃力刺激的那一招，平淡无奇地指人攻击。

厉斜冲到切近，果然受阻，为之一挫。

但他没有一点儿吃惊的神色，猛一挥刀，划出一片纵横交错的刀光。

李奇只觉枪上劲道突然泄去，赶紧把枪往后退，以便腾出空间，作卷土从来之计。

可是厉斜的大片刀光，在他后退的一刹那间，化为一线，侵入枪圈之内。

这一片刀光乍闪即隐，李奇闷哼一声，踉跄后退三四步，随即抛枪跌倒，再也不会动弹了。

厉斜垂刀向张一风走去，冷冷道：“你看清楚了没有？要不要解开穴道，决一死战？”

张一风瞠目结舌，讶异不已。歇了一下，才道：“不用啦，我不是你的敌手。”

厉斜收刀入鞘，道：“这厮如果向艾姑娘讨教，便不至于送了性命。现在你赶快带路到连威堡去，把你们堡主陈伯威找出来见我。”张一风沉吟一下，才道：“敝堡虽是座落群山之中，但四方八面皆有通路，方圆数百里的居民，无不去过。便是这名赶车的，亦可以送两位前往。在下须去办一件事，好在朱龙脚程甚快，大概可以赶得及回堡，为两位面报求见。”

厉斜斥道：“胡说，第一点，我们不会让你再使用这匹朱龙，本人已经收作坐骑，绝不出借。第二点，你找到陈伯威，叫他赶快出来迎接，谁去求见他？”

张一风决然道：“在下如果不能先去办事，便不能为两位带路。”

厉斜淡淡道：“随便作，大概你愿意到阴间陪陪姓李那厮。”

艾琳突然道：“那个什么连威堡，我们不去也罢。”

厉斜讶道：“为什么？”

艾琳道：“你想想看，虽说毒龙格是字内绝艺之一，但观其仆可知其主，大概陈柏威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这正是千请不如一激，张一风听了这话，登时改变主意，道：“好，在下带你们去。”

厉斜迅即将朱龙拉到稍远的树林内，缚在树上，然后将张一风搬上马车，命车夫驱车向连威堡驰去。

马车在黑暗中，行驶得相当迅速，因此，车厢之人，稍稍感到颠簸之苦。

第十章 连威堡大意落陷井

厉斜与艾琳坐在一边，张一风则在另一边，与他们对面而坐，车厢内也点起一盏特装风灯，虽然是摇荡得很剧烈，却不会熄灭。车把式经张一风略略一提，便晓得如何走去，可见得连威堡的地点，在四川甚是为人们熟悉。

当此之时，那具被抛弃在路边的尸体，正有三个人在动手挖坑收埋起来。他们点上了火炬，照得四下相当光亮。

将尸体放置在坑底的人是沈宇，他道：“你们瞧，此人胸前要害中了一刀，立即毙命，手法干净利落之极，这正是刀法大家的手笔。”马仲昌和于得时两人，蹲在坑边，于得时手中还持着一支火炬，瞧着尸体，定睛细看，两人面上，都露出了讶惑之色。

马仲昌道：“此人是连威堡堡主手下八虎将之一，姓李名奇，我与他见过几面，据我所知，他们八虎将在这七八年来，还没有碰上过敌手的。”

沈宇道：“他遇上厉斜，算他倒霉。”

于得时道：“我们虽知厉斜武功高强，但直到现在，方知道他高明到什么地步。”

沈宇心想：“厉斜的厉害，岂是这么一个人就可以测度得出来的。”

他可不敢说出来，免得把他们骇坏。

他们将泥土填满那坑，于得时道：“小沈，你换上那匹坐骑吧，一定比你现在这一匹好得多。”

沈宇道：“这话倒是不错。”他走到那匹系在树上的马匹旁边，那是连威堡李张二人的坐骑之一。

马仲景大喊道：“万万不可。”

沈宇讶道：“为什么？”

马仲景道：“那车把式已留下暗号，说明他们一行四人，乃是前赴连威堡，我们说不定要跟到那儿去，你如换上这匹坐骑，连威堡之人定必认得出来。”

于得时道：“这么好的一匹马，留在这儿，任得别人弄走，太可惜啦！”

马仲昌道：“别人也不一定敢要，除非他认不出连威堡的烙印。”

还有一点，那就是此马留在这儿，连威堡之人如能及时发现，将可从这匹马的线索中，找出埋起来的尸体。”

沈宇道：“刚才你提到他们一行四人，前赴连威堡，只不知何以有四人之多？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马仲昌道：“道：“除了厉斜、艾琳和赶车的之外，还有一个，当必也是连威堡之人。”

沈宇笑道：“你这回猜错了。”

马仲昌讶道：“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沈宇道：“如果连威堡有两个人，则一定有两匹坐骑，断断不会一个骑马，一个步行之理，再看这一匹坐骑，系在道旁树上，可见得他们双方遭遇之际，并不是摔然碰上，换言之，李奇决不是突然被杀而致坐骑逸走，所以假如还有一个人，则他的坐骑，往哪儿去了？”他的分析，精微清晰，虽曲折而晓畅，那马于两人听了，都不得不服气。

于得时道：“小沈说得是，老马你敢是看错了？”

马仲景道：“人家留下的暗号说得明明白白。”

沈宇道：“这样吧，我们在附近搜挨着，反正他们既是前往连成堡，咱们不怕会连丢了。”

其余两人都赞成了，当下散开搜寻，这三人都有一套办法，各自寻踪觅迹，不久，都先后找到藏系朱龙之地。

沈宇道：“哈，这就对了，一匹千金难买的千里马，怪不得藏在此处。”

马仲昌道：“厉斜打算吞下此驹无疑啦？”

于得时道：“这倒是省事，我们不必跑来跑去，在这儿等候就得啦片马仲昌道：“这也是个办法，但厉斜如若侵占此驹，准有的是乐子。”

沈宇问道：“这话怎说？”

马仲昌道：“据我所知，这匹红鬃宝马，乃是连威堡堡主陈伯威的宠物，爱遍性命。

但这也罢了，最要命的是他刚刚经娶不久，便将此驹赠送给他的新夫人，听说那位新夫人，把这匹马当作命根子一般。你们想想，连威堡岂能任他侵吞了这匹宝马？”

沈宇笑一笑，道：“厉斜视已赶连威堡，如果他与陈伯威动手，分出胜负，陈伯威败阵的话，纵然不肯，也没有法子。”

马仲昌道：“我才不这样想，假如此驹仍是陈伯威之物，则他在落败认输后，自然只好放弃这匹宝马。可是现在情势不同，陈夫人一定舍不得，放不下。陈伯成在这等情形之下，便只好不择手段务求在回此马了。”

沈宇连连点头，道：“这话大有见地。”他一面说，一面检视鞍袋内的东西。

马仲景道：“小沈大概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沈宇道：“我懂得很，你意思是说，陈伯成如果迫得不择手段之时，便是极可怕的敌人，是也不是？”

马仲昌承认道：“正是此意。”

沈宇道：“我一点儿也不替厉斜担心，他如果遭到陈伯威暗算，那叫做大限难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他拿着一个小包裹，已经拆开，却是两个玉瓶和几个小纸包。

马于二人都嗅到一阵药材香味，于得时讶道：“是药材么？”

沈宇道：“不错，瓶子里装的是已研制好的药末，纸包的则是尚待煎煮的药材，这是怎么回事？”

马于二人都不十分看重此事，他们的兴趣落在鞍袋另一包物事上。

马仲昌伸手拿过来一掂，道：“果然不出所料，竟是许多件首饰，还有一些金块。”

他们是黑道偷窃门中高手，练就了辨识财物的本领，所以不需打开来，就晓得里面有些什么。

于得时笑道：填想不到竟发了一笔小财。”

马仲昌道：“别说是小财，我瞧这一包饰物，价值还真不少呢！”

沈宇却在包裹的布上查看，旋即喜道：“这儿果然写着地址。”

马仲昌一瞧，道：“哦，原来是七里铺，距这儿大约是～百里左右。”

于得时道：“这地址是什么意思？”

沈宇道：“是送药的地址呀，我们分出一个人，赶快把此药送去如何？”

于得时道：“你别找我，来回跑一趟的话，非活活累死不可。”

马仲昌道：“小沈，我们哪有时间干这个？”

沈宇道：“你们听我说，这一包药材，配在～起，有急救保命的功用，一定是有人病危，才派人赶紧送药的。”

马仲昌道：“这话倒底是猜想而已，我可不去。”

于得时道：“我也不管。”

沈宇无奈道：“好，我去一趟，但你们小心些，现下已扯上连威堡，情势就复杂啦！”

沈宇解开结绳，翻身上马，问明方向走法，最后伸手摊掌，道：“拿几块金块结我。”

马仲景迟疑一下，才道：“好，位应该得一份。”

他摸出六七块金子，放在沈宇掌中。

沈宇藏起来，才道：“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病人，此人一定贫病交迫，才会除了药物之外，还有首饰黄金之赠。”

他不管对方信不信，立即策马掉首驰去。

这一匹坐骑，果然不愧有马王之称，虽然较为矮小一点儿，可是这一驰去，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平稳不过。

在黑夜中，此驹一点儿也不觉得为难，越奔越快，到后来简直像一支箭似的，而蹄下却不曾颠簸过一下。

一直驱驰到日上三竿之时，沈宇才缓下速度。但见在绿油油的田野中，已经有许多农人作活。

晨间的空气十分清新，他深深吸了几口，但觉近数年来，胸襟从来没有这么开朗畅快过的。

他朝道旁那些向他注目讶视的农人或行人，微笑挥手，那些人也颌首和挥手回报，使他感到人与人之间，实在不一定全是仇恨诡诈，而仍然有纯洁诚挚的情份，非常值得怀念和留恋。

他已问过几次路，所以穿过一个村庄，便向右方的一条土径驰去，并且晓得在里许外山坡上的几间砖屋，就是目的地了。

这条路突然变成青石板路，因此马蹄破踏其上，声音特别清脆。

他愉快地漫想道：“数年来我一直觉得人生苦不堪言，久已不知欢愉和宁恬的心境为何物，现在忽然重获此乐，实是值得探讨其中之故。”

这个问题甚是显浅，是以他很快就得到答案，敢情一是他已振奋起勇气意志，要以一己之力，将艾家那段血海深仇，予以化解。二来他此行乃是存

下救人之心，并非为自己忙碌，而从善行之中，泛起了衷心的快乐。

这两个原因，第一是他的人生之中，暂时有了高尚的目标，以往迷茫的困惑，已经消失。

第二个原因使他获得了力量，任何一个人在行善之时，必定会得到快乐，这种高尚的行为，能使人感觉得到自己的价值。

沈宇举手拍拍额头，自言自语道：“假如我早知道这么容易就可以自拔，我早该这么做啦。唉，怪不得古人说为善最乐，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便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可见得古人诚不我欺。”

他喃喃自语之声，与清脆的蹄声相应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不知不觉中已来到这几间砖屋前面，沈宇约略一望，已知道一共有十四户人家。在屋处平坦的土坪上，有几个正在游戏的儿童，都停下来瞧他。

沈宇跳下马，向一个较大的男孩招手，叫他过来，问道：“那一家有病人，你必定知道吧？”

男孩指一指左边的一间屋子，沈宇道：“我是送药来的，他家里有人在么？”

男孩点点头，道：“二叔病得很厉害，二婶在屋里。”

沈宇从鞍袋中取出药物，大步行去，到了门口，只见房门半掩，门内便是一间小厅堂，寂然无人。

他特地咳一声，跨入屋内。

左厢房内突然传出一阵悲啼，沈宇知道不妙，连忙奔过去，探头一望，但见房间不甚明亮，一个妇人跪俯在床边，发出悲声，床上躺着一个男人，虽是匆匆一瞥，亦看得出他已经骨瘦如柴，想是卧床已久。

沈宇一径入房，过去抓起那男人一只手，把一把脉，便颓然放下。

这时，正在悲啼的妇人忽然跳起身来，反倒把沈宇骇了一大跳。

那妇人满面泪痕，虽然已是四十上下之人，但面目轮廓，甚是清秀，还有几分风韵。

她急急道：“你可是从连威堡来的？”

沈宇道：“是的，但看这情形，恐怕已来迟一步啦！”

那妇人急忙道：“药呢？带来没有？”

沈宇道：“带来了。”说时掏出药包，还顺手将那一份金饰，放在旁边的几上。

那个妇人赶紧煎药，沈宇默默着她忙碌，打消了告诉她，这个男人已经气绝毙命的想法。

他举目四望，但见这间屋子，虽是山村乡居格局，家具都甚粗朴，可是挂有一幅山水长轴和对联，布置得也颇为高雅。

沈宇登时联想到这个已经一瞑不起的人，生前定是高雅脱俗之士。可是他们居然与连威堡似乎有着极深的关系，倒是使人感到不解。

他悄然行出屋子，忖道：“这个妇人伉俪情深至此，实是难得。”

我且让她忙碌一下，先别打消了她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只如昙花一现，甚是短促，但仍然比没有的好。”

那匹矫健名驹朱龙，见他行来，昂首喷气，好像表示它还未疲倦。

沈宇拍拍它的颈子，然后跨上去，顺着来路行去。

绿油油的禾苗，长遍田间，野外也是一片翠绿，远山如黛，在这一幅宁静的景色中，又透出一片蓬勃生机。

在他心中，那个卧床不动的男人，以及那个清秀妇人的影子，也没有消灭。

因此他一面感到大自然孕含着的生机，一方面又嗅到永恒的死亡。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他泛起了奇异的感觉。

随日影渐移，这些田野村庄，都抛在后面。

沈宇并没有急急赶路，但由于未龙脚程甚快，是以虽然不是急赶，还投宿了一宵，可是在翌日上午，也就到达距连威堡不到十里的地方了。

他先将朱龙藏在一片树林中，这才徒步前往。

踏入连威堡，但见屋宇连绵，人口稠密，街道甚是齐整宽大，店肆林立，显出一片繁荣景象。

沈宇已打听过这连威堡，在周围百余里之内，乃是第一大市镇，比之一些县城，还要繁荣。如今亲眼目睹，果然不假。

大概是此堡时时有外地之人来往，是以沈宇虽是装束略异，气宇轩昂俊挺，却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他在堡中信步而行，转得几转，已知道前面的一座巨大府第，必是堡主陈伯威的居处了。

路路走近，但见大门紧闭，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这等情形，若是普通人家，毫不奇怪。但陈伯威成名震四川，乃是一方霸王，与江湖道上往还甚密，因是之故，他的住宅自是应当大门常开，而且会有不少人出入才是。目下这等情形，却属反常。

沈宇忖道：“是了，厉斜和艾琳，必是在这两夜一日之内，到过此地，瞧这大门深闭的情形谁想，陈伯威无疑已经败北。”

他念头一转，马上紧行数步，登阶走到门，鼓动门环。

一会儿门边呀一声打开，走出来一个面貌老实的家人，道：“大爷找谁呀？”

沈宇道：“我有急事，要面见堡主。”

那家人道：“大爷贵姓大名？”

沈宇通了姓名，又道：“请快点儿通传，我见过堡主之后，就须得赶快回去。”

那家人道：“沈大爷好像还是第一次到敝堡来的。”

沈宇道：“不错，我是第一次。”

那家人道：“这样说来，沈大爷与故上从来未曾见过面了？”

沈宇道：“我与贵上是素昧平生。”

那家人道：“只不知沈大爷有什么事，要见敝上？”

沈宇道：“陈堡主到底在不在家？”

那家人道：“不在。”

沈宇道：“他几时回来？”

那家人道：“这个小的也不知道。”

沈宇道：“若是如此，那就算了。”

他回转身，正要离去，忽听那家人唤道：“沈大爷且慢……”

沈宇头也不回，径自举步行去。

那家人迅快奔过来，拦住他的去路，施礼道：“沈大爷慢行一步，小的有活奉禀。”

沈宇道：“堡主既然不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家人道：“但沈大爷远道来此，难道不留下一言半语，就离去么？”

沈宇反问道：“怎见得我是远道来的？”

那家人道：“一来沈大爷的口音，不是附近地方人氏。二来你的身上，带着风尘，所以小的这样清的。”

沈宇道：“猜得好，可惜的是你家堡主，成名之后，已经自傲自满得很，以我看来，他的失败，只不过是早晚之事。”

那家人道：“沈大爷说出这等话，可见得不同凡俗。敝堡主实是不在，并非自傲自满，不接见四方豪客。”

沈宇沉吟道：“好吧，我特地来告诉他一个消息。据我所知，日内将有一男一女，会来此向堡主生事。”

那家人神色如常，道：“谢谢沈大爷赐告，小的记住啦。只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姓名？又是什么来历？是不是敝上的仇家对头？”沈宇道：“男的姓厉名斜，女的姓艾名琳。他们与贵上大概无怨无仇，可是那厉斜是当代刀法大家，晓得贵上精通毒龙枪绝艺，是以要求向贵上挑战。”

那家人哦了一声，道：“小的虽是门外汉，但随侍敝上已久，见闻颇广。像这等印证武功之举，时时都会发生，实是不足为奇。但无论如何，小的还是十分感激沈大爷的好意。”

沈宇冷笑道：“印证武功虽是等闲之事，但无奈厉斜的刀法，至毒至辣，有个规矩是宝刀出鞘，须得见血方回，因此他与别的武林人全然不同。”

那家人恍然道：“原来如此，小的马上差人通知敝上，以免大意失手，还把性命送掉，沈大爷既然不辞跋涉之劳，赶来警告敝上，想必有很深的渊源？”

沈宇道：“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那家人惊异地道：“若然没有，如何肯来通知？”

沈宇道：“这是我的秘密，恕难奉告。”

他与这名家人谈到此刻，已知道他虽然面貌忠厚，身着家人服饰。但他一定不是下人身份，单以他的见识日才而言，已是不易多得的人才。

其次从这人的神情口气中，他观察不出厉艾二人到底来过没有，也看不出陈伯威是否已经惨败身亡。

那家人又道：“沈大爷如果马上就走，等如是骂我们连威堡不懂得待客之道。沈大爷可不可以略略耽搁一会儿，好歹喝一口茶，才动身回去？再说，敝堡别的没有，脚力却还真的不少，定可以奉送一匹坐骑。”

沈宇摇头道：“那倒不必打扰了。”

那家人道：“既大爷纵然身有要事，但也不至于急在这一时，喝一杯茶，有何打紧？”

沈宇倒是想弄清楚，陈伯威有没有见过厉艾二人。于是点头答应，随那家人走入门内。

人得大门，但见一条车马大道，沿着右方绕到后面。不问可知在这座宅第后面，还有马厩车房。

他们一直越过院子，进入大厅。

沈宇在大厅内，回头一看，厅外的宽大平坦的院子，正适合做演练武功的场所，而左侧墙脚放着的千斤石和棍棒等物，也证明他的想法不错。

另有两名仆从出现，见了那个家人，都恭敬地行礼。

那家人道：“你们速去准备上好香茗和果点待客。”

他回头向沈宇笑道：“小的到后面替沈大爷拣一匹牲口代步。”

沈宇道：“用不着啦！”

那家人道：“沈大爷别客气，对了，小的斗胆再请问一次，既然沈大爷与敝上毫无渊源，亦不认识，何以又肯前来通知？”

沈宇沉默了一阵，才道：“我与厉斜、艾琳有点儿过节。同时厉斜手段残忍，任意毁去武林名家之举，我也十分反对。”

他深深注视对方一眼，又适：“这个解释，你满意与否，本人并不在意。同时本人确信你不是真正的下人身份。若是不满本人的话，不妨划下道来，当得奉陪。”

他将对方假面具揭开，而且豪气迫人地，接受任何挑战，反而让人觉得他这次前来，并无歹意祸心，完全是光明磊落，和出于善意的行为。

对方面色变得十分沉凝，注视着这个黝黑的英气勃勃的青年。

他大概用心考虑了一阵，才道：“不错，在下王乾并非一般的家仆，只不知沈兄为何称呼敝堡的枪法为毒龙枪？据在下所知，数十年来，你还是第二个把做堡的千斤拘魂枪，称为毒龙枪之人。”

沈宇道：“我提一个人，那便是成都青羊宫观主玄智真人，只不知你听过没有？”

王乾道：“青羊宫是成都名观，这个得道真人，在下是听过，却不明白与我们的话题，有何关联？”

沈宇道：“那么我再提一个人，那便是神机子徐通前辈。”

王乾肃然道：“沈兄认得徐真人么？”

沈宇道：“我没有见过他，但间接有点儿关系。而贵堡的枪法，正是徐真人的两种绝艺之一。一王乾更无疑惑，躬身行礼，道：“在下直到如今，才敢深信沈爷是怀着善意而来的，可惜沈爷来迟了一会儿。”

沈宇点点头，道：“有此可能，我是谒见玄智真人时，得知厉艾二人，曾向他老人家迫问有关徐真人之事，你大概还不知道，玄智真人是徐真人的师弟，但他却潜心向道，从未修习过武功。

王乾道：“啊，原来如此。”

沈宇道：“我又探听得厉艾二人，向这边走。由于我见过贵堡的人，鞍边携带着一根钢枪，当时已得知贵堡必与徐真人有关。因此我相信他们可能也上此地来，一则查问徐真人之事。二则找贵上印证武功，据我所知，死在厉斜刀下的名家高手，已经不在少数。故此我连忙赶来。”

他的话有真有假，组合起来，倒是不易发现破绽。

王乾扼腕道：“沈爷来迟了一步，真是……唉……”

沈宇道：“莫非贵上已经落败被杀了？”王乾道：“前天上午，忽然有敝堡的一个人，叫做张一民的，带领着厉斜和艾琳来到。张一民双腿不得行动，暗下告诉敝上说，厉斜刀法十分高强，另一个同伴李奇，已经被杀。因此，请堡主出手之时，务须小心在意。堡主听完之后，随即与厉斜印证武功。”

沈宇静静的听着，并不插口打扰他。

王乾又道：“敝上因为得到张一民的警告，是以一向那么自负的人，这回也十分小心谨慎，暗示座下两名弟子，首先应战。”

沈宇连连点头，道：“幸而他这样做了。”

王乾讶道：“沈爷这话怎讲？”

沈宇道：“我见识过厉斜的武功，深知其中变化的奥妙。他的刀法，不

胜即败，其中没有丝毫转圜余地。若是他败了，自是无话可说。如果他赢了，对手非当场溅血丧命不可，其中亦没有转圜余地。”王乾道：“原来如此。”

沈宇接着道：“但话说回来，像贵上这等练就了上乘绝艺之人，情况又不相同。他正因瞧过对方的刀法，深知此理，当即拟出万一落败时的保命之法，这是因为他有上乘绝艺之故，如若不然，纵是自知必败，亦难逃丧命当场之厄了。”

王乾这时才瞠目结舌，敢请沈宇的测度，与事实完全相同。

他叹了一口气，道：“结局正如沈爷所猜测一样，故上只略受微伤，败而不死。但在下却有一点儿不懂。”

沈宇道：“王兄不妨说来听听。”

王乾道：“既然敝上自知不敌，何故还要动手？”

沈宇道：“他只是预防不敌而已，并非知定要落败。正如你行走江湖之时，往往看见过对手的武功，自己只能忖度大概情势，却不能肯定。”

王乾道：“多蒙沈爷指点，顿开茅塞。只可惜沈爷来迟了一步。”

沈宇道：“这话你已经讲过了。”

王乾道：“在下不是说沈爷赶不上目睹他们拼斗，而是可惜敝上走快了一步，如若不然，他得以见到沈爷，也许就不急急赶去，而先向沈爷请教破敌之计了。”

沈宇心念电转，已知道他说的是陈伯威随后追赶厉斜，为的是朱龙失去，陈伯威见新夫人心痛，是以激起恶念，打算施以暗算。

这等情况，正与他们预料的一样。

沈宇站起身，道：“既然如此，我也赶去瞧瞧。”

王乾道：“如果沈爷赶上了敝上，还望婉言劝他不可鲁莽，假如沈爷肯出手相助，那更是万元一失了。”

沈宇道：“我出手也不行，因为与他同行的女伴，武功与厉斜差不多，只不及厉斜那么凶毒而已，如若我加入了，她岂能坐视？这时仍然等如是一对一，没有什么便宜可占。”

王乾道：“那位姑娘武功如此高强，实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不过敝上此去，还带了三个人同行。若是命那三人，暂时缠住姓艾的女子，沈爷与敝上合力出击，说不定能抢先一步，杀死厉斜。”

沈宇微微一笑，道：“恐怕咱们的想法不大一样，在下决计不肯做那以二敌一之事。”

但无论如何，承你把内情坦白赐告，我此去如果赶得上，定要尽可能帮助贵上就是了。”

王乾送他出去，当具备妥一匹长程健马，鞍辔鲜明，送给沈宇骑用。

沈宇推辞再三，但王乾意甚诚恳，如若不收下，一定还得缠上许久，于是认蹬上马，挥手而别。

他平平安安出得堡外，心下生疑，忖道：“何以马仲昌、于得时两人，没有留下暗号。”

这座连威堡地方虽然不小，但他来时，一路已经留心察看，并没有马于二人的暗号。

因此他一抖马络，向堡外驰去，但选择的却不是来时之路，而是向曾经发现尸体那边的方向行去。

这连威堡四通八达，道路甚多。沈宇出堡之后，选的是另一条近路，是

以不曾经过埋尸之处。

他事前已打听清楚方向，故此现下毫不迟疑，向那边驰去。

大约驰出十余里，忽然听到蹄声赶来，回头一看，路上烟尘大作，隐隐可见一辆马车和数骑，迅快赶来。

他勒住坐骑，忖道：“莫非是追赶我而来的么？”

等了一阵，那辆马车已经看得清楚，那是一辆特制的轻便马车，双马拖行，速度甚快，装饰得相当华丽。

另有四骑跟在后面，形成拱卫之势。

不久功夫，马车已驰到切近，车后四骑之中，有一骑越过马车，迫近沈宇。

沈宇看时，马上之人，原来是王乾。不过他现下已是作劲装疾眼的打扮，背上斜插长刀，鞍边带着钢枪。

王乾拱手道：“沈爷慢走，在下特地赶来，有要事奉商。”

沈宇的目光先向他后面溜瞥，但见三丈外的马车中，坐着一个女子，一身素白的衣裳，穿着很像是丧服。

为他驾车的大汉，神情剽悍，身上也带着兵器。

另外三骑，全都是满面横肉，神态凶悍的大汉。不过他们的地位，显然比王乾低了不少。

沈宇暗自计算一下，连威堡有名的八虎将之中，李奇和张一风已经不能参与任何争杀场合。

厉艾入堡后，陈伯威曾命两人先行出手，这两人自然也是八虎将之二，如是被杀，一共就去了四名。

王乾又说过，陈伯威带了三人赶去，这三人自然是堡中高手，那么八虎将再去其三，就剩下王乾一个人了。

他淡淡一笑，道：“王兄有何指教？”

王乾道：“沈爷好说了，在下有一个问题，想请沈爷赐告。”

沈宇道：“什么问题？”

王乾道：“沈爷来时，不经此路。但出堡追赶之时，毫不犹豫就选中了这条路，只不知沈爷何故选这一条路？”

沈宇道：“走哪一条路，也有学问的么？”

王乾仍然和和气地道：“沈爷可别生气，只因为选对了道路，而在下一直都没有透露他们所去的方向，因此未免太过巧合了。”

沈宇道：“这件事只好用巧合来解释了。”

王乾道：“不对，若是在我等看来，确是沈爷早已得知他们的去向。”

他的态度仍然是那么和气，但驳斥之言，确全然不稍含糊，沈宇马上发现王乾貌虽忠厚，其实厉害非常。

他道：“就算你说对了，便又证明什么呢？”

王乾道：“不要就算，如果沈爷坦白承认，在下自当奉告我们所想法。”

沈宇道：“好，我承认。”

王乾道：“沈爷知道他们的去向，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看见了敝上车人赶去，走的是这条路，二是看见厉艾二人，向此路离开。”

沈宇道：“我两批都见了。”

他故意胡说，为的是想弄明白对方意思。

此时，那个马车中的女人，也赶了来作什么？她当然是陈伯威的新夫人

无疑，但她为何穿着如此素净。

只听王乾笑道：“他们相距的时间，决计不可能都让你看到，况且你抵达敝堡时，有不少人看见，这便是说，你是刚刚来到，连一拨都看不见，何况两拨。这样，只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作为何选择此路。”

沈宇大感兴趣，心想：“难道他们已知埋尸之事？”

他毫不着急，淡淡地问道：“那是怎样的一个说法？”

王乾在开口之前，先摘下钢枪，面上泛起一片杀气。

沈宇摆摆手，道：“不要轻易动手，以致伤了和气。我没带兵器你又不是看不见。”

王乾道：“沈兄如果说得出一个道理，在下自然不会动手。”

他已改口称他为沈兄，可见得双方的关系，已生出变化了。

沈宇耸耸肩，道：“你不是有一个说法么？”

王乾道：“不错，以我等想来，你一定是厉艾方面之人，方知他们的去向。”

沈宇道：“我可以发誓，我决不是他们的人。”

王乾道：“他们是昨天离去的，你昨天还未到达本堡吧？”

沈宇道：“的确没有。”

王乾道：“那么你可能是清晨之时，碰见了敝上他们，是也不是？”

沈宇道：“也没有。”

王乾一怔，道：“没有么？”

沈宇道：“的确没有，我何必骗你？”

王乾道：“你当然碰不见啦，他们是从另一条路走的，谁也看不见。”

沈宇道：“你瞧，我没有扯谎吧，现在我反问一声，假设我是厉艾之人，有什么理由我会回到贵堡，与王兄你聊这一阵？难道我闲得慌么？”

王乾道：“问得好。”

沈宇道：“总须有个道理才行呀！假如你质问我之时，我只回答一声问得好，你可肯罢休？”

王乾道：“想不到沈兄竟是能言善道之士。”

他无疑已说不出道理，故此拿别的话来搪塞。

沈宇可不轻易放过他，又道：“可是答得出答不出呢？如果答不出来，那就请你释去疑心，返回贵堡。”

王乾扭头向马车望去，大有求救之意。

沈宇不禁惊讶注视，~则是奇怪那王乾何以会向那女子求援。二则那辆马车，已缓缓驶过来。

两下相距已近，沈宇可就把车中的女子，看得分明。

但见她长得玉面朱唇，眼如秋水，长眉入鬓，年纪只有二十左右，十分年轻，青春焕发，甚是美丽动人。

她一身素服，加上发上的黑丝带，显然真是穿着丧服。

沈宇突然恍悟，忖道：“是了，必是由于送药不及，村舍那人已死，噩耗传来，她却是死者的亲属，故此穿上了丧服。”

车中的美女那对清澈明亮的目光，在沈宇面上身上，扫瞥了好几次，这才说道：“假如我们说得出一个道理，你自己非得承认不可，对也不对？”

她的嘤嘤声，甚是悦耳动听。

沈宇点点头道：“到了我没有法子反驳之时，想不承认也不行，虽然不

一定是事实。”

那美女道：“以我看来，你并非擅于巧言狡辩之士，只要说出理由，你又无法反驳，那时你可愿随我们返堡？”

沈宇道：“在下可不想得罪冒犯姑娘，但像这样缠不清的话，在下说不定掉头就走。”

那美女笑一笑，道：“我这儿有六个人之多，如是动手，你一定讨不了便宜。”

沈宇懒得多说，道：“你先把理由说出来听听。”

美女道：“厉艾特地派你来此，探看堡主行踪，以便知道他放不放手。因为虽然战败堡主，但赢得相当吃力，因此心生戒惧，先探明堡主意向，以便防范。”

沈宇沉思了一下，暗吃一惊，敢情他当真没有其他理由，足以击破她的推论。

他无可奈何地摊摊手，道：“好，我跟你们回去，以便证明，我并不是赶去通知厉艾的，这样行不行？”

那美女摇摇头，冷峻地道：“不行。”

沈宇登时泛起了啼笑皆非之感，心知这个美丽女子，可也不是好斗的。他实在不想与女性吵嘴，当下忍气吞声，说道：“依姑娘之见，在下怎样做才对呢？”

他一直保持很有礼貌，因此连威堡所有的人，对他的敌视意味，至此已淡了许多。

那美女道：“我的打算，告诉你也是白费口舌，王乾……”

王乾应道：“小人在。”

美女道：“你们与我把此人擒下，带同上路。”

王乾道：“是。”

他一挥手，其余三骑迅捷如风的分头驰到，把沈宇团团围住。

沈宇心头暗暗冒火，冷眼瞧着这些人行动。

王乾道：“沈兄如肯束手就缚，还望委屈一下，以便求证是非真假。”

沈宇道：“怎生求证法？”

王乾道：“咱们一同追上去，马上便见分晓。”

沈宇道：“你知道他们现下在哪里么？”

王乾道：“当然知道，只不过四五十里之遥而已。”

沈宇举目向那美女望去，只见她微微冷笑，好像我的定知他一定是厉艾的奸细一般。

他实在气不过，忖道：“我就委屈一下，有何不可。”

当下温声道：“好，我跟你们前去对证。”

他跳落马下，双手往背后一格，屹立不动。

一个大汉奉命拿了绳子，走到他身边，但动作之间，十分戒备。

沈宇没有异动，任得他绑上双手。

王乾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高声道：“请问夫人，这位沈兄可是让他骑乘原马？”

那个年轻貌美的陈夫人道：“不，让他上车，否则我等的速度，就大打折扣了。”

沈宇步向马车，只见她侧开身子，腾出座位，显然是请他坐的。

但他却跃上前车把式的座位，与那剽悍大汉同坐。

这个年轻女子会不会怪他，那是另一回事，但其他的人，却都很欣赏这样做。因为这个青年男子，若是与他们的主母并肩同坐，到底不像样子。

一车四马，迅即向前驰去。

走了一程，马车率先折入一条岔道，不一会儿功夫，车身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

沈宇如果不是身怀绝艺的话，在双手倒缚的情况下，一定老早就摔出车外去了。

马车越向前行，地势越荒凉和起伏不平。幸而此车经过特别设计，是以还耐受得住这等走法。

到了中午，车马都不停歇休息，只把速度放慢。

王乾似是有点儿过意不去，驱马傍车而行，一面大声问道：“沈兄，你饿不饿？”

沈宇道：“我等流浪江湖之人，少吃一顿两顿，也没有什么。”

王乾道：“喝点地茶水如何？”

沈宇道：“不用啦，我只希望你们赶快证明我清白，那时我定当扰你一顿，”

王乾道：“如果沈兄与厉艾不是一路，在下一定好好的请客，以表歉意。”

陈夫人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道：“他希望我们赶上厉斜，以便让厉斜快点儿救他才是真的。”

沈宇道：“你爱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咱们最好别与厉斜见面，只须找到陈堡主，让他去证实一下，否则咱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陈夫人道：“死无葬身之地？哼，那也不见得，厉斜纵是残酷凶暴，但亦不能见人就杀，对也不对？”

沈宇还未说话，王乾已遭：“陈夫人有所不知，在江湖上，往往有一种人，专以残杀为乐，心肠冷硬无比。像厉斜那种人，以属下观察，便是这么一类。”

陈夫人道：“我见的人虽是不多，但对于人性，却有相当了解。

厉斜即使十分凶残，但如果我们不去惹上他，他决不会拦路杀死我们。”

沈宇直到这时，才回头望她一眼。但见她那张秀丽的面庞，给人的印象是娇柔甜美，可是在她那对微微红肿的眼睛中，却射出冷静坚定的意味，似乎她对某一件事，已下了决心。

沈宇掉回头，可是心中却泛起了迷惑之感。

只听王乾陪笑道：“夫人说得是，我们如不惹他，他自然不会攻击我们。”

他接着向沈宇问道：“沈兄曾经说过，你与厉斜和艾琳两人，结下梁子，只不知沈兄可有办法收拾他们没有？”

沈宇道：“现在没有。”

王乾道：“你意思说，现在随便怎样，也收拾不了他们，是也不是？”

沈宇道：“正是此意。”

王乾沉吟道：“这样说来，若是在路上遇见他们，我们只好装作过路之人，不去惹他了？”

沈宇道：“那也不行。”

王乾讶道：“这却是...是何缘故？”

沈宇道：“因为厉斜除了武功强绝之外，还有过人的才智。他已亲自到

过连威堡，是以我们这一行车马，他一望而知是连成堡之人，这时我们虽然不去招惹他，他也不肯放过我们的。”

陈夫人插口道：“以我看来，沈宇你的才智，似乎更在厉斜之上？”

沈宇头也不回，淡淡道：“陈夫人过奖了，在下自问不是厉斜的敌手。”

陈夫人道：“你能洞察机先，测知对方的一切行动与反应。加上你与他虽有过节，但却一直尾随着他们，不但不曾被杀，甚至还没有让他们发现，这等本事，岂不是更在厉斜之上。”

她分析得有条有理，沈宇懒得多说，只耸耸肩头。

王乾道：“也许敝堡能借沈兄的才智，击杀厉斜。沈兄意下如何？”

沈宇道：“我奉劝你们，最好别惹他。”

王乾道：“不瞒沈兄说，厉斜与艾琳二人，就在前面不远，我们已经快赶上他们啦！”

沈宇心头一凛，道：“这话可是当真？”

王乾道：“一路上有一些暗记，乃是敝堡之人留下的，是以一定不假。”

沈宇深深吸一口气，道：“若是如此，王兄最好先解开我的束缚。”

陈夫人道：“为什么？”

沈宇道：“因为如果我尚有行动的自由，至少还可与他拼上一拼。”

陈夫人嘲声道：“若是输定了的局面，拼亦何益。”

沈宇道：“你们真的不肯松缚么？”

陈夫人道：“咱然是真的，如果你不服气，不妨尝试挣扎一下，看看能不能挣断绳索？”

沈宇已经暗暗运功聚力，当下猛可一挣，但觉紧缚腕间的绳索，坚韧无比，竟然没有震断。

陈夫人冷冷的声音，从后座飘送过来，道：“这条绳索，是特制之物，用锋快刀剑都砍不断。”

王乾接口道：“沈兄不必白费气力，夫人可没有骗你。”

沈宇使劲的回转头，瞪视着那个表面柔弱，其实却相当狠辣的美丽少妇，温声道：“你以为这是你的得意杰作么？哼，你这种妇人之见，才是坏了大事的根源。”

陈夫人没有作声，只冷冷地瞧着他。

王乾忙道：“沈兄不必生气，我等只要查明沈兄与厉斜不是一路，立时解开绳子，在下还要向你陪罪。”

突然间前面探路的～骑，停了下来，马车也迅即停止前进。

王乾策马驰去，与数丈外那个手下，交谈了一下，又催马绕过那片长满了野草新树的山坡。

沈宇伸长颈子，向前面瞧看，心想：“他们不知捣什么鬼？难道已赶上了厉斜么？”

他心中突然烦躁起来，忖道：“我早先不该冒失大意，以为这条绳子，略挣即断，决计缚不住我。谁知大大不然，现下行动失去了自由，若是落在厉斜手中，纵然不死，也将受到莫大的折辱。唉，艾琳一定不会放过我。”

他想起艾琳，心情更加紊乱。可是在这同时之间，他脑海中居然会同时泛现出三个女性的面庞。

这三个女子一是胡玉真，这个女孩子的行动和来历，都透着一股神秘之感。但无论如何，她对沈宇很好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另一个女子便是秀丽淳朴的村女陈春喜，她生长在荒僻的渔村，心地纯洁而仁爱，但她的性格中，却具有坚决的毅力，隐藏在她的纯洁仁爱下面，这是她与一般庸俗的村女最大不同的地方。

最后一个女子的影像，竟是后座的陈夫人，她虽然是鼎鼎大名的连威堡主陈伯威的妻子，但她年纪甚轻，看起来仍然像个少女。

她显然不懂武功，动作甚是娇美。而且她的样子和神情，都不似是个坚强之人。

沈宇对这个有夫之妇，并没有一丁点儿的杂念，因此他发现自己印象之中居然有她一份，自家也大为惊讶。

她何以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丽动人？抑是由于眼前的种种遭遇，使他没有法子漏了她？沈宇自问一下，便知道答案不是因为目前形势，迫得他想起这个少妇。

他迅快分析一下，恍然忖道：“是了，以她这么一个娇弱不懂武功的美女，出现在这等仇杀凶险场合，自是特别使我注意。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知道她家中产生事故，所以她身穿丧服，这自然是与那个来不及服药的男人之死有关，这一点不免使我对她发生同情怜悯之心。第二是以她这等人才，嫁给年纪比她大了许多的武夫，又是一个黑道人物，使人不免感到她有彩凤随鸦，齐大非偶之感。”

由于他下意识中，对这个美貌女子同情怜悯，因此沈宇又知道，自己刚才所以不出手对付王乾他们，的确受到此一心理的影响。因为他不想使她再受到惊恐与难堪。而且他隐隐感到，以她这么一个女子，大概不致于会加害于他。

不过现在的情形却糟得很，一切都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心中泛起一阵恨意，决定对这个少妇凶狠一些，以后也不要再帮助她。

余下的两名骑士和车把式，都听到招呼而离开马车，向王乾他们隐没的地方奔去，不知去干什么。

此地只剩下一辆马车，和沈宇、陈夫人两人。

沈宇突然听到低低哭泣之声，乃是从后座传来，不觉大吃一惊，忖道：“难道是她在暗泣么？”

跟着另一个念头进入沈宇心中：“就算她哭泣，又与我何干？”

话虽如此，他仍然忍不住回头瞧着。

只见这个年轻美丽的少妇，茫然地凝视着天空，眼中的泪水，沿着白皙的面额，直流下来。

她那纤小娇弱的躯体，不时发生轻微地抽搐。

沈宇皱起眉头，旋即放松了，柔声道：“陈夫人，你何事哭泣？”

陈夫人的目光移到他面上，接着现出惊讶迷惑的神色，道：“没有什么。”

沈宇深深注视她一眼，这才点点头道：“没有什么事最好。”

他回转头，不再看她，但口中却道：“你年纪轻，大概还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是超乎人力之外的，这就是一般人说的命运。许多事情，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或抗拒。”

他认为这等空泛的理论，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因为如果她年轻得不能体会这些哲理，则说下去也是多余。

但如她已饱经忧患，经验使她足以了解这种理论的话，则他说了，亦属多余。

因此，沈宇的话声嘎然而止。

马车上沉默了一阵，山坡的那边，也没有传来什么声响。

他们处县之处，乃是在草木茂盛的荒野中，四面偶有些起伏的丘陵，远远则有黛色的连绵山峰。午后的太阳，晒在这青葱肥沃的大地上，微风中含有浓浓的泥土和草木的味道。

沈宇忽然记起了自己的家乡，往往在那长长的夏日中，他踏过田野间，鼻中总是嗅到这种熟悉的气味。

他的思绪变得缥缈朦胧，童年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在这刹那间，似乎又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这终究是极短暂的感觉而已，后座传来那个少妇低泣之声，登时使他回到现实，感到那无忧的童年，实在已离他远去，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他以温和但十分坚定的声音问道：“你为何又哭了？”

陈夫人叹息一声，道：“我的丈夫，就在前面。”

沈宇一愣，道：“他在前面么，可是你为何……”

他的话突然中断了，因为这时已会意过来，一定是她的丈夫出了问题，所以她才会悲哀哭泣。

那么她自然早就晓得这回事，可就无怪她的眼圈，微微红肿。

沈宇寻思一下，才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发生什么事？”

陈夫人道：“他们四个人，都死在厉斜刀下。”

她的声音中，隐隐流露出仇恨的意味。

沈宇道：“现在他们在收理尸体？抑是还有别的事？”

陈夫人道：“有一个伤重未死，所以他们除了收理尸体之外，还要救活他和设法询问。”

她悲叹一声，又道：“他们的棺柩不知做好了没有？”

沈宇道：“那么你身上的素服，竟是为了首夫穿上的了？你不去瞧瞧么？”

陈夫人道：“我自然要去瞧瞧，但他们说，等收殓在棺中之时，才请我去。”

沈宇道：“你从未亲眼看过杀人之事吧？”

陈夫人道：“没有见过。”

沈宇道：“他们说得对，假如你从未见过，最好还是等他们收拾过才去的好，不然会把你吓坏。”

陈夫人冷冷道：“假如你是厉斜的同党，我一定亲手杀死你，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

沈宇立刻问道：“你认为我是不是厉斜的同党呢？”

陈夫人道：“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你不是。”

沈宇道：“我的确不是厉斜的同党。”

陈夫人没有开口，她虽是那么年轻，而且看来纯洁美丽，可是此刻她却深沉不露，教人测不透她的想法。

沈宇先移开目光，接着回转头，照原样坐好，决定不必与她多说了。

他暗自忖道：“我不知道陈伯威长的如何，为人如何，但看这情况，她对他有着深厚诚挚的感情，那是毫无疑问之事。现在她已变成一个年轻寡妇，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这等遭遇，可就份外叫人同情和怜悯。”

过了一阵，沈宇看见数丈外的山坡后，转出一道人影。

他眼力特强，一望即知来人是谁，当下说道：“王乾回来了！”

陈夫人大概是站起来，所以马车晃动一下。

沈宇忽然感到不妥，因为在他腰肋之间，被一件尖锐的物事抵着。

他特别灵敏的感觉告诉他，那是一柄短刀，锋利的程度，大概可以削断一般的刀剑。

故此以他这一身武力，也不能挡这等利器。

除了这把锋利异常的短刀之外，还有就是她传过来的一股杀气。

沈宇心头一震，深知这个美丽的新寡文君，实是立下了杀人的决心，假如必要的话，她将毫无犹疑。

他身子纹风不动，用坚定的口气，道：“你为什么拿刀子出来？”

陈夫人道：“你不要管。”

沈宇道：“性命是我的，请问我不管谁管。”

陈夫人道：“假如你与厉艾是同党，这条性命就不是你的了。”

沈宇何尝不知此理，他想知道的是别的事，当下说道：“你既未修习过武功，同时此刀又很短小，你以为我这样的人，能够轻易杀得死的么？”

陈夫人冷冷道：“我只要割破你一点儿油皮，见了血，你马上就死。”

沈宇忖道：“这就对了，原来刀上摔过剧毒，否则此刀虽快，但尺寸太短了，不是一般之人所能发挥威力的。”

他道：“是不是王乾向你报告某种消息？”

陈夫人道：“不错。”

沈宇道：“他报告之事，显然将与我有关系了？”

陈夫人道：“对。”

沈宇道：“假如他的报告，对我不利，请问你给不给我机会让我辨正澄清？”

陈夫人道：“不给！”

沈宇怕的正是这一着，他已试探出陈夫人手中，握的是毒刀，而且锋快无匹，可就不能凭仗武功，做逃走的打算。因为毒刀的刀刃，已抵住身子，不管他跃逃的速度有多快，也快不过她的刀子。

他沉着如故，道：“你错了，若然是我，一定不肯马上处决。”

陈夫人道：“别胡说八道了。”

沈宇道：“不是胡说，试想假如我真是厉艾的同党，刚这样一刀了结我，岂不太便宜我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不是厉艾同党，而实在是他的仇敌的话，则你这一刀，岂不是等如帮了仇人的忙。”

陈夫人大概没有话可反驳，是以沉默不语。

要知她的决心，老早就被这个英俊青年的沉着口气，和那过人的气魄所软化。她在下意识中，很希望能倚赖依靠这个能够担当一切的男人。当然，在清晰的意识中，她是不肯轻易让自己发生倚赖依靠这个男人的心情。

王乾已渐渐走近，可以清楚地看见陈夫人站在靠近沈宇背后的情况。

他面上没有惊讶之色，沈宇一看之下，已明白此计是王乾与陈夫人早就走下的。

沈宇虽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在这等情势之下，也不由得暗暗紧张起来。

王乾道：“启禀夫人，一切都料理妥当了。”

陈夫人道：“小梁也死了么？”

王乾道：“他说了不少话之后，便咽气了。”

陈夫人道：“他的伤势很重，是也不是？”

王乾道：“是的，在下见过了不少场面，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伤到如此严重，却仍然活了这么久的人。”

陈夫人道：“他说了些什么话？”

王乾道：“他肚子中了一刀，内脏已经流出来。是乡人用被子把他裹住，才勉强保持原状，不至于再裂开。可是他说话之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他停歇一下，又道：“小梁算将经过情形，告诉了属下。”

陈夫人道：“经过暂时不管，你可曾打听到厉艾的党羽的情形？”

这时沈宇当其已经竖起耳朵，听那王乾如何回答。

他的生死，决定在这个人的一句话中，由于王乾描述过小梁的惨状，所以陈夫人的仇恨大为增加，这一点已可从她的声音中听得出来。

王乾的目光移到沈宇面，暗自忖道：“此人来历不明，身怀武功，又年轻英俊，假如他真是厉艾仇敌，则联合之势，不形自成，我们得他臂助，当然大有用处，可是主母年轻漂亮，又已经变成寡妇，若是与他在一起，日久天长，难保不发生问题。”

这么一想，他的心中涌上杀机。

好在他并不把人命看得很重，即使冤杀了沈宇，他也不会如何难过。

沈宇在他眼中瞧出苗头不对，反应何等迅快，马上说道：“王兄快点儿回答了之后，兄弟还得去瞧瞧被害人的尸体，好知道他们究竟被厉斜独自杀死的，抑是有艾琳的份。”

他发现这话仍未完全打动对方，是以王乾眼中的杀机还未消除。

当下又道：“还有拼斗现场，亦须勘察一下，以便得知交手时的情况。说不定可以找出对付厉斜的方法。”

王乾身为连城堡八虎将之首，对于争杀之道，乃是大行家，是以懂得这个道理。

他顿时受到莫大的诱惑，忖道：“我就算要杀死他，也得等他勘察过拼斗现场之后，才下手不迟。”

霎时间他眼中杀机完全消失，微笑道：“沈兄说的是，那小梁垂危之时，倒是没有提起过有关作的话。”

他转眼向陈夫人望去，又遭：“小梁不知道厉斜有没有党羽，根本说不出所以然来。”

陈夫人马上收起了毒刀，跳落地上。

沈宇暗暗松一口气，也从车上下来，道：“走，先瞧瞧那些被害之人。”

他双手虽然被缚在背后，但行动之时，仍然敏捷迅快。

现在陈夫人的毒刃已离开他的身子，所以他可就不大害怕了。最低限度也可以试图逃走。

他们一行三人，踏着荒芜小径行去，不一会儿，已抵达山坡。

沈宇行上山坡，四下一望，发现前面里许处，便是通往长江的马车大道，可知道一场凶杀，是双方离开大道，选择山坡下那一片平地动手的。

在山坡下是一片平旷荒野，四口棺木，放置在一块草地上，除了王乾带来三人外，还有四五个人，以及几辆大车。

四口棺木，都未曾钉上盖板。

陈夫人与王乾没有上坡，从底下绕过，向那些棺木走去。

所有的人，看见素衣飘飘的陈夫人行来，霎时都肃静屹立，呈现出沉重凄凉的气氛。

她一步步走去，看起来有弱不禁风之感，但淬遭此大变，尤其是那些连威堡之人，眼见年轻的主母，过来回视主公的遗体，大家都觉得十分凄惨，更加倍的同情这位孤弱无依的主母了。

沈宇亦有此感，忖道：“这个打击，对她一定十分巨大沉重，再从那些下人的表情看来，相信陈伯威生前，必与这个年轻娇妻，十分恩爱。”

他本可趁这机会开溜，以他的脚程，虽然双手倒缚，影响速度，但连威堡之人，大概也追不上他。

然而他一来觉得不忍乘人之危，增加这一班人的纷扰，二来连威堡这股力量，在四川境内，大可利用。

当下大踏步走下山坡，引来众人的注目。

他很快就行到陈夫人、王乾他们后面，一齐向格木行去。

陈夫人向第一具棺木内的尸体，瞧了一眼，便接着移步，去看第二具。

这样一直看完四具棺木内的尸体，才返回第一具棺前，突然跪倒在地上，俯伏在棺旁，哭泣起来。

没有人作声，亦没有人上前劝解。

陈夫人的哭泣声，初时还很低沉，但渐渐提高，虽然不是号淘大哭，却也如巫猿哀啼，杜鹃泣血。这一阵肠断之声，真是教人不忍卒听。

四下这一群人，除了一些赶车扛棺的壮汉，由于身份低，不能发言之外。其余的几个，以王乾为首，仅是曾经闯荡江湖之士。是以见识极为高明，都晓得悲哀必须发泄的道理，故此由得陈夫人哀哀啼过了好一阵，沈宇转眼看时，但见环绕侍立的男人，有三四个已经举袖试泪，王乾也是其中之一。

沈宇忖道：“陈伯威是黑道上隐名的大头子，但平日对待这些手下们，必定是恩威并施，是以培养出深厚感情，不然的话，这些心肠狠硬之人，岂是轻易就会流泪的？”

关于陈伯威的为人，沈宇早已略有了解。这是当他发现那年轻貌美，谈吐不俗的陈夫人，无意中表现出她对陈伯威的深挚情爱之时，他已晓得此人不同凡响，必有过人之处，才会使陈夫人如此倾心。

他无声无息地走开，但没有走远，却在附近慢慢的走，一边察看地面上和四下的情形。

最后，当他听到王乾已开口劝慰陈夫人之时，这才走向棺木旁边。

他的来去，都没有人加以理会。

陈夫人泪流满面，一时哪里止得住。

沈宇重重的咳了一声，只展得所有的人，耳鼓都略略作响，使他们都惊讶地向他瞧看。

沈宇望着王乾，道：“陈夫人的哀伤，以及诸位的忠义，兄弟既同情又佩服。只是若要报仇雪浪的话，时机乃是最重要的因素，希望诸位不要耽误了时机。”

他的话含气敛劲地说出来，字字怪铭震耳，连哭声未歇的陈夫人，也听得一清二楚，旁人更不必说了。

第十一章 报夫仇诈死寻元凶

王乾扶泪道：“沈兄有何见教？”

沈宇道：“见教倒是不敢当得，不过在谈论之前，倒是要请你们先表示一下态度，决定我究竟是友呢？抑是敌人？”

沈宇在这等情势之下，提出这个要对方决定友敌态度的要求，甚是凌厉，迫得对方不能躲避。

王乾沉吟一下，道：“老实说，在下一时难下判断。”

沈宇道：“王兄智谋过人，长于应变，而且是极有决断之人，为何这回迟疑不决？”

王乾道：“沈兄过奖了，若在平时，在下还有几分自信，但如今遭逢大变，心情紊乱，实是感到无所适从。”

沈宇通：“好吧，我只好等候你们调查了。”

陈夫人抬起头，她这刻泪痕满面，反而增添了几分楚楚动人的风韵。

她断然道：“沈先生不会是敌人，请过来说话。”

王乾过去，口中一面道歉，一面为他解缚。

沈宇终于恢复了自由，当下走到棺边，向陈夫人道：“承蒙你信得过我，让我恢复自由，感激不尽。”

陈夫人道：“王乾说过，你如果独自在山坡上之时，并不逃走，便可以肯定你不是敌人了。”

沈宇道：“这话虽是有理，但如若在下窥测得透王兄用心，故意不逃走，你们岂不是反而中计户

陈夫人淡淡道：“我已想过这一点了。”

沈宇讶道：“夫人既是想到过，而又断然释放了在下，想必另有道理？”

陈夫人道：“妾身认为沈先生你既然敢将计就计的话，必定另有所持。因此，解不解缚，都相差无几百。”

沈宇击节赞叹，道：“高论，高论。”

王乾插口道：“沈兄刚才已查勘过现场，也看过敝堡主等人的遗体，不知有何卓见？”

沈宇道：“先说现场，我发现不少足印和血迹，大致上已告诉我动手时的情况。”

王乾面色一变，显然心中甚感震惊，道：“沈兄居然看得见足印么？”

沈宇道：“这些足印，与常人踏在泥沙上的不同，乃是运足内劲，动手拼斗时留下的痕迹。所能看见的，只是野草被践踏过的形状。”

王乾连连点头，道：“对，对，含有内劲的压力，自是与平常重物压过不同。”

他也看得出这些痕迹，是以知道沈宇的话，字字皆真。至于他震惊之故，便是因为他深知这等观察的技巧以及眼力，当世罕有识得的人，故此对于沈宇的估计，马上大大修正。

沈宇又道：“足印与血迹，可以说明每个人受伤被害后的位置，又从分布的情形推测，也可大概想像得到当时的情况如何。”

陈夫人道：“沈先生可不可以赐告？”

沈宇道：“根据现场观察，陈堡主不失为一时之雄，他乃是单身出战历斜，这两人拼斗时所遗下的痕迹，尺寸方位，中现中矩，毫不紊乱。离开另~

处拼斗痕迹，有两丈之遥，这说明了陈堡主是首先出战的。”

陈夫人迷惑地道：“这样就可以说明了么？”

沈宇道：“是的，假设陈堡主不是先出手，而是由手下三人，先斗厉斜。则这三人被杀之后，陈堡主只有两种反应。”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第~种反应是他转身逃跑，因为他看出敌人的真正功力，自知不敌。”

众人都泛起不以为然之色，沈宇一望之下，已知道陈伯威平素本是胆勇过人，锐身自任之士。

他接着道：“第二个反应，便是迅即扑上，出手猛攻，希望还能救回一两个手下的性命。”

这回大家都露出同意的神情。

沈宇微微一笑，道：“但这些遗迹，却显示他是站在原地，既不逃走，也不扑攻，倒像是吓呆了一般。”

沈宇这一番话，把不少连威堡之人，激得怒形于色，认为他存心侮辱死去的堡主陈伯威。

王乾道：“沈兄忽作惊人之论，只不知用心何在？”

沈宇道：“别忙，我所谓陈堡主站着不动，好像是吓呆了一般，这等情形，只是在堡主后动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他先动手，便不同了。”

王乾道：“源来如此，请沈兄再说下去。”

沈宇道：“陈堡主明明是先行出斗强敌，以我猜想，可能是敌方发觉他们追来，突然转身迎上，两下碎然相遇，陈堡生已不能布置阵势，迫不得已作首先出战的决定，以免手下之人，同遭大劫。”

他摇摇头，嗟叹一声，又道：“可惜的是他一定问过厉斜身世来历，在场人听见。

厉斜为厂灭口，所以终于将其他的人，尽行杀死。”

王乾露出讶色，似是因为沈宇清中了经过情形感到奇怪。

他听过垂死的小梁说出经过，是以知道经过真相。

沈宇又道：“陈堡主出战时，大概下令手下不得助战，所以他被杀之时，手下三人，仍在两三丈外站着。”

他转眼注视着王乾，忽然问道：“王兄可知堡主为何下达此令么？”

王乾点点头，道：“在下知道。”

沈宇道：“好，你既然晓得，我便把我的猜测说出来，对证一下。我的看法是陈堡主晓得艾琳也是武林高手，为了怕被她从中干扰，或在紧要关头抢救厉斜，所以密令手下，看住艾琳。故此他与厉斜动手之处，故意远离艾琳等人。”

王乾点头道：“堡主正是此意。”

沈宇道：“当然，以陈堡主得传毒龙枪法的造诣和火候，若是决心以死相拼，那是有资格相信可以赢得厉斜的。如果不是练就这等奇功秘艺，则侥幸取胜之想，简直是痴人说梦一般。”

王乾道：“沈兄高论，教人不能不服。”

沈宇道：“这等猜测，算不了什么，我得承认有些地方，是看了遗尸上的致命伤势而得到帮助。”

王乾道：“他们的伤势，可有值得指教的没有？”

沈宇道：“我刚才看过，其他的三人，都是被锋快长刀所伤，而且都是

一刀毙命，这是厉斜才办得到的手法。可见得那三人都在防范艾琳，直到堡主不幸败亡。厉斜便迅快过来，对付他们。”

他的推理分析，极尽精微之能事，王乾大为惊服，说不出话来。

沈宇移转目光，落在陈夫人面上，诚恳地道：“厉斜的武功，在当世之间，已难有敌手，刀法之凶毒，亦是举世无匹，可以称得上是刀下难有幸免一死之人，这种仇敌，陈夫人最好暂时避一避，不要急着报仇。”

陈夫人道：“不，妾身天生薄命，祸延先夫，以致成为未亡人。现下正是生无可恋，死不足惜。若不复仇，留着一命，苟延残喘，还有什么意思。”

王乾等人，都露出又敬佩，又悲惨的神色。

沈宇道：“陈夫人的志行，诚然可敬可感，但若是白白送死，于事于补，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王乾忙道：“沈兄说得甚是，夫人多多保重。”

陈夫人仰天一笑，但声音十分凄惨。

她道：“王乾，你们也这样劝我么？”

王乾瞠目结舌，一时答不上话。

陈夫人又道：“我年纪还轻，未来漫长岁月，可不是平坦大道。依我想来，壮烈复仇，以死殉夫，比起坚贞守节之举，可要容易得多，你们还劝不劝我呢？”

陈夫人这一番道理，只骇得王乾等手下之人，全都有透不过气来之感。

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而且十分明显，不容易劝，只不过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没有肯说出口而已。

沈宇肃然道：“陈夫人说得是，古人也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在慷慨与从容之间，实在有很大的差别。”

他停歇一下，又道：“这是人类天性如此，不是可耻之事，咱们无须忌讳掩饰。”

陈夫人感激地道：“沈先生首肯践妾的说法，叫人喜出望外。”

王乾听她提到喜字，不禁皱皱眉头。

只听陈夫人又道：“只不知沈先生肯不肯成全未亡人这个心愿？”

沈宇道：“在下不是不肯，而是感到有心无力。”

陈夫人挥挥手，示意众手下避开，只留下王乾，才道：“有些机密，特别是有关报仇之事，不宜给太多的人知道。”

王乾道：“夫人志切复仇，可是厉斜武功强绝一代，不能如愿，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陈夫人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人心人。我不信厉斜就没有可以击破的弱点。”

沈宇道：“他纵然有可乘之隙，然而陈夫人你一介弱质，无拳无勇，实在差得太远。”

这等机会，实是微乎其微。倒不如放弃此想，好在我不会放过他的。”

陈夫人想了一下，又低头注视棺中的尸体。

沈宇不禁也向棺中望去，但见陈伯威的尸体，当胸一片血迹，便是他致命的伤处。

这陈伯威虽是五旬左右之人，但看来却似三十多岁的壮汉，相貌威武。

沈宇猜想这个黑道巨草，生前不但是威风凛凛，富有男子气概之人，同时一定也是体贴多情之士。尤其是他年事已长，娶得这般年轻貌美的妻子，

自然十分娇宠爱护，无微不至。

这等人品地位的夫婿，以陈夫人来说，恐怕再也不能遇到的了。何况她既曾付出了全部感情，则纵然再碰到这等人物，也未必能以心相许。

陈夫人伸手在陈伯威的面颊上，摩抚了一下，接着，似是已下了决心，站了起来，举目扫视面前的两个男人。

她的目光，冰冷而坚定，一望而知她已作了某种重大的决定。

王乾骏了一跳，道：“夫人你有什么想法，可别不告诉属下才好。”

陈夫人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仔细听着。”

王乾躬身应道：“属下恭聆夫人之命。”

陈夫人道：“你把棺木运回堡中，早早下葬。但务须设法传出消息，说是我已自尽殉夫。你可再弄一口棺木，同时下葬，以便瞒人耳目。”

王乾呐呐道：“属下看不出此举，对复仇之事，有什么帮助？”

陈夫人迟疑了一下，才毅然道：“好，我告诉你，此举大有作用。第一点，万一厉斜听到风声，当必信以为真，便不会对女人特别注意防备。第二点，我可以自己毫无拘束地进行复仇之事。第三点，让大家息去种种猜测，像我这等年龄的寡妇，一定会招致许多猜测。对堡主的名誉，实在不大好。”

王乾点点头，道：“夫人说得极是，但属下想问一声，你打算怎样进行？”

陈夫人道：“沈先生既是厉斜的对头，我跟他走便是。反正我不惜牺牲一切，定要达到报仇的目的，总之，除了报仇之外，什么我都不会放在心上了。”

沈宇听了，倒抽一口冷气。他不是怕陈夫人会缠住自己，而是感到仇恨力量的可怕。

陈夫人的话已讲得十分露骨，她表示只要能达到报仇的目的，哪怕是献出肉体，亦是在所不惜。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这种行为，例如须得沦入勾栏之中，做出布施色相肉体之事，变成人尽可夫的妓女。

可是她仍是贞烈之妇。只要她报得仇，于她的名节，便无亏损。

这种角度的看法，是基于为夫报仇，意义比之守节更为重大。所以舍弃肉体之举，并不是失德和辱及丈夫的行动。

进一步说，爱国的意义，比夫妻或其他伦常的亲情，更为重大。因此，如若妻子发现丈夫通敌卖国，在形势迫切之时，她不得不杀死丈夫，以阻止重大损害国家的事情发生，则这个妻子，不会被人视为恶毒，也不会得到谋杀亲夫的罪名和唾骂。

假如南宋时的宰相秦桧，当他和妻子王氏，在东窗下计议谋害岳飞之时，王氏若是揭发了秦桧误国家害忠臣的恶谋，致令秦桧被执正法，则后世之人，断不致于唾骂于她。

陈夫人的情况，正是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不过话虽如此，但以王乾的立场，总是觉得这等决定，十分可怕，深心中一方面为堡主难过，另一方面，又为这个娇弱的女子难过。

沈宇沉吟一下，道：“陈夫人既然如此坚决，看来劝也没用，与其任得你蛮干一气，倒不如答应你，从旁协助。但我可以保证，你用不着牺牲一切。假如我失败被杀，那时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你再使用你的方法。”

王乾一听，敢情这已是唯一的釜底抽薪之法，连忙道：“沈兄之言对极，夫人若是坚执此意，离开连威堡的话，务须听从沈兄的指示，方有成功希望。”

他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势下，只好让陈夫人跟沈宇走了。甚至还得劝她听沈宇的话，先前孤男寡女的顾虑，只好不去想它。

沈宇道：“王兄最好一道走，好多一个帮手。”

陈夫人道：“不行，他一则要在堡中料理一切，先夫的子嗣，也须他扶助。二则他的武功，对付厉斜之时，已不管用，多他一个，于事无补。”

沈宇道：“既然陈夫人尚有儿女，那就不必离堡啦！抚孤之事，岂不更为重大？”

陈夫人苦笑道：“光夫虽是有一对儿女，但不是我的孩子。我留在堡中，对他们反而有害无益。倒不如复仇之后，如果不能自尽殉夫，也可削发出家，了此残生，永远不回堡中最好。”

王乾没有说话，想来这事必属实情。

沈宇道：“我们也该动身了，我可以化妆为老仆，侍候着你，一路行去，可以掩饰行藏。”

王乾道：“夫人的离开，须得妥善安排，但并不费事，因为负责驾车的老关，再靠得住没有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但有一件事，在下斗胆请问沈兄。”

沈宇道：“什么事？”

王乾道：“既兄此去，只不知有何妙计，可以击败厉斜？”

沈宇道：“智取力敌都可，唯有见机行事。一时之间，倒是不易作答用怎样一个办法。”

王乾道：“既然如此，但望沈兄小心行事，在下祷祝大仇得报，你们马到成功。”

当下由沈宇先走，到了大路上，不久，陈夫人便骑马独自赶来。

两人才一见面，陈夫人忽然叹一声，以手掩额，惊道：“唉，不好了……”

沈宇被她吓了一跳，问道：“一怎么啦？”

陈夫人道：“我吩咐王乾许多事，独有一件最重要的，却忘记告诉他。”

沈宇计算一下，若是容她回转去一趟，所耽误的时间，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拖到晚上才得动身。如果耽误这么久，对于追赶厉艾二人之事，无疑大有妨碍。因此他赶快道：“假如这件事不致影响大局，那就等到你报完了仇才说不迟。”

陈夫人摇头道：“不行，这件事非马上告诉他不可。”

沈宇实在测不透她还有什么事，比报仇还重要？当下向她试探道：“是不是有些什么贵重物事，忘了叫他收起来？”

陈夫人凄然一笑，道：“那些身外之物，我怎会放在心上。”

“我明白了。”沈宇说：“一定是关于你父母兄弟方面，未作安排？”

“那也不是。”她皱眉摇头，又道：“我娘家方面，除了家父有病之外，别无牵挂。”

沈宇想起了在七里铺居住的蓝姓中年夫妇，那个男人曾是病重垂亡，等到他把药送到，已经气绝之事。

他马上问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娘家姓什么？”

陈夫人道：“我正要告诉你，因为我们在路上一块儿走，有时候可能要互称姓名。

我是七里铺人氏，姓蓝，名冰心。”

沈宇一听，果然不错，心中琢磨了一下，认为此时，实是不宜将她父亲

病逝的消息告诉她，免得她再受到沉重的打击。

只听蓝冰心又道：“说起来我真是又惭愧，又可怜，为了这头婚事，家父见我居然甘愿嫁与陈伯威，气得与我断绝了往来。”

沈宇大为惊讶，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我娘家世代书香，家父更是大有才名。因此，他看不起陈伯威，认为他只是江湖上的强梁之流。”

沈宇问道：“那么这头婚事，竟是你自己愿意的了？”

“是的。”她抬起眼睛，望向碧空中的片片白云，面上流露出相然的神情，似是突然之间，记忆起已往情景。

“我与伯威，实是情投意合，虽然他年纪大了一点儿，但这算得什么，他并不是粗鲁不文的武夫，虽然他在外面的声名，迹近强梁横行之人，但事实上，他暗中运用他的力量，维持着数百里方圆地面的安宁，使商民受到实际的益处。”

沈宇点点头，道：“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沽名钓誉。”

蓝冰心道：“他正是这种人，可是家父却极为鄙视他。唉，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永远都没有法子解释得清楚。”

“的确如此。”沈宇苦笑一下，道：“人与人之间一旦发生了误会，实在很难有机会解释。最可悲的莫过于固执己见之人，老是认为别人不对，而由于环境、身份、时机等因素，旁人都不能相劝。其实呢，他认为别人不对的看法，不过是人家不是依照他的方法去做而已，这种人真是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蓝冰心现出欢喜的神色，道：“听起来你倒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沈宇道：“有时候也会钻牛角尖的，这就是人性中的弱点，明知如此，却无法克服。”

蓝冰心道：“我赶回去一趟。”

沈宇望望天色，道：“我只怕赶不上厉斜他们，如果追去了，咱们的心愿完全落空，岂不难过？”

“但我一定要告诉王乾一件事。”

沈宇无奈道：“我跑一趟，好省点儿时间，你在路边等我，不要走开。”

蓝冰心欲待不允，可是她发现沈宇相当坚持这一点，是以迟疑了一下，才下了决心，说道：“好，劳你驾跑一趟，告诉王乾一句话。”

“只有一句话？”

“是的。”她的面靥忽然泛起红晕，显示羞涩的娇态，看起来特别动人。她压低声音，道：“请你告诉他，我已怀了孩子，有两个多月啦！”

沈宇见她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自己只好装出一点也不在意的态度。不过他心中却对自己有点儿不满，暗念：“这个消息，当然该由她自家去说，我抢个什么劲呢？”

只是目下又不便改口，于是应道：“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别的事么？”

蓝冰心摇头道：“没有啦！”

“你将来告诉他也来得及呀，反正还有七八个月，孩子才生下来。”

蓝冰心玉面一红，道：“我个人无所谓，但这个孩子的将来，却不得不打算一下，现在先告诉王乾，他便会预作安排了。”

沈宇一听这敢情十分重要，不禁暗骂自己愚蠢。

“我这就走，你把马匹借我一用，好不好？”

蓝冰心立刻下马，道：“当然可以。”

她发现对方的目光，在自己的头面和身上扫视，不禁又红晕满面，心想：“莫非他这一来，看出我的肚子已经大了？”

沈宇仔细看了她一阵，才道：“你的装束，定须稍加改变才行。”

蓝冰心不敢多言，含糊应道：“好的，我改就是。”

以她想来，沈宇一定是叫她改穿适合孕妇身份的衣服，这等事实是不便与一个年龄相当，却仍是陌生的男人讨论下去。

沈宇诚恳地道：“你现在就得改变才行。”

蓝冰心吃一惊，道：“现在？那怎么行？”

沈宇道：“为什么不行，你把头上的白花，臂上的黑布取掉，虽然身上还是孝服，但穿着白衣的女孩多的是，倒也不致使人注目。”

蓝冰心一听敢情是要她不要戴孝上路，并非有关孕妇的问题，这才心下释然，微微一笑，道：“好的，你放心去吧。”

沈宇等她摘会白花黑布之后，才驱马走了。蓝冰心独个儿在路边等候，过了好一阵工夫，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感觉，也不知究是什么原因，不由得转头四看，瞧到背后时，竟骇得跳起来。

原来在她背后，站着个白衣男子，只有二十余岁，相貌相当俊秀，腰间佩着一口长刀，皮鞘上镶珠嵌玉，显得十分名贵。

他的态度虽是悠闲，可是却有一股森冷之气，阵阵涌到，教人不寒而栗。

蓝冰心马上意会到这个白衣青年，一定是她想报仇的对象厉斜了。尽管她报仇之念既切且坚，可是如今暮然对面相逢，却也禁不住掠过一阵惊悸。

那个白衣青年眉头一皱，道：“我又不是鬼魂，你何须验成这等模样？”

蓝冰心定一定神，才道：“你……你是谁？干吗站在我后面？”

“我姓厉名斜，爱站在哪儿你可管不着。”

他的话虽然不大和善，但面上的神色，却似乎没有什么恶意。

蓝冰心怯怯道：“是的，我管不看，若是说错了话，请你原谅。”

厉斜耸耸肩头，淡淡道：“你一个女流弱质，我怎会和价计较。”

他说完之后，目光仍然在她全身上下转动，倒像是发现了什么破绽，是以继续查上不停。

蓝冰心禁不住低头瞧瞧身上，心想：莫非我这一身孝衣，惹起了他的怀疑？又或者是我双眼红肿未消，被他看出来？

她面上不禁流露出惊慌之色，态度显得很不自在。

厉斜摆摆手，温和道：“不要胡思乱想，我不是好色轻薄之徒。”

蓝冰心啊一声，道：“贱妾哪敢这样猜想你呢！”

厉斜眼珠一转，嘴角泛起一丝诡笑，道：“可是食色性也，此是千古不易之理，只是世上罕得有人敢于承认罢了。”

蓝冰心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厉斜的泥笑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迷惑之色，喃喃道：“你的身份来历，以及何故独自坐在路边，委实教人难以测度，以你的姿色年纪，孤身出门，乃是危险无比之事，必受亲友劝阻。但你现下正是在大路上，独自一人，这是很不可解的现象之一。”

蓝冰心听了这话，方始明白厉斜为何拼命盯着自己的缘故，敢情是因为得见路上有个孤单女子，所以要猜测一下她的身份。

她顿时略感释然，心头的大石落了一半。

由于她不知道厉斜最后会不会猜中了？再就是恐怕沈宇回来时碰上，是以她心头的大石，不能完全放下。

只听厉斜道：“你举止仪态，大是娴雅，加以我刚才故意以言事相试，得知你知书识字，并非一般的女子可比。”

蓝冰心听到此处，已经大为震惊。因为屏斜已表现出他过人的才智了。

厉斜停歇了一下，便又接着说道：“大凡是待字闺中的少女，纵然是十分落落大方，但在这等情况之下，亦不敢与我平视对看。因此，我认为你是名花有主的罗敷，当然，还加上你体态衣着等方面的表征，获得此一结论。”

蓝冰心一方面震惊，另一方面却禁不住感到有趣，很想知道他还观察出一些什么没有。

厉斜笑一笑，温和地问道：“你先告诉我，这个猜测对是不对？”

蓝冰心点点头，道：“对。”

厉斜目光一闪，道：“你回答得毫不迟疑，没有一般女子的扭捏作态，可见得你的出身，或者你的夫家，必定有相当的地位，是以你见过世面，并不因话题谈论及作已婚未婚之事而羞涩得不敢启齿。”

他此一猜测，乃是承接蓝冰心的反应获得的。

蓝冰心也是冰雪聪明，玲珑剔透之人，当下忖道：“这样说来，他已经没有其他的观察心得，才须得从我的反应中，获取新的猜测。若是如此，我就可以设法防御啦！”

她迅即泛起妩媚的笑容，轻轻道：“厉先生可猜错啦广

“这话怎说？”

“贱妾虽是知书识字，但命比纸薄，过的是向人欢笑背人愁的日子。”她说到这里，竟然低首敛黛，楚楚含过，接着又遭：“当然啦，贱妾这等生涯，见的世面自然比旁人多了。”

她等如告诉厉斜说，她的身份，乃是妓女。

厉斜睁大双眼，难以置信地道：“那么你竟是沦落风尘中的女校书了？”

蓝冰心点点头，而且好在她听陈伯威谈起过那成都的勾栏风月还记那些秦楼楚馆的名字，当下道：“贱妾曾在成都的醉月楼栖身了一段时间。”

厉斜感到不服气地道：“你看来一点儿不像那一类的人。”

蓝冰心欣然道：“谢谢你的夸奖，也许是贱妾读过一点书的缘故吧！”

厉斜眼珠一转，显然是计上心头。他道：“假如你没有骗我，那么你就是今世的薛涛啦。我倒是愿意与你结为密友，以我想来，你既然曾经沦落青楼，则多我这个男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损害。况且我决不会亏待你，只不知你意下如何？”

蓝冰心哟的叫了一声，道：“厉先生的意思，敢是教钱妾跟你走么？”

厉斜摇摇头，道：“不是跟我走，而是与我欢好一番。”

蓝冰心若在平时，一定连华他几口，并且加以大骂。但现在情形两样，她正愁没有机会与他接近，何况她为了得报夫仇，已决定不惜牺牲性命，务要达到目的，区区身体，岂会爱惜。

因此她心中已千肯万肯，只要获得与他密切接近的机会，总可以找到万无一失的时机，用毒剑刺杀他。

但她表面上，可不能表现得十分愿意，至少也得假装一下，当下道：“厉先生，虽然贱妾已是残花败柳之身，无所爱情。但这样路边相遇，随即作出苟合之事，好像有点不对吧广

厉斜坚持地道：“没有什么不对，你既是通晓文墨，想必也知道秦少游在扬州的一段风流韵事，我们又何尝不可呢？”

这一下倒是考倒了蓝冰心，她讶然问道：“秦学士有过一段怎样的风流韵事？与我现下的处境，有何相干？”

厉斜道：“这个故事，载在古今词话中。说是秦少游在扬州的刘太尉家中饮酒时，刘家家姐出席情酒助兴，其中有一姬，擅长吹奏篋模，你想必也知道，篋模是古乐，当时已少有传世，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大堪激赏的绝艺。”

他停歇了一下，又接着道：“少游当然也很欣赏，便借篋模观看。此姬久慕少游才名，芳心暗属，老早就希望有机会与他亲近了。”

厉斜笑了一下，先不说出结果，却向蓝冰心问道：“你请他们可曾亲近了么？”

蓝冰心寻思，道：“听你的口气，好像终于亲近了。但当时既在筵席上，自然不可能马上就欢好，必是后来订下密约。”

“不对。”厉斜得意地道：“当时的情形是，主人恰好离座，回到后面更衣，偏生又遇到一阵狂风，把灯烛完全吹灭。于是这一对才子佳人，便有了仓卒之欢。这个美姬事后还向秦少游说：今日为学士瘦了一半。一句话，就点出当时惊喜交集的心请了。”

蓝冰心故意忸怩作态，道：“天啊，果真有这等情事么？”

“这事载在古今词话上，我可没有杜撰。”

“那么……”她轻轻道：“你想怎样呢？”

“此地行人马车，虽然时时可遇，但咱们如果躲到林子里，一定不会被人撞见，你意下如何？”

“贱妾只好听你的啦！”

她答应之后，便准备移步。谁知厉斜却没有动弹。她等了一下，抬头瞧瞧他，见他微微含笑。不禁讶道：“你怎么啦？不是说到林子里么？”

“不！”厉斜摇摇头，说道：“林内仍然可能被牧童樵子所窥见。”

蓝冰心问道：“那怎么办？这附近哪有客店可投？”

“不必投店了。”他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刚才的要求，并非当真的。”

蓝冰心大失所望，所以面色很自然地微变，道：“原来你是寻开心的。”

“那也不是。”厉斜歉然解释道：“我只是感到你的气质，不是风尘女子，所以借这件事，试探于你，如果你坚持不允，我就知道你是假冒的神女了。”

蓝冰心装出迷惑和不满的神色，道：“我为什么要装作神女呢？这又不是光宗耀祖的好事。”

“对不起。”厉斜向她道歉道：“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只知道你是很聪明的人，说不定为了不让我猜中，所以捏造身份哄我，不错，任何良家妇女，绝对都不肯冒称为神女的。”

蓝冰心道：“好啦，我们谈到这儿为止，反正像我这等出身之人，遭人取笑玩乐，已是司空见惯。”

厉斜正色道：“你别这么说，至少我不会轻视于你。”

他说得很诚恳和认真，蓝冰心也不由得相信了。故此问道：“为什么不轻视我这种人呢？”

厉斜道：“因为你虽然沦落于风尘之中，但作气质幽雅，谈吐大方，宛如解语之花，似你这等人才，如果不是命不逢辰，怎肯自甘堕落。既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命运，难道我能因命运不济而轻视你吗？”

蓝冰心听了，当真受到感动，心想，他如果不是我的仇人，那该多好呢！但命运却捉弄我们，使我不得不尽力杀死他，以报怕威之仇。

她悄声道：“厉先生不为世俗之见拘困，小女佩服不已。”

厉斜很自然地伸手在她颊上轻轻捏了一下，笑道：“不要佩服我，这世上恨我之人，不知有多少。”

蓝冰心讶道：“这话怎说？”

厉斜道：“因为我杀死了不少人。”

蓝冰心忙追问道：“你为什么要杀人？人死不能复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呀！”

厉斜淡淡道：“是的，人死不能复生，此是千古以来，无人能够挽回之事，我也深思冥索过这个问题，却没有法子。”

“没有法子？”蓝冰心更感迷惑，暗想莫非他染上了杀人之癖，是以无法制止？

她接着道：“这还不简单么？你不下手去杀就是了，没有人拿着你的手呀！”

厉斜道：“谁说没有？”

“这人是谁？”她不禁露出骇然之色。

厉斜道：“那是一个武林千百年罕有的奇才宇文登，外号魔刀，他所创的刀法，至今仍然是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蓝冰心吃惊问道：“宇文登现下在哪里？”

厉斜笑一笑，道：“他早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可惜生迟了二十年，没能拜识亲炙于他。”

蓝冰心已听得一头雾水，问道：“但你说是他拿着你的手杀人，现下又说他已经死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的鬼魂，附在你身上么？”

“可以这么说。”

蓝冰心顿时花容失色，全身发抖。因为她从对方的语气神色，听出他这话并不是开玩笑的。

“假如他是被恶鬼厉魄附身。”她暗暗想道：“以至不由自主的杀人，则我这杀夫之仇，报是不报好呢？”

“我的话，你也许听不懂。”

“我懂。”蓝冰心道：“你被恶鬼缠身时，便不能不杀人，可是这样？”

“只是和这说法相似而已，事实上我当然没有被恶鬼附身……唉，我这话从来没向人说过，今天不知为了何故，竟对你这个不懂武功之人，说个不停。”

蓝冰心忙道：“你说下去吧，你得解释一下，别叫我听得糊里糊涂的，往后连觉也睡不着。”

“好，我告诉你。这位天下无双的刀法大家宇文登，等如是我的师父。因为我得到他的刀法秘本，潜心修研数载之后，已学会了九成。”

蓝冰心非常注意地听着，并且用尽她的智慧，以求了解他的意思。

“宇文登的刀法，深奥无匹，怪不得他着年能称霸天下，未逢敌手，敢情是因为循此修练，的确可以窥得武功最高境界，成为不死不败之身。你想看，到了那种境界的话，天下哪还有敌手？”

蓝冰心点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厉斜叹一口气，道：“但在这一本扭籍中，却缺少了最后一招。这一

招乃是至高无上的精髓，以至简驭至繁，能够无穷变化而生的威力，包含在简简单单的一刀中全部发出。我必须学得这一招，才可以更上一层楼，达到武功至高境界。”

“但这与杀人之事，有何相干？”

厉斜苦笑一下，道：“我自己探索这一招，就不得不借重外敌之力，以帮助我参悟。”

由于这一门刀法，凶毒绝世，所以不发则已，若是认真施展，对方不敌的话，便非死不可。”

蓝冰心道：“我还是不大明白。”

厉斜点点头道：“这也怪你不得，我谈的是武功中精微高妙的意旨，即使是武林人物听了，如果修养功夫未深，亦听不懂。”

蓝冰心轻轻道：“但你解释给我听听，行不行？”

厉斜倒是很慷慨，爽快地道：“行，我刚才不是说过，我为了要刀法更为精进，以便最后能达到天下无敌的境界所以极力参研那至精至妙的一招么？”

“是的，你这样说过。”

“我还说出我不得不杀人之故，对不对？”

“对，你说你刀一离匣，就不能不伤人。”

厉斜微笑道：“你虽是外行人，但天资明敏，我的意思都能了悟。”

他停歇一下，又遭：“我知道你心中一定大不服气地想，如果我不是以杀人为乐事，大可以不拔出宝刀，岂不是天下太平么？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她很坦白地说：“而且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正如一个古老的譬喻说：叫你挟泰山而跳过北海，你说不能，乃是真的不能，并不是不肯做。但叫你为一个长辈拗折一树小报枝，你若说不能，那不是不能，而是不肯做。”

厉斜叹一口气，道：“唉，你哪里知道，我不是不肯，事实上真是不能。要知在我这种人的心中，修习至高无上的武功一事，实在比性命还重要。”

“我不信。”她温柔含笑地反驳道：“假如有一位私人告诉你，你放弃了武功，便可安然活下去，如若不然，就马上暴毙。这时你还敢坚持？”

她自觉这种反驳，极是中肯，可说是击中了要害，料对方无言可容，是以暗中大为得意。

厉斜拍拍刀鞘，郑重地道：“如若你所说，我当然不敢不放弃武功。可是话说回来，天下岂有如此绝对不二之事。假使那位仙人说，我如不放弃去窥刀道奥秘，则九成会暴毙，只有一成生机，当此之时，我一定决意冒险一试。”

他停一停，才又道：“如果一线生机也没有，自当别论。”

厉斜这话，实是中肯之论。

要知道任何假设，皆不能与道理相违背。而像蓝冰心刚才的假设，事实上已不合理。

若是可以离开道理，不问事实，则比这一假设更为极端偏激的说法，随便也找得出十个八个来。

蓝冰心道：“这修习上乘刀法之举，对你竟是这么重要？只是你如果杀人多了，岂不是结下许多仇家？就算你不怕，可是你难道不替别人想想？这么多被害的人，家中的父母妻子，将会何等悲痛？”

厉斜耸耸肩，道：“这一点我承认自己不对，但有什么办法。一个人就

能不自私？他家中父母妻子的悲痛，一来我瞧不见，二来与我不发生直接关系。因此，我只好先顾自己，再说别的了。”

他仰头望天，口气沉重地道：“话虽如此，我仍然不是全然能不惻然动心的。因此，我专找一些恶名昭著的凶徒试刀，此举已暴露我性格上的弱点，我想，说不定是因此之故，才没有法子参悟至高无上的一招刀法吧？”

他突然像是从梦中惊醒一般，射出奇异的光芒，注视着她。

蓝冰心忖道：“莫非他发觉我问得太多，已经怀疑。若然如此，眼见不测之祸，将降临在我身上了。”

不过她现在已不像起初那么容易震惧了，这大概是因为与他谈过一阵之后，较为熟悉，便没有那么害怕他之故。

只听厉斜喃喃道：“不错，我修习的刀法，乃是天下古今最凶的一种，而我的性格中，还有女人之仁。是以先天上两者就互相冲克，当然不能有寸进了。”

蓝冰心故作不解，问道：“厉先生你在说什么？”

“啊，没有什么，我正在苦思武功上的难题。”

蓝冰心娇媚地笑一下，道：“如是有关武功的困难，光是想有什么用呢？”

“你可说错了，任何技艺，一旦到了巧妙阶段，就进入智慧的范围。尤其我的难题，根本无法着力，非想不可。”

蓝冰心移动身体，尽量靠近厉斜。她希望的是厉斜对她忽起邪意，与她来一段风流孽缘。则她定可趁这机会，用毒剑刺杀他。

厉斜平日甚是风流自赏，对这个美貌少妇的垂青的暗示动作，不但不怀疑，而且甚为高兴。

但他却退了一步，面上含着笑容，道：“你一直在等候什么人，而我呢，也有要紧之事赶着去办。不瞒你说，我也有一女伴，目前尚未得手，所以假使我略有不检的话，被她瞧见了，那就一切都完蛋政，咱们如果有缘，终必重逢有日。”

蓝冰心一听，便知眼下计谋落空了，于是说道：“原来如此，只不知你的女伴在什么地方？你可是赶去探着她？”

厉斜道：“不是去探着她。”

“我才不信呢！”

“我不骗你。”厉斜对于不能接受她的柔情一事，颇有歉意，是以从容说出，道：“我乃是赶回连威堡去。”

蓝冰心诈作吃惊，道：“你去干吗？连威堡的人，可不是好惹的。”

“碰到我，这些横行作恶之辈，便如土鸡瓦狗般，根本不堪一击。我不妨告诉你，那连威堡堡主陈伯威，已经命丧我宝刀之下了。”

蓝冰心听了这话，心痛如绞，但表面上只能装出讶异之色，问道：“这话可是当真？”

“我何必骗你呢！”

“是的，你没有哄我的理由。”蓝冰心说：“访问你是为了参悟刀法杀死他呢？抑是别有怨仇？”

“纯粹是为了参研刀法。”厉斜答道：“他的毒龙枪，亦是武林绝艺之一，可惜他还没有练成功。所以我这一战，无甚裨益。”

他停了一下，又道：“我看还是设法求得先师失缺的那一招，比较有希

望，自行参悟，恐怕已没有可能了。”

蓝冰心讶色更浓，道：“敢是这一招刀法，藏在连威堡中，所以你要转去？”厉斜摇摇头，笑道：“我索性都告诉你吧，此去有两个理由，一是瞧瞧那个能使陈伯威为她献出生命的女人。二是打算从堡中人口里，探问有关神机子徐通之事。由于徐通是天地间唯一知道魔刀秘招，并且可以从那儿找到之八，所以我非寻见他不可。”

蓝冰心道：“原来你有这许多事要办，那我不耽搁你的时间啦！”

事实上她现下不知要厉斜早点儿动身的好？抑是设法再把他绊住，拖延上一阵的好？

这是因为沈宇为她赶去向王乾交待她已怀孕之事，怕的是厉斜如果前去，将与沈宇在半路上碰头。

但把他绊住，也不一定是高明的办法。说不定沈宇回来时，见他们在谈话，因而引起种种想不到的，更严重的后果。

厉斜笑一下，道：“我的事还多着呢，那连威堡中，有一匹红鬃宝马，原来我已得到手，但前往连威堡时，我将它藏在树林中，等到我离开连威堡，回头去找，已经不见了。以我想来，此驹一定在连威堡中。”

蓝冰心道：“这头牲口自己会认路么？”

厉斜道：“当然认得路，不过我却认为这是张一风以暗号通知堡中之人，是以被他们取回。”

蓝冰心道：“区区一头牲口，也值得你急巴巴地去取么？”

厉斜道：“这匹宝驹，不比寻常，我非弄到手不可。”

他摇摇手告别，举步行去，才走了我步，突然停住，回头望着蓝冰心。

蓝冰心头一震，忖道：“莫非我有什么破绽，被他瞧破了？”

正在吃惊想时，只听厉斜道：“我忘了访问你的尊名。”

蓝冰心顿时放心，道：“贱名翠环，实是俗气的根，倒教厉先生见笑了。”

厉斜摇头道：“不，翠环这个名字雅致得很，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去一趟，瞧瞧我的威风。”

蓝冰心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拒绝，但她心窍玲四，脑筋十分灵活，暗念如果急急拒绝，当然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当下作出迟疑之态，反问道：“我一同去不妨事么？”厉斜傲然一笑，道：“你与我同行，就算走遍天下，也不必多虑，谁敢欺负你，我就扭断他的脖子。”蓝冰心笑着啊了一声，道：“那不好，我可不愿有人为我送了性命。假如你真的因我之故，扭断了一个人的脖子，我这一辈子，休想睡得安宁。”

厉斜道：“那也可以，我不因你杀人就是，走吧。”

蓝冰心欣然道：“好，妾身跟你去瞧瞧。”

她发出较快的笑声，向他奔去。

到了切近，突然脚下一绊，整个人直向前仆跌，去势甚猛。

幸而厉斜不是平常之人，猿臂一伸，便将她抱住了。

如若不然，蓝冰心跌倒之势如此急猛，不掉破鼻子，也得磕个满面青肿。

第十二章 闻噩耗青莲生嗔心

她终于如愿以偿的投入了厉斜的怀抱中，现在只要腾出一手，掣出毒剑，就可以刺杀此人，为陈伯威报仇雪恨了。

蓝冰心一只手已探入袖管内，纤纤玉指，捏住了毒剑。

谁知厉斜抱她的手，恰好压住她的手臂，使蓝冰心无法掣出毒剑。

他惊讶地道：“咦，你的身子为何如此僵硬？”

蓝冰心连忙放松了身躯，敢惜这是因为她准备拔出毒剑，是以用力支起身子，以便腾出地方。

她这一放松身子，五指就自然而然摸不着毒剑了。不过蓝冰心并不着急，只要这个男人，肯与她亲近的话，定有机会动手。

厉斜既没有向她作进一步的侵袭，但也没有放开手。

蓝冰心软软的偎躺在他怀中，等候着机会。

厉斜突然道：“我倒没有想到你完全不懂武功。”

蓝冰心讶道：“你先前认为我懂得武功么？”

厉斜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由于你不懂武功，将有种种不便。例如咱们一同前往，路上的时间就须多费很多。其次，我还须一直保护你，不许别人伤害到你，这岂不是束手缚脚的累赘？”

蓝冰心暗暗得意，忖道：“我冒险摔这一下，正是要提醒你，与我同行将有许多不便。”

她故意扭扭身子，撒娇地道：“不，我走快一点儿就是了。”

厉斜笑一下，道：“单单是走路的话，不成问题。可是你若被连威堡之人瞧见，将来难免有人向你寻仇。”

蓝冰心道：“我不怕，你可以保护我呀！”

她言下之意，似是天涯海角都跟定了她一般。

厉斜头痛起来，心想：“如果不是艾琳与我同行，则我携同此美，遨游天下，也是一大乐事。但现在可不行，别弄得两头落空，像周瑜一般，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才冤死。”

他想了下，道：“你也知道，我并不是闲着没事到四川来游山玩水的。因此，我们最好约一个地方和时间，等我办好了事，找你相晤。”

蓝冰心鼻子里不悦地哼了一声，道：“这种话我听得多了，何必留下误人的后约呢？好吧，我不跟你就是了。”

她挣扎着站直身子，厉斜放开手，让她站好。这时蓝冰心虽然可以掣出毒剑，可是形移势改，可就不便贸然动手了。

他们已经缠了不少时间，厉斜很不好意思，陪笑道：“我三思之下，还是独自前去的好，你住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告诉我？”

蓝冰心扬眸一笑，道：“假如我们能够重逢，这是我们的缘份，没得话说。如果凤飘鸾泊，各分东西，一辈子都碰不上，这也是无意，无须勉强。”

厉斜耸耸肩，道：“好，既然如此，我失陪啦，咱们的缘份，就看命运如何安排吧！”

这回他挥手道别之后，当真急步去了，转眼间已隐没在山径中。

歇了一会儿，沈宇从附近的草丛中冒出来，向她做个鬼脸，道：“瞧，此仇不大容易报得吧！”

蓝冰心点点头，忧形于色，道：“想不到他竟不是贪淫好色之徒，你说得不错，这仇实在不容易报。”

沈宇乘机戏她道：“报仇之事，还是交给我们男人做吧，何况王乾听你

已怀了孕，马上变得十分忧虑。”

蓝冰心摇头道：“不，我志已决。无论如何，我也得尽力再试。假如我就此回去，纵是安然活着，又有何趣味？”

“那也不见得。”

沈宇道：“如果你肯作退一步想，那么想想有些被连威堡误杀和冤杀之人，这些人也有家属，不见得都会来报仇。”

蓝冰心立即道：“不，连威堡绝对不会误杀无辜，这是怕威生前，时时向我说起的。”

她说得那么坚决，使人一听而知她已经是固执地认定如此，因而任何人数落连威堡的过失的话，她不但信，而且还会恼恨。

沈宇虽是不怕她恼恨，但人与人之间，有时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好意思。

因此，他不作正面诘斥，却绕个圈子，道：“原来你们曾经检讨过这个问题，可见得你们都相当重视人命，不愿发生不幸。”

蓝冰心一时测不透这是个圈套，还变得高兴地道：“是呀，我们都很重视人命。”

沈宇道：“这一点我绝对相信，而且我还敢打赌，这个问题，总是由你提出来讨论，以便警惕他不要疏忽大意。”

“正是如此。”

她很快地承认了，沈宇当下面色一沉，其寒如冰，冷冷道：“若是如此，可知这是因为你心中不能没有怀疑，至少你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了风闻，是以心中不安，非与他讨论不可。”

他突然间态度变得如此严峻，言词又锋利无比，一直攻到要害。蓝冰心虽然不想承认，但猝不及防之下，没有法予抵赖，当场怔住，做声不得。

沈宇见她默认了，迅即又换回温和的态度，道：“我可不是故意找你麻烦，只是希望你不要欺骗自己，还要认定你有报仇的责任。”

蓝冰心低头想了一下，才道：“我虽然讲不过你，但我晓得怎样做，才得以安心，假如你不要与我同行，我自己想办法报仇就是。”

沈宇耸耸肩头，道：“你信不信，我早就知道无法劝服你。”

蓝冰心道：“既然你早知道，为何还要试呢？”

沈宇道：“这些事情，不能尝试，但有些事情，明知收不到效果，亦不妨一试。”

蓝冰心谈谈一笑，道：“你的话固然有理，可是古语有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可见得每一件事情，各人的反应都不尽相同。在你来说，可以认为我坚持复仇之举，没有多大意义，但在我而言，却是我必须活下去的原因。你瞧，我们的想法，差别多么大啊！”

沈宇点点头，道：“反正我不是勉强你改变主意，所以我们不必争论了，我们谈谈厉斜如何？”

蓝冰心道：“他有什么好谈的。”

沈宇一本正经地道：“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对这个伙人，岂能不详加研究？尤其是他独自转来之举，更是有点儿奇怪，艾琳为何不与他同行？她现下在哪里？这些疑问，定须赶快找出答案才行。”

蓝冰心道：“可能艾琳怕累，所以在前面某一个都邑市镇等他。”

沈宇道：“不对，一来艾琳身怀上乘武功，不是普通女子，这点儿路程，绝不会感到累。二来她的坐骑，乃是千里名驹，既快又稳，十分省力。所以她怎会独自呆在客店呢！”

蓝冰心马上接口道：“她或者是访友去了，厉斜左右闲着没事，所以回连成堡一趟。”

沈宇摇头道：“艾琳在这儿没有朋友，亦无亲故。再说她就算是访友去了，也不会逗留很久，对也不对。”

蓝冰心想了一下，才道：“我们这样凭空猜想，很难求得满意答案。”

沈宇坚持地道：“不，总可以想出一点儿道理的。”

蓝冰心没有答腔，心中忖道：“我一向都被赞誉是聪明敏慧的人，如果我也猜不出一点儿头绪，相信你也没有法子。”

不过她见沈宇很认真地寻思，便不作任何表示，任他去伤脑筋。

过了一阵，沈宇道：“这样好不好？你假设自己是艾琳，然后依照她的性格，看看有什么道理，会不和厉斜走这一起的？”

蓝冰心道：“可以，但大概没有用处。”

她想了片刻，道：“假如我是她，除了那千里马之外，便没有可以担心不安的事了。”

所以如果马匹发生毛病，我一定不肯走开。”

沈宇泛起满意的笑容，道：“这个假想很好，但还有没有呢？”

蓝冰心道：“你也变作厉斜才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底不够周到。”

沈宇点点头，马上亚然道：“不对，如果我是厉斜，既然喜欢艾琳，想获得她的劳心，则怎会在地忧虑不安之际，离开了她。”

蓝冰心道：“有理，有理，你这话倒是使我忽然想到，艾琳会不会因为不大在意厉斜，所以不知不觉中，马行太快，以致与厉斜走散了？”

沈宇突然拍掌，道：“我晓得了，一定是他们闹了意见，所以艾琳独自跑掉。厉斜虽想追她，但一瞧艾琳的坐骑太快了，骑马追赶，根本望尘莫及。若是徒步，仗着精妙武功，纵然可以跟上个一两百里，但再走下去，他非筋疲力尽而死不可。所以他反而回转，也去弄一匹千里马再说。”

蓝冰心道：“假如你猜对了，我们要怎样做？”

沈宇道：“我们赶快前行，先找到我那两个朋友，尽可能找机会盗取他怀中的刀经秘籍。如若错过机会，厉斜一旦走了，便很难找到他的踪影了。”

蓝冰心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两人急急动身赶路。

此刻他们都有了坐骑，是以赶起路来，速度甚快。

直走到晚上，总算赶到了遂宁。投店之后，蓝冰心这回真是人困马乏，累得不能动了。

沈宇可没敢休息，草草吃过晚饭，洗一把脸，就匆匆出去。

不到半个时辰，他经找到马仲昌和于得时两人。

三人相见，都大为欣然。

于得时道：“我们正愁与你联络不上呢！”

“我也是呀！”

沈宇道：“你们有什么消息了？”

于得时道：“当然有消息，他们半夜里都跑掉啦！”

沈宇还未说话，马仲昌已插口道：“老马，你不要急，先瞧瞧小沈。他满身风尘，还未拍净。而且以他那么精壮的小伙子，也看得出耗了不少体力，

可见得他连日都没有休息过。”

于得时立刻歉然道：“阿呀，我真忘了让他喘喘气。好在现下还不急，总有个三两天好等的。我说小沈你先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好好的睡一大觉，我们才谈正事不迟。”

马仲昌接口道：“就算作挺得住，也不必急急忙忙。我们带你去喝酒，找几个漂亮的姑娘，给你散散心。”

虽然他们这等饮酒作乐的建议，沈宇全无兴趣，但这一番心意，却甚是可感。本来只不过是利害关系的结合，现在这么一来，竟是有了感情了。

沈宇诚恳辞谢饮酒作乐之举，道：“我们还是谈正事要紧。”

马仲昌反对道：“不，我们刚才还在谈起，像你这种热心的人，真该交个朋友。我们让你独自奔波这一趟，想起来真不是味道，所以我们须得先行赎罪，再说别的。”

沈宇再三婉却，并且说道：“我在路上碰见了厉斜，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事。”

他这么一说，马于二人，都不由得集中注意，暂时摆开了作乐休息之事。

马仲昌道：“厉斜看见你没有？”

他接着将经过详情，一說出。

最后提出要求，道：“你们且别置评，先将这儿之事告诉我，免得我心中着急。”

于得时道：“我们跟到此处，好不容易才有机会，住进了预先订下的房间，都是紧靠着他们的房间。一直等到晚上，都没有机会下手。这时，他们忽然吵嘴。”

沈宇忖道：“果然被我猜中了。”

“他们吵了一阵，艾琳就愤然骑马走了。到半夜时分，厉斜也结帐走路。我们设法跟了一阵，最后跟丢了，只好回来。”

沈宇连忙问道：“那么艾琳呢？她往什么方向走的？”

马仲昌道：“她归我跟踪，我运道好些，因为她仍然在本城中。”

沈宇恍然道：“怪不得你们很放心，这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马仲昌道：“他们吵架之时，两人都曾经提到你的名字呢！”

沈宇大感兴趣，连忙追问道：“他们如何提及的？”

马仲昌道：“起初是艾琳劝厉斜，不要前赴巫山。她说神机子徐通，曾经是天下共推的智者，他生平大小事，算无遗策。因此这番巫山之行，定是凶多吉少。厉斜虽然承认徐通是一代智者，却表示不怕。”

他停歇一下，又道：“接着他们就扯到你身上了。艾琳道，她打其先找到你，报了仇之后，才作别的事。厉斜却不肯，说她本已同意与他先赴巫山，然后才报仇。”

于得时插口道：“他们吵架的声音，相当响亮，所以我们两边房间，都听见了。由于艾琳十分坚持，厉斜大概是忍不住脾气，指责她不是真的急于报仇，而是未能忘情，想见见你。”

沈宇苦笑一下，道：“她未能忘情于我？真是笑话。”

“总之他们是这样吵的，后未艾琳赌气走了。”

马仲昌道：“我立刻跟踪，发现她在城中打个转之后，突然投入城南的一座慈云尼庵去了。”

于得时接着说道：“厉斜独自在客店中，起初时时传来怒哼和跺脚之声，

其后化为叹气，最后，他也匆匆结帐出门而去。”

沈宇沉思了一阵，才道：“厉斜一定是自知追不上艾琳的坐骑，所以反而不惜多耗点儿时间，赶回连威堡取马，以便作千里的追踪。但艾琳为何不远去呢？”

马仲昌道：“我说了你可别失望，以我看来，这个女孩子对厉斜，颇有意思，所以她虽然顿脚走了，却不走远，以便厉斜追得上她。”

沈宇心中果然大不是滋味，但却不得不承认马仲昌这一猜，颇有道理。

他把整个形势重新考虑了一下，便道：“厉斜不论得到得不到陈夫人的爱马，仍然会很快赶回来，当然他是直奔巫山无疑。如果他已得到千里驹，则上路后的速度，自然不是咱们所能追得上的。纵然他没有得到坐骑，但由于他与艾琳分开了，剩下孤身上路，一定也走得很快，这时咱们追得紧了，很快就会被他发现，如果不紧紧追赶，又怕失去他的踪迹。总之，从现在起，咱们大概只剩下一个机会。”

马仲昌点头道：“小沈说得是，这个最后的机会，就是他回头时，必定经过本城。

从路程计算，他定须在此歇宿一夜。”

于得时道：“若是如此，我们好歹也得试他一试。”

马仲昌道：“不错，无论如何也得下手了，小沈你认为如何？”

沈宇考虑了一下，道：“我当然赞成你们下手，但这么一来，你们无形中反而变被动，亦即是被迫冒险下手。这等情形，容易出岔子。”

于得时笑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们能混到今日，自然有我们的一套。”

马仲昌也道：“我们会多加小心，你不用担忧。现在你去休息，厉斜一有消息，我们马上通知你。”

他们决定了大计，沈宇便踏着夜色，回返客店。

蓝冰心虽是疲倦万分，可是她哪里睡得着，所以一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声音，便把沈宇叫过来，询问情形。

沈宇走到她的房间里，道：“你还没睡么？”

蓝冰心披衣欲起，沈宇阻止她道：“你躺着说好了，反正咱们不拘礼。”

她点点头，道：“我实在累得连坐也坐不住啦，唉，像我这种样子，还谈什么报仇呢？”

沈宇安慰她道：“你的情况比较特别，假使你不是怀孕，大概不致感到如此疲倦。”

蓝冰心叹一口气，道：“伯威如果知道我现下还走那么多的路，一定骇坏了，前一阵子，他简直不让我下地。”

沈宇道：“听说女人怀了孩子，最忌疲劳过度，特别是起初的几个月，是也不是？”

他有生以来，除了修习武功，就是读书，罕得有机会与人谈论这等问题，是以不得不反向蓝冰心请教。

蓝冰心点头道：“在平常的情况下，果是如此。但我的遭遇特殊，所以管不了这许多啦！”

沈宇顿时忧形于色，道：“既然这样对你很危险，你又何必勉强？”

“难道我可以罢手么？”

她轻声反驳，由于对方的关心，出自好意，所以她的态度口气，甚是温柔。“我的性命，尚且不惜，何况其他。”

沈宇忽然微笑道：“我虽是不能劝阻你，可是事实上也迫得你非暂时罢手不可了。”

他停歇一下，又遭：“我刚才出去查问了一下。以前我对你也提过，我有两个朋友，帮我办事。他们昨天夜里，分别住在厉斜隔壁的邻房，听到他们吵架，然后艾琳就走了。”

蓝冰心附了一声，道：“果然被你猜中啦！”

沈宇道：“艾琳走了之后，厉斜不久也走了。他既是返回连威堡，夺取你的坐骑，可知他必定是打算利用那匹神驹的脚程，千山万水的追赶艾琳。如果我猜得不错，咱们根本就无法跟得上他们了。”

蓝冰心听了这话，可也不得不承认此一无法改变的事实。她抑郁地叹口气，道：“如果是这样，你有何打算？”

沈宇道：“我既是男人，又是孤身，就算一辈子在江湖上流浪，也没有关系。倒是你这方面，须得安排一下。”

蓝冰心道：“我也没有关系，虽是在这遂宁城，我也有地方投靠。”

她没有说出那是什么地方，沈宇认为自己尽好少知道她的事，所以也不追问。

他站起身，道：“那么你好好的休息，咱们明天再谈。”

蓝冰心默默地目送这个英俊的男人出去，但觉这个男子，不但心地善良，而且是个守礼君子，实是不可多得，而且也大可以信赖。

她在千百般苦难之中，只有这一件事，略略感到安慰。

直到翌日下午，马于那边才始传来消息，说是厉斜独自一人，骑着一匹白马，问遂宁这边前来，大约黄昏时就可以入城。沈宇得到这个消息，可不敢告诉蓝冰心，怕她会找厉斜报仇。

在厉斜消息未传来以前，沈宇已得知艾琳整天在慈云庵内，寸步不出。据马于他们的调查，艾琳似是跟慈云庵主昙华庵主，很有点儿渊源。这昙华庵主据查是来自南海，年纪不大，却甚得本城信徒崇敬。

沈宇得到消息之后，便依原定计划，向蓝冰心道：“我须得马上动身出城，加急赶路，以便追上我的朋友，找机会截击厉斜。”

蓝冰心在这一天当中，已与他讨论过这些问题，当下知道分手的时刻已到，心下不觉泛起们然之情。

她道：“你马上要动身么？”

“是的。”

沈宇拿起了小包袱，以及那口古式短刀。“你也知道，这一路疾赶，所争的只是片刻时间……”

“是的，我也知道，所以我同意让你独自上路，不至于因我而滞误了行程。假如你此去，一直追出川省，当然不必说了。如若事后会经过此地，你会来看我么？”

沈宇摇摇头，道：“我纵然回转来，也不会找你，但我会将结果，通知王乾。”

他的回答，清楚干脆。

蓝冰心愣了一阵，才道：“其实你用不着这样对待我啊！”

“这是明智的做法。”

沈宇冷静地道：“虽然好像很冷酷无情，连朋友也做不成似的，但你刚才也同意过我的话，那就是男女之间，没有友情可言，所以我这样做比较好

些。”

蓝冰心谅解地点点头，道：“好，你去吧，祝你马到成功。”

沈宇道：“我去了之后，你也须早早离开。”

“我知道。”

她低声应了，口气甚是坚定沉着，“你须得多加珍重。”

沈宇道：“你也须珍重啊！”

他们互道过珍重，沈宇大步出房去了。直到他身影消失之时，蓝冰心才突然涌起一阵空虚寂寞之感，高情别绪，泛满心头。

她长长叹一口气，收拾了一下，便独自骑着马，向城南行去。

不多久。她已到达一座庵堂门前，门上有一方横匾，写着慈云庵三个金色大字。

这座尼庵四下翠竹围绕，隐隐有一股朴实宁静的气氛，使人意会得到这是与尘俗隔绝的佛门静地。

她下马扣门，一个女尼出来，问道：“姑娘想找谁呀？”

她的目光，落在那匹长程健马上，现出十分讶异之色。

蓝冰心还未回答，这个女尼已经又说道：“施主是找昙华庵主？”

蓝冰心摇摇头，道：“不，我要找青莲师太，她在不在？”

那女尼点头道：“你请进来吧，师太在后面，她前两天才打青城山回来。”

说时，心下忖道：“前天晚上也是个骑马女子，来找庵主，我见她也是骑马，以为亦是找庵主的，谁知不是，唉，这真是怪事，这年头女人家都作兴骑马。”

这女尼叫另一个小尼，将马匹送到马厩，自己带着蓝冰心，穿过一些房舍，来到了后门的左进院落中。

在那纤尘不染，十分幽静的禅房中，蓝冰心拜见了青莲师太。

这青莲师太年纪不大，只有三十余岁，面皮白净，眉清目秀，纵是不言不动之时，也有一股沉静宁溢的意态，令人感到她与世俗不同，觉得她有学问和有道行，于是生出尊敬之心。

青莲师太见到她，那沉静的秀气的面上，可也不由得泛起了惊愕之色，过来执住冰心的手，道：“啊呀，真是冰心你么？为何会独自前来此地？”

蓝冰心登时扑簌簌滚下热泪，一时悲从中来，哽哽咽咽的哭起来，半晌说不出话。

青莲师太等她哭了一阵，略略发泄了胸中的悲哀抑郁之后，才又问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蓝冰心道：“有一个叫厉斜的人，杀死伯威……”

青莲师太面色一变，恨声道：“有这等事？这个凶手现下在什么地方？”

蓝冰心一面扶泪，一面摇头，道：“我不知道。”

青莲师太口中不住发出恨声，接着问道：“你可是找我替大哥报仇么？其实你用不着自己前来呀，叫王乾他们随便哪一个，带个信来就是了。”

蓝冰心道：“我不是要你替伯威报仇的。”

青莲师太道：“你别看我已经出家了，同时与大哥时时发生争执，就以为我不管他的事，你也知道的，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双亲亡故已久，虽然平时我对他的行为，很不赞成，所以不大肯往连威堡去，但我仍然得管他的事。”

她那沉静文秀的面上，泛起了森寒杀气，又道：“这个凶手的来历，你

当能知道一二，以我想来，大哥必是过于自恃，所以被这个凶手暗算身亡了，对不对？”

蓝冰心道：“不是这样，相反的他们正正式式决斗了两场，第二次是伯威追上他，激战了一场，终于被杀的。堡中之人虽多，担八虎将只剩下王乾一个人无恙活着。”

青莲师太现出震惊的神情，道：“什么？这个厉斜的武功，居然强过大哥么？”

蓝冰心点点头，道：“他是魔刀宇文登的再传弟子。”

青莲师太简直愣了，过了一阵，才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此人居然会是绝代无双高手宇文登的徒弟，那就无怪大哥以毒龙枪的绝艺，也敌不过人家了。”

她停歇了一下，才又道：“但我仍然得想法子，为大哥报仇，魔刀门下，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蓝冰心顿时涌起满怀希望，问道：“你打得赢厉斜么？”

青莲师太沉吟了一下，才道：“我虽是尽得青城绝学，自问可以列入高手之林。但我比之大哥的数十载精修苦功，尚有未及。何况我青城绝艺，又比不上源出巫山，后来传到成都青羊宫的毒龙枪，所以如果单论武功，显然我敌不过厉斜。”

蓝冰心大为失望，道：“若是如此，还不如由我自己去报仇了。”

青莲师太讶道：“你有这等能力么？我可没听说过你练过武功呀！”

蓝冰心道：“我不是用武功，是用这把毒剑。只要我能接近他，就有下手的机会。”

青莲师大摇摇头，道：“像厉斜这等高手，你休想近身。”

蓝冰心预料会看见她吃惊的神色。但她仍然说了：“我是女人，他是男人，只要碰巧了，就有与他接近的机会，为了报仇，我将不惜任何牺牲。”

青莲师太果然眼睛睁得无可再大，盯视着他，老大一会儿工夫之后，才恢复如常，叹口气道：“你是我的嫂子，我绝不肯让你受辱，以致大哥含恨九泉。报仇之事，你交给我就是，你明天就回堡去，静听我的消息。”

蓝冰心道：“既然你也自认赢不得厉斜，又如何能杀死他？”

青莲师太道：“这是我的事，我自有分数。”

蓝冰心苦笑一下，道：“与其让你受辱于那恶徒，倒不如我去。”

青莲师太也不否认她将利用男女间的微妙关系，以接近厉斜，她道：“但我修习过武功，只要有机会，出手即可制敌死命，你却未必能够。”

蓝冰心道：“厉斜并没有你想像中那么好对付的，我在路上，已碰见过他。”

她将经过略略说了，最后道：“你可看得出？此人心思缜密，行事小心。如果你去接近他，一定会被他查看出懂得武功，这样他对你一定小心提防，反而不好。”

蓝冰心停歇了一下，见对方尚有反驳之意，当下又道：“还有一件事，你不可不知，那就是厉斜此人虽是凶恶之人，手段毒辣，但他的长相并不凶恶，反而很有男人的魅力，对人也温和有礼。你如果不是马上就有机会杀他，相处稍久，可能不忍心下手杀他呢！”

有莲师太仰天而笑，徐徐道：“这一点你大可放心，要知我修道多年，对男女之情，已经有很深的定力，决计不会被他所迷而放弃了报仇大事。”

蓝冰心轻轻道：“我不打算与你争辩，反正他的行踪，已经很难找得到了，但有一点你不可不加以考虑，那就是如果你出马报仇，设法与他接近之后，纵然真的杀死了他，可是一旦事后发现怀了他的孩子，你如何是好？”

青莲师太坦白的道：“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如果是你发生这等情况，处境似乎比我更糟吧？”

蓝冰心沉重地道：“我现下正怀着孩子，是怕威的骨肉，决计不可能再怀别人的孩子了。”

青莲师太又听得一愣，想了一下，才道：“这一件事，你我暂时不谈，待我去向庵主昙华师太请教一下，她来自南海，禅功精深，智慧广大，说不定另有降魔妙计。”

说时，人已站了起身。

蓝冰心虽然不想此事再让别人得知，但转念一想，那昙华庵主既是佛门中人，又是来自南海，谅亦无碍。此外，关于沈宇之事，她觉得还是不必提起的好。因为沈宇的来历，她还不甚了解，而他既是个年轻男子，与她一路同行，共宿过旅舍，虽然没有任何失德之事，但还是不提最好。

因此她们见面才谈没有几句，青莲师太便已经离开她，匆匆去见昙华庵主了。

那昙华庵主就住在邻近的排院内，但因为当中有高墙间隔，是以青莲师太须得绕过前面的一道月洞门，方能折入那边的院落。

这一边的房宇较多，占地较广，经过一片花木幽雅的院子，再穿过一座小佛堂，后面方是禅房，其中一间是昙华庵主的静室。

青莲师太为人一向沉稳，全庵上下之人，从未见过她有过的匆忙或慌张之色。

这会她走得很急，一直走到庵主的静室门外，中间遇见了两个尼姑，她们都向这位身份甚高的青莲师太，投以诧异的眼光，因为她显然很是匆忙。

青莲师太是因为计算过时间，知道厉斜如果从连威堡出来，若往南走的话，则不久就将经过此城。

由于时间无多，而又未有妥善计算，是以她不屑顾及别人如何想法，匆匆走到庵主静室门外，轻敲两下，便推门进去。

她一推开门，只见庵主正与一个美貌女子说话。

这个女子一身银白衣裳，长长的秀发，被拂双肩，不但长得美丽脱俗，而且意态高雅，气度大方。

她们都惊讶地瞧看是什么人闯入来，虽然曾经敲过门，但跟着人便进室，所以可说是闯入来的。

昙华庵主盘膝坐着，手持白拂尘，身上披着雪白的尼服，面圆眼大，双眸宛如朗星，在秀丽中，自有一股挺透气韵。年纪也不过三旬左右，看来甚是年青。

她一见来人竟是以沉静稳重，精通佛典著称的青莲师太，不禁大讶，道：“师太敢是发现了重大之事么？但这佛门清净之地，如何会有事情发生呢？”

她接着对旁边坐着的美丽女郎道：“这一位是敝庵的上座青莲师太，她不但道行高深，持戒极严。同时也是青城派出类拔萃的高手。只不过她潜心修道，不入凡尘，是以世上罕有知道她的。”

那美丽女子笑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在这慈云庵内，真个是藏龙卧

虎，而且更想不到的是你们都如此年轻漂亮。”

她的话可以说是过于坦率，不大合乎礼节。

然而昙华庵主已向青莲师太说道：“这位艾琳姑娘，是江南名门闺秀，天赋奇才，而又身兼两家之长，若论武功造诣，可以说是独步一时了。”

青莲师太一听这话，马上想到是不是可以请她相助，与厉斜斗上一场。

昙华庵主给双方介绍过之后，便又道：“本座与艾姑娘颇有渊源，如果师太想说的事情，没有大碍的话，便给艾姑娘听了，也没有关系。”

艾琳当然知趣，忙道：“不，我回房去收拾一下。”

青莲师太倒是真心不希望她走开，连忙道：“这件事说出来，相信艾姑娘也会感到兴趣，因此你何不暂留片刻？”

艾琳大奇，道：“既是如此，我自然要留下的了。”

青莲师太在另一张椅上落坐，然后说道：“敝座是特地来向庵主报告一件事，那就是从前威震天下，横行多年未逢的敌手魔刀字文登，竟然有了弟子，现下正在这四川地面。”

艾琳一听是这回事，不觉微微一笑。

她显然没有向昙华庵主提到厉斜，所以昙华庵主大感兴趣地问道：“师太是如何得知的？莫非是刚才抵达本庵的那位女施主告诉你的么？她是什么人呢？”

青莲师太答道：“庵主猜得不错，这消息正是刚来的女人告诉敝座的，他姓蓝名冰心，来自连威堡。”

她看了艾琳面上的神色，不觉略感奇怪，问道：“艾姑娘知道厉斜这个人么？”

艾琳点点头，道：“我知道，前几天在成都城内，我与他见过，可是我们没有较量过。”

昙华庵主道：“上座为何特地转告此人消息？敢是与师太你有什么关连？”

青莲师大道：“他的行为不如昔年的魔刀宰文登，恃技横行，听说杀死了不少人，而最近所杀的却是连威堡堡主陈伯威。”

昙华庵主道：“这个人我晓得，他曾得青羊宫武功真传，神机子徐通大概是他的师叔吧，他虽是在外面声名不算好，迹近一方之霸，但其实他是用釜底抽薪之法，维持这西蜀一地的局面，黑道人物在他控制之下，只能作有限度的活动，是以西蜀的各处道路城邑，尚称平静无事。”

青莲师太道：“庵主素来以智慧广大见称，无人不服，但你居然连这等事情，亦了如指掌，实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意外了。”

昙华庵主笑一笑，道：“我们虽然不管尘俗之事，但这是属于西蜀的大局内情，是以我曾打听了一下。”

青莲师太道：“陈伯威之死，厉斜实为凶手，是以敝座打算对付厉斜，特来向庵主报告，并且请教万全之计。”

她率直提出她的要求，倒是使昙华师太不易回答。她寻思了一会儿，才道：“这件事如果由艾姑娘提起来，倒是合理。师太向来沉潜修行，不理世事，为何突然热心起来？”

青莲师太道：“因为陈伯威是敝座俗家的兄长，刚刚来的蓝冰心，问是他的续弦夫人。”

昙华庵主恍然道：“原来如此。”

艾琳也轻轻啊了一声，心知这回厉斜的烦恼，多半会跟自己缠上了。

昙华庵主又遭：“师大的意思，可是要替今兄报仇？”

青莲师太道：“本来敝座与家兄极少来往，只在他娶了这个新娘子之后，我特地去过连威堡几趟。为的是这位嫂子，知书识礼，心地善良。我见家兄甚是喜爱她，两人感情弥笃，是以想借她之力，减少家兄一些不为外人谅解的行为，这一点她果然做到了。”

昙华庵主道：“这样说来，令嫂乃是可敬之人，她失去了丈夫，目下想必十分伤心。”

“是的。”青莲师太道：“我也觉得不能坐视，因为她矢志报仇，而她又从未修习过武功。一旦事败，连逃走的机会亦没有，再说以厉斜的为人来说，他一定不肯放过蓝冰心的。”

昙华庵主转眼向艾琳望去，问道：“你瞧怎样，厉斜会向女人下手么？”

艾琳想了一下，才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的性情行事，无法测度。有杀她的可能，但亦有不杀她的可能。”

青莲师太现出大为震撼的神色，道：“既然艾姑娘亦认为厉斜有杀死女人的可能，这件事就越发显得严重了。”

昙华庵主有点儿不大情愿地说道：“听起来这厉斜果然属于混世魔王这一类。”

艾琳全然测不透昙华庵主为何显得不大情愿地赞同对厉斜的谴责，但直觉上也知道必有内情，不然的话，青莲师太何必特地前来向她提及此事。并且在昙华庵主之前，还极力强调厉斜的该死。

可是她此刻却无心追究，因为她自己已发觉掉进一种尴尬的情势中，那便是由于青莲师太这么一来，她便不能泄漏自己与厉斜的交情了，最低限度，在对方尚未查知之前，不便说出来。

所幸的是她在外表上，已与厉斜因口角而分手，似乎是意见不合，是以纵然青莲师太马上听悉自己与厉斜曾经在一起（这是迟早定须被人探悉的事），但也有话可说，不至于滋生其他误会。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问题，真正的关键，却在于她与厉斜之间，的的确确已建立了相当交情。因此，她势不能坐视别人加害厉斜。但另一方面，由于昙华庵主的关系，当然慈云庵之人，包括蓝冰心在内，向厉斜下手报仇之时，她也不能从中破坏。

说得彻底一点儿，艾琳不但不应破坏，还应当出手相助才是。

故此她感到十分尴尬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青莲师太站了起身，在室中踱了两个圈子，才道：“厉斜一定是恶贯满盈，才会鬼差神使的往这条路上走，假如庵主允许的话，敝座打算出手对付他。”

她的话说得很肯定很自信，好像厉斜的一条性命，已经握在她手中一般。

昙华庵主的回答，也相当令人惊奇，她道：“师太不妨再作考虑，须知冤冤相报，无有了时。你修行至今，苦行坚卓，现下的成就，实是得来不易。~旦过去，岂不可惜。”

听她的口气，也好像认定青莲师太，真有诛杀厉斜的力量，所以才劝她不可贸然下这等决定。

艾琳只听得颈子都伸长了，心想：“怪哉！怪哉！以厉斜的武功，天下真是找不出几个可以赢得他之人了，而她们却好像稳得到似的。”

只听青莲师太坚决地道：“庵主的慈悲好意，敝座实深感铭，只是我们学佛修道之人，有时也不是作个自了汉就可以的，此所以我佛幻割喂鹰，舍身为人，乃是我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意思。假如庵主允许的话……”

昙华庵主长眉微耸，道：“本座如果可以不允许的话，那就好了。”

她的话虽然不是正面允许青莲师太之请，便等如已经允许了。

艾琳忍不住插口道：“等一等，两位可知道厉斜的刀法，目下已堪称天下难有敌手么？”

青莲师太道：“贫尼以先兄毒龙枪上的造诣来推断，早已经知道厉斜的刀法，当其已获魔刀字文登真传无疑。因此，艾姑娘认为他的刀法，天下无双，大概可以当之无愧。”

艾琳摇摇头，道：“但你们似乎还不是认真相信。”

青莲师太淡淡一笑道：“贫尼昔年时时得聆神机子徐通前辈讲过，是以深知魔刀宰文登的厉害高明，到了何等地步。”

艾琳颌首道：“若是徐前辈提过，谅必十分详细。莫非师太昔年已练成专破魔刀的无上心法么、”

青莲师太道：“那倒不是，据徐前辈的说法，刀法练到了像宇文登那种以一当百，以简驳繁的奇妙境界，那简直是施展魔术一般了，根本无法可破。”

“可是你还要去对付他呀！”艾琳更加大感不解，道：“假使你不用武功，改采别的手段，依我看来，恐怕危险更大，因为厉斜狡猾多疑，满腹智计，为人之机警灵变，简直骇死人。”

她发觉对方始终没有露出口风，以致无从猜测这青莲师太，将用什么方法对付厉斜，而认为十分有把握。

在她的立场来说，毋宁不知道好些，因此，她特地提出警告，叫青莲师太不可大意、便认为自己责任已经尽到了，马上闭口不说下去。

昙华庵主突然说道：“青莲师太，我还是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青莲师太坚持道：“只要庵主不阻止，敝座决计为天下除害。”

昙华庵主那宁情秀丽面上，稍稍起了一阵波动，最后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即管照你认为对的方向去做。只可惜我比丘尼群中，又没了一个。”

青莲师太合十施扎，道：“如此多谢庵主了。”

一时之间，这幽静安毅的禅室中，隐隐浮现起一种奇异的气氛。

艾琳虽是局外人，却也体味得出这种气氛之中，有凄凉、有悲壮，以及惜别的意味。

她愣了一下，忖道：“难道青莲师太此去，纵然成功，亦永不回来么？”

昙华庵主转过目光，望住艾琳，问道：“阿琳，据你所知，厉斜的刀法，是不是可以与宇文登相比拟？”

艾琳道：“我想还不能与宇文登相比，因为他自称尚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她转向青莲师大道：“他正要找寻神机子徐通前辈，为的就是有关他刀法的最高境界的问题，我想，假如你先找到徐前辈，以他绝世智慧，一定不须你亲自出手而可以制服厉斜。”

她这一番话，明着是为了青莲师太的安危，事实上她为厉斜更多了一点儿。因为以徐通的身份武功才智等，大概都在厉斜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徐通年事已高，杀心谅已消退，是以若是制服了厉斜，多半不会取他性命。

青莲师太不假思索地道：“徐前辈闭关多年，生死难卜。况且这等事，

何必惊扰他老人家。”

艾琳已不便多说，只好点点头，语不由衷地道：“既是如此，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青莲师太称谢之后，立即辞出。

昙华庵主长眉微皱，道：“阿琳，有一句话，我可不能不说。”

艾琳道：“你请说吧，难道我敢怪你不成。”

昙华庵主迟疑了一会儿，才道：“你既是与厉斜相识，对他之事又知道甚多，谅必相当熟悉。但你也知道，青莲师太不但与我是本庵道侣，而且在师门等各方面，渊源亦甚深。因此，我要你从现在开始，足不出户，以便避嫌，你答应不答应？”

艾琳露出受委屈的神情，道：“我能不答应么？但你的疑心未免太大了。”

昙华庵主连忙安慰她道：“这是对大家都好的办法。”她停歇一下，又道：“但我始终不能相信，那厉斜没有办法在武功上击败他。”

艾琳忙道：“你千万别试啊，要知他的刀法，极尽凶残绝毒之能事，任何人与他比划不胜即死，当中绝对没有通融余地，假如没有必胜把握，万万不可惹他。”

昙华庵主道：“连你都如此看重他的武功，我当然不会去惹他了，只不知他出道决斗以来，有没有例外之人？”

“啊！有一个。”艾琳像被电击一般，身子大大震动了一下。

“这个人姓沈名宇，就是沈木龄的儿子。”

她所以震动之故，乃是因为忽然醒觉自己竟把沈宇置于脑后，而且时间已不短了。

对于这个有着血海深仇的童年好友，她本是刻骨难忘，可不全是因为年少时代的感情使然，更为着家门的血恨。当她未见沈宇以前，可以说是对沈宇没有片刻忘记，但最近却淡忘了他，这是什么缘故？

昙华庵主略现惊讶之色，问道：“你是怎么啦？沈宇就是你的仇人？是不是？”

艾琳点点头，一时心乱如麻，垂头寻思道：“敢情我对他的仇恨，已经变的淡了么？我一直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只要想想看，沈宇之父不但杀死了爹爹，还把哥哥害得瘫痪床上，形同废人，这江海之仇，如何能够淡了下来？”

但为什么她最近的日子中，居然能把沈宇忘了呢？

她继续想道：“是不是因为有了厉斜，而他渐渐在我心中份量增加，所以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忘记了沈宇？”

这时，她深心中似乎泛现一种不贞的羞耻之感。虽然她与沈宇是仇人，但她一直好像已经以心相许给他一般，似乎不该容纳另一个男人了。虽然说起来有点儿滑稽，但她确实有这种不贞的感觉。

仇恨和年少时代的恋慕，混和在一起，使得艾琳对于沈宇，有着一种奇异的印象。

当然她也知道沈宇爱着自己，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变。

正因艾琳晓得沈宇爱慕着她，所以她与厉斜形迹大见亲密，乃是下意识中，含有刺激沈宇的成份。假如能使沈宇妒忌痛苦，当然亦属报复的手段之一。只是说来说去，对于她深心中曾泛起不贞之感这种现象，还是解释不清楚。

艾琳大感迷惑，一阵空虚之感，袭上了心头。

昙华庵主让她沉思了良久，才道：“阿琳，沈宇现下在什么地方？”

艾琳如从梦中惊醒，道：“我不知道，你问起他干吗？”

昙华庵主平静地道：“他这个人怎样？我意思是指他的人品武功等。”

艾琳起初几乎冲口说沈宇是个坏蛋，但旋即冷静下来，平心静气地道：“他为人好像很忠厚，算是个君子吧。虽然黑一点儿，但看来相当帅。武功十分高强，因为他除了他沈家秘传心法之外，还兼擅少林绝艺。”

“他居然没死在厉斜刀下。”昙华庵主用一种超然的态度评论道：“可见得他的武功，应该不弱于厉斜。假使他是行侠仗义之人，自应出手对付厉斜。可是他居然没有，可见得不是他受到你的牵掣困扰，就是他根本不是行侠仗义之士。这个人值得谈论一下，必要时，我将迫你暂时放弃私怨先为天下武林着想。”

艾琳没有作声，忖道：“我倒是情愿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得无法报仇，这样我就不会为难了。”

想到这里，突然间记起最初与厉斜见面时他所说的话。

其时厉斜言道：“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找七海屠龙沈木龄复仇才是。”稍后又指出：“你根本不想杀死他。”

厉斜是观察到她的内心，而不为她表面上的态度瞒骗。其时她还认为厉斜胡说，但后来在那间饭馆，与沈宇碰面，当此之时，她的确下不了手，这才知道自己内心的矛盾，竟是如此之大。

现在事情一步一步迫近，她终有那么一刻势非摊牌不可，实是不能再逃避下去。

艾琳前思后想，深深感到避避现实不是办法，当下决然遭：“二姐之命，恕小妹难以遵从。”

昙华庵主并不惊讶，反而微微一笑道。你认为不须要再作三思了么？”

艾琳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昙华庵主柔声道：“其实我是故意给你一点儿时间，好好考虑这一件事，因为旁人都能看出，你的处境实在十分糟糕。”

艾琳道：“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假如我放过他，回到家里，看见瘫卧床上的哥哥时，我定惭愧得不能活下去。”

昙华庵主道：“是的，是的，我佛门最重因果，是缘是孽，定须由你自家决定，旁的人都难以代你作主。”

艾琳听她提到因果之言，忽然灵机一触，忖道：“假如我帮厉斜一次，则我与他之间，只有他欠我，我没有欠他。这时我才离开他，不管别人以后如何对付他，我都可以不闻不问，心中也不会感到不安了”

她迅即恢复了平静的神态，道：“沈宇之事，我们暂且不谈，同时我也答应你，暂时住在此处，不出大门一步，等青莲师太回来，我才离去。”

昙华庵主甚是欢喜，道：“你这一决定，方是明智之举，以我看来，青莲师太必是算计得出厉斜的行踪，所以她急急来向我取得允许，以便出手。相信一两天之内，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又分晓了”

艾琳淡淡问道：“青莲师太凭什么找厉斜的麻烦？她的武功，自问可以击败厉斜么？”

昙华庵主坦然道：“当然不是，告诉你也不妨，她将使用我这慈云庵镇庵之宝去对付厉斜。”

艾琳这时才故意略略露出有点儿兴趣的样子，道：“这镇庵之宝是什么物事？可是举世无匹的神兵利器？啊，当然不是，如果是神兵利器，则她别去之时，便不应有那种壮士一去不复回的悲壮意味了。”

昙华庵主对她倒是不加防范，道：“问得好，果然不是神兵利器而是一座毒火阵。”

厉斜只要踏入阵中，武功再高，亦蒋化作飞灰。当然啦，青莲师太本身亦将不免于难。

此所以她下这种决心，实在大是不易。”

艾琳不禁咋舌道：“原来是个同归于尽的绝灭手法，我真奇怪为何佛门之中，也有这等恶毒绝伦的手段。”

“你先别怪佛门中人。”昙华庵主平心静气地解释道：“这座毒火阵，原是本座前辈神尼所创，当时专门来对付魔刀宰文登的。”

艾琳听了这话，芳心中当真大惊起来，忖道：“若是用来对付宇文登的毒火阵，那一定是无懈可击的妙绝手法了，厉斜的气候，岂能与宇文登相比，若然陷身阵中，自然万万难逃大劫。”

只听昙华庵主又道：“瞧，这是多么巧合的事。这座毒火阵，练成之后，从没有机会用来对付宇文登，但冥冥中因果报应，宇文登虽然等不到，如今却来了他的传人，而且与青莲师太有杀兄之仇，使青莲师太义无反顾地决定使用这毒火阵。”

艾琳漫道：“是的，真是巧合得很。”

她举手揉揉鬓角，皱起眉头，道：“今天发生的事太多啦，我有点儿头痛。天色也快黑了，我先回房去歇歇。”

艾琳托词回到房中，迅即写了一张纸条，然后到马厩去。她一眼就看见了蓝冰心的马匹上有连成堡的烙印。

她将纸条塞入一枚铜管中，然后放在她那匹通灵马驹的嘴巴里，还在它耳边呼咕了一阵，这才返回房中。

马厩中有两个女尼，所以艾琳的来去，都落在她们眼中。但却不曾惹起她们任何疑心，因为凡是有马之人，对于自己坐骑，大都十分珍惜，时时会去巡看一番，并且与爱马厮磨一番。

艾琳返房歇息了不久，天色才黑，便接到报告说，她的座骑，突然挣断了缰绳，不知逃到哪儿去了。

昙华庵主怕地借口出庵，亲自来告诉她说，一定负责为她找回这匹神骏的座骑。艾琳当下装出勉强的样子答应不出庵寻找失马。

这遂宁城一到入黑之后，很快就静寂下来，不似其他的通都大邑，华灯方上之际，才是热闹之时。

沈宇根据种种资料研判，断定厉斜即将抵达本城，而且经行的路线，也大致可以确定，当下换上一套紧身黑衣，回插古式短刀，大步出城。离城不远，使过开大路，折入一条岔道。

据他事前的了解，这条岔道穿过一片树林，林后就是一片乱葬岗，地势高起，站在岗顶，可以看见去路。

所以他毫不迟疑，迅即奔入，转眼间，已穿过那片树林，抵达乱葬岗的斜坡。

他从林中闪出奔去，速度甚快，因此当他发现坡上有人之时，他固然来不及躲避，对方亦吓了一跳地望着他。

沈宇心中暗暗叫声怪事，当即停步，脑子迅快转动，推测这个人的来路及用心。

原来他所看见的人影，竟是个女子，一身淡青衣裳，甚是适体，衬托地那修长婀娜的身材。

她青巾包头，数绺秀发没有扎好，就垂在玉颊边，更添一种妩媚之态。这个青衣女子大约是二十多岁，虽是脂粉不施，但长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实在相当漂亮。

两人相距只有五六尺，因此虽然是在夜间，却能互相将对方看个访清楚楚。他们都发愣地互相注视，过了一阵，沈宇才打破沉寂，冷冷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得不装出凶横无礼的样子，以便掩饰身份。

那青衣女冷嗤一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既是不说，沈宇当然也不肯回答，当下道：“你一个女流，半夜三更到此何事，老子瞧你身上还带着利剑，想必是学过几天武功，才赶独自到这乱葬岗来，但是你却忘记了一件事。”

“姑奶奶忘记了什么事？”

沈宇狠恶地道：“你忘了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的地盘？”

青衣女的目光原是凝注在他面上，这时开始移动，在他全身上下，游移打量。接着从暧昧莫测一变而为森冷，似乎是这一打量之下，发现了应予仇视的理由一般，是以心中涌起了杀机。

沈宇不知不觉一手移到腰间，搭住古式短刀的刀柄。

青衣女冷冷道：“原来这儿是你的地盘，只不知我擅自侵人，该当何罪？”

沈宇必须以另外一种神情和口吻，事后才不致被人猜出他的身份来历，好在要装成横蛮凶恶之人并不困难。

他迫前两步，厉声道：“少说废话，老子拿下了你，你那时便知道了。”

他们本来就相距甚近，沈宇这一迫上，距离得更近了。这么一来，双方也就更加把对方瞧得清楚。

青衣女突然手起一掌，向他胸口要害劈到。这一掌迅快如电，而且事前全无警告，实是不易抵挡。

但沈宇却及时挥掌封架，啪的响处，换了一掌。

这一掌换过，沈宇则察觉这个神秘的青衣女，武功佳妙，必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在青衣女方面，则得知对方敢清早已有备，方能及时封架。由此可见对方并非一般的武林人，定须是机警的高手。何况他口气虽是横狠无礼，但如今迫近细看过他的表情，却无横恶之气。

第十三章 假当真误入毒火阵

他们各自对对方的实力和底蕴，都另有估计。

沈宇冷嘿一声，一招“金豹露爪”，向她面门抓去。但这一招只是个幌子而已。事实上，他掌势才发了一半，已化为“金丝缠腕”的上乘擒拿手法，

攻击点扩及她颈子、肩膀，甚至她的玉手，假如她出手招架的话。

青衣女左掌疾削，势疾似刀，右手却一把“叶底输桃”，暗暗穿出，扣拿敌人手肘关节穴道。

沈宇若是没有提早暗加变化，刚在对方这般精妙的反击之下，纵不落败，亦将大感狼狈。好在他已化为“金丝缠腕”之式，是以五指抓势一变，缠拂敌手。肘部位，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半尺而进过敌人的擒拿。

青衣女手法变化如闪电，猛一甩掌，发出啪的响声。原来又与沈宇对了一记。但这次地乃是利用挥甩之势拨开了敌手。

双方暂时停止一切动作，互相注视。

青衣女谈谈一笑，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沈宇大感稀奇，问道：“真的？我是谁呢？”

青衣女很有自信的道：“我不妨透露一点儿，那就是你姓带名，只用两个字，对也不对？”

沈宇有点服气地道：“不错，但现下通行用单名，连名带姓仅用两个字之人，天下比比皆是，你实是不难碰对。”

青衣女摇头道：“我并不是乱碰的，而是有证有据，若然你不信，那就随我来瞧瞧，你敢不敢来？”

沈宇四下一瞧，才说道：“那有什么不敢？只不知是什么证据？“你自家瞧瞧就晓得了，何须多言。这些证据，就在那上面，只有二三十步之遥。”

青衣女一面说，一面转身行去。

沈宇实在想不出有些什么证据，足以显示他的身份，是以好奇地跟去。他望着前面的苗条背影，忖道：“假如我是恶人的话，定必趁这机会，将她擒到手中，才过去瞧瞧是什么物事。这时主动之势在我，便不怕有什么意外了。”

当然由于沈宇不是恶人，故此他没有动手暗袭。

青衣女忽然道：“我的判断没有错，假如你不是我所猜想的人，这刻一定出手暗算于我。”

沈宇自嘲地微笑一下，才道：“原来你已有防备了，我差点儿就出手啦，但后来一想，你岂肯如此大意。所以我未查明你以什么手法防我之前，我暂不动手。”

青衣女道：“强辩，强辩，根本上你就不会暗算我的。”

沈宇道：“你到底是谁？如何猜得我会经过此地？”

他问出本后那句话时，心头动了一下，但一时之间，却捕捉不住这一丝倏忽而逝的灵感。

青衣女刷地跃出丈许，落在岗顶这片十余丈方圆的平坦沙地上面，然后迅快回转身子，凝视对方。

沈宇走到她面前，也停下来。

四下瞧瞧，并没有什么物事可作为她所说的证据。

他顺便向大路那边眺望一下，目光透过那片树林的顶梢，在黑夜中，只隐隐看见淡灰色呈带状的大路。

他自个儿摇摇头，忖道：“这个地点不好，假如厉斜不是骑马驰过，便很难发现他了。而且若然他所骑之马，蹄声较细的话，也很容易疏忽漏失。”

青衣女问道：“你为何摇摇头？”

沈宇道：“我认为这个地点不大妙。”

青衣女的态度和声音忽然变得温柔起来，道：“这是本城有名的乱葬岗，贫苦之人，无以为殓，又或者是有些流浪之人的无名尸体，都收理于此，你在这儿，往往会感到人生的短暂无常，而且我们在上下千万年，和无垠的人海之中，简直如芥子般渺小，个人的得失荣辱，实是微不足道。”

沈宇诧异地望着她，道：“这话是从何说起？你的口吻，倒像是佛门中人呢？”

青衣女道：“不错，我从前曾是佛门中人。”

沈宇大感兴趣，道：“为什么后来不是了呢？是不是佛门中青髻木鱼的寂寞生涯受不了？抑是以你的猗年玉貌，虽然躲在佛门之中，仍然受到男人的追求引诱，所以不能安心修行？”

青衣女淡淡笑道：“你倒是知道不少佛门中的情形，我不必瞒你，的确有不少男人，极力想诱惑我离开佛门，可是我都拒绝了。此外，关于出家人的寂寞生活，我倒是很习惯，反而不惯繁华热闹的生活。”她停歇了一下，又道：“可是我最后终于逃不过男人这一关。”

“这话可是当真？”

沈宇非常惊异于她的坦白，因为她如此坦白，若是对知己好友倾诉，原是常事，但向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说出来，就不免大有乖常情了。

“你为了一个男人而离开佛门，这个男人一定很了不起。后人咏赞项羽虞姬的诗说：‘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他不说项羽成勇冠天下而为英雄，却说他能使虞姬为他而死，这一点儿方是显英雄之处。这两句诗，正可以移赠你的那个男人啦！”

他侃侃道来，既风趣而又有理，青衣女听得很动容，随后才轻轻喟叹一声，道：“这话听起来很美，可不是么？”

沈宇问道：“你为何把这件事告诉我？还有就是证据在什么地方？”

青衣女收敛起感慨的神情，换上盈盈笑容，甚是动人。

她道：“因为这个男人就是你呀！可惜我为你离开佛门的原因，并没有你描述的那么猗丽缠绵。相反的，这原因是阵阵血腥和凶厉之气。”

沈宇愕然道：“这话怎说？我们曾经见过面么？”

青衣女道：“没有，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

沈宇突然恍悟道：“你一定是加入了某种邪教，规定你要对付第一个碰见的男人。”

“别胡扯了。”青衣女道：“我是专诚找你的。”

沈宇道：“就算你是没缘没故找上我，只不知你想怎样对付我呢？”

青衣女以斩钉截铁的口气道：“我要杀死你。”

“好吧。”沈宇耸耸肩，道：“反正有不少人想杀死我，多你一个，也没有什么，访问你凭什么本事能杀死我呢？”

青衣女颌首道：“我知道有不少人想杀死你，但别人都不行，我却有十分把握，举手之间，你便化作一堆飞灰。”

沈宇道：“照你这样说，我倒是可以求得个痛快。”

青衣女道：“你似乎并不害怕。”

沈宇道：“我怕什么？你还未证实我的姓名来历，难道就胡乱下手不成？”

青衣女道：“我用不着证实，也没有法子证实。”

沈宇感到她并不是开玩笑，登时心情大为沉重，忙通：“我姓沈名宇，

你可是找我？”

青衣女摇头道：“我不是找沈宇，而你也不是沈宇。”

沈宇讲道：“你可认识沈宇？”青衣女道：“我不认识。”

沈宇感到又可笑，又可怕，道：“既然你不识得我，为何要杀我？”

青衣女道：“理由不必说了，反正我知道你一定是他，不是什么沈宇。”

她泛起古怪骇人的笑容，又遭：“现在位已站在我毒火阵的死门，此阵除了威力绝世的毒火之外，还有遁甲绝学的力量，使你失去了一跃数丈的能力，你不信的话，马上可以试一试。不过，你一试之后，我就须得发动阵法了。”

沈宇苦笑一下，道：“我一死不足惜，可是你的仇人仍然逍遥世上，这像什么话。”

青衣女笑道：“那只好认命啦，谁叫我认错人呢！”

沈宇道：“我当真是姓沈，单名一个字宇，你不信么？”

青衣女道：“也许你也仍然用用这个姓名，谁知道呢？”

沈宇道：“你别忙，我记得你说过，我目下是站在你的毒火阵的死门之内，绝无抗拒或生还的机会，是也不是？”

青衣女怀疑地道：“难道你觉得不对么？”

沈宇道：“不是不对，而是想告诉你，既然我在这等绝境之中，你根本不必怕我逃掉，那么咱们再说几句话，有何不可？”

青衣女道：“说就说吧，想不到你这么怕死。你得知道，一旦发动，我自身亦将陪你化作飞灰呢。”

沈宇走一定神，道：“你与我如何结下这么大的深仇大恨？”

青衣女道：“好吧，我告诉你。”

沈宇突然大悟，插口道：“等一等，你想杀的，敢是厉斜？”

青衣女面色一沉，道：“怎么？你也认得厉斜？”

沈宇一听她这话，似乎她的对象，亦不是厉斜，当下大伤脑筋，沉吟道：“因为我正是要等他经过此地，而你刚才提到等候我的话，所以我想起了他。”

青衣女严肃地缓缓道：“这真是太巧了，我正是要收拾厉斜。”

沈宇登时大感宽慰，透了一口大气，道：“如果你当真等候厉斜，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了，也许可以交换一点儿有用的消息。”

他略略停歇，微笑了一下，才又说道：“起先我听你的语气，还以为我自己猜错。”

青衣女严肃如故，冷冷道：“如果我要杀的真是厉斜，难道我会认不得他么？”

她的话分明是反证说，要杀之人并非厉斜。否则焉会认错了，把沈宇当作厉斜。这个反证，实是极为有力。

沈宇不慌不忙地道：“这一点不难解释。”

“你说来听听。”

“以我所知，厉斜向来行踪诡秘，而又结仇甚多。因此，想杀他报仇之人，不可能都见过他。”

青衣女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当下点点头，道：“好，这一点你总算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如何能证明你不是厉斜？”

沈宇心中暗暗叫苦，道：“这个题目倒是当真难以解答，虽然我可以找些证人以证明我的身份，可是若然与你去找证人，一来你未必答应这么办，二来时间是很重要的关键。从这刻开始，厉斜随时随地会经过那边的大路。”

青衣女谈谈道：“说不定他永远不会经过，因为他已在我掌握之中，就是在这儿，你便是厉斜。”

“唉，如果厉斜知道咱们这一段经过，一定暗暗窃笑。”他痛心而又诚恳地道：“我们本是同路人，却因为误会而相持不下，白白放过了机会，想想看，叫人多泄气呀！”

“你纵是舌浆莲花，我也不会轻易相信你的。”

她坚决地道：“除非你有真凭实据。因为我的确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人物，正在追杀厉斜。”

沈宇道：“我不是在追杀他，而是跟踪监视。以我的武功，虽然称得上很不错，但厉斜已经得到魔刀真传，拼斗之下，我自问全无取胜把握。因此我目前不会正面攻击他的。”

“假如你是厉斜的话。”青衣女泛起潮晒的笑容，道：“你这一番自我标榜之言，确实相当高明。”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只是你坚不相信，我有什么法子呢？”

“谁说的没有法子？”青衣女道：“你只要束手就擒，让我查证。

俗语也说：真金不怕火，总可以弄个明白。”

“话虽如此，但请问你是谁？我又凭什么相信你是厉斜的仇人而不是他的同党？若果你真是她的仇家，则我束手就缚，让你好放心查证，自无不可。如果你竟是厉斜的同党，我岂不是连一拼的机会都没有？”

这真是麻秆打狼两头怕的情势，青衣女固然不信任沈宇之言，而沈宇对她的身份，亦表怀疑。

如是在从前，沈宇定必不疑有他，而愿意束手就缚。

因为在从前厉斜没有玩弄诡计的理由，现在他为了讨好艾琳，便有将他设计活捉送给艾琳的可能了。

这一点他立刻坦白告诉对方，道：“你要知道，厉斜对一个叫做艾琳的女孩子，甚是倾心，而我却是艾琳切齿欲得之人。因此之故，厉斜可能想活捉我，作为一件礼物，送给艾琳。”

青衣女沉吟一下，才道：“艾琳是个正派的女孩子，我也认识她。

而你居然是她欲得而甘心之人，不问可知你是哪一类人了。”

误会似乎越来越深，已达到无法解决的地步了。

沈宇好不容易才想出反驳她的话，道：“然则厉斜最近一直与艾琳同行，照你的说法，厉斜竟是好人啦！”

“这又不同，因为艾琳现下已离开了他，可见得她并不愿意与他在一起。”

“好吧，我看这个问题一定扯不清了。”沈宇突然泛滥起厌烦和消沉之感，是以变得做化地道：“你瞧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反正你休想我自动就缚。”

青衣女似是更加认定他是厉斜，当下嘲声道：“照你的说法，则只要我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就可以拿下你，带到某些地方查证你的身份，是也不是？假如你不是厉斜，则这种情况还是有效才对。”

“当然，当然。”沈宇懒洋洋地道：“但我知道你决计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青衣女面色一沉，道：“为什么不能，我反正须得告诉你的，以免你化

为飞灰之后，还不知道何故被杀。”

沈宇一听这话有理，便道：“那么你说吧。”

“连威堡的堡主陈伯威，你可认识？”

沈宇摇摇头，道：“不认识，只知道他的名气，也知道他被厉斜杀死了。”

“好吧，暂时就算你不是厉斜，但你知不知道，厉斜为何杀死陈伯威？”

“真正的理由我不知道，说不定是由于陈伯威的毒龙枪太厉害，是以厉斜不得不尽施魔刀的压力。这种刀法本来就凶戾无比，刀下难有活口，何况是全力施为，更是无法留手。再说，我认为厉斜心中决计不会有留手的念头。”

青衣女点点头，作个手势，要他说下去。

“据我所知，陈伯威已曾一度败在他刀下，后来又追上厉斜，再行拼斗，才遭遇落败身亡的命运。”

“照你的说法，简直是陈伯威自己找死了？”

“话当然不能这样说，陈伯威是为了他夫人的一匹爱驹，不甘被夺，所以追赶厉斜。”

青衣女眉头紧皱，怨声道：“够了，够了，你可知道我是谁？”

沈宇道：“老实说，我一辈子也猜不出的。”

“我是陈伯威的嫡亲幼妹，出家多年，法号青莲。而我刚才还和我嫂子在一起，她没有告诉我这些经过，可见得必是位的杜撰。”

沈宇愣了，只好耸耸肩头，忖道：“蓝冰心既然没有提到那些事，而她又似是未听过我的名字，可见得她并没有提到我，当然，她年轻貌美，又是新寡文君，很多事都必须保留。如果我能不提到她，最好也不提。”

青莲师太又道：“我布下的这个毒火阵，原是一位前辈，精心设计出来，用以对付字文登的。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想不到今日来对付你这个字文登的徒弟。”

沈宇想道：“如果她这个毒火阵发动之时，连她本人亦化为劫灰的话，便可证明她真是陈伯威的妹子。除非有这等关系，她焉肯为了报仇而赔上自家一命。”

正在想时，青莲师太已把一头假发拿下来，赶出光秃秃的头颅，三行戒疤。证明她是个真真正正的出家人。

沈宇点头道：“你的身份，已经证明啦。我可以让你拿下，以便找人对证。不过假如你不想错过拦截厉斜的机会，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青莲师太觉得这个男人的态度一直都含有诚恳坦白的味道，是以下意识中多多少少起了偏袒之意。

她道：“你有什么建议？”

沈宇道：“与其费时费事地去找人作证，不如让我尽量说服你，也许你认为可以相信我，不须再直证。这样我们便可以仍然在这儿等候厉斜，而不至误了大事，只不知你意下如何？”

青莲师太道：“我不明白你单凭言语的话，如何能说得服我？”

“首先我解释一下，我与艾琳的仇怨，并非我本身惹起来的，而是先父不知何故，将她父亲杀死，还重伤了她的哥哥。先父沈木龄，与艾琳的父亲文克公，还有三位武林名家，乃是结盟兄弟。多年来感情极好。但先父竟杀死了艾二叔，又伤了艾高兄，实是令人难解。而且事后先父远逃数百里外，在他们昔年洒血为盟，换帖叩头的括苍山山神庙内，自杀身亡。另外三位盟

叔赶到之时，他已经身死数日之久了。艾琳还以为先父是另外三位盟叔所杀的呢！”

他想起了这些残酷的悲惨的仇怨，健壮的身躯，不时发生震动，面色十分阴沉。

青莲师太讶道：“你竟是江南五义之中的七海屠龙沈木龄之子？可是江湖上没有听说沈木龄已经亡故呀？更没有人提过艾克公被害之事。唉，看你的样子，似是不假。但如此骇人听闻之事，外间怎会毫无消息？”

沈宇道：“大概是其余三位盟叔父，认为太不可思议和丢脸之故。

不知道如何分头进行，令所有得知此事之人，都不得传扬出来。当然，知道的人本就很少，只有当今几个大门派的主脑人物晓得，这些人个个身份尊隆，言出必行。是以答应过不说，就当真不曾传出一言半语，可是这个秘密，现在已不易保持啦！”

“这却是什么缘故？”

“因为艾琳已经艺成入世，找我算帐。她根本没打算保守秘密。

那天我还亲耳听到她向厉斜说出这件秘密，而那一次，还是她与厉斜第一次见面。”

青莲师太沉吟道：“此事听起来有违情理，而且那些大有身份之人，都同意缄默不宣，必定另有隐密内情。”

沈宇听了，大喜叫道：“你真这样想法？”

青莲师太讶道：“这样推测，不是很合情理么？”

沈宇点头不迭道：“合情理之至，但大师可知道，若是作此推测，便不啻暗示这件凶案之内，另有原因。我是当事之人，便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往好处想，以致与事实有了出入。现在可好了，因为你并不偏袒我，立场超然不受牵累。既然也作如此推测，显然可靠的多啦！”青莲师太这才明白沈宇欢欣鼓舞明原因，这实在也难怪他。别说他父亲加害艾家之举，给他做儿子的招来了不解之仇，感到十分痛苦烦恼。

仅仅在名誉着眼，沈宇身为不仁不义之人的儿子，这一点儿就足以使他精神上感到不胜负荷了。

假如这件凶案另有隐情，则沈木龄当年加害艾家父子，便不是因为他不仁不义。只要寻出原因，艾琳的不解之仇，自然消灭。

青莲师太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最好是不要追问，以免自身也卷入是非的漩涡中。但如此离奇古怪之事，加上英俊的沈宇，美艳的艾琳，青莲师太全都见过。

因而这凶害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过去的事，而是活生生的，与这一对青年男女有关。

这位出身青城的女尼，好奇之心大起，当下道：“世间所发生的凶案，虽然形形色色，仅不相同。但追究动机及起因，也不过是几大类而已。”

沈宇道：“是的，但这一件……”

“我们试着找找看。”她打断了他的话，迅快说道：“令尊与艾家的交情，并非一日，照你的口气推想，相信交情甚是深厚。所以发生了巨变之后，方会令人震惊疑惑，对也不对？”

“对。”沈宇道：“正是如此。”

“若是通家世交的交情，在一般世俗之人，还可能为了金钱而反目决裂，但在我们这等家世，钱财不是最重要之物，所以金钱方面，不予考虑。”

沈宇道：“是，是，我们两家虽非豪富，但也不愁温饱。”

“那么我们看看会不会在意气忿激之下，肇生惨剧。令首享有盛名，经验阅历丰富，决计不是冲动之人，对也不对？”

“先父脾气很好，仍然遇到无知之人，对他无礼侮辱，他都可以不予计较。”

“艾克公的脾气如何？”

“他的脾气也很好。”

“你看他们两人之间，会不会为了某种事情不痛快，积怨于心，直到那一天，突然爆发而出手相拼？”

“不会。”沈宇断然道：“他们虽然都很有修养，很能忍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坦白率直之人，如果兄弟之间有什么不对的事，他们都会说出来，而不是藏在心中，积成怨恨的。”

青莲师太沉静忖想了一阵；才道：“这样说来，他们之间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会发生火拼之事了。”

“唉，正是因为想不出一点儿道理，我才如此沮丧彷徨啊！”

他停歇一下，又道：“而且在事实上，他们的感情，在五个结盟品弟中，还是最要好的呢！”

青莲师太现出审慎的神色，问道：“他们对女色方面，看法如何？”

沈宇马上答道：“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外界可能有点儿误会。”

“什么误会？”青莲师太连忙追问，心想这件的案的症结，可能就在女色上了。

“先父鳏居多年，”沈宇道：“他一直没有再娶，据我所知，他并不是没有情欲，而是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思。也就是说，自从先慈见背弃世，先父伉俪情深，心伤不已。同时又觉得世间没有~个可以与先慈相比的女子，所以他宁可独身不娶。”

他深深叹息一声，又道：“另一方面，先父也是为了我的缘故，他认为若是另娶妻子，将来这个后母对我不好的话，既使他左右为难，又对不起先慈，所以他索性不娶了。”

青莲师太道：“令尊诚然是难得的多情种子，只不知他这等决定，竟会滋生外界什么误会？”

“说来好笑，那是艾琳的母亲，即是艾克公的夫人。她与先慈虽然乡里遇异，姓氏不同，但两人却长得十分酷肖。是以昔年先慈在世，与她交往极密，情逾姊妹。先慈逝世后，这位妹妹曾经留居在我家匝月之久，对先父百般安慰，对我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青莲师太连连点头，表示她已了解此事的含意。

沈宇停下来，想了一阵，又道：“艾二婶不但在当时对我家十分照顾，其后的许多年来，她仍然是如此，每隔三五天就到我家来，指挥童仆，内外打扫整顿等。总之，自先慈见背之后，我家仍然保持清洁条理，一应之物俱全。逢年过节时，所有的应酬送礼，从未缺误过。因此，可以说二婶已兼为我沈家的主妇。这么一来，唉.....，青莲师太等他叹气之后，才问道：“这么~来之后便如何呢？”

沈宇道：“艾二叔以及先父，虽然胸怀坦荡，不以为念。但外面的闲言闲话，总是有的。”

“这是免不了的事。”青莲师太道：“世俗之人，哪里懂得这等交情？”

“外间的闲言并不多，因为我家的童仆，都等如先父清白的见证，是以闲言不会越传越盛，甚至在数年以后，就自动消灭了。可是想不到其后忽然发生了这件不可思议的凶案。”

“于是当日的闲话，又被翻出来了，是也不是？”青莲师太问：“你的三位盟叔，他们怎么说？”

“他们心中纵有怀疑，亦不会说出来的！”沈宇郁郁道：“这便是最使我泄气之事，我问过他们，但他们都坚称不明其故。”

青莲师太想了一阵，问道：“你去询问他们之时，可曾提到过这件事？说不定你觉得不便启齿，没有问及。而他们也不便提出来。”“不，我都曾直接问及这件事。”沈宇道：“他们的回答都很肯定，说是与此事无关。”

“你不相信他们的回答么？”

“请想想看，若是我与他们交换了地位，我会怎样回答呢？当然是断然否认的。”

“那么你呢？”青莲师太锐利地问道：“你自己的想法怎样？你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因艾二婶而发生凶案？”

“绝对不会。”沈宇十分坚决地道：“艾二婶对先父及我的关怀怜爱，完全是发自真心，毫无做作，我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坦诚纯洁。老实说，你这刻就算打死我，也不能使我怀疑她的高贵贞洁。她只是具有慈爱的天性，伟大的情怀而已。”

青莲师太深受感动，郑重地道：“我接受你的看法，以后无论别人怎样说，我都不会再怀疑艾二婶的高洁。”

天色已由暮入夜，四下一片暗黑。

不过天空中尚有星月之辉，虽是微弱，但这两位武林高手，视力强逾常人不知多少倍，是以仍能将对方的表情，完全收入眼中。

周围的景物，亦大致还可看得清楚。

沈宇转头扫视一匝，突然转变了话题，道：“在下诚恳奉劝大师，今晚暂时放过厉斜，甚望大师俯允所求。”

“你何必为他操心呢、”青莲师太含笑回答，现在她乃是作俗家装束，由于她长得秀丽，复又驻颜有术，看起来只是二十许的美丽少妇。是以这一笑，既妩媚又亲切，使沈宇更添几分好感。

她接着又道：“据我所知，此人已得到魔刀真传，天下罕有敌手，如若贫尼今日放过了机会，只怕日后悔之无及。”

“在下可不是为他操心。”沈宇声明地道：“只是觉得你犯不着与他来个玉石俱焚。”

同时这个人目前作恶程度有限，尚可徐图万全的对付之计。”

青莲师太很不以为然地道：“他作恶程度还有限么？难道要等到他杀死千百人之后，才值得下手不成？”

沈宇连忙解释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只因在下猜得他目下全心全意，只求悟出魔刀最后的一招，也就是这门刀法中的至高无上境地。因此，他根本无暇做别的事，纵然伤人性命，亦是与武功有关。所以如果抛去私人的恩怨不谈，从大处着眼的话，他的恶孽，仍属有限。”

他停歇一下，又道：“令兄惨罹不幸，在下亦为你感到悲愤。不过以你的为人和身份，岂值得与他偕亡。”

青莲师太很快就怒气全消，事实上她的愤怒，也是对厉斜而发，并不是

对这个英俊而又为人厚道的青年发作。

她声音和态度都恢复如常，道：“不，我目前没有任何成就，将来亦不会有。可以说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而厉斜却必将是危害天下武林之人，我的贱躯微命，如能换了他的，目是划算，也算得是我对世人唯一的贡献。”

她说得很平静，亦很坚决。

沈宇耸耸肩，道：“看来在下是无法说服你的了？”

青莲师太道：“你自身尚有无穷烦恼，这件事你就少操心吧！”

沈宇拱拱手，道：“既然如此，在下暂且告退。”

青莲师太合十还了一礼，道：“但愿我佛垂佑，沈施主家门仇冤早已平反清雪。”

“谢谢大师。”

他举步行去，心想：“我虽是不能劝服你，但我可以赶先一步，截住厉斜。”

他才走了四五步，只听青莲师太道：“沈施主请留步。”

沈宇依言停步，回头问道：“大师有何吩咐？”

“沈施主打算往哪儿走？”

沈宇应道：“自然是返回城里去呀！”

“贫尼大胆猜测量一下，你恐怕是往相反之路前行。”

“大师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必相瞒相欺，施主的打算，甚是明显，但请你想想，与其你冒被杀之险，阻止厉斜前来，何不如由贫尼放手对付他？”

沈宇愣了一下，才道：“在下没有这个打算。”

沈宇平生不打胜语，此是他性情如此，加上后天修养，亦不作兴说谎，已成牢不可破的习惯。是以此刻被迫说谎，态度极不自然，如何瞒得过人？青莲师太道：“沈施主的用心，使人感激。可惜昧于事理，并且存着妇人之仁，适足坏了大事。”

沈宇暗自微笑一下，想道：“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况且我不一定会被杀，但无论如何，她的决心，以及自愿舍身的悲天悯人的菩萨心切，却是十分可敬。”

只听青莲师太又道：“贫尼虽是苦口婆心相劝，但相信正如施主劝我一样，不易收效。因此贫尼不惜泄漏一个秘密，俾使施主答应不作阻挠之举，只不知施主可肯答应？”

“大师若是须得泄秘，定必对某些人有妨碍，我瞧你不说也罢。”

青莲师太并不气馁，道：“这一个秘密，事实上无害于人。只不过昔日有过这么一个默契须得守密而已，但这个秘密，说不定正是让施主得以揭开令等奇怪行动之谜的钥匙。”

沈宇不禁一震，瞠目道：“大师可不是放做惊人之言吧？”

“贫尼身为佛门弟子，岂肯以不实之言相欺？”

沈宇沉吟道：“这真是很诱人的条件，而且亦是在下梦寐以求的奇遇，唉，大师你何必作难我呢？”

青莲师太断然道：“你答应我这条件我就说，不答应的话，我决不告诉你。”

沈宇终于屈服，道：“好吧，请大师赐告。”

青莲师太道：“我们先声明清楚，不论贫尼这线索，是否收效，但一旦

说出口，而且是属于无人得知的～件事实，你便须依约行事，不许以任何方式阻止厉斜前来，你认为公平不公平？”

“公平得很。”沈宇爽快地道：“大师清说吧，如果你拖延过久以致厉斜已经错过，可别怪罪在下。”

他这么一提，青莲师太果然赶快道：“好，你小心听着，照你所述，令尊残害盟友之举，决计不会没有理由，即使是失心疯，也有失心疯的道理。换言之，令尊所以会忽然失心疯，其中必有原因。贫尼以前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谈论过，武功之道，深不可测。

据说有一种手法，能让人丧失理性，而做出悖情大逆之事，说不定今尊正是中了这等手法。”

沈宇不禁跳起来，道：“大师说得有理，今晚若不是承蒙大师点破迷津，在下一辈子也想不到这一点。”

青莲师太道：“可是贫尼却不知道天地间有哪一家派，懂得这等邪门恶毒的手祛。

而且贫尼胆敢断定，即使是目前各大门派的前辈高人，亦不会知道。”

“那怎么办呢？”沈宇顿时大为懊丧，道：“在下总不能逢人就问呀？”

多青莲师太道：“贫尼现在给你一条访查的线索，至于你查得出查不出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还未说出这条线索，突然停口，侧耳而听。

沈宇也面色一变，事实上他较早一点也听到马蹄声。这刻从速度和方面上推断，可知这个骑士，八成是厉斜。

他见青莲师太亦发觉了，则她势必开始行动，这么一来，岂不是永远也不能得知这条仅有的线索了么？沈宇这一急实是非同小可，照目前的形势分析，一旦青莲师太动身到路上阻截厉斜，设法设法诱他到这边来的话，在沈宇来说。为父雪冤唯一希望，便成泡影。在青莲师太而言，已走上死亡之途。

无论是在她在自己，厉斜的出现，都万分不利，甚至是极端的可恶。

沈宇一面在心中暗骂厉斜该死，一面脑筋急转，寻求化解恶劣情势的办法。

青莲师太低哼一声，举步疾急，掠过沈宇之时，突然身形一挫，停滞不前。

原来沈宇已伸出一臂，拦阻了她的去路。

青莲师太恨声道：“干什么？让我过去。”

她当然可以统路而行，但既然沈宇有意拦阻，则地绕开，沈宇亦会移动位置，照样可以阻挡着她。

沈宇仰天一笑，声音强劲震耳，数里外之人，都能听得见。

他接着道：“你为何不叫救命？”

青莲师太不觉一愣，泛起满腹狐疑。

要知青莲师太出身于青城派，可说是见多识广之人，同时为人聪明机警，反应极快。

这刻一听沈宇的话，心头立时掠过两个解释。

第一个是这沈宇有心阻拦于她，是以出言嘲笑她，问她为何不叫救命？这是从坏的方面想，往好的方面想，亦有一说。

好的想法，亦即是第二个解释，则是沈宇存心帮忙她，特地发出笑声，又叫她喊救命。

此举当然可以把路上经过的人引来。尤其是武功高强而又好事之人，厉斜正是这类人，故此必定前来瞧瞧无疑。

她首先得弄清楚对方的企图，方能决定怎样做。

在她直觉上。沈宇不应该在这刻出力帮助她。因为他本来就不赞成玉石俱焚的办法。

何况他还未得知那条线索，如何就肯帮忙？但若说他存心破坏，则怎会使用这个适足以把厉斜引来的方法？青莲师太本是非常聪明之人，这刻也给弄糊涂了，一时无法决定该怎样做。

那阵蹄声本是隐微轻细，相距甚远，但眨眼工夫，已来到切近。

青莲师太急得秀眉紧皱，低声问道：“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沈宇也低声道：“我有我的打算。”

“厉斜若是过来查看，你不许道破毒火阵之事。”

沈宇十分干脆地道：“使得，若是道破此阵，这回被他走脱，将来永远不能用同样手法对付他了。”

大路上的蹄声不但缓慢下来，甚至接着就停歇了。他们都想像得到厉斜这刻定是踞鞍四顾，查听声响。

青莲师太估计过距离，悄声道：“你难道帮我么？”

“我认为是帮你，但在你的想法，却未必如此。”

青莲师太仍然测不透对方的用心，突然间发现这个青年，实是深不可测，智慧过人。

她恨得一跺脚，道：“你一定有某种诡计。”

“即使有诡计，也是对你有益无害。”

青莲师太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只好默然不语，眼中却射出忿怒的光芒，凝视着沈宇英俊却甚是和气的脸庞。

蹄声突然响起来，不久便飏然远逝。

但如这一骑乃是厉斜的话，则青莲师太无疑已失去了这个机会。

她冷冷道：“沈宇，我要跟你算帐。”

“好的。”沈宇向她迫近一步，以致两人相距不及三尺，彼此的表情瞧得更为清楚了。

“你打算如何算法？是责备我呢？抑是多谢我？”

“多谢你？刚才那一骑，是不是厉斜？如果是他，凭什么多谢你？”

“我敢用人头打赌，刚刚经过的那一骑，正是厉斜。由于你终于没有与他同归于尽，保存了可贵的性命，所以你须得多谢我。”

“放屁。”青莲师太居然也骂出口，敢情地实在太生气了。“我们早已讲了，你不得从中破坏。”

沈宇温和地道：“我没有破坏呀。假如你叫一声救命，担保厉斜会过来查看。”他停歇了一下，又道：“而且我们的约定，是我不得以任何方式拦阻厉斜，并没有讲妥不得拦阻你，再说，也没有讲明不得帮助你把他诱人陷阱呀？”

他的反驳，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在本质上，乃是属于强辩无疑。

青莲师太感觉到这个青年，散发出阵阵迫人的男性魅力，使她不知不觉的软化了不少，心中的气恼，也无端端的消散了许多。

她外表上仍然显出忿然的样子，道：“你如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就不会利用这等语病为自己辩护。”

沈宇道：“你别生气，在下只不过临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极妙的方法，使你不得不放弃了你的决定而已。”

他说得很恳切，语气中也充满了信心。

青莲师太不禁大为讲异，问道：“使我放弃我的决定？”

“是的，假如厉斜循声而来，你猜将是怎么样的结局？”沈宇反问她一句，但并不等地回答，便又道：“你到时一定下不了毒手，终于让他安全离去。但这么一来，毒火阵之秘，就保存不住了。”

“我听不懂你的话。”青莲师太道：“我为什么下不了毒手？”

“第一点，厉斜长得很潇洒漂亮……”

沈宇话声未歇，青莲师太已呸了一声，道：“我一个出家人，管他长得好看不好看，难道我会为他的漂亮而动心么？真是笑话。”

她口中说得硬，其实内心却不无疚愧，因为她知已被面前这个青年的男性魅力影响，变得不大气愤。这时她的体验，自己岂能欺骗得自己。不过话说回来，在青莲师太的年纪与修行之功而言，虽然会受到男人的影射，但决不至于发生什么情爱或欲念。

只听沈宇说道：“大师万勿误会，在下说到此人的潇洒漂亮，只不过想指出一事，那就是此人的外型，将使大师你感觉到他不是邪恶凶毒之辈。换言之，你第一个印象，就将怀疑自己以前的看法有没有错误。”

青莲师太点点头，表示接受。

沈宇便又道：“第二点，若是此人听得你叫救命之声，就迅即过来查看的话，你对他的用心行为，作何想法？莫非你竟利用一个坏人罕得具有的侠义心肠，来谋杀他么？如果他还有侠义心肠，那么他算不算是十恶不赦之徒？你的决定，是对呢抑是错了？”

青莲师太为之一愣，一时竟答不上话来。

最后才勉强道：“姑勿论他前来查看的用心，是不是打算救人。

但我在当时既没有时间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我记着杀死之仇，很可能马上下手取他性命。”

沈宇点头道：“不错，事实上有此可能。但你亦不能否认有相反的可能。假如你不强辩的话，毋宁是不杀他的可能性居多。”

青莲师大权衡局势之下，心想现下敌人已走，就算沈宇认错，亦是于事无补，何况他未必错，因此再说下去，自己可能还须向他致歉认错，这样当然很划不来。

她走到数丈处的黑暗中，回来之时，多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工具，除了一枝竹柄小网兜之外，还有一具小型独轮车，不过那狭长的车底，却与地面十分接近，独轮的两旁，还有两枚相当巨大的锋利齿轮。

沈宇不须询问，也猜得出这些物事，必是特制的布置那毒火阵和收撤此阵的工具。

青莲师太在黑暗中，迅速而却小心地开始工作。

沈宇发现那两枚钢齿轮，竟是升降如意，降落之时，触及地面，车子过处，顺带就在地面上咬出两道窄而深的沟坑。

又见青莲师太不时利用那长柄小网兜，在沟坑中兜起一些物事，放置在独轮车内。

这位俏丽的女尼，很快就收起了阵法，把独轮车拆拆弄弄，就变成一口长方形的箱子，可以提在手中。

那枚网兜的长柄，也可以分作三段，是以她全部收拾好之后，只提着一口箱子，就可以上路了。

两人默默地往山下走，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大路上。

青莲师大向城里走，直到快进入城内，因见沈宇无声无息地跟在后面，当下停了脚步，回头望着他。

沈宇走到不能再走，否则就得碰上对方之时，才止步道：“大师不打算回到城里么？”

“别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是往城里去呀！”沈宇道：“我在三家客店都定了房间，今晚总得选择其中之一，睡上一觉。”

青莲师太秀眉一皱，怔道：“谁有工夫管你睡不睡觉？”

当下问道：“你对厉斜有何打算？我不想大家再碰在一块儿，互有妨碍，反而不美。”

沈宇考虑了一下，才道：“实不相瞒，此城之内，我已有两个人监视着厉斜，只要找到他们，就晓得厉斜的动向。”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我们事先曾经查看过，厉斜不投店则已，若是投店，必在那三家客店之内，是以我都留下房间，便是为了便于在暗中接近厉斜，而又可以不让他发现。”

“此计虽是破费一点儿，却相当高明。”青莲师太说，一面作个请他先走的手势，接着又道：“我跟你去瞧瞧，纵然不能亲手杀死他，至少也得瞧瞧这个凶手的形貌，对也不对？”

沈宇道：“好吧，只要大师答应不轻举妄动，在下便带你去瞧瞧。”

青莲师太道：“我答应不轻举妄动。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你又不是没有看见，我布置毒火阵，定须兼上一番手脚才行。”

他们在黑夜中悄然疾行，不多时，已到了一家客店门外。

沈宇看了一下，低低道：“小心点儿，厉斜正是落脚在这间客店之内。”

青莲师太虽然是相当自负之人，但她从种种传说中，已知道厉斜乃是高手中的高手，非同小可，是以不禁有点儿紧张起来。

沈宇先纵上客店对面的一座屋顶，遥遥查看，然后才领着她，绕到右边巷内，当先翻墙而入，落在院落之内。

他低声说道：“右首点着灯火的，就是我朋友的房间。但奇怪的是他们为何没有熄灭灯火？难道厉斜忽然离去，是以他们匆匆追踪，竟忘了吹灭了灯火么？”

青莲师大道：“如果情形有异，我们就得小心点儿才好。”

沈宇笑，道：“你暂且在墙根等候，待我独个儿过去看看。”

他纵过去一瞧，马上惊讶地一直推门入房。

青莲师大心知有异，连忙赶过去，进房看时，但见地上躺着两个人，看他们的装束，俱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人物。

她嗅到死亡的气息，当下问道：“这两人是你的朋友么？”

沈宇点头，沉重地道：“是的。”

“他们的武功如何？”

“不行，只练过一点儿防身拳脚而已。”

“若是如此，厉斜这个人，未免太卑鄙恶毒了。”青莲师太评论道：“连这等脚色也赶尽杀绝，看你还说不说他有正义感？”

沈宇蹲下去摸摸地上躺着的尸体，触手仍然温暖，可见他们才死不久。计算时间，如果路上的那一骑，真是厉斜的话，则必是他下的手无疑了。

他忿恨得直跺脚，反而说不出什么话来。

青莲师太嘲声道：“如果你不从中打岔，让我下手截杀他于路上，就不会有这等惨事发生了，现在后悔已来不及啦！”

沈宇现在只好任凭她冷嘲热讽，心中的难受，真是说也说不出。

房间内突然间好像气温下降，因而大大寒冷起来。

沈宇和青莲师太两人，俱是高手，登时晓得是何缘故，齐齐向房门外望去。

但见一条人影，站在里房门两三尺之处，正凝视着房内之人。

青莲师太发觉此人长得英挺潇洒，但眉宇之间，泛着一股迫人的杀气，令人见而畏怖。

她不必询问，已知道此人定是厉斜，看他大概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纪，真叫人想不通他何以能练成这般高强的武功。

室内陡然寒冷之故，正是因为厉斜的森杀刀气使然。此所以青莲师太和沈宇，马上感觉出有人行近。

沈宇毫无表情地瞧着这个对头，不论是在武功上，或在战场上，厉斜都是已经占了上风的敌人。

厉斜冷冷道：“都给我出来。”

沈宇没有一点儿反抗之意，首先行出房门。

青莲师太对他这等态度，甚是不满。当下也跟出去，道：“你就是厉斜么？”

厉斜道：“你是谁。”“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但却敢与你斗一斗，你可相信？”

厉斜居然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微笑起来，轻佻地注视着这个秀丽的少妇。

青莲师太一点儿也不在乎，亦望着这个男人。

厉斜点点头，道：“很少有女人胆敢与我对瞧的，可见得你不是平常之人。”

青莲师太谈谈道：“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并不如此。”厉斜坚持道：“你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回异普通的妇女。当然啦，你长得相当漂亮。可是这世间上，漂亮女人多得是，我也见过很多，所以我知道我被你吸引之故，并非因为你长得漂亮。”青莲师太道：“你一向见了女人，都这么说话的么？”

“不一定。”厉斜潇洒地笑了笑，道：“那要看我的兴趣如何而定，但你一定不可以误会，我决计不是因为你看长得好看，才发生兴趣。”

青莲师太心中甚感受用，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虽是可怕可恨的魔王。但自己的心中，却对他似是恨意大减。话虽如此，事实上当然不能说她已生出了好感。

她转眼向沈宇望去，坦白地道：“你说得不错，这个人不好对付。”

厉斜问道：“这话怎说？”

青莲师大道：“我本来准备在路上截杀你，但恰好碰见沈宇，但他极力阻止我动手。

我不大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做，虽然他说了不少理由。”

她停歇了一下，又道：“他有一个理由，乃是认为我见到你，很难当机立断，下那毒手。而以你这等人物，一旦错过了机会，就不易再得。到时徒然被你击败，可能被你杀死，现在我已看见你，他果然说得有理。”

厉斜耸耸双肩，道：“沈宇背后会说我的好话，还阻止你暗算我，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之事。”

青莲师太道：“信不信由你。”

沈宇一直没有作声，甚至现在他们在谈论他，他亦不哼气。

厉斜道：“看来他比我更沉默寡言，对不对？”

“我不知道。”青莲师太道：“但他却是个道地的好人，这是我敢肯定的。”

厉斜仰天冷笑一声，道：“那也不见得，如果你认为凡是不杀人的人，就称得上好人的话，那么世间之上，触目滔滔尽是好人了。”

“世上好人原比坏人多。”青莲师太道：“称凭仗武功，任性横行，这是最不可饶恕的恶徒。”

厉斜冷冷道：“我不在乎人家如何批评我。尤其是这两个下五门的小子，竟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此可忍孰不可忍，故此本人收拾了他们，亦是为民除害之意。”

“为民除害？”青莲师太惊叹道：“像你这等手段为民除害的话，你自家首先就变成了魔君了，就叫做以暴易暴，对世人有何好处？”

厉斜不大服气，反驳道：“我已经考虑过，认为这两个家伙不妨诛除，才下的手，你别以为我没有想过。”

青莲师太楞了一下，道：“你想过了？”

“当然啦，本人何须打诨，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青莲师太心中隐隐觉得他仍然不对，但却找不出可以攻击的地方，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不知不觉中向沈宇望去，似是向他求援。

沈宇沉默得像个木头人一般，青莲师太得不到任何启示，只好摇头道：“你还是不对，但我却说不出。”

厉斜发出得意的笑声，享受着另一种形式的争斗所获的胜利的愉快。他讥嘲地说道：“你当然说不上来啦，因为你根本无话可说。”

青莲师太大窘，皱眉寻思。

厉斜则不时发出冷笑，使她难堪而现出尴尬的表情。

沈宇突然间长笑一声，道：“厉斜兄，你一定是占惯了上风之人，对不对？”

他第一次开口，是以厉斜大为警惕，打着精神应付，答道：“不错，本人出道以来，从未落过下风。”

“你一直是胜利者，所以不会同情弱者。而且久而久之，你这种性格发展到更厉害之时，你就会变成冷酷无情之人了。”

厉斜苦思地道：“是这样么？那我倒是求之不得呢！”

沈宇朗朗道：“可惜这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性格，不似魔刀宇文登，天生出来就是极为冷酷性情之人，所以你虽得其形似，未得其神，由此推论，你的魔刀，究竟到达不了他那般登峰造极的地步。”

厉斜身子一震，锐利地注视着这个青年，过了一会儿，才道：“你似乎懂得不少。”

“这是你的过奖，事实上我在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无足道的卑贱之人。”

“奇怪。”厉斜摇摇头，道：“大凡是自命为好人的，亦都自认是卑微的

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由于刚才青莲师太也这么说，所以厉斜发出的疑问，乃是针对他们两人。

青莲师太道：“别将我跟他扯在一起。”

厉斜不接这个碴，径向沈宇道：“老实说，我平日罕得开口说话，但你似乎比我更沉默，所以今晚难得你开腔了，我倒是要问个明白，何以我永远到达不了宇文登那等地步？”

沈宇道：“先天和后天之间，仍然有一段距离。先天是不可移易的，自然而然的。

后天则受的影响太多，随时随地会生出变化。你若不是天生的铁石心肠之人，不管如何磨练，亦达到不了天生成的境界。”

厉斜道：“我仍然有办法弥补此一缺憾，你信不信？”

沈宇心中明白他所谓弥补之法，乃是找寻神机子徐通，求得魔刀最后的一招，利用刀法上的造诣，以补性格上的弱点。

但细论起来，此法亦甚是渺茫不可靠。

沈宇不说穿他，故意摇头道：“我绝对不相信。”

厉斜冷冷一晒，道：“那么你就等着瞧吧！”

他转眼望向青莲师太，道：“你听见了没有，沈宇认为我还不是冷酷无情之人呢！”

青莲师太吟了一声，被他窘得无计可施。

沈宇徐徐道：“但厉斜兄你杀人之举，却是错了，虽然你说你曾经加以考虑，但此理却甚是欠通。”

厉斜自家的确看不出此理哪一点欠通，大是迷惑，问道：“我这话有哪一点不对？”

沈宇道：“你说在杀人之前，曾经加以考虑，瞧瞧他是否有该死之道，然后方始下手。换句话说，凡是你所杀的人，你都曾经加以考虑，最后认为皆属该死，可是这样？”

厉斜毫不迟疑，额首道：“不错，这样亦不对么？”

“假如你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知道这中间确实不妥。”沈宇过：“在下请问一句，厉兄凭什么判决一个人应该不应该死？”

厉斜道：“这不是很明显之事，何须再问？”

第十四章 游山水女尼惹尘缘

“恰恰相反。”沈宇郑重诚恳地道：“假如厉兄宣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则一切道理都不必讲。如果说理，就须公公正正地讲究，不可含糊。”

“你讲吧，我决不含糊。”

“很好，厉兄同时亦说过，一个人的该死与否，很是明显。但事实上却不然，姑不论你所定的该死标准，会不会太滥太易，仅仅就当时的情形分析，你就显然有欠公道了。

何以说你有欠公道呢？那就是因为审判者，亦同时是当事人身份。”

厉斜道：“这又如何了？”

“请想想看，一个是审判者，一个是待决之囚。而他们之间，又有敌对事件发生。

在这等情况之下，谁敢保证审判者不受情绪的影响？例如你极恼恨某甲破坏了你一个计划，而某甲本身果然亦不是什么好人，于是就在厌恨之下，会不会迅速地决定此人该死呢？答案是一定会有这种倾向。因此，你这时的考虑，在基本上就是不公道的，因为你没有超然事外的立场之故。”

他的分析，已经具有强力理由，足以令厉斜难以反驳了。但他还不停止，只略略顿了一顿，又道：“还有两点，一发要请教厉兄的。”厉斜叹一口气，道：“竟然还有两点之多么？”

“是的，第一点是，访问厉兄凭借什么审判另一个人的生死？在你指的是学问方面。

你不见得谙通大明律例，更不见得对法律有过精湛研究，因此，你凭什么判人死罪？”

厉斜当然无法回答，只哼了一声。

沈宇侃侃言道：“这一点细研之下，不外是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拥有足以杀死对方的武功，这是你的权力。第二个原因是你觉得他该死。请注意觉得这两字的意义，意思是你是凭感情去判决对方的生死，而不是撇去爱憎喜怒。以及撇去利害关系时所下的判决，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在这等情况之下，无法保证必能公道。”

青莲师太第~次插口道：“这就是没有超然的立场之故了。”

厉斜也点点头，道：“这一点倒是不假，还有呢？”

沈宇道：“第二点是你万一判决错误，自己也发觉了。可是人死不能复生，请问厉兄对此情况，如何自处？”

厉斜道：“第一点，我心中觉得不安，这是良心的惩罚。第二，我认为这是免不了之事，即使是朝廷法司，谙通法律，亦不可避免会有冤狱情事发生。所以这是免不了的现象，不须多论。”

青莲师太在一边点头，认为厉斜的解释很对，道：“不错，他对自己良心负责，也就是。”

沈宇以和缓而坚决的语气道：“这却不见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判决当时的情况，厉兄不能与国家法曹相比。若是定要相比，那么厉兄乃是受了贿赂的法曹，不论是否判得对，首先就得处以刑罚。”

厉斜皱眉道：“你不觉得这话近乎强辩么？”

“厉兄著作此想，亦是没办法之事，在下只好由得你去想了。”

青莲师太道：“为何你有这等譬喻呢？”

沈宇道：“你当必也知道国家为何要处罚受贿的法曹，便是为审判者一旦受贿，便失去超然的立场，而与两方当事人的一方，发生了由切关系。也可以说，他已成为当事人之一了，所以这场审判，也许结果很正确，但这个法司一定要受到处罚，此一判决，亦须重新推究。”

他转眼向厉斜望去，道：“而厉兄你简直就是当事人，根本没有法官的超然地位。

因此若然定要与法曹相比，只好当作是经受贿的官吏看待。”

青莲师太与厉斜面面相觑，对于沈宇的议论，感到既有道理而又绝无故意刁难强辩之意。

沈宇见厉斜的表现良好，甚有风度，当下接着说道：“故此如果厉兄你

具有法曹的超然立场，则一旦失误而做成冤狱，便不能仅以良心不安卸去责任，必须以误杀之罪处以适当刑罚。正如两人发生争执冲突，有理的一方，不慎失手杀死对方，仍然须要负起重大刑责，决计不能于心不安，就可以轻轻卸去责任的。”

他似是越讲越有道理，厉斜只有聆听的份，而没有法子再为自己辩护了。

要知沈宇处处站稳了脚步，特别声明过这是厉斜愿意讲理求得公道，才可以加以研讨。

如果他不讲理，实行强权，那么一切理论，都是多余的了。

院中一时静寂下来，每个人好像都有很多事情要想，大家默然不语。

过了一阵，厉斜才道：“想不到沈宇你的见识和学问，大是高明。

只不知你对艾琳加诸于你的追迫，有什么话说没有？”

“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宇道：“她挟私愤以行事，原本就不打算讲理，我是当事人的儿子，心中也觉得应该代父受过，所以倒是心平气和得很，也没有可怨之处。”

他略一停顿，目光直注厉斜，又道：“在下很愿得知厉兄今后的做法，是继续尽可能以别人的性命，来磨练你自己，使之形成冷酷无情的性格呢？抑是潜心尽力从正道修习武功，使你的刀法，终于能成为宇内无匹？”

厉斜道：“现在还不知道，但除非得自甘放弃刀法的最上乘境界，如若不然，我瞧大概不会改变的。”

沈宇拱拱手，道：“承你坦白见告，在下深深感谢。”

厉斜道：“此事与你有何相干？”

沈宇道：“在下一直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同时亦认为没有法子可以化解先父所结下仇恨，是以之故，早萌死念。但如果厉兄继续冷酷地追求刀法最高境界，则在下便有了阻止你的责任，这就是我须得活下去的理由啦！”

厉斜听了沈宇的话，没有马上作声，默然寻思了一阵，才道：“这样说来，你觉是准备在武功上压倒我，使我不能横行宇内了，是也不是？”

沈宇道：“若是有此必要，我将这样做，当然如果你虽然在刀法上大有进境，可是并不为恶的话，我纵然赢得你，亦将让你获得天下第一的荣誉。”

厉斜勃然作色，道：“谁稀罕你的相让，而且我坚信你决计赢不了我”

沈宇道：“目前我的确非是你的敌手，但假以时日，就不一定了。”

他说这话之时，乃是从实说出心中之言，不过话一出口，立刻感到后悔。

厉斜已仰头冷笑道：“听起来你似乎真有这等信心呢！我对此反应的第一个意念，就是目前立即杀死你，以免留下后患。”

一旁的青莲师太，可真替沈宇捏一把冷汗，心想：“以厉斜这等人，当然是这样做无疑。”

她的念头刚刚转过，便听厉斜继续道：“可是为了证实我另一个想法，所以我不杀你。我这个想法是你绝对赢不了我，不过我这刻虽不杀你，却势必要令你感到痛苦一辈子？”

沈宇耸耸肩，问道：“你有什么方法使我痛苦一辈子。”

“我且举个例子与你听听。”厉斜说：“例如在情场上，我将夺你的爱人。只要给我知道你有了新的心上人，我就去把她抢过来。我想，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你终身痛苦了，何况尚有其他。”

沈宇不禁微笑起来，道：“感情这件事，并非用武力就可能夺取得到的，你未免吹得离了谱儿啦！”

厉斜哼了一声，道：“本人自有千百种奇妙的手段，定能无往而不利。你要是不信，立即可以设法证明，可惜的是你目下尚无情人。”他的目光转到秀丽的青莲师太面上，又道：“你不必瞪眼睛，假如你是他的情人，则哪怕你已听见我的话而在心中预作准备，我仍可以将你抢过来。”

青莲师太禁不住冷笑一声，道：“你大概算得上天地间最狂妄自大的人啦！”

厉斜凝视着她，面色变得温和得多，说道：“我已经说过，为了使沈宇一辈子痛苦，我有我的办法手段，可以把你夺取过来，你不要不信我的话。”

青莲师太道：“我不信，可惜我没有法子供你作试验。”

她本意是说，由于她已是出家之人，所以根本不能与沈宇要好，是以无法作这个实验。

但厉斜却不知道她是出家人，当下道：“以我看来，你对沈宇的印象很不错，只要有时间泡在一起，八成会发生男女之情。”

青莲师太摇头道：“没有的事，我与他绝不可能发生感情。”

厉斜眼珠一转，想到一个办法，并且决定依计行事。

他转过眼睛向沈宇瞪视，沉声道：“咱们讲了半天，都是废话。

现在我不妨把一件秘密告诉你，只不知你愿不愿听？”

沈宇道：“你如果愿说，我就听听。”

厉斜道：“这个秘密与艾琳有关，所以你应该很想知道才对，艾琳已经答应过我，愿意在最短期间内嫁给我。”

这个消息来得如此突然，沈宇不禁一怔，但旋即想起他刚才之言，当下道：“你敢是认为艾琳与我之间，有了情爱，所以赶快抢去了她？”

“那倒不是。”厉斜道：“她是我平生唯一爱上的女孩子，所以我渴望娶她为妻。

不过她也有一个条件。”

“那是什么条件？”沈宇连忙询问，好像希望艾琳的条件难以办到，因而厉斜娶不成她。

厉斜道：“她的条件最简单不过，就是拿你的人头去送给她。”

沈宇不能不相信这话，当下道：“既是如此，你今晚定必取我性命了，是也不是？”

“不错，这正是我为何非得杀死你的朋友不可的真正原因了。因为我晓得只要你发现了他们身死，一定会验看死因，我就不必耗费气力到处找你了。”

沈宇道：“那么你为何还不动手？”

厉斜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他转眼望向青莲师太，接着道：“你既是与他不沾亲不带故，那就赶紧走开，我亦不追究你想暗算于我之事。如若不然，连你也不活不成。”

青莲师太毫不考虑地摇摇头，道：“不行，我要亲眼看着你杀死他。”

厉斜道：“你竟不说留下帮助他，而说瞧我杀他，回答得很巧妙。

不过我却有个毛病，没有法子在女人面前杀人。”

青莲师太道：“若然如此，我一天不走开，你就一天杀不了他啦！”

厉斜不悦地道：“哦，莫非你想帮忙他？”

青莲师太道：“老实说，我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你们两人的武功上。听说沈宇能与你一拼，别的高手都不堪你一击，对不对？”

厉斜道：“他的武功相当不错，但也说不上与我一拼，只不过可以比别人稍为支持得久一点儿而已，你叫什么名字？”

青莲师太道：“我叫青青。”

“青青你听着，趁我心情还好之时，知机速退，我便不为难你。

不然的话……”

“不然便怎样？你可是想迫我与沈宇联手与你一拼？”

厉斜估计一下，才道：“你帮他也不行。”

青莲师太道：“那也不一定，否则你就用不着考虑了，试想你刚才发出的刀气，何等凌厉，而我却能够一直行出来，毫无异样，可见我的武功，毕竟不弱。至于高到什么程度，却不易猜测。”

她接着迅快地向沈宇道：“假如他向我动手，你务必立即全力出手助我。说不定我们猛攻之下，能够制他死命。”

沈宇点点头，青莲师太道：“你这一答应，厉斜就须得小心行事，不敢贸然出手啦，这是先发制人之计。”

厉斜点头道：“这一回青青你和沈宇，都显出了过人的机智，及时将利害得失陈示，使本人不至于轻举妄动。但我这个人，却专门要做不可能做到之事。”

青莲师太与沈宇一听这话，登时紧张起来，急忙提聚功力，准备应战。他们皆是高手之流，是以不约而同地跨步移位，布下最坚强的联手之势。

厉斜眼看他们并肩而立，形成了呼应之势，不禁皱皱眉头，道：“你们不要着急，本人现下还不打算出手。”

青莲师太道：“你打算见时动手？”

厉斜冷笑道：“我将在三天之内，取沈宇性命。你就算能够与他寸步不离，我也找得到下手的机会，你信不信？”

这个冷酷厉害的刀法大家，就是有这么一点儿奇怪之处，所说的话，叫人不能相信。

因为，他的口气声调等等，无不显示出十分坚决的意思，以及咄咄迫人的自信。青莲师太打从深心底相信起来，不禁点点头。

厉斜这时才仰天冷笑，道：“你相信就好，三天之后，本人得以与你单独会面。那时候，你定将后悔与我为敌之事，同时方知道我将怎样对付你，换句话说，在目前你决计猜想不出。”

沈宇道：“厉兄宣布了决心和办法之后，马上就走，是也不是？”

厉斜点点头，道：“你若是不服气，马上向我挑战的话，亦无不可。”

“在下岂敢如此不自量力。只不过我从你口气中，听出一点儿很奇怪的道理，那就是你固执地保持你不在女孩子面前杀人的习惯，还不惜把自己置于艰困之境，先将内情告诉了这位姑娘，然后宣称在三日限期之内，不管她把我盯得多么紧，你亦能找到机会，将我杀死，是不是这样？”

厉斜点头道：“不错。”

“然后你才对付这位姑娘，对么？”

“是的。”

“你的固执，以及把自己置于困难的境地中，那是你大英雄心理作祟，这一点在下尚可了解。但你不惜旷废时间，做这等一时之快的事，不但不划算，何时亦不是你这种成功的人愿意采取的途径，因此，我大胆评论一句，你的宣称，恐怕靠不住。”

厉斜耸耸肩，道：“你信与不信，我不须放在心上。只要青青相信就行啦，因为这些都是做给她看的，你在这～场表演中，只不过是待死之囚而已。”

他转眼望着青莲师太，问道：“你信不信呢？”

“我不知道。”青莲师太说：“沈宇的话似乎很有道理。”

厉斜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办得到，或者根本不相信我会费这么大的事以杀死他，那么你不趁我对你未起杀机之前，赶快离去？”青莲师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厉斜一振臂，身形宛如巨鸟般升上墙头，俯视着院中的两个人，冷冷道：“三日后的这个时辰以前，沈宇将成为一个尸体，不论青青你信与不信，也无法改变此一命运。”

亦说不定沈宇在半个时辰内就被我杀死，总之，青青你等着给他收理尸体吧！”

厉斜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已随着身影摇曳飞去，霎时影踪杳然。

他们在店内大呼小叫的闹了这一阵，又是在夜晚，格外分明。是以客店的伙计乃至投宿的客人，大部分都被惊起。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敢踏入这座跨院之内，这是因为出门之人，大都不敢惹事上身。而店伙则是见识得多，亦不敢把意江湖是非。

到了最后，厉斜的话声竟是从空中划然飞过，这些人更不敢沾惹了。

在院落中，剩下沈宇和青莲师太，默然对觑。

过了一阵，沈宇转身走向房中，找了一块布，将马仲昌。于得时两人的尸体，包裹起来。他虽是携带着两具尸首，仍然毫不困难地跃出客店。

青莲师太在后面跟着，不久，出得城外，她发现仍然踏行着刚才走过的道路。

又走了一阵，沈宇一径奔上乱葬岗，将马于两人的尸体处理过，回头～看，青莲师太默默在站在他后面。

她直到这时才道：“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是的，他们都帮我对付厉斜。”

青莲师太瞅着他，感到奇怪地问道：“你的交友，也算得上很杂了。”

沈宇眉头一皱，道：“我并不以交上这种朋友为耻，他们虽是黑江之人，但说得话总是算数，也没有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

青莲师太忙道：“我并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

沈宇发觉自己说得太偏激了一点儿，便也道：“在下亦相信你不至于如此。现在厉斜与我已直接发生了仇恨。从今日起，我真真正正要放手对付他啦！”

青莲师太泛起一丝希望，问道：“你敢是可以与他一拼么？”

沈宇摇摇头道：“暂时还不行，因为他的刀法，实是无法破得，但在才智上，他不一定斗得过我。”

他说完之后，便陷入沉思之中，青莲师太也不惊扰他，自己在附近查看，瞧瞧厉斜有没有跟来。”

等她查看了数遍，不曾发现厉斜已跟来的任何迹相，而回到沈宇身边时，沈宇亦从沉思中醒来，她道：“奇怪，厉斜似乎没有来。”

沈宇道：“他多半已赶去找艾琳了，或者是在约定的地方等她，哪里有空到这儿来呢！”

“但他说过，要在这三天之内，对你不利，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跟着我们，如何能把握我不在你跟前的机会面向你下手？”他深信你已作防范，所以暂时不会跟来。但这是表面上的理由，我对这整个事件，可不作这等看法，而这正也是我要与他斗一斗心机才智的地方了。”

沈宇慢慢的说，显然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青莲师太忽然泛起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沈宇和厉斜这两个年轻的男人，似乎已在当代的武林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两个角色。从现在起的武林史上，值得书写记录的一切活动，都将与他们有关，或者是因他们而发生的。

她暗自思量了一下，并不认为这个感觉荒谬无稽，相反的她发现了一些道理，这是使她作这等想法的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有一部分是超越于个人的恩怨之上，而是以武道的最高境界为目标，所以他们的影响，将比同时代的其他高手，都要广泛和深远。其次，他们都是刚刚崛起，年纪轻，活力强，纵横所及的范围，自然难以估计量度了。

青莲师太的冥思去想，被沈宇的声音驱散，只听地道：“那厉斜尚未得知你的姓名来历，便飘然而去，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值得奇怪的是他已听说你要暗算他，居然不予追究，更任得你与我在一起，难道我们身上没有长着腿么？他为何不怕我们高飞远走呢？”

青莲师太给他这一提醒，也感到十分迷惑，道：“是呀，他为何不怕我们跑掉？”

“由此可以看出，他声明在三天之内取我性命。同时又使你相信，如果你与我在一起，他就不动手。这样他只要找到我，就等如找到你了。”

青莲师太点点头道：“你说得不错。”

沈宇道：“他目下还不知你是出家人，否则他就不敢如此放心。”这与贫尼身为出家人之事，有何关联？”

“试想你既是规规矩矩的出家人，不能老在外面远留，必须返回庵寺，这样我与你分开了，他纵然找得着我，亦已失去你的影踪了。”“贫尼不必回去。”有莲师太道：“就算回去，亦须过了这三天再说。”

沈宇吃一惊，道：“这怎么可以，你们庵中没有规定么？”

“庵中虽有规定，但贫尼可以例外。”

沈宇打量她一眼，面上不禁现出为难之色。因为这位具足三戒，跳出了红尘的沙门弟子，看起来仍是那么年轻动人，尤其是她这一身装束打扮，根本看不出她是个女尼，因而在交接谈话之时，很难不把她当作一个美丽女人看待。

在这种情况下，竟要与她一同起居达三昼夜之久，虽然不至于发生什么严重问题，但若是被外人听到，无疑将招来啧啧烦言。同时，在这一个具有正常欲望的男人立场来说，这三日三夜，无异是长时间的考验和煎熬。

此所以沈宇相当吃惊，心中大感为难。

“沈施主何故如此不安？”

“我... .. 哦... .. 没什么呀！”

“贫尼虽是出家之人，但年纪已不小，自问算得是通情达理之人。”

因此沈施主纵然与相好女友见面，或者是与一些朋友谈笑之时，他们口没遮拦，你也不必放在心上，贫尼决不介意。”

沈宁心中道：“你未免太把事情往好处想了，而且你口气中，虽然好像把自己看得很老似的，其实你正是最动人的时期。”

他淡淡一笑，道：“好，咱们回城里去，但请你记着，在这三天之内，咱们须要稍改称呼，你不能被人家晓得是个出家人。”

青莲师太颌首道：“此言甚是，贫尼对此并无禁忌，只不知我们之间，应该怎样称呼才好？”

沈宇沉吟一下，道：“如果大师不反对，你就直接叫我的名字，而在下则用你那青青的假名字以相称，如果你同意了，则咱们在人前背后，俱须如此，才不致露出马脚。”

青莲师太嫣然笑道：“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

沈宇点点头，当先行下乱葬岗，他边走边道：“厉斜晓得我不会远离的，这话他在成都时，已经说过。”

“他凭什么这样说？”

“是因为艾琳的缘故。”沈宇道：“我一直也不明白他何以有此一说，直到刚才不久，我才恍然大悟。”

青莲师太甚感兴趣，道：“是不是因为知道你要阻他为恶，所以认为你不会远走？”

“不是，是为了艾琳之故。”

他向她作个含有深意的微笑，又道：“当我打算利用你对付他之时，才忽然恍悟，敢情这个家伙，早已利用女人来对付我了。”

青莲师太道：“我仍然听不懂。”

“事情是这样的，他早已瞧出我与艾琳之间，除了家门的冤仇之外，个人间仍有感情，尤其是我对艾琳。”

青莲师太道：“她曾经是你的心上人么？”

“老实说这一点还谈不上，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年纪尚幼。”

可是我们深厚纯洁的友情，欢愉美丽的往事，却使我没有法子忘记她。”

青莲师大同情地瞧着他，因为她已洞悉沈艾两家的血仇，知道沈宇无可奈何的悲惨遭遇，所以也能了解他对昔年快乐时光那种怀恋难忘的心怀。

“虽然我对她谈不上爱情，可是当厉斜以横刀夺爱的姿态，把她带走，我心中当然十分难过，因而急需想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感情在内。厉斜一定瞧出我有妒嫉的情绪，是以断定我不会独自离开成都。现在由于艾琳在此地，所以他也放心得很。”

青莲师太道：“这等手段的运用，实在可怕得很，换作是我，永远也用不上这等计谋。”

沈宇歉然道：“很对不起，我竟以这等男女之情，亵渎你的清听。”

青莲师太道：“别这样说，我身为出家之人，虽是不作兴来男女之情的这一套，但对于别人的心理，却也不妨多懂一点儿。”

沈宇道：“懂得越多，禅心就越容易放逸，所以你最好少知道这等事”

青莲师太讶道：“你对修道学禅，好像懂得不少呢！”

沈宇道：“我曾在少林寺神僧紫木大师门下习艺多年，在他老人家座下，倒也学了不少修道的诀窍。”

“原来如此。”青莲师太欣然道：“那么我们更是一家人了，你打算怎样对付厉斜呢？”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到了城内，沈宇领了她径到另一家客店拍门。这一家客店，比之早先出事的那一间可小的多了。

一名伙计出来开门，睡眼惺松，口中还嘟嘟啾啾的。及至沈宇把一小块

银子塞在他手中，他才注地清醒，人也精神以及变得和气了。

沈宇道：“我昨天已订好一个房间，是姓马的朋友来订的。”

店伙哈腰点头道：“有，有，马大爷给您老订好啦，请往这边走。”

他的眼睛却斜斜向明艳的青莲师太望去，又见他们两人，一共只有一个小包袱，别无行李，所以十分惊异。

但沈宇塞给他的银子，发生了莫大作用。他问都不问，就带他们往后送走。很快的就替他们点上灯，泡好茶，以及搬了一床干净的铺盖来，这才回去再寻好梦。

青莲师太坐在椅上，四下看了一阵，才道：“我生平还是第一次住店呢，你信不信？”

沈宇道。“我当然相信，你有什么感想么？”

“我正在想，这个房间虽是简陋得很，可是旅客经过长途跋涉，有这么一个地方睡上一觉，解除一整天的疲劳，心中一定觉得很满意，如是在大风大雨之时，有这么一处地方栖身，当然更感觉满足了。”

沈宇笑一笑，道：“你的话总是含有哲理，若是与你长久在一起，必定可以很高雅脱俗。”

他指指床铺，道：“对不起，只有这么一张床，实在不便再要一个房间了，你将就点儿睡吧，我在椅上打个盹就行了。”

青莲师太摇头道：“不，我已惯于山行露宿，往往在深山荒庙中，独行打坐到天亮，所以还是让我坐坐就行啦。”

两人你推我让，相持之下。沈宇道：“我是男人，哪有我舒舒服服睡觉，却让你一个女人家坐到天亮之理。”

“照你世俗的看法，我才是女人。”她反驳道：“其实我眼中已经没有什么男女之别了。”

“在这世俗中，你还是须得依照我们俗人的习惯。”

“这只是你的看法。”她温和但坚决地道：“在我说来，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仍然是我。”

她的态度，使人无法惹火，当然这等事情，本来应当足以令他们火光吵架。但见微知着，沈宇发现她的确有这等本领。

他放弃了争执，笑道：“好吧，咱们对坐到天亮就是了。不过三天之后，可能弄得两败俱伤，大家的精神体力，都大有耗损。”

他随手一扇，数尺外的灯光，应掌而灭。

两人在黑暗中坐了老大一会儿工夫，青莲师太道：“沈宇，你还醒着么？”

“我还醒着。”

“刚才我体味到这客店的滋味，实在很奇怪。”

“哦，你可愿说出来听听？”

“我忽然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房间内，在我们来此以前，曾经住过不知多少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所奔向的前程既不同，结果亦大有差别，想想看，这岂不是很像五光十色的焰火，只在霎时间，就归于无了。”

沈宇笑道：“你的话我不得不承认有理，可是我只想到，这个房间在以前，有没有当代共仰之人住过？将来可有比我们更高明的人来往？”

“高明又如何呢？还不是镜花水月，全当作在世上做一场梦罢了。”

沈宇没有回答，因为他亲炙过紫木大师，对于佛家教义，略有了解。所以很多问题，他都曾经想过。

他不说话，青莲师太也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沈宇道：“青青，你还是上床睡的好。”

青莲师太道：“不必啦，反正你说过，厉斜今晚不会窥视我们。”

“我只是臆测而已，事实上如何，还不知道。”

“你的臆测一定错不了。”她道：“只不知厉斜这刻在干什么？”

沈宇道：“他大概是找艾琳去了，咦，奇怪，你可听见蹄声？半夜三更还有谁在街上驰马？”

青莲师太侧耳听去，果然隐隐听到马蹄声。估计该马距此店，少说也有好几条街之遥。

她不禁笑一下，道：“你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如果你不是有着厉斜、艾琳这等对头，就算半夜里听到一群快马驰过，你也不会注意。”“沈宇道：“但艾琳和厉斜都有坐骑呀！”

“那么你要不要去瞧瞧？”

沈宇寻思了一下，才道：“说不定这是厉斜的诡计，幸而只有一匹，还不敢确定，如果有两匹马打这旁边经过，接着又分道而行，便可以断定必是他的诡计无疑。”

“何以见得呢？”

“他料我们将会认为是他与艾琳会合，经过此处。当然我们会暗中出去瞧瞧。其时双骑已分道驰去，则我们两人，势必要分开跟上去看。假如我恰好跟上他，岂不是他下手的大好机会？”

青莲师太听了这番推测，不禁目瞪口呆，道：“他如是能这样用计，我实在不能不服气了，不过此计还是有~个漏洞。”

“什么漏洞？”

“万一你所眼的那一骑，不是他而是艾琳，岂不是计谋落空。”

“他怎会落空？”沈宇立即遭：“如果我没碰上他，则必是你无疑，他对你也是欲得之而甘心，所以趁机拿下了你，亦是莫大收获。说不定他最希望获得的是你而不是我。

其次，他亦想趁机考验一了艾琳，瞧瞧她对我的态度，究竟如何？”

青莲师太不得不承认道：“这个说法极为合理，我们不去理睬他就是了。”

蹄声渐近，但声音仍然显得特别轻捷。内行之人，一听而知必是好马。

突然间又有一骑驰来，青莲师太伸手穿过方桌，推了沈宇一下。

后来的一骑，与先到的一骑会合，旋即分开，就在店外不远处，分道驰走。

青莲师太惊疑道：“正如你料的一般无二，他们果然分开了。”

“但咱们不出去，却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在外面的黑暗街道上，一黑~白两匹骏马，相会之时，只有白马上坐着有人，黑马竟然无人乘坐。

白马上的骑士，俯身在黑马头上拍了两下，接着又在马颈下的一枚铃销中，掏出一团东西，纳入怀中。

黑马掉首径行，白马上的骑士，亦勒马驰去，对近在咫尺的客店，连望也不望一眼。

这一幕随着夜色消逝，清晨朝阳满地之时，那慈云庵一名掌管马厩的尼姑，发现了艾琳的黑马，竟然在厩外游荡。

她暗吃一惊，赶快将马匹牵回厩中。

青莲师太一夜没有回庵，最感焦灼的是她的嫂子陈夫人蓝冰心。

她事前已晓得青莲师太是干什么去了，这刻见她尚未回转，心想必定是得遂心愿，大仇已报，但青莲师太亦与仇人一同化作飞灰了，是以想着想着，不由得泪下如雨。

蓝冰心悲伤哭泣了良久，突然发现有人进来。抬头望去，竟是庵主昙华师太。

她同时发现目下已经快到中午了，青莲师太尚无消息，当然是凶多吉少无疑。

昙华师太道：“夫人别哭，青莲师太大概没有事。”

蓝冰心大喜过望，满面泪痕中透出欢欣笑容，叫道：“她回来了么？”

“没有。”昙华师太道：“可是我已派人查过，昨夜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她没有回来，会不会是……”

“我认为她没有事的话，并非全无根据的。第一点，昨夜全城各地没有发生过爆炸起火之事，可见得她没有施展那毒火阵。第二点，我在她埋伏守候厉斜之处查勘过，发现曾有布阵痕迹，但此阵已经收回，板眼丝毫未乱，可见得她不是被迫收回，而是截不到厉斜，才自行收回的。”

“但她的人呢？”

“你听我说，第三点，昨夜在一家客店，有两男一女吵骂之声，有些话被人听到，尤其是到了最后，一个男子飞走之时，说的话是狠话，好像是定下了三日之约。随后那一男一女就失去踪迹，原本的两名住客，亦不见了。”

“原本的住客是什么人，你可查出来么？”

“他们都是四川黑道上相当有名的人物，颇有势力，伙店认得他们。所以我想是他们为了一个女人，发生争执，本来以这两人的来历，不该扯到青莲师太身上，无奈她恰好失踪，而练过武功能够高来高去的女人，毕竟不多。所以我想是她，亦不算离题太远。”

“那么她到哪儿去了？为何不回来通知一声？”

“她的下落未曾查出，因为你也知道，她已作俗家妇人装束，所以不大好查。不过，厉斜的下落，倒是发现了。”

“真的么？他在哪里？”

“他在西门的安旅客栈，独自占了东跨院。根据消息，他竟是独自一个人，只有一匹白色的坐骑。”

蓝冰心身子一震，道：“可是红鬃毛的白马？”

“大概是吧，啊，那是连威堡的好马么？”“是的。”蓝冰心突然泛起一个主意，口气变得平静下来，道：“奇怪的是青莲师太究竟往哪儿去了？”

“我们只好耐心等候，也许再过三天，她就会出现。”

昙华师太见她已恢复平静，当下大为安心，与她稍稍谈了几句，里返回禅房。

蓝冰心等她一走，马上梳洗收拾，作各种准备，但她并没有什么行动，一直等到将近黄昏之时，才悄然走出这座慈云庵。

她径直走向城西，不久，已到了目的地，便是那座规模还过得去的安旅客栈。

她一直行入客栈，向东跨院走过去。店中的掌柜和伙计，见她不向人探询，认为她是与客人约好而来的，便也不多事拦询。

蓝冰心踏入跨院之后，伸手整整头发和衣服，这才笔直走近上房，拨开帘子，瞧看房内。

第一间寂然无人，走到第二间时，房内已传出厉斜的声音，道：“你不是那位花名叫做翠环的姑娘么？”

“是呀！她娇媚地应道：“只有大爷你一个人么？”

“只有我~个人，你进去吧！”

蓝冰心走过去，但见厉斜穿着贴身的便装，神态闲适地坐在躺椅上。

他站了起来，举止自然而然含有潇洒的味道，蓝冰心忖道：“假如我不是为报仇而来，只怕会喜欢上这个男人，也未可知。”

她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的魅力，但正因他具有风度魅力，使她更容易行事。因为她必须设法接近他，才有机会下手。假如他是个可厌之人，蓝冰心献媚之时，势难装作得自然热烈。现在她却可以先使自己喜欢这个男人，真心地向他献媚勾搭，以达到接近的目的，态度上可以极为自然和热烈，无须假装。

蓝冰心对于衷心喜欢上这个男人而得以便利她行事这一点，固然没有想到，在相反方面的可能发展，她更没有想到。

要知蓝冰心唯一可以杀死厉斜，以达到为夫报仇目的的方法，便是利用她的美貌，向这男人献媚，可与他接近，必要时纵然献出肉体，亦在所不惜。等到已经可以与厉斜接近时，自然有极多机会，可以用她秘法的小毒刀，将他刺杀。

前面说过，蓝冰心本是正正经经的女子。除了天赋美貌之外，更有满腹才情。但她如果一见厉斜，感到他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话，则她在献媚之时，乃是昧着良心强装出来，这样自是很勉强和不自然。

但如果她认为对方仪表言谈，都很出众而感到喜欢的话，则她在设法与他接近时，便无需勉强自己，所以表现的热烈缠绵和真挚。

这等情况，对于她想接近对方的愿望，固然大有助益，增加成功的机会。然而在相反方面，假如她在交往的过程中，忽然当真爱上这个男人，那时候，她的麻烦，将比没有法子接近对方更大些。

当然她没有考虑到这种种，心中除了报仇的念头之外，就没有旁的了。

厉斜显得很感兴趣的望着她，目光肆无忌惮上下打量她，恣意欣赏她，蓝冰心道：“你不让我坐下么？”

厉斜忙道：“请坐，请坐，这是因为你突然光临，使我受宠之余，竟忘了招呼你了。”

蓝冰心盈盈落座，道：“历大爷觉得很奇怪么？”

厉斜道：“的确感到十分意外，但你可以放心，我并不是容易自作多情之人，亦不会轻易胡思乱想。”

蓝冰心嫣然笑道：“那太好了，贱妾一看就知道你是特立独行之人，一切作为，都与凡俗之人不同。”

“你如果不忙的话，”厉斜道：“我亲自泡壶好茶，以招待你这位美丽的不速之客。”

“好极了，只不知历大爷你以什么好茶待客。”

“原来她也是行家。”厉斜泛起欢喜之色，道：“在我行囊中有两种好茶，

产地不同，不知你有品尝那一种？”

蓝冰心道：“是哪两种？”

一是湖州顾渚的紫笋，一是会稽的日铸。”

蓝冰心笑一笑，道：“都可以。”

厉斜眉头一皱，道：“听你的口气，似是这两种名茶，都仅只能勉强入口，是也不是？”

蓝冰心道：“若是平日，心身闲适，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主人取出这两种名茶，呼童烹水，当此之时，可说是清福如仙，风雅之极致，贱妾岂敢小看这两种罕得的名茶。”

“但现下既非心身闲适，也不是明窗净几，风日晴和，所以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是也不是？”

“正是如此。”蓝冰心道：“目下旅邸相逢，人如萍水相遇，匆忙隔膜，只宜煮六安茶，可消垢腻，除积滞。”

厉斜不禁哑然失笑，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紫笋和日铸茶，还不足以当你品尝。”

蓝冰心道：“顾渚紫笋，天下知名。欧阳修也说过，两浙产茶，日铸第一，这两种名茶，贱妾岂敢小看，不过……”

厉斜道：“不过什么？”

蓝冰心道：“不过若是苛求一点儿，天下名茶，包括武夷雨前在内，也不及敝省雅州蒙山中顶所产的散芽石花，号称天下第一。”

厉斜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分明真是大行家，便不敢逞强，说道：“我记得天下最佳之茶，当推雀舌冰芽，何以你说蒙顶石花，推为第一？”

这话已是请教的意思，言词倒也诚恳。

蓝冰心道：“厉爷说得不错，那雀舌冰芽，确实可等极品，而且是漕司所进供直上试新的。但其时是在宋代，现在我大明朝对茶道大有精进，风味回异，所以贱妾敢推蒙顶石花为第一。”

她停顿一下，又适：“那雀舌冰芽，乃是将已是最好的细芽，再加挑剔，只取一缕芽，以珍贵精洁皿器盛装，清以清泉，光莹有如银丝。当时每一夸的价值，竟达四十万钱。厉爷当必也晓得，每一夸只能冲泡数杯而已。若论贵重值钱，实是无可匹敌的了。”

厉斜道：“如此昂贵精选的名茶，难道味道还不及别的茶么？”

“那也不是。”蓝冰心道：“宋代制茶，须杂以龙脑等名香。但此举适足以夺去茶叶本身的香味，此外，那雀舌冰芽先以水浸，其实已失真味了。是以后世名家，都觉得很不解。”

厉斜这才恍然明白，道：“这只是口味不同而已，但以我想来，先代制茶之法，果然不及现在。”

他凝目打量这个美女，似是重新对她评估。

蓝冰心笑道：“你可是觉得奇怪，像贱妾这等微贱出身，如何懂得茶道？”

厉斜道：“你既是成都大负诗名的女校书，懂得茶道，何奇之有？”

他从行囊中取出两个宛如拳头大小的白锡圆口罐，道：“这便是紫笋和日铸茶，锡缸是套口的，是以不虞泄了香味。”

蓝冰心取过一罐，打开套盖，倒了一点儿在掌心，细看之后，又小心嗅闻。最后赞美道：“此是肖州顾渚的紫笋，真是好茶。可惜没有合式的茶具，

此地亦没有佳泉，不能加以品尝。”

厉斜道：“你亦无须太过固执，如是每一样都要讲究到底，只怕一辈子也喝不上十回八回。”

蓝冰心道：“所以应该带点儿除腻消滞的六安条啊，又或者是别的中等的茶，则随时随地可以烹饮解渴。但这等上品名茶，便不可如此了。”

厉斜耸耸肩，道：“随便你吧，请问你除了茶道之外，还精于什么？”

蓝冰心给他一个甜甜的笑容，道：“贱妾虽然对饮食玩乐各种门道，都懂得不少，但专精的却可说是没有。只有服侍男人之道，颇有心得。”

厉斜眼中闪过炽热的光芒，道：“我只不知我可有试一试的资格没有？”要知服侍男人这句话，含意广泛，可以叫人想入非非。

蓝冰心道：“厉爷若是不嫌弃，贱妾自是乐于效劳。”

厉斜以单刀直人的手法，率直问道：“那么你第一步怎么做法？”

蓝冰心虽是不曾专门学过此道，可是她嫁于陈伯威之后，两情款洽，所以她也曾专心一意地服侍过陈伯威。换言之，她算得上是有经验之人，加以地冰雪聪明，大有才情，是以当真颇有心得。

她含蓄地笑道：“相公呀，这话如何说起呢？你须假我以时日，亲身体味，方能晓得。”

“这叫做尽在不言中，对不对？”

“对极了。”蓝冰心道：“男女之间，岂可事事都赤裸道破呢？”

“那你的意思，可是愿意留下来，与我在一起么？”

“是的。”蓝冰心道：“相公如无不便，贱妾不妨留下来，与相公作伴。”

厉斜道：“这敢情好，我没有有什么不便。本来我打算马上就离此他去。但为了你之故，决计且作停留。”

蓝冰心道：“贱妾跟着相公走一程，亦无不可。”

“不”厉斜摇头道：“在旅途上风尘仆仆，哪有闲情逸致呢？”

蓝冰心见他已答应了，心中暗喜。预料最迟明天晚上，一定可以有刺杀他的机会。

两人当下又谈了不少话，厉斜直说口渴，坚持要喝好茶。

蓝冰心迫不得已，只好吩咐店伙特地去买一套茶具，同时不惜高价，搜购雪白的瓷制小杯。

炉档等物，也有得讲究。但除此之外，连烧水用的炭，亦要挑选上好坚木烧制的炭。

她告诉厉斜道：“因为烹水大有讲究，称为汤候，必须急煮，使水易沸，愈速愈妙。

万一火势不够炽热，煮水良久始沸，则此水已经老熟昏钝，宁可弃去重煮，如若速沸，则此水鲜嫩风逸，不同凡响。坚木炭火性强，非此不可。”

厉斜道：“但听说煮水不可过沸，如用炽烈炭火，一转眼就沸开了，岂不是反而不美？”

“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固然水沸太过，则汤老而香散。但行家煮水，一听到有声，便须立刻打开盖子，以便观察水之老嫩。只须等到气泡升起，亦即是行家称为蟹眼之后，而水面微现波涛之时，便是恰好，即须取用。否则很快就变成鼎沸，接着沸得连声音也没有了，这时水已太老，不堪取用。”

她侃侃道来，甚是精微娴熟。

厉斜大喜道：“我遇见了你，合该有此口福。”

当下取出银子、吩咐茶房务必不惜工本，依照蓝冰心之言，办备各物。他们在客店内，整个下午，都在品茶。一边畅谈风月，十分融洽。不知不觉，已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了。

在这段时间内，沈宇和青莲师太，曾经两度经过此店门口可是由于厉篮二人，专心品茶，没有出门，是以无从碰头。

沈宇和青莲师太这一天，上午是在客店中运功调息，蓄养体力。

午时过后，两人都感到呆下去不是办法，所以稍一商量之下，都欣然同意到城内各处走走。

他们在市街走了一阵，便又到郊外去。

四川向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不但五谷肥美，即使是郊野和丘壑间，自亦无不林木鼎盛，一片青翠。

及沈宇和青莲师太到荒郊野外，登山临水，纵目骋怀，心中甚是舒畅。他们俱是修习上乘武功之士，有的是体力，不论如何跋涉，也不会感到疲倦。要知游赏风景，最怕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些人非常喜欢寻幽探胜，观山看水。但无奈先天体质太弱，后天又缺训练，以致容易疲倦不支。

到了疲困之时，纵然有甲冠天下的山水美景，亦是没法子得以从容欣赏。

他们除了体力过人之外，还有就是青莲师太那种脱俗飘逸的气质，雅谈的谈吐，也令沈宇生出了如沐春风之感。

至于青莲师太，她几乎有点儿害怕这个青年人了。起初她很欣赏沈宇的潇洒风度，以及宽厚可亲的性情。

还有就是沈宇的见解，往往平淡中含有深致，这也是最容易令人心折欣慕的特质。

所以她虽然初时心胸坦荡，并不把这个男子当作异性。她本身也不曾想到自己是个女人，但到了后来，他的吸引力，形成了男性的魅力，于是她心中开始觉醒，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女人。

不但如此，她还晓得自己在对方眼中，竟是相当动人的女人，这从他的言谈态度中，可以看出来。

到了黄昏，他们返回客店之时，那时候虽然不作兴携手而行。可是他们肩头时时碰触，形迹之亲密，使人一看而知关系不比寻常。

回到店内，分别洗澡换衣之后，便一同出去，找了一家饭庄进食。

沈宇叫了几个小菜，其中有两样是素菜，这是专为青莲师太要的。

青莲师太笑道：“想不到你倒是体贴得很呢！”

她说完这句话，马上感到十分后悔，因为这话分明是撩拨对方，叫他往男女之间的关系上想。

沈宇倒是有异状，道：“我的确是很能体贴别人，可惜我的遭遇太可悲了，以致我直到今日，还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

青莲师太忽然扑哧而笑，沈宇大感惊异，问道：“我可是说错了？”

“没有。”她还是吃吃而笑，使得鬓边的几络秀发，轻轻飘拂，平添许多妩媚风致。

“你不是说错了，而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竟忍俊不禁，真是失礼得很。”

“只不知你想起的趣事，可不可以说来听听？”

“本来我想安慰你说，现在你的境遇虽可悲，但否极泰来，你终将交上

很多好朋友，也有知心的人。所以现在虽是可悲得够瞧的，但好看的还在后面，就是最后的这一句话，使我笑起来。”

沈宇道：“我实在太愚蠢了，因为我全然听不懂你的话，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明白话中的含意。”

“我前两天与一位道侣谈话，她是北方人，大概是河南的吧！她跟我谈到一件事，最后引用一句俗语说：车前面坐着个老太太我听了大是昏惑，她才解释说，这话意思是好看的在后面。”

沈宇耸耸肩，老实地道：“在下还是不懂。”

“那位道侣解释说，在北方，闺女出阁，出门坐车，老太太照例坐在前面。所以人家说车前面坐个老太太。就是因为后面有年轻漂亮的媳妇儿，也就是好看的在后面之意。”

沈宇见她笑得嫣然有致，不禁也轻松的笑起来，说道：“闹了半天，敢情是歇后语。”

他的目光，忽然变得凝固而锐利，盯在青莲师太面上。只那么一阵工夫，已使那个美丽的女郎，感到很是惶恐不安，心弦轻颤。

沈宇徐徐道：“我真没想到，像你这么一位世外高人，竟然比常人更风趣，更洒脱。”

“这样好不好呢？”她急急问：“我可是应该庄重些？应该不苟言笑？”

“唉，人倒底是人，你虽想成佛，但还不是佛，所以还有未泯的人性。换句话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

青莲师太欢然道：“你不把我当作那些浅薄庸俗的女人看待，我甚是感激。”

沈宇若有所思地应道：“不会，你飘逸脱俗的气质，甚是能令人相对忘倦的伴侣。

而且应该表示感激的是我而不是你，因为你拿我当自己人看待，寄以腹心，无话不谈。

我这一辈子，似乎还是第一次有这等奇遇。”

青莲师太道：“你觉得人生的遇会，是不是很奇妙莫测？正如我们两个，本是八杆子也打不到在一块儿的，居然也作萍水相逢，而一见如故。”

沈宇诚恳地道：“在下正有此感。”

他那温和的眼波，倾注在对方面上，又道：“我很喜欢你有时引用一点儿俗语，那使你更为生气勃勃。”

青莲师太忍不住道：“你最好别喜欢我。”

沈宇为之一怔，接着了解她的意思，便摇摇头，道：“在下说的话全是出自内心，句句属实。”

“那更不好。”青莲师太道：“你刚才说我人性未泯，这对我一个出家人而言，亦很不好。”

他们的谈话中断了好一阵，因为饭菜端了上来。

等到堂倌走后，沈宇道：“请用饭吧，那些问题，以后再谈。”

青莲师太一时怀疑起自己这番话，会不很伤害了对方，当下不安低头吃饭。

过了一阵，沈宇道：“你心里不高兴么？”

“我，啊，没有。”她抬起头，本能地很女性化的笑一笑，道：“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

“我也不会。”

青莲师太又低头吃饭，沈宇已吃完第二碗饭，吃得差不多清光了。

他的食量并不值得奇怪，但青莲师太却瞧得很是顺眼，但觉跟他在一起，似乎胃口也好得多了。

她仍然保持一向饭量，吃完两碗，就不肯再装饭。

沈宇却毫不客气，再来一碗。

青莲师太问道：“你的饭量，一向这么好么、”沈宇摇摇头道：“那也不是，要看什么时间，跟什么人在一起。

以往我只吃三碗，有时两碗。不是我吃不下，而是吃着吃着，忽然觉得兴致索然，便懒得再吃了。”

青莲师太定睛瞧他，限波中透出一时冰冷，一时热烈的神值。可见得她内心中的情绪，波动得十分剧烈。

沈宇也发现了，讶道：“你怎么啦？”

第十五章 度春育枕下藏毒刀

青莲师太摇摇头，没有说话。

沈宇道：“你认识了我，是不是增加了许多烦恼？”青莲师大道：“是的，尤其是在今日出游之后。”沈宇道：“我实在不明白。”

要知道他心中坦荡，虽然觉着青莲师太经过这等打扮之后，很是美貌动人。但他除了欣赏的心情之外，便只有好奇心理，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内心中决计没有一点儿猥亵不正的念头。

最重要的原因，使得沈宇根本不起猥念之故，便是因为他曾是紫木大师座下的高足，饱受佛家思想熏陶，亦对佛门弟子，怀有特别的尊敬和爱护，所以他绝对不会将她当作普通女人看待。

沈宇更认为修道已久的青莲师太，凡心已泯，怎会尚有男女之见存在。故此对青莲师太之言，不是不会往这一方面想，而是不肯这么想，以致茫然困惑。

青莲师太不知就理，道：“你真的不明白？”

沈宇道：“真的。”

心中想道，如果是别的女人这样说，我又不是傻瓜，当然懂得，但你可不同了。

青莲师太道：“好，我告诉你。今日的外游，说来罪过，我竟感到很快乐。”

“原来如此。”沈宇道：“佛家讲究的是六根清静，七情六欲，必须尽断。你既有欢乐，便是损了清静禅心，所以觉得烦恼，我说得可对？”

“完全不对。”青莲师太有点儿老羞成怒的味道，道：“你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这才是我最大的烦恼。”

沈宇心头一震，不敢答腔。青莲师太道：“我本来跟男人在一起，都能自在无碍，从不想到自己是个女人。但你瞧，我与你在一起，却恢复女性的意识，岂不可怕？”

沈宇心中百分之百承认十分可怕，因为她不说还可，这一说破，他就不由得把她当作女人看了。

普天之下，男人看女人，除了有特殊情况，例如是至亲，或者年纪太老，身有残疾等等之外，无不多多少少含有色情的意味在内。这色情二字，听起来似是不妥，但事实即是事实，基于宇宙中异性相吸的原则，原是合乎天性的现象。

只要这种色情意味，能受到适当的控制，或是升华为更高级的情绪如友谊、仁爱等，就将化腐朽为神奇，成为高贵伟大的情操了。归根结底，男人看女人，那印象总是下意识地先在情欲中通过，然后才归类到其他的情操中。

严格说来，这样才算是正常。

并且这也是男人决定对待这个女人的态度的依据。

但求在行为和态度上，没有错失，就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沈宇现在对青莲师大的态度和行为，仍然未有错失。虽然他已胆敢用平常看女人的心情去看这位女尼。好在正如上文分析，以含有色情的眼光看女人，并非罪恶，亦非过错。

这个理论，以前亦有人说过，在某地的一座城隍庙，有一副对联，写的是：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终古少完人。”

下联专论淫行的罪恶，认为必须问有无犯淫之事实，而不问心中想法。换言之，一个男人的心中，虽然对一个女人有非份之想，但如果他没有付诸行动，仍然不算有罪。

假如想一想，就算是罪恶的话，则从古到今，世上便少有人格完美的人了。

不过沈宇的情形，略有不同。他本是生怕亵渎了佛教的计，所以拒绝把青莲师太当作女人看待。

殊不知对方先有了男女之分，所以他才敢承认她是个女人。

他沉默了一阵，突然恢复了自信，微微笑道：“咱们别谈这个，若是给厉斜听见，准会被他笑死。”

青莲师太道：“我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回到客店中，希望你替我另外开一个房间，只要紧贴着你的房间，我便可以随时赶过去。”沈宇忙道：“咱们不妨再计议一番，原先你是怕厉斜在三日之内，取我性命，是以紧紧陪着我。因为他说过你在旁边之时，他便不动手。”

青莲师太道：“是呀，但现在我想通了，他又不是三头六臂，如何能在无声无息之中，杀得死你？所以我若是住在你隔壁房间，还是一样。”

沈宇道：“他根本杀不了我，本来我们想将计就计，反击他一记。但现在不妨改变计划，你回庵里不要再出来，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为世除害，你杀兄之仇，亦得以报却了。”

“我不回去。”她坚决地道：“只要不和你同居一室，便不致有什么危险。”

沈宇不禁苦笑一下，忖道：“你就算与我同榻而眠，也不会有危险，除非你不是女尼身份，而又两厢情愿，方有危险。但那时候亦不能称为危险，而是一段香艳风流的插曲。”

他不再说下去，这时两人都吃饱了，便结帐离开这间饭庄。

在回客店的路上，他们再经过厉斜、蓝冰心所居的客店，他们在门口行过之时，沈宇还扭头向客店内张望了好几眼。

他道：“厉斜不知道落脚在哪里，假如我的朋友未曾遇害，只消一盏热茶工夫，就可以打听出来。”

青莲师太道：“原来你是瞧瞧会不会碰见厉斜，但你知道他在哪里的话，又有何用？你反正目前还打不过他。”

他们走到所居的客店时，青莲师太还在追问道：“你什么时候才赢得了他呢？”

沈宇道：“别忙，我先替你找个房间，你不是要我这样做么？”

青莲师太道：“是的，但你要把事情弄得很自然才行。”

沈宇点点头，入店后径向掌柜问道：“还有没有房间？”

那掌柜忙道：“有，有，客官要多少间？”

青莲师太但觉心头一沉，失望之情，涌上胸际。她真想发言阻止沈宇，可是这话却说不出口。

沈宇安静地道：“要一间就够了。”

青莲师太突然恨起沈宇来。她恨的是他能够那么安静，对她自己的搬开一事，似是毫不介意。

掌柜的道：“上房只剩一间，别的房间，还有好几间空着。”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沈宇道：“我要的房间，必须在我们原先那间隔壁，不拘左右，紧靠着就行啦！”

那掌柜的皱起眉头，摇头道：“这就没有啦，现在空出来的上房，还是在别个院子内的，只不知贵友能不能屈驾？”

他向门口望去，却不见有人，心中颇感讶异，顺口又遭：“客官何不请贵友进来，前去瞧瞧？说不定贵友认为可以。”

由于沈宇与青莲师太昨夜已共宿了一宵，所以这位掌柜的，做梦也没想到另要房间的，就是这一个美妇。

沈宇亦不说破，摇头坚持道：“我可以多出点房钱，你想想办法。”

掌柜的双手一摊，道：“实在没有法子，还望客官见谅。”

沈宇点点头，道：“好，我先回房去，你再想想看，如果可以，就来通知我，我出四倍的房钱。”

他回头拉了青莲师太，态度亲昵地回房去了。

回到房中，青莲师太低低问道：“你认为他们腾得出腾不出房间？”

沈宇道：“恐怕不行，他纵是向人家商量，愿意免费招待人家一夜，但搬来搬去很是麻烦，人家只怕不答应。”

他潇洒地笑了笑，又道：“如果腾不出房间，你打算怎样？”

“我不知道。”青莲师太道：“如果又整夜打坐，到底不妥，假如你肯上床睡觉，我在椅上躺躺，就一切都解决了。”

沈宇道：“如果只为了床铺，那就不难解决啦，我叫伙计搬一张床来，轻而易举，大家都可以安睡。”

“不，不行。”青莲师太反对道：“人家会想，我们昨夜里是怎样题的呢？”

“管他想什么，咱们睡咱们的。”

“不，这样我太丢面子了。”

沈宇愕然失笑，道：“这有什么失面子的？”

“人家以为你不喜欢与我一道睡呀！”

沈宇听了这等不成理由的理由，只好耸耸肩，不再说话。接着他就动手搬椅，拼在一起，准备睡觉。

但椅子又被青莲师太搬回原位，她道：“等一等，那掌柜的还要进来，给他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他们正为床铺之事缠扯不清之时，在另一间客店内，厉斜与蓝冰心，却十分顺利地睡在一张床上。

房内的灯已捻暗，帐子也垂下了。蓝冰心在这个男人强有力的搂抱中，但觉浑身发软发热。

事实上她亦挣不脱厉斜的两条铁臂。

厉斜伸手为她解衣，但这个动作只作了一半，就忽然中止。

蓝冰心感到对方的目光，锐利如剑般瞧着自己，无端端一阵心慌。于是赶快回想一下，瞧瞧自己那~点露出了马脚没有。

只听厉斜道：“咱们在此度春宵，你不反对吧？”

蓝冰心堆起一个笑容，轻轻道：“为什么你要问呢？”

“因为我记起最难消受美人恩的诗句，像你这等美女，具有人见人迷的勉力，复又精通文学，旁及茶经酒谱，正是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岂会受人冷落，以致送到我床上来呢？”

“你敢是疑惑妾身是骗子之流么？”

“我虽然没有这样想，但却认为其中必有原因。”

“你希望有原因呢？抑是没有的好？”

厉斜想了一下，才道：“当然最好的是你当真对我一见钟情。可惜的是此是事实问题，并非希望或不希望，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好，我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怀有一个目的。”

“唉，既是事实，也是没有法子之事，请问你对我有什么目的？”“我想了解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厉斜凝目寻思了一会儿，才道：“翠环，虽然你是有名的女校书，并非一般的闺女，所以咱们纵然共宿一宵，你不至于会怎样。可是，我却不愿意这样想法。”

蓝冰心见他一本正经的说，而且双手亦按兵不动，绝无轻薄的动作，心下大讶，忍不住问道：“你的想法又如何呢？”

“我的想法，也许你会加以嗤笑，认为太过迂腐。”

“请说出来听听。”

“我的想法是，你如果认为我还可以，就须得正式嫁与我为妻，从此之后，正正经经，安安份份的做个贤妻良母。不然的话，咱们就缘尽于此。”

蓝冰心摇头辄然笑道：“你不觉得这话说得太早了么？你还不深知我的为人性情，便肯娶我为妻么？何况我已非黄花闺女之身，你肯娶一个历尽沧桑的女人么？”

“我如果不肯，何必说出来？当然我并非今夜就娶你为妻，咱们总得相处一些时候，看看合得来合不来，然后作最后决定。在未决定以前，咱们就是同睡一榻，亦不可以逾越最后的礼防。”

他说得很诚恳真挚，蓝冰心不禁怔住了，忖道：“此人虽然残酷嗜杀，可是在男女关系上，却是个正人君子，而且他明明认为我是一名高级的女妓，却不以为嫌，仍愿作长久的打算。可见得他心中已对我甚是钟情深爱。唉，这个人是怎么搅的？他究竟是个好人呢？抑是魔鬼？”

厉斜放开她，在她面颊上摸了一把，道：“若是你一进门时，就与我上床。老实说我就不会跟你说这些话了。换言之，你的温柔性情，天生丽质，

以及胸中的才学，都使我十分倾心。”

“倾心得愿意娶我为妻室么？”

“不错。但老实说，我们仍须假以时日，我要找出你的弱点，这是人人都会有的，然后我试试看能不能容忍。如果可以，方能娶你，如果不能容忍，那还是不成。你亦须这样做法，以免终身遗憾。”蓝冰心由衷地赞美道：“这个想法，真是新颖独到，而又千稳万妥。从今而后，我们纵然分开，我仍然永远不会忘记你。”

蓝冰心眼中含着崇拜敬佩的光芒，使厉斜感到十分满足和骄傲。

他第一次体味到伟大的情操所激起的愉悦快慰，竟是这般灿烂光辉，宛如天上的彩霞一般，完美无缺，比任何快乐，都更为丰富和满足。他拉开棉被替她和自己盖上，接着便凝视着帐顶，陷入沉思之中。他从快慰中恢复了平静，便不禁抚然若有所失，忖道：“这就是行善之乐的一种啦！我既然尝过这等滋味，心中种下善报，以后只怕永远硬不起心肠，做一个断爱绝情之人。这么一来，我也永远不能达到魔刀的极峰境界了，也就是说，我永远不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啦！”蓝冰心侧转身子贴向他，伸手搂住他，柔声道：“你在想什么呢？”

“我正在想善恶的问题。”厉斜随口答，事实上他的思想也当真触及善与恶的问题。

蓝冰心大感兴趣，问道：“为什么牵涉善与恶呢？”

“因为很多人说我是恶人，我自己也不否认。但我却不能彻底的做一个恶人，有时做点儿善事，心中便会感觉到所谓行善之乐，这真是很糟糕的事。”

蓝冰心很感兴趣地倾听，眼睛睁得很大。

厉斜又遭：“例如我有一个敌人，叫做沈宇。”

蓝冰心听他提起沈宇，更觉得有意思了，故意插口道：“沈宇是什么人？”

“是个年轻小伙子，但你不必管他与我如何结仇，反正我须得杀死他。”

“你可曾杀死了他？”

厉斜摇头，道：“如果已经杀死，还说什么。”

“对，我问得真愚蠢。”

“沈宇也懂得武功，但却不是我的敌手，我们碰头过几次，其实我都有杀他的机会，但我却没有下手，你可知道是何缘故？”

“我不知道，是不是嫌他武功太差了？”

“不是，他的武功与我尚可一拼，放眼天下，已是少有的敌手了，所以杀死他，并不至于嫌他污了我的宝刀。我不杀他之故，说来好笑，却为了可怜他。几日前我自己也不承认是为了此故，但刚才忽然想及，方知道我其实是为了可怜他，才没有下手。”

“你既是可怜他，这便是善心使然，可见得你自己没说错，你不是彻底的坏人，但你为什么要可怜他？”“因为他自己简直不要活下去了。”

“什么？我听不懂。”

“他陷入一种很尴尬和悲哀的境地中，而迫得他心灰意冷，不想活在人世。但我不杀他，并非为了怕遂了他心愿，而是怜悯他的遭遇。”

“原来如此，那么你把他忘记就是了。”

“不，不行，他是我唯一的劲敌。所以我必须设法激起他的斗志，也就是说，使他不再灰心消沉，因而不想死亡，这时，我与他决斗，才有意思。”

蓝冰心忖道：“日后我见到沈宇，一定把这话告诉他。”

在她想来，沈宇但须在厉斜面前时，装出不想活的样子，就可能免去杀身之厄，这是轻而一举之事。

他们沉默下来，各想心事。过了老大一会儿工夫，蓝冰心低低道：“你睡着了没有？”

“没有。”厉斜回答。

蓝冰心道：“我也睡不着。”

“为什么呢？”

“还用说么？都是为了你的原故。”

“我没有对你做什么呀？”

“我知道，正因为你没有做任何事，才使得我……”

厉斜爆发出笑声，道：“那么你的意思，竟是要我对你做些事情了。”

厉斜含有双关意思的话，莫说是过来人的蓝冰心，即使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也听得懂。

蓝冰心忙道：“别这样说，也不要开玩笑，我心中的烦恼和痛苦，实在无法形容。”

厉斜想了一下，才道：“我反正不是好人，也永远不会变为好人，何必被几俗之见所拘束，而让这春宵虚度，来，别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们且尽情享受。”

他翻身把对方压在下面，又笑着道：“想来你也乐意作片刻之欢，对也不对？”

蓝冰心没有作声，亦没有一点儿反抗的迹相。厉斜动手为她觉衣解带，她也全无反应，完全是摆出一副任君宰割的样子。

厉斜忽然停手，讶道：“你干吗伤心流泪？”

蓝冰心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没有，没有什么。”

厉斜道：“九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就继续动手了。”

蓝冰心道：“假如我反对呢？”

厉斜道：“现在反对也太迟啦！”

蓝冰心道：“若果你不顾我的反对侵犯了我，我虽奈何依不得，但我永远不会嫁给你啦！”

厉斜道：“那是以后的事。”

厉斜耸耸肩，又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他再动手为她解衣，直到已经身无寸缕，他才躺在一旁，透一口气，道：“我不喜欢匆忙，所以先休息一下。”

蓝冰心一只手移到枕下，碰触到冰冷坚硬的刀柄，那是她随身所带的淬毒小刀，早已藏在枕下。

她心中一阵黯然，忖道：“如果他不侵犯我，一直保持起初的态度，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杀他么于心不忍，不杀他么对不起死去的丈夫。现在可好了，他既然不是真心待我，我先为夫报仇，别的事暂且放在一旁。”

她抽出毒刀，冷静稳定地从被窝中滑过，刀尖指向厉斜的小腹，缓缓伸过去。她同时利用身子转侧时的动作，掩护毒刀的移动。

当她的毒刀锻上部位，可以刺出之时，突然间腕上一阵剧痛。好像被巨大的螯钳看似的，分寸亦难移动。

厉斜眼睛望着帐顶，冷冷道：“这真是很煞风景的事，在温暖的棉被之

中，除了一具赤裸香滑的肉体之外，还有一把毒刀。”

蓝冰心咬牙忍受着腕上的剧疼，道：“你早已知道了，是不？”

厉斜道：“不论我知与不知，只要你的毒刀放在枕下，我就能察觉那阵微微的腥臭。

何况以你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手慢力弱，只要刀尖一碰到我的皮肤，我仍有足够的时间运功抵御，当然你将在同时之间，被我击毙。”

蓝冰心感到热泪沿着玉颊淌流下来，不仅只是手腕剧疼，同时也因为自己的无能，还有就是这个男人，分明老早就洞悉了她的阴谋，所以刚才的情话，一句也不能当真。

厉斜收回一部分指力，但仍然足够使蓝冰心动弹不得。他问道：“你有什么好伤心的？伤心的应该是我才对。试想我们相谈甚欢，要好了半天，而结果你还是把刀子拿出来杀我，我还未责备你，而你尽然好像很伤心地哭起来了，你的眼泪竟是这般不值钱的么？”

蓝冰心没有回答，心想道：“你原本是假装与我要好，当然不会伤心啦！”

厉斜等了一阵，才又道：“我这回放你走，你是不是从此就不找我麻烦了昵？”

蓝冰心道：“我不知道。”

厉斜五指巧妙地一转，已把那口毒刀抢过手中，拿出来瞧了一瞧，又在鼻子上喷一下，皱皱眉头，随手一挥，那口毒刀迅急飞射出去；夺的一声，插在床尾的柱上。

厉斜道：“好毒的刀，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毒的刀子了。”

蓝冰心全身已恢复自由，但她仍然动也不动，僵木地躺着。不但她的身体如此，连她的思想，也好像停止了。

厉斜道：“我昨天抵达此城时，就接到消息，知道陈伯威的未亡人，要为夫报仇。

但老实说，我真没想到你如此年轻美丽，我起初以为一定是个四十多岁，十分悍泼的女人呢，甚至我们一同消磨了许多时间之后，我还不肯肯定不是你，直到...”

他见蓝冰心毫无反应，话声更然而止，皱眉瞧着她，道：“现在只有我才有权不高兴，而你居然好像很不高兴，岂不奇怪？”

蓝冰心根本不理睬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这一下可激起了厉斜的怒气，他一下子掀掉棉被，忿然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棉被一掀掉，这个妙龄少妇赤裸的胴体，马上呈现在他眼前，白皙的肌肤，在灯光下反映出眩目的光辉。

蓝冰心的目光，从帐顶缓缓移到他面上，仍不开口。

厉斜一伸手，捏住她细细的粉颈，恶声道：“你想死还不容易？”

他这话亦是实情，只要他指力一扭，这个美妙的颈骨马上得折断。就像拗折一根枯木那般容易。”

但厉斜没有发力，而蓝冰心也没有惧色。

他心中泛起了无可奈何之感，对于一个这样的美女，又全然没有抵抗能力，他真是不知如何才下得毒手。他不知不觉喃喃道：“我总有法子使你畏惧。”

蓝冰心冷冷道：“那你就试试看。”

厉斜脑筋急转，一连掠过七八个办法。但他都予以否决了。因为那都是对付一般的人，或是武林人的办法。

突然间一个怪诞的想法，闪现在心头，他迅快地忖道：“我不但要占有她，而且~直把她留在身边，直到她有一天禁不住爱上我之时，我便一脚把她踢走。”

念头转到此处，他面上禁不住泛起了残酷的笑容，眼中也射出了邪恶的光芒。蓝冰心见了，一时芳心大震。她原是聪明机警，见识高超的女子，~望之下，知道自己的想法，迫使这个男人，将采取一种邪恶的手段。这还不要紧，最可虑的是大凡是一个人做过某一种恶事之后，往往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这才是她深深感到严重的。

因为她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男人，眼中射出这种邪恶的光芒。蓝冰心本性纯真善良，一旦看到厉斜有坠入邪恶的危险时，她一则不得不为以后可能受害的人，特别是女人着想。

二则为了厉斜，亦是于心不忍。

但她无拳无勇，亦无办法可以抗拒，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的智慧，而用言语发挥此一力量。

她一方面使自己冷静下来，冷静的如同置身事外一般。另一方面，则迅速地考虑此一局势，假设各种可以解决的办法。

首先必须使对方说出他的意向，这是使模糊的思想，变得具体和有条件的最佳方法。

如果仍然含糊，则他决计不能用言语表达。这也是令人恢复理智的第一步工作，有些人往往凭一时冲动，而作出某一件事，而付诸事实，他自家根本不明白这个冲动的得失利害，抱着干了再说的想法。大凡是在这种糊混不清的冲动下做的事，十之八九，会铸成大错的。

蓝冰心以冷冷的声调，却是激将的手法，道：“你敢不敢告诉我，你打算怎样做？”

厉斜道：“我先与你欢乐~番，当然你感不感到快乐，那是另~回事。”

蓝冰心道：“哦，你打算占有我的身体，是也不是？”

厉斜道：“不错，你反对不反对？”

蓝冰心道：“目下谈不到反对与否，只不知你大欲得偿了之后，便又如何？”

厉斜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蓝冰心道：“我知道了，你玩过我之后，就把我弄死，或者丢到一边，永不理睬我。”

厉斜道：“你猜错了。”

他把捏住她玉颈的手往下面滑动，恣意地抚摸她那富有弹性的肌肉，接着又道：“我玩过你之后，还把你带在身边，好让你有机会暗杀我。直到你自认失败，咱们再谈下一步。”

蓝冰心极力装出对这个男人的捏模全然无动于衷的样子，事实上她也是血肉之躯，当然不能没有反应。

她依然冷淡地道：“那很好，虽然我已不打算暗杀你，但我愿意跟随你，看你有一个怎样的下场！”

厉斜道：“你说谎，你岂肯放弃暗杀我之心？难道你不打算为夫报仇了么？”

蓝冰心道：“我已经尽力试过，却失败了。可见得报仇之举，实是超乎我能力之外，所以我已没有责任啦！”

“哈！哈！”他仰天而笑，道：“这等道理，听来倒是新鲜不过。”他这时已停止了抚摸她的动作，甚至眼睛已离开了她的身体。因为这短短几句的交谈，的确使他恢复了理智，不由得记起了艾琳，于是，也就想到有一个困难，使他不能实现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计划。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如果他实在想得到艾琳的话，则身边岂可有一个像蓝冰心这种累赘？再说艾琳给他的密信中，曾经提到此女身世堪怜，务请宽大善待的话。

假如他此刻玩了她，若被艾琳得知，岂不是一切告吹？上面的想法，是基于利害得失所作的分析。在感情上，当蓝冰心宣布放弃报仇时，他就大为心软，不想伤害她了。因为这个女人，是如此温柔美貌，又富于才情，与他曾经谈得十分投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情感。所以在感情上，他亦不愿伤害她。

厉斜双眉紧紧皱起，很不高兴地道：“起来把衣服穿上。”

蓝冰心道：“什么？把衣服穿上？”

厉斜不悦地道：“还要我说几遍才听得明白？”

蓝冰心一点儿也不紧张害怕，因为尽管厉斜似乎很不高兴，但他眼中的邪恶光芒，已经消失了。

她仍然躺着不动，问道：“你为何突然不要我了？”

厉斜出现凶狠的表情，道：“你自愿把肉体送给我享受的话，我可不拒绝。但玩过之后，咱们各走各路，你休想得到好处。”

蓝冰心道：“你是不是希望我自愿送上门呢？”

厉斜不由得目盯凝视着她，心中大为疑惑。敢情这等情况之下，她的确好像是希望与他玩玩。

心念转动下，厉斜缓缓的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蓝冰心笑一笑道：“我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打算起身，穿上衣服离开这里，永远不想报仇之事，你瞧好不好？”

他也坦白地回答道：“这样最好，你的动作快一点儿，我不喜欢受你的引诱。”

蓝冰心穿起衣服时速度很快，转眼就把动人的胴体藏在衣物中。

她走出房外，回头望着探头出来的男人，道：“告诉我，你除了不忍伤害我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使你变为一个君子？”

厉斜心想，关于艾琳之事，当然不可说出。但另一个理由，却不妨告诉她，于是说道：“我不喜欢女色，尤其是床第间片刻之欢，将使我武力进境，受到妨碍。”

蓝冰心释然地笑一下，道：“我会永远记得你，但自家也不知是爱是恨！”

厉斜仰天一笑，走上来拥住她的纤腰向门口走去，一面道：“这样最好了，爱中有恨，恨中有爱。也许有一天，我会帮你忙，那时你又多了一种感激之情。”

蓝冰心伸手拉开门房，但却回顾凝视着他，过了一会儿，才道：“请你不要杀人。”

厉斜没有作声，蓝冰心又柔声道：“不要杀人，因为你获得的满足和快意，决抵不过很多人的痛苦和伤心...”

她的话声未完，人已跨出房外，接着走入黑暗中，不久，就传来前面店

门开关的声响。

但她的话，却一直在他耳边萦绕回响，直到他踏过黑暗中无数屋脊，跃落在沈宇他们的房门外，尚未消失。

房内灯火熄灭，一片黑漆。厉斜着看门外一个记号，便知沈宇和青青都在房内。看这情形，沈宇与青青，当然已经发生了关系。

门上的记号，是一名店伙留下的。厉斜发了一笔银子，就布下了这一个就近监视的眼线。

他运动查听房内的声息，果然听到房内，有两个人的呼吸声，当下甚为满意，转身跃上屋顶，施展夜行功夫，返回客店安寝。

但在黑漆漆的房间内，沈宇和青莲师太，根本没有人睡。

沈宇轻轻道：“厉斜已经离开啦！”

青莲师太道：“他竟不窥看或者潜入房来，便离开了，岂不奇怪？”

沈宇道：“他已经运功查听过咱们的呼吸声，确知咱们真的都在这个房间内，才走开的。”

他们一同坐在桌子两边的椅上，大有彻夜不寐的意思，因为谁也不肯独据床榻，舒服地睡觉而让另一个坐到天亮。

青莲师太道：“你的江湖门槛，好像精得很呢？”

沈宇道：“你过奖啦，这也算不了什么。”

青莲师太道：“但你提到过当初结识马仲景和于得时两人时，乃是以黑道中盗窃的切口，与他们交谈认识的。这等切口，相信很多老江湖，也不懂得。”

沈宇道：“我是从一本书中学会的。”

青莲师太道：“那是什么书？借给我瞧一瞧行不行？”

沈宇道：“不行，因为那是刻在石头上的。”

青莲师太大感意外，问道：“真的刻在石上的？为什么这种黑道玩艺，也要刻在石上？好像是打算传之后世的经典一般？”

沈宇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不想被人带走的缘故吧？”

他说话时，一面伸手在脚上摸索，接着撩起裤管，从靴筒内取出一把短刀，连皮鞘一齐取出，鞘上的翡翠宝石，因是在黑暗中，看不出来，及至沈宇点上灯火，受时闪耀出一片光华。

青莲师太接过来，反复检视过，又把短刀拔出鞘，但见微弯的刀刃，精光四射，显然锋快无匹。

青莲师太问道：“这是什么刀？看来既锋快又名贵，定非凡品，相信可以吹毛过发，截金断玉。”

沈宇道：“此刀的名称十分特别，所以等闲之人大概不愿得到它，它名为奇祸，你听过没有？”

“没有。”青莲师太摇摇头，这时房内甚是温暖，而他们又都没有脱去外衣，是以她双颊红润，大有娇媚之致。“我没有听过，而我也劝你丢掉它。”

沈宇点头道：“谁也不喜欢将一把叫做奇祸的刀子，带在身边，好在我本身就不是吉祥之人，所以带着也不打紧。”

青莲师太道：“话不是这么说，此刀既有此名，定然有过这等可怕的历史，才会起这样的名称。”

沈宇道：“这奇祸之名，据石经记载，是因为此刀尺寸大短，难当大用。偏又锋快莫匹，无坚不摧。是以带在身上，唯一的用处，是在于一旦为敌人

所厄，行将败亡之时，使出两败俱伤招式，拔出此刀，攻击敌人。由于此刀之锋快，敌方的刀剑，遇者摧折，故此定能如愿。但正如刚才所说，此刀尺寸太短，所以纵然能够伤敌，可是自己亦势所不免于难。于是这一把宝刀，就定名为奇祸，据说已有好几个得主，仗此刀威力，与敌人同归于尽。”

青莲师太倒抽一口冷气，道：“这样说来，此刀实是凶物。”

她把刀归了鞘，然后还给沈宇，又道：“你最好不要佩带此刀。”

沈宇道：“不行，我正为此刀找寻真正的主人。”

青莲师太道：“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宇道：“这把奇祸刀虽是在我手中，但我不是它的主人。据那石经上载，此刀属于两蜀杜豪世代相传之宝。把此刀送还给杜家之人，将会得到极丰厚的酬劳。所以我正在寻觅它的主人。”

青莲师太道：“两蜀杜家原是著名的武林世家，不过已经势微了近百年之久，好像这~家派，已经消失了，你没有到锦阳访寻么？”沈宇道：“谁说没有？但锦阳当地之人，甚至已不知道有这么曾在武林中占一席位的杜家。后来得到一点儿线索，一直访到成都。”青莲师太道：“如果杜家已经香火断绝，你找也没用。即使杜家尚有后裔，但衰落到这等地步，你将此刀给了他们，亦不能获得什么酬报。”

沈宇道：“不，杜家后人如果得到此刀，就有法子起出一个先代的窟藏，顿时成为巨富。”

青莲师太道：“你要钱干什么？你想要多少？”

沈宇忙道：“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非想得到金钱。”

青莲师太叹一口气，道：“这才糟糕呢！如果你想得到金钱，我就可以为你办到。

你不要钱，问题才严重。”

沈宇不能不承认她的话有理，道：“你说得甚是。”

青莲师太道：“你既不为金钱，是为什么？”

沈宇道：“杜家在武林中，是以刀法见长，我交还此刀，可以学得他杜家的秘传刀法。”

青莲师太道：“杜家的刀法，不见得很高明，你学来作什么？”

沈宇道：“在石经上说，杜家的刀法，虽然共有十几套之多，但皆是从一招中创生衍化而成。那原始的一刀，深奥博大，杜家多少代以来，从来无人能够施展。这一口奇祸刀，却可以换取这一招。”青莲师太道：“哦，你此举仍然是针对魔刀而做的了。”

沈宇道：“正是，我唯有求得杜家最原始的那一招，也许可以破得宇文登秘传的魔刀。你可知道，宇文登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每一招都非常简单朴实，毫无花巧，根本不能称之为魔刀。”

青莲师太道：“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小时候，亲自听徐伯伯讲过魔刀的奥妙。徐伯伯就是神机子徐通，你自然亦听过他老人家的声名啦！”

沈宇忙道：“我当然听过啦，他老人家究竟仙去了没有？”

青莲师太道：“据我所知，他老人家已归道山，可是没有人见过他的尸体，以他的年龄来说，亦不算太老。加上他为人行事，往往叫人莫测高深。所以我不敢肯定他是已经死了呢？抑是尚在人间？”沈宇道：“厉斜正要找他，你可知道？”

青莲师太道：“我知道，他为了要寻找宇文登留下的刀经，也就是化绚

烂为平淡，已达上乘境界的那一招刀法，所以要找徐伯伯。据说天下之间，徐伯伯是仅余的与宇文登有过来往之人。当时其实徐伯伯年纪还很轻。可是他的雄才大智，却使他能与一代魔王宇文登相交。”

沈宇道：“他究竟晓不晓得宇文登的无上心法的藏处呢？”

她以不大肯定的语气，道：“大概晓得吧？”

顿了一顿，青莲师太又接着道：“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对你说过么？他老人家的事情，总是高深莫测的。”

沈宇沉吟一下，才道：“他恐怕也会知道，他可是住在巫山中。”青莲师太道：“是的，但你千万别前往，因为他这样吩咐过我们。

如果违背他命令之人，定必困死山中，这是他说的，绝不会错。”

沈宇坦白地道：“假如厉斜前往，我非跟去不行。”

青莲师太道：“为什么？”

沈宇道：“因为他此行的结果，不外两途，一是正如徐前辈的遗言，困死于山中。

若是如此，我虽亦不免一死，但他亦一样丢了性命，我根本无须挂虑对付他之事了。第二个可能是，他找到徐前辈的人或遗骸，或者找到了宇文登遗下的刀法，我尚可趁他未曾修习之前，与他作一次决斗。”

他拍拍那把奇祸刀，又遭：“那时此刀将派上用场，与他来个同归于尽。”

青莲师太对神机子徐通万分崇信，是以认定他们如果前去的话，决计不可能生还，是以对于沈宇的决定，简直焦虑很难以形容。

在灯光下，青莲师太能够清楚地看见沈宇坚决的神色，心知他已下了莫大的决心，非跟随厉斜到巫山不可。这决不是用言语就可以劝得动他的，当下定一定神，极力不让忧虑乱了方寸。

她只一转念间，竟忽然想出两个阻挠他的方法。当下说道：“厉斜固然是天下武林一大忧患，非对付他不可，但你自身的含冤，父亲的惨死，难道不重要么？”

沈宇愣了一下，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青莲师太道：“我昨天晚上，也曾提到过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一些奇怪隐秘之事。

像你父亲这种特别的情况，也许从他那儿，可以得到答案。”

沈宇连忙问道：“这人是谁？”

青莲师太道：“这人也是个女的，姓江名彩霞，与徐伯伯渊源极深，但她却不是好人，因为她原是巫山神女的属下。”

沈宇了解地哦了一声，道：“原来是巫山神女的属下，那当然不是好人了。记得有一次，我听先父与家师闲谈，不知何故提起了巫山神女，因而对她的底细，我大略也知道。还有就是据先父他们推测，美貌淫荡的巫山神女，后半生居然闭门隐居，不出世为恶，乃是天机子徐前辈的功劳。”

青莲师太叹口气，道：“是的，所以徐伯伯才会在巫山呀，至于那个江彩霞，也是长得十分美貌，而且聪明绝顶，记忆力特强，因此，她所识得的武功绝学，恐怕当世很少人可以与她相比的了。当然她只是识得而已，并不是都修习过。”

沈宇道：“她与我的不幸，有什么关系呢？”青莲师太道：“她可能知道令尊何故性情大变，因为她从十三四岁时起，就放浪形骸，与她相好过的武林人物，正邪都有，真是屈指难数。所以如果她猜不出内中原委的话，恐怕就

再没有别人办得到了。”

沈宇却记起胡玉真与他说的话，她临别之时曾对他提及起她的家世和父亲，她家本是武林名宿，到她祖父及父亲，曾投效军旅，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解组林下，她祖父去世之后，她父亲却以为世间打抱不平为己志，所以知道了人间千万不平之事。大概也由于此故，辗转得知厉斜继承了魔刀绝学之事，故此急急访寻一个资质过人之士，授以进修上乘武功之道，以便将来对抗厉斜，或是其他可怕的大恶人。因此，胡玉真在这种情况下，许配与阳谷谢家的独生子谢辰。

他想起这件事，便是由于胡玉真说过，她父亲晓得许许多多秘密，都是从来无人得悉的。故此假如那巫山神女的属下江彩霞不晓得的话，也许他应该去向胡玉真的父亲访查一下。

这个想法，他没有说出来，只问道：“江彩霞现在还在巫山么？有多大年纪了？”

青莲师太道：“大约是五十岁左右吧，她老早已不在巫山啦，因为巫山神女很不满意她对徐伯伯的态度。”

沈宇道：“原来如此，那么她现在在哪儿？”

青莲师太道：“她在江湖中闯了不久，不知如何竟嫁给一位已获爵衔的将军，听说还生了儿子，现在在阳谷县。”

沈宇吃了一惊，道：“她的丈夫可是姓谢？”

青莲师太道：“是呀，你认识谢家么？他们家传的修罗密手，乃是武林绝艺之一。

现在由江彩霞带去了毒龙枪法和许许多多奇功秘艺，恐怕更不得了。”

沈宇摇摇头道：“我不认识谢家。”

青莲师太道：“这真是有点儿奇怪，你不认识他们，却晓得是谢家。啊，恐怕是阳谷谢家的修罗密手，正与锦阳杜家刀法一样，武林知名，所以你一下给猜中了。”

青莲师太暗算自己计划大有成功希望，因为沈宇一谈到家门的不幸时，好像已把厉斜给忘记了。

沈宇却对她的解释，含混的承认了，问道：“只不知江彩霞于归谢家之后，还有没有失德之事发生？”

青莲师太道：“谁说没有？听说谢将军七八年前已经亡故。他死了之后，江彩霞马上故态复萌，不过又听说她好像有所顾忌，大概是为了儿子的体面吧。倒是没有太猖狂，而且是秘密偷欢而已。”

沈宇很想问她，因为一个出家人，何以连人家秘密偷欢之事，也查得这么清楚？他终于只笑了笑，改口问道：“她现在还住在山东阳谷县，是也不是？”

青莲师太道：“是的，你快点儿去找她。”

沈宇道：“不行，等我巫山之行后，如果不死，我才顾得到私人之事。”

青莲师太叹声道：“唉，你这又何必。”

她一看此计已败，便又施展第二计，接着道：“既然你一定要为天下人牺牲一己，我当然也不能落后，只好陪你走一趟，多少总可以帮你一点儿忙，尤其是我去过巫山。”

沈宇大惊道：“不，不，我自己就行啦！”

青莲师太道：“你只是怕连累了我？”

沈宇道：“连累是一回事，而咱们同行的话，亦是有所不便。”

青莲师太道：“那么我们分开走好了，甚至我可以先到巫山等候。”

她笑一笑又道：“我明白你是怕被艾琳看见，发现误会，对也不对？”

沈宇摊摊手，道：“她与我已谈不上误会不误会了。”

青莲师太道：“事实上虽谈不上误会，可是你不愿意发生这等情况。”

她举手阻止他发言，继续道：“此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异。”

沈宇诚恳地道：“真的，我一个人就足够啦。”

青莲师太坚持道：“你自己分析过形势力量，明明一个人不行。”沈宇道：“好吧，我告诉你，我这一路跟随他，最大的目的是偷取他随身携带着的刀经秘籍。”

青莲师太看他的神色和口气，知道不假，当下问道：“这本刀经秘籍，有何用处？”

沈宇不愿说得太多，道：“作用与绵阳杜家的刀经一样。”

“哦，你想从刀经中，研求破敌之法是不是？这倒是个可行之法。”她沉吟寻思，似乎触动了另一个主意。想了一阵，才又道：“我对此也有一个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

沈宇比较宽慰一些，他只要这个美丽的少妇，实质上却是女尼的青莲师太离开他，免得发生问题起见，别的办法，并不反对。

“我去找一个人帮忙。”青莲师太缓缓道：“这个人是个天生坏胚子，可是有他的一套，必定可以与厉斜打成一片，跟在他身边。不出数天，他定可达成任务。”

沈宇摇头道：“行不通的，厉斜是个独来独往之人。”

“别人也许不能接近厉斜，但这个坏胚子，本身武功很不错，尤其擅长阿谀奉承，拍马屁最是拿手。不论厉斜多么怪僻，只要这人肯出马，一定可以交上厉斜，你不妨拭目以待。”

沈宇耸耸肩，道：“也许你说得对，越是正直君子，就越不容易与人接近，即使接近了，亦容易疏远，因为正人君子看到朋友的过失；一定尽力劝告，但自古以来，忠言逆耳，而小人却一味拣好听的说，做一切投其所好的事，是以令人乐得与他在一起。”

青莲师太一笑，道：“你明白就好啦。”

沈宇道：“这人姓甚名谁？可肯出马么？”

青莲师太道：“他出身于峨嵋，早年还当过道主，后来实在不对路，被掌门人勒令还俗。他叫董华郎，肯不肯出马，还不知道，我去问问他看。”

沈宇道：“他住在此地么？”

“不，但距此只有数十里路。只是我若是一走，那厉斜前来的话，如何是好？”

“不是还有一天么？你尽管去问问他。”

青莲师太点点头，道：“我马上动身，黎明时恰可抵达，然后最迟中午，就可以赶回来。”

“你最好等到天亮才动身，现在先休息一下。”

青莲师太站起来，摇头道：“不，我还是尽可能走开的好。”

沈宇听她这么一说，倒是不便挽留她了。

青莲师太走到门口，忽然停步，回头问道：“假如他盗得那本刀经，你就一定能握胜算么？”

沈宇决然道：“一定可以，而且我只要看上一遍，就可以还给他了，用不着留在手边。”

青莲师太道：“若是只盗出来给你看一遍，这就比较容易说得动他。”

她一扭身，飘然出门而去。

沈宇把灯火扇灭，又将那口短刀，小心地扎在小腿上，这才到榻上躺下，他闭起眼睛，朦朦胧胧之中，突然吃一惊，顿时醒来，忖道：“刚才她的微笑中，好像有点儿担心，只不知她何故忧虑？是为了我的安全？抑是为了这一趟前往请董华郎出马的任务而不安呢？要是她曾与董华郎有什么过节，此行当然不是轻松的差事。”

这是由于青莲师太，屡屡强调那董华郎是个天生的坏胚子这句话，使沈宇不由得联想到，可能他曾经打她的鬼主意。若是如此，则她此行不但难有把握使董华郎出马，甚至可能被他所乘，占了便宜去。

这时青莲师太已奔向城外，她久居本城，是以熟悉道路，不久，已出了城外，在黑夜中向前疾赶。

天边刚露出曙光，她已到达一座距城市不远的庄院。这座庄院前面有一道河流，岸边尽是垂杨，晨风过处，那缕缕垂到水面的杨柳，轻轻飘拂。河面上有一道宽大的石桥，过了此桥，便是庄院正面的一片平坦广场，在晓色中望去，这座在院相当有气派。

她过桥走入广场，立时传来阵阵犬吠之声。

庄院的大门还关着，青莲师太扳起门环敲叩，登时声声脆响，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转眼间就有人前来应门，开门出来的是个衣衫整洁的汉子，他一见叩门之人，是个美貌少妇，又是孤身，不由得十分惊奇，但仍然礼貌地询问来意。

青莲师太道：“我想拜谒王庄主，我是从青城山来的。”

那汉子肃然起敬，道：“原来姑娘是来自青城山，小人这就前去禀报。”

他先行引领青莲师太入庄内，在一处宽敞的客厅落坐，这才前去通报。

青莲师太倒是大为纳闷起来，因为这个汉子，一望而知绝对不是厮役下人，故此这一番招待，未免太客气隆重了一些。若说这是礼貌规矩，则王庄主的严苛，一定到了惊人程度。

她当然识得王庄主，而且还可以说昔年时时碰头之时，感情还真不错。只是她其时已经削发出家，顶礼参佛，故此只留下了缥缈的情怀往事而已。

片刻间一个留着三络黑须的中年人，大步入厅。他与青莲师太打个照面，顿时愣住，一味直着眼睛瞧她。

青莲师太站起身，盈盈浅笑，道：“王定山，我是青青，你认不得我呢？抑是已经忘记我这个人了？”

早先那个农饰整洁的汉子，听到这位美貌少妇，对庄主的称呼，这般亲昵，不觉惊诧得怔了。

王定山身子一震，举手一拂黑须，接着啊了一声，道：“我的老天，竟是青青你么？但你怎的改变了装束？我……我实在不敢相认青莲师太道：“一言难尽，我慢慢的告诉你。”

王定山走近她，面上泛起恍惚的，惊喜的笑容，凝目注视。他的目光中，虽是流露出热烈的欢迎，可是口气仍然保持相当的礼貌，道：“这实是想不到之事，请坐，只不知你是顺道经过小地方呢？抑是专程前来，有所赐教？”

两人落座之后，一名仆妇已送上香茗。

青莲师太呷一口热茶，才道：“我是专程前来的，这回有事情要麻烦你啦！”

王定山眼光一转，见厅中只有他们两人，当下耸耸肩，态度变得轻松了许多，道：“一点儿也不麻烦，你有事要我办，尽管吩咐。”青莲师太道：“这儿我已有十多年没来过啦。”

王定山道：“你连这一回算上，也不过是二度光临敝庄，而且你又是这一副打扮前来，实是叫我感到十分好奇，渴想早点儿得知你莅临之故。”

青莲师太道：“我的事情，对你不算难办。但先与你谈谈从前的交情，自是有助于使你多出点儿力帮忙我。”

王定山含蓄地笑一下，道：“那倒用不着了，你可有蓄发还俗？”

“没有。”她嗔怪向他瞪眼，道：“你想我会是那种人么？”

王定山忙道：“你当然不是，但你的打扮……”

“我有事出门，又不能被人得知我的真正身份，所以不得不易为俗家装束。”

“这就是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打算去找你的师弟董华郎……”

这时王定山所表现出的吃惊神色，使她话声中断，诧异地望着他。

王定山长长吁一口气之后，才恢复了平静，道：“你来迟一步啦，他已不在此城。”

“但据我所知，董华郎非住在这儿不可的呀！”

王定山搔搔头皮，道：“你干吗找他？”

青莲师太道：“有一件事情，我算来算去，非找他出马不可。”

王定山道：“他是敝派的浪子，即不务正业，又不安份，这些都是你早已得知的。”

我告诉你，他虽然在十多年后的今日，年纪已不小了，但那副德性，不仅没改好，还比从前更甚，同时武功不高明，他能做什么事？”

青莲师太道：“正是因为他是坏蛋，我才找他。”

“哦，原来你要办之事，须得是像他那等坏蛋，方可胜任的。”

“不错，他的人呢？”

王定山沉吟了一下，才道：“我也不必瞒你，他已被我拘禁起来。”

由于我疏于管束，让他这些年来，作了不少罪孽，现在山上已查出许多证据，我疏忽之罪。亦是难逃，所以正战战兢兢的等待家法惩处呢！”

青莲师太道：“你只是疏忽而已，我瞧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定山苦笑一下，道：“华郎的罪行，不止一端，经人辗转告到掌门人那边，据我所知，我已逃不了包庇纵恶呢。”

他深深叹息一声，又道：“总之，我算是被他毁了啦！”

青莲师太深知峨嵋派素来规矩极严，处分特重，所以一听之下，也大大的替王定山担心起来。

“只要你没有包庇纵恶之事，也许可以洗得清这个罪嫌。”

“我实在没话说。”王定山颓然道：“近些年来，我被华郎花言巧语所惑，对他甚是信任，但凡对他不利的报告，我都不予置信，认为他早已改过迁善，不须理会那些中伤之言。谁知道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华郎的确鱼肉良民，贪财好色，臭名早已四播。”

“所以你不能洗脱包庇之嫌了，是不？”

“你瞧，我有什么法子洗脱？”

“我也不知道。”地忧虑地道：“山上已派人来了没有？”

“大概~两天内就有人来到啦，唉，只怪我沉迷于武功中，整天埋头修炼，故此不暇分心管束华郎。”

青莲师太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两人沉默了一阵，王定山忽然精神一振，道：“青青，你可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在成都，常常玩的双蝶穿花游戏么？”

“当然记得啦。”

“其时我们玩的，是各自循一条弯曲回环，屡屡交错的路线，迅快奔行，而我们最后已能够一直交臂掠过，绝不碰上，对不对？”

“是呀，现在我还记得。”

“近年来我潜修剑道上乘心法，用功之余，偶触灵机，开始研究这一种游戏。最近终于被我创出一套到法，充份利用这等灵巧迅快交错的身法，使两人同施剑式，生出合为一体之妙，攻守呼应间，精妙无匹。”

第十六章 搬救兵坏胚得重生

他接着滔滔地说出这套两人合使的新创剑法，而且最妙的是其中有三把杀手，乃是以峨嵋青城两家的绝招，合并而成，各俱威力，而又合为一体。换言之，即是等如一个人能同时使出两派招式，以攻击敌人，故此这三招杀手，威力之大。以及精微奥妙，说之不尽。

青莲师太对于他这一套剑法，简直是一听就懂，一点就明。她迅即已全神贯注在这套剑法上，激发起莫大的热情，与王宝山不停地讨论起来。

王定山亦是集中全部心神智慧，阐释这一套两体合一的奇妙剑法。他与青莲师太，一是峨嵋派，一是青城派，俱是知名高手，一身武学，在武林中，本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以这一套剑法，能够令他们如此的感到兴趣，可知非比等闲。

其次，他们习武多年，也曾学过好些联手的招数，拳脚刀剑均有，但那些联手招数，与他们现在热烈讨论的又不相同。以往他们所学的联手招式，虽然进退攻守，均有严密法度，但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师门所学的联手招数，总是先把攻与守之人分清楚，换言之，在攻击之时，哪一个是主动，哪一个是掩护，必须弄得清清楚楚，丝毫不能错乱。

而他们自创的这一套，威力聚集在三招杀手上，每一招杀手，仅是两人化为一体，手法虽然各自不同，但配合起来，恰好成为一个整体，在他们反覆研究之下，发现最妙的一个好处是牢不可破。

换句话说，他们这套联手招式，那三大杀手不但有猛锐摧敌之威，同时是以攻代守的绝妙手法。任何人碰上他们的杀手，能够躲得过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有机会反击取胜。

最后，青莲师太叹了~声，道：“不好，我可不能再耽误了。”

王定山~拂长须，道：“我的情形，你已经知道了。董华郎眼下已被囚禁于石牢中。

不能让他帮助你，这便如何是好？”

“你得想个法子，让他帮我这一趟。”

她说得十分恳切，神色十分严肃，接着又逼：“我先把整个情况，向你作一个说明，然后你瞧瞧是不是非要董华郎帮忙不可。”

王定山点点头，马上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她。

“魔刀宇文登，昔年曾把天下武林，搅得一片腥风血雨，死者无数，而受害的，都是各家派一流高手，这些事情，你自然都听老一辈的说过了。现在他竟有了传人，当然是隔代传人，这话是神机子徐伯伯首年说过的。”

她虽然在说明中，附带一些突兀的解释，但由于王定山深悉青莲师太的出身等一切，是以也都听得懂。

“总之，宇文登的魔刀，已有了传人，名叫厉斜，年纪很轻，喜穿白衣，一表人材，但你只要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个可怕人物，因为他眉宇间，总是宠罩着一股森寒迫人的杀气。”

王定山插口道：“我刚刚听到这人的消息，啊，对了，伯威……”青莲师太过：“是的，我哥哥死在他的刀下。”

王定山同情地望着她，道：“令兄的名声，在一般人说来，虽然有点儿不妥，但我却是知道内情之八，他曾得到你我两派的同意与支持，控制川省的黑道，使得江湖上保持安宁。至少他立下的规条，黑道之人，均须遵守。”

她点头道：“你知道就好了，我得知先兄噩耗，当时愤不欲生，便带了首年一位前辈留下的火器，准备诱那厉斜入我的火阵中，与之同归于尽。”

王定山大吃一惊，道：“万万不可，有事慢慢商量，何须行此下策？”

青莲师太苦笑一下，道：“当我布好了毒火大阵，却被另一个人阻止了，这个人姓沈名字，乃是沈木龄的儿子。”

王定山讶道：“可是七海屠龙沈木龄么？他是武林公认的前数名高手之一，是不是他？”

“正是这位沈木龄，但据沈宇说，他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负冤含屈，不想活了，打算以一己之力，对付厉斜……”

青莲师太说到这里，考虑了一下，才接下去把沈艾两家之事，大略说了一下，王定山这才明白沈宇不想活之故。

“想那沈宇既是陷在这等进退不得的矛盾中，则他的心灰意冷，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

“是呀，但沈宇后来透露说，他还是有法子制服厉斜的，只要弄得到厉斜身边带着的刀经。”

王定山马上明白，道：“所以你想到了董华郎，想叫他做这件事么？”

“正是如此。”

“但这本刀经取得之后，沈宇是不是一定可以击败厉斜呢？你凭什么相信他办得到？”

青莲师太一时答不上来，她支吾道：“我知道他一定办得到，因为他是个君子，不会骗我。”

王定山摇摇头，道：“靠不住，莫说东西尚未到手，即使把刀经给了他，而且再假设那本刀经，的确有可以制服厉斜之道。然而请想想看，沈宇哪能就有把握用得上这本刀经？武功的成就，虽是有关资质悟性，但与锻练之功，还是有密切关系。”

他停歇一下，又道：“那么你费了无穷气力，办的仍是结果不可知之事，试问划算得来划算不来呢？”

青莲师太道：“但如果我不助他，他将随厉斜前往巫山，陷于必死之地。纵然厉斜不前往了，但沈宇为了制止他的暴行，仍然须得与厉斜作殊死之斗。”

她叹一口气，又道：“我学佛以来，万缘俱息，想不到这个青年人，却使我感到非常关心，一如昔年关心你一般。”

王定山愣了半晌，才道：“你……你不可能对这个孩子发生了感情吧、”
“我也不知道。”青莲师太道：“但最后我自然可以谈下来，一如我对你一样。”

王定山道：“假如你这话是在前几年说的，我一定很痛苦。”

“现在你不痛苦，对么？”

王定山点点头，道：“咱们不谈这些，且回到那话题上，董华郎已经犯规被囚，不能出手助你。再说，以他这等为人，肯不肯冒生命之险，为你做这件事，也是一个疑问。”

青莲师太道：“以前我对他很不错，他亦很敬重我。”

“以前的董华郎，还没有坏到今日的地步。你可知道他的最大的罪行是什么？哼，强奸杀人，而且一共有三个女孩子，死在他的手中。”

青莲师太大惊道：“他还没有娶妻么？”

“没有，他不肯娶妻，口口声声要重人玄门，这就是使我上当的原因。因为我身为玄门弟子，当然希望他能大彻大悟，重返三清座下。”

青莲师太道：“也许他在你面前，所说的话，俱是出自真心。但碰上诱惑时，便触发了兽性，也未可知。”

王定山道：“他反正不能帮你了，我们不必再谈他的事。”

青莲师太道：“不，我们再谈谈他，也许他还能帮助我，这也是帮助他自己。”

王定山摇头道：“他是不可雕的朽木，你不须对他有所期望。”

青莲师太道：“你不肯再给他一个机会？”

王定山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阵，才道：“这件事对你竟是如此重要么？”

“是的。”青莲师太道：“我办好了这件事，才可以安心返庵潜修。我想，我以后永远也不会再踏入江湖一步了。”

她最后的几句话，显然打动了王定山的心，他面色微微变了一下，道：“你能够安心修持，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此外，你也说得对，我好像不肯再给董华郎一个机会。”

他寻思片刻，叹一口气，道：“好吧，但我警告你，华郎若与厉斜结交上了，有了此人做靠山，可能不把你我甚至师门放在眼中，那时候…”

青莲师太点头道：“我知道，此举可能为世间多添一个恶人，你先让我去见过他再说。”

王定山见她已站起身，显然这件事势在必行，已不能挽回了。他当下也跟着离座，却在这刹那间，内心中得到了一种解脱的宁静之感。

他耳际响起青莲师太早先说过的一句话，她说的是：“办好这件事，才可以安心返庵潜修。”敢请王定山也有这种感觉，似乎帮了青莲师太这一次忙之后，他亦可以从此潜心修道了。

不久，青莲师太独自站在一扇铁门外面，门上有一个巴掌大的洞口，可以看得见门内的情形。

她凑在洞口，向门内望去。但见这是一个宽敞高大的石室，床榻桌椅用物，一应俱全，不算简陋了。

对面石壁上有一个窗户，用粗如儿臂的铁条隔着，十分牢固。

房内光线还好，从窗口望出去，还可以看见蔚蓝一片的天空，和浓绿的树叶。

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躺在床上，面向着窗户那边，双手抄着后脑袋，正在出神，故此没有一点儿声息。

青莲师太叩一下铁门，还未开口，床上的男子头也不回，就朗声道：“我静欲眠君且去。”

青莲师太微微一笑，没有作声。

那男子突然跃起，在空中滴溜溜转回身子，落地之时，恰在门边。他锐利地注视着门上洞口，说：“你是谁？咦，你是女人……”青莲师太道：“你可是要我走开么？”

“不，不！”他连忙否认，道：“那是违心之论，你的光临，正有如空谷足音，使我恐然而喜。”

青莲师太道：“假如我打开门，你会不会趁机逃走？”

“大概不会吧，我逃到哪里去呢？”

“你自有逃匿之法，谁知道你会逃到哪里？”

“好吧，我保证不趁机逃走便是。”

他眼中透注出强烈的好奇，极想快点儿得知这个女人是谁，也想知道她的来意。但最要紧的，却莫过于瞧瞧她的全貌，看她长得如何。

青莲师太用钥匙打开门锁，接着把门推开。

石室内那个男子，一见青莲师太的全貌，登时为之目瞪口呆。他的样子，一望而知是被她的艳丽容光所摄。

青莲师太也打量对方，这个男子，依然保持修长个子，分得很开而尖稍又微微垂下的双眉，和斜着瞧人的眼睛，显出一股不羁的味道。

他大致说来，相当好看，是个很受女人眷顾的类型的男子。也许是他的浪子格调，特别容易惹人注意的缘故。

青莲师太道：“董华郎，好久不见啦！”

他眼中现出一丝惶恐，但旋即洒脱地耸肩笑道：“你好啊，但我好像没见过你呢？”

他退后两步，作个请她入内的手势，又遭：“见过没见过有什么打紧呢，对不对？”

青莲师太晓得是因为自己从前与他相见时，总是女尼打扮，现下满头青丝，兼且换上色彩鲜艳而又适体的衣裳，所以他认不出来，实是理所当然之事。她步入室内，漫然地扫视里面的陈设。

董华郎道：“请坐，我在这儿款接贵宾，实是怠慢得很。”

青莲师太微笑道：“我了解你本意不想如此，也就够了。”

董华郎道：“这真是天大的奇事，我居然会有贵客来探视，心中当真感到好像是在做梦一般。”

青莲师太道：“我也想不到竟是在这等地方，与你重逢。”

董华郎寻思了一下，终于抬起充满了迷惘的眼睛，向她注视，用恳求的声调道：“你究竟是谁？我们见过面么？”

青莲师太道：“何止见过面，你还曾对我不怀好意呢！”

董华郎搔搔脑袋，道：“那么我更该死了，为何想不起何处见过你？不过我决不后悔曾经对你起过歹念之举。”

青莲师太道：“你现在还是这样不成器么？”

董华郎一愣，道：“这话有人对我说过。”

“那就是我了。”青莲师太微笑道：“不过那时候我都是绷着脸说的。”

董华郎耸耸肩，道：“怪不得你故意一直含着笑容，每个人的面孔，在含笑与绷紧之间，差异极大。你不信就绷起来，我一定能认得出你。当然这须得是我曾经见过你才行。”

青莲师太道：“好啦，闲话休提，我且问你几句话。”

她把笑容收敛了，董华郎马上泛起了似曾相识之感。不过他敢肯定的事是只要他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子，他怎会轻易淡忘？青莲师太道：“你在等候山上的判决，对不对？”

“是的。”

“那么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何感想、”“没有感想。”董华郎答得很快：“我简直不敢回想，因为这些回忆，使我感到不安。”

“你为何不干脆脱离玄门，回到俗世中，与师门远远隔绝呢？”

董华郎道：“我不知道，也许我不想出力谋生吧！”

“假如你有足够的财产，不必辛苦为生计劳碌，你可愿远远走开，回返俗世之中？”青莲师太在椅上坐下，一本正经地问他。

董华郎道：“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想到过这等问题。”

“你现在想想看。”

“我大概愿意，唉，我也不知道。”

“若是不知道，可见得就含有未必愿意的成份了。访问什么事使你可能不愿接受呢？”

董华郎大感兴趣，想了一下，道：“或者是我想重返玄门之故。”青莲师太笑一笑，道：“做道士有什么好？以你的为人性格，应该到江湖上混，开妓院，设赌场……”

“不错。”他承认道：“但我又不想那样做，你可觉得开设妓院赌馆这等事，太没有出息吗？”

青莲师太道：“哈，难道你竟敢奢望得道成仙不成？”

“我为何不想，只是办不到而已。”

青莲师太道：“你究竟说了几句真话？”

董华郎道：“奇怪得很，我跟你所说的话，句句属实，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么坦白地与任何人谈过话的。”

青莲师太道：“假如我放你出去，你说好不好？”

董华郎耸耸肩，道：“你有什么条件？”

青莲师太道：“我要你在好与坏之间，作一次最后的抉择。”

“这话怎说？”他不解地问道：“我一定得抉择不可么？”

“当然啦，这是条件。”

“听起来既有趣，又不易置信。”董华郎困惑地道：“你究竟是谁？”

青莲师太道：“你也许想像一下，如果我改为比丘尼的打扮，你认得不认得？”

董华郎跳起身，惊道：“什么？你是青莲师太？”

他接着拍拍自己额头，又道：“我早该想到是你了，错非是你，大哥岂

肯让你进来？”

“我与定山不过是童年好友而已，你说得过火了一点儿，对不对？”

“一点儿也没有过火，你是他的魔障，岂仅止是童年好友而已。”“哦？”她如有所悟地点点头，脑海中浮现出王定山那副洒脱之神色。

“你究竟要我做什么？”

青莲师太道：“我要你做一次贼，但当然很不容易。”

“你找别人吧，我虽然不是好人，但还不至于下流到这等田地。”“别客气了，你做一次又有何妨。”

董华郎现示一副啼笑皆非的神色，道：“你别寻我开心好不好？我们总算是旧相识，也曾一齐办过一些事情。总之，我们多少也留点儿交情，你何必还来此落井投石，打我这个落水狗呢。”

青莲师太道：“既然你不肯，我只好走啦！”

她起身向房门行去，董华郎连忙拦住她，道：“等一等，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莲师太道：“我不想打落水狗，所以还是不说的好的。”

董华郎满不在乎她的讽刺，耸耸肩，道：“别挖苦我啦，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打算托你去偷一样物事。”

“但是你又不是不知，小弟我出身峨嵋，平生没有学过什么神偷八法之类的技艺，偷东西可不高明呢！”

“我当然知道。”青莲师太道：“你自须动点儿脑筋，而这一点儿也正是我找上你帮忙之故。”

“听你说来，好像是这个脑筋只有我动得到，是也不是？”

青莲师太点点头，道：“是的，因为那个人的武功，宇内罕有敌手。这还不说，最要命的是他手段毒辣，动辄杀人。如果是用平常方法去偷，等如去送死而已。莫说你是个外行，虽然是个贼祖宗，一旦前往，亦将有死无生。”

董华郎现出骇然之色，道：“这等厉害人物，叫我去下手，这算是啥名堂？”

青莲师太默然望着他，面上毫无表情。过了一阵，董华郎表现出屈服的态度，叹了一口气道：“我去就是了。”

青莲师太道：“你考虑清楚没有？”

董华郎道：“当然是考虑清楚啦。”

“你会不会假意答应帮我，目的却只为了逃离此地？”

“老实说，有这等可能。”

这回轮到青莲师太大惑不解了，问道：“你何以如此老实，竟敢承认？”

“我只说有这等可能，并非说一定为了逃离此地，才答应帮你。”这个身量颇长的男人，举步向窗户行去，转眼已到了窗下，但见他一伸手，扳下一根铁枝。他回头说：“瞧，我随时可以逃离此地。”青莲师太道：“你稍安毋躁，我去去就回来。”

她很快就出室去了，剩下董华郎在石室内，不住发楞。

他知道青莲师太此去，乃是向王定山交涉借用自己，刚才她虽然进来过，与自己谈及这事。但她那时只是先行试探一下，瞧瞧能否信得过他。也探过他的口气，瞧他肯不肯出马？现在她已猜得出答案，便须向王定山交涉。如

果王定山最后还是拒绝释放他，问题就大了。她会不会把窗门的秘密，告诉王定山呢？青莲师太见到王定山，道：“他答应啦，而且也大概可以信得过。”

王定山道：“肯凭什么相信他？”

青莲师太道：“请不要迫我回答，反正我认为值得一试。”

王定山道：“他的罪行，恐怕会遭遇处死的严厉惩罚。这一点儿他当然晓得，故此他会设法使你相信。以我看来，他帮你是假，而企图逃走是实。我最明智的决定，是不答应放人。”

青莲师太一怔，道：“你说什么？”

王定山平静地道：“我不放他出去。”

青莲师太道：“可是你却让我去看他。”

“我是希望你发现他靠不住，自动放弃找他帮忙之想。谁知你居然为他所说动，相信他的说话。”

“真是岂有此事，我从今不理你啦！”

王定山泛起苦笑之容，却没有开口。那意思已显示他虽然很遗憾发生这等不欢而散的场面，便却爱莫能助，只好由得她生气了。

青莲师太忿然作色，道：“峨嵋派既然对这件大功德袖手旁观，我去找别的家派，一定有愿意仗义挺身之士。”

她离座而起，很快就走出厅门。

这时她忽然停步，忖道：“假如我不再回去，董华郎便知道王定山不肯放人，因而认为掌门人必是已判他死刑。在这种情形下，他当然利用那扇窗户逃走。以董华郎的为人，若非大彻大悟，逃得出来，不须多久，保证故态复发，做出更多的坏事恶结，不知将有多少人受害。因此，我是不是应该先把私人的喜怒放在一边，而将窗户的秘密，告诉王定山呢？”

另一念倏然掠过脑际，忖道：“万万不可，董华郎除了使我相信他的用心之外，同时亦认定我可以依赖，不至于出卖她，才示我以秘密。假如我把此事告诉了王定山，那么我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岂不是好细还齷齪么？”

她内心为了这个矛盾，正在交战，一时难以委决。

只听王定山的步声，匆匆出来。

他看见青莲师太还站在厅门外，不禁一怔，道：“噫，你准知我会回心转意么？”

青莲师太摇摇头，道：“不，我正陷于困惑中，无法解决。”

王定山道：“峨嵋派岂能后人，我决定担当这个风险就是。”

青莲师太道：“这话可是当真？”

王定山道：“我难道还会骗你不成？”

青莲师太大喜道：“谢天谢他，我的难题也解决啦！”

“别高兴得太快，”王定山警告地道：“华郎此去，未必能够得手呢！”

“我不是说这个，”她道：“董华郎早已把窗户上的铁枝弄断，他其实随时随地可以逃走，我早先为难的是要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王定山大吃一惊，道：“他随时逃得出那间石室么？”

“不错，他当场扳断了一根给我看。”

“那一定是他在未出事之前，已布置好的手脚。可见得他早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关在这间石室内。”

王定山话声一顿，又问道：“他为何一直不逃走呢？莫非还希冀掌门人从轻发落么？这是很不可能之事呀。”

青莲师太道：“这是他还忠于师门的证据，我凭这一点，才胆敢相信他而下这个赌注，但愿我的看法没错。”

她回到石室中，还是问董华郎道：“告诉我，你何以一直没有逃走？”

董华郎见她去而复返，心知王定山是已经答应放人了，当下不答反问，道：“我大哥何以肯让你带我走？”

青莲师太道：“你问来作甚？”

董华郎道：“你先回答，我再解释。”

青莲师太在肚子里斟酌了一下，最后认为还是从实说出的好，当下说道：“他认为在这件危险的大事中，应该有峨嵋派的一份，所以他终于下此决心。”

董华郎默然不语，过了一會兒，他那清秀的面上，慢慢地泛起了笑容。他道：“既然大哥不是因为私情而放我，我可就不能辜负他的期望了。”

“假如他是因私情而放了你，你反而不高兴么？”

“当然啦。若是为了私情放我，他只是纵容溺爱而已，并不是认为我有这等能力可为师门争光。”

青莲师太道：“你的看法，很是深刻，这真是想不到之事。”

她举步向室门走过去，一面道：“去吧，我们时间无多啦！”

董华郎道：“等一等！”

青莲师太讶然停步，回头瞧着他，问道：“还有什么事？”

董华郎道：“你要我设法接近厉斜，盗取他随身带着的刀经，然后交给你，是也不是？”

青莲师太道：“不错，你把刀经交给我，就没有你的事了。”

“假如厉斜发觉，当然会追究不舍，故此我虽是得手，但杀身之祸仍在，对不对？请问你得到刀经之后，用什么法子制服他？”

“这一点我自应向你解释，有一个青年，根骨甚佳，武功亦已获两家之长，虽然仍然打不过厉斜，但已经差不多了。他只要得到那部刀经，便可以得悉厉斜的刀法，找出破他魔刀之道。”

“他叫什么名字？要多久时间呢？”

“他姓沈名字，相信不要很久的时间吧！”

董华郎苦笑一下，道：“这是会出人命案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沈宇究竟要多久时间？”

“我不知道。”青莲师太坦白地道：“恐怕他自家也不能回答。”

董华郎耸耸肩，道：“我若是接受这个任务，一定是失心疯啦！”

青莲师太禁不住回答道：“是的，不但你发疯了，连你大哥，我和沈宇等，凡是与厉斜为敌的，都是在发疯。”

董华郎道：“据我所知，魔刀乃是天下无双的绝学，练得成这门刀法之人，无疑是已得到武功之大道，就像是你佛家的金钢菩萨，我玄门中的仙真一般。沈宇虽然获得他的刀经，恐怕也无法击败他，除非沈宇自己也修练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方可与之抗手。”

“但也仅仅是抗手而已，大概谁也赢不了谁，我看你们早点儿死了此心，我也不趁机怎样，还是在这儿等候师门法旨裁处。纵是判处极刑，也落得个心安理得，你说对也不对？”

青莲师太道：“如果我是你，横竖是死路一条，不如豁出性命，与厉斜周旋一番。”

董华郎道：“我晓得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劝你别叫我去。”

“你会怎样呢？趁机逃走到天涯海角？抑是与厉斜当真打成一片，反过来收拾我们？”

董华郎道：“与他打成一片最有可能。”

青莲师太道：“我愿意冒这个险。”

董华郎甚感不解，惊异地望着她，想了一阵，才道：“假如我幸获成功，我可以得到什么？”

青莲师太道：“你若是成功得手，那时只要我们能够付出的，你都可以得到。”

董华郎眼中光芒一闪，道：“我虽是有一个要求，却是你不肯答应。”

青莲师太道：“只要我能作主的，无有不可以答应的。”

董华郎道：“我的要求说出来，你可不许生气。”

青莲师太道：“我不会生气，你说吧。”

董华郎道：“我若是盗得那本刀经，给了沈宇，希望能得到你做我的妻子。”

他的话声更然停歇，等待对方的反应，在意料中她一定会迎面啐他一口，并且加以呵责。

但这时青莲师太却神色不变，淡淡道：“你既是开出条件，便不得后悔变卦。”

董华郎忙道：“当然啦，我纵是碎尸万段，也不会后悔变卦。但你还没有答应我呀！”

青莲师太道：“好，我答应你。”

她如此干脆，使得董华郎反而感到难以置信。但他不再多言，举步行去。

两人一道走出石室，到了厅中，王定山迎过来。董华郎上前行礼道：“大哥，小弟实在十分惭愧。”

王定山拂髯叹了一声，道：“老实说，愚兄一点儿也不相信你尚有知耻惭愧之心。”

他这话说得很重，任何人也很难忍受。可是董华郎只嘻嘻一笑，若无其事，青莲师太道：“定山，我们要动身啦！”

“但愿上天垂怜，让你成功。”

董华郎道：“这事成功不难，只不过小弟的性命，恐怕不易保存罢了。”

王定山泛起一抹含意深不可测的笑容，却没有再说什么。

青莲师太和董华郎乘搭在中的马车，直驶县城。在路上，青莲师太顺便把厉斜的情况，告诉董华郎。

董华郎对于厉斜居然能杀死陈伯威之事，还不怎样。但到了听说他与艾琳同行，而这艾琳竟是武功高强，美丽动人的少女时，可就显得特别有兴趣。尤其是沈宇与艾琳，居然又是少时好友，而又是仇人对，这等复杂关系，听得津津有味。

马车驶入城内时，已经过了午时。董华郎即当马车拐弯过街角时，便悄然跃到街上，开始他的行动。

青莲师太踏入客店之时，心中忽然忐忑不安起来，心想自己离开沈宇甚久，怕只怕厉斜在这一段时间，竟把沈宇加害了。

她急急奔到房间，推门而入，但见沈宇坐在椅上看书，态度悠闲自适。青莲师太这才放下心事，长长吁一口长气，道：“还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沈宇向她微微一笑，正要说话，青莲师太又道：“我回到店来之时，忽然十分担心，你说可笑不可笑？”

沈宇道：“你上街买东西，为何去了这么久？”

青莲师太一听这话，大有蹊跷，立即顺着他的口气，说道：“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但你既然问起，我便不瞒你了。我除了购买一些日用之物外，还到过几处亲友家中，以致耽误了时间。”

她眼见沈宇大有欣许之色，晓得自己的话说对了，便又说道：“我既然要跟你远离此地，不知何年何月，方能重返故乡，所以我到亲友家中，含有辞别之意。”

沈宇点头道：“这就是了，你吃过饭没有？”

“吃了一点儿。”青莲师太歉然道：“我实在辞不掉人家的坚邀。”她走向沈宇，接着以亲昵的声音，说道：“你可是一直在等我，所以还饿着肚子？”

沈宇道：“谁说不是，但不要紧，我等会随便吃点儿什么就行啦！”

青莲师太柳腰一扭，居然坐在他膝上，双手抱着他的颈子，道：“我回来了，你也不亲一亲我么？”

沈宇吃吃道：“我……我……你别胡闹，我什么时候亲过你？”

青莲师太娇躯扭转，作出撒娇之态，道：“好呀，这两天我们日夜黏在一块，你现在还说没有亲过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已经对我厌倦了？”

沈宇忙道：“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却见青莲师太已把朱唇送到面前，嘘气如兰，道：“哪么你……”

沈宇只好抱紧她，吻在她的唇上。

他们突然分开，因为床后发出一声冷笑，并且有一个人走出来。

此人一身白衣，背悬宝刀，步伐紧稳有力。这一现身，房中顿时被一股寒气笼罩，青莲师太惊异地转眼望向来人，接着失声道：“哎呀，你不是厉斜么？”

厉斜冷冷道：“不错，听起来你与沈宇的关系，已经很不错啦！”

青莲师太这时才从沈宇怀中站起来，沈宇道：“没有什么，我们虽是亲密，但是……”

厉斜笑一笑，道：“不必说啦，你记得我说过，我有本事从你那儿，夺走所有的女人，对不对、’青莲师太道：“你就夺不走我。”

厉斜道：“夺取你的芳心，当然不易，但夺走你的人，使沈宇痛苦一下，却是轻而易举之事。”

青莲师太听了厉斜这话，装出震惊之容，颜色大变，道：“你打算把我抢走么？”厉斜道：“不错，如果你不想眼见沈宇死在我刀下的话，那就乖乖的跟我走。”

青莲师太转眼向沈宇望去，道：“沈郎，我们合力与他一拼，好不好？”

沈宇没有立即回答，蓦地里房间的温度更低了，阵阵森冷寒气，侵入肌肤。原来此是厉斜的气势锋芒，充弥全房所致。由此可知他已准备出手，只要沈宇答应青莲师太两人联手抗敌，他的宝刀必定同时出鞘。

沈宇也现出紧张的神色，想了一下，才道：“不行，我们纵是联合，也难抵挡。”

青莲师太皱眉道：“最多一死而已，怕他何来？”

沈宇道：“我尚可支持一段时间，但你却不出十招，定必殒命。”

青莲师太道：“我宁可死在他刀下，也不愿离开你。”

沈宇现出恍然大悟之状，道：“你不该这样说，假如你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也表现出不在乎的态度，则厉斜可能不带你走。”

青莲师太道：“他故意使我们痛苦，是也不是？”

“正是如此。”厉斜接口道：“我的三日之约，为的也是迫使你们黏在一起，发生情愫，现在你们虽然明白，可是已太迟啦！”

他举步向青莲师太行去，登时一股杀气，罩住了她。这股气势竟是如此凌厉威猛，以致青莲师太根本不必作假，也为之发起抖来，接着她已被厉斜抓住胳膊，感到他五指上内力源出，制住了脉穴，全身顿时失去了气力。

厉斜脾皖侧顾沈宇，见他满面消沉萧索的神态，不觉得意洋洋，仰天一笑，道：“沈宇，你枉为男子汉大丈夫，居然不能保护心爱之人，眼看着一个个被我夺走，仍然不敢挺身与我决斗，我瞧你还是早早自杀的好。”

沈宇面色一变，但他终于没有任何动作。

厉斜突然一甩手，把青莲师太推开。她连退数步，终于没能站稳，一跤摔在地上。

沈宇站起身，那意思是要过去扶起青莲师太。厉斜伸手一拦，冷冷道：“我忽然改变了心意，要带走沈宇你。”

沈宇道：“你要带走我？为什么？”

青莲师太跳起来，道：“不行，你不能带走他。”

厉斜谈谈道：“如果你敢拦阻或是跟着我们，我就当你眼前，把他劈为两片。”

青莲师太不敢作声，厉斜这才又遭：“艾琳不会向你下手的，你放心好了。”

沈宇怔了一下，才道：“她为何不下手？”

“因为她很听我的话。”厉斜说道，同时侧头向房门点一下：“走吧，这个地方我可住得发腻啦！”

沈宇举步行去，距青莲师太只有两三尺时，突然停下来，凝视着她。对方的目光，也迎视着他，虽然没有说话，但双方面上的严肃沉重表情，已经道出了他们心中的离情别绪。

打从青莲师太踏入房间开始，她与沈宇之间，都是在演戏，目的是使厉斜相信他们之间，已有深厚感情，因而不采拔刀杀戮之法，而强迫他们分离，使他们尝受痛苦。

厉斜果然中计，不用魔刀对付沈宇。但目下要押走沈宇，此举在沈宇与青莲师太之间，当真泛起了无限离情，甚是依依难舍。

他们心中都知道，这一别去，重逢的机会，实在很是渺茫。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超越友谊的关系，可是相处了这亲密的三天，互相都发生了深厚诚挚的情意。故此当此分别之际，如何能不黯然。

沈宇苦笑一下，转头跨步。当他踏出房间时，便听到青莲师太道：“沈宇，你多多珍重啊！”

他的步伐顿挫了一下，接着便大步行去，不再回顾。

但是青莲师太的声音，仍然在他耳边萦绕。这一段奇异的情感，不但此刻感到凄迷动人，而且在往后很久的一段岁月中，他时时会回忆起来，耳边还仿佛听到这位佛门的女尼，对他嘱咐珍重的声音。

厉斜到了街上，便问旁边的沈宇警告道：“你若是打算逃走，当然有很

多机会，不过我先告诉你，若是你遵照我的吩咐行止，我担保你在三个月内，没有丧命之险。如若不然，不独艾琳要追杀你，连我也得算上一个。”

这个警告，当然十分严重，思忖只以一个艾琳来说，就曾经把沈宇追得天涯海角的逃个不停。若是加上一个厉斜，他焉能进得出毒手？沈宇跟着他走了一段路，远远已看见那间客店。在他预期中，艾琳必定在店内等候了，因此他忽然一阵心怯，还有苦干痛苦成份在内。他道：“厉斜，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说来听听，但我可不一定答复。”

“我想知道，作为何迫我与你们同行？”

“问得很好，我也正在找答策呢！”

沈宇想了一下，试探地道：“你想使我处于难过和自危的境地中，对不对？”

“也许是吧！”厉斜道：“艾琳只要想起家门血恨，随时随地会杀死你。”

沈宇道：“如果我被杀死，你的保证又如何呢？”

厉斜心中失笑，忖道：“你如果被她所杀，还能够追究我的保证么？”

口中却答：“这是我的事，让我自己担心这个问题。”

沈宇道：“但性命却是我的呀！”

厉斜道：“那么你可以回到青青身边，我通知艾琳去探望你，好不好？”

沈宇没有作声，厉斜道：“你心中明知艾琳如果看见你与青青鬼混在一起，过得风流快活，她必定下毒手，所以我不敢说话了。”

他们边谈边走，看见已到了店门，厉斜忽然道：“我已经找出要同行的原因啦！”

沈宇心中暗感兴趣，口中淡淡道：“还不是想使我惶惶自危而已。”

厉斜道：“不对，敢情是我知道你与艾琳之间，有过相当感情，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要你同行，假如我还能赢得她的芳心，这才是真情实意，永无怀疑。”

沈宇道：“如果我是你，决不考虑这等问题。”

厉斜道：“我既非你，你亦非我，所以咱们之间，想法大是不同。”

沈宇承认道：“这话不错。”

“所以你用不着劝我，”厉斜道：“我本身的问题，自有办法解决。正如你的问题，相信你也会找到解决之道，旁人无须操心。”

沈宇摇头道：“有些问题，乃是属于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只是你的能力不行，或是没有毅力，或是不能把握机会而已。”

“这样说来，你竟是从来没有不能解决之事了？”

“可以这么说。虽然有些问题或困难，至今仍未能完全解决，但我没有放弃，仍然在努力中。”

他们一齐踏入客店，进得房间内，店小二彻了一壶茶送来，道：“那位姑娘，在对面的房间。”

厉斜点点头，等那店小二退出了，又呷了口茶，才说过：“你不知道那位姑娘是谁？”

沈宇垂头丧气地道：“我当然知道，除了艾琳，还有谁呢？”

“不是艾琳，”厉斜得意地道：“最近我似乎变上桃花运呢！”

沈宇讶道：“她是谁？你不怕艾琳晓得么？”

“艾琳早就晓得啦，这个女孩子甚是艳丽，你去瞧瞧就知道我没有骗你。”

沈宇道：“她叫什么名字？”

厉斜道：“她姓蓝，名叫冰心，长得很美。”

沈宇心头一震，因为蓝冰心的情况，他全知道，现下蓝冰心在此，当然是企图使用那口毒刀行刺厉斜。她以前也说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将不惜献出肉体，务求接近厉斜。

由此可知厉斜的所谓桃花运，当然是指蓝冰心向他表示倾慕，可能已献出肉体，供他享乐，所以厉斜十分沾沾自喜。

沈宇心中泛起一股强烈的愤恨，因为这个冷酷无情的白衣刀客，不但杀死了那个丈夫，还好淫了他的妻子。

厉斜道：“你听过这个姓名么？”

沈宇摇摇头，道：“没有，但这个女孩子既然独自住在客店，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认为没有谈论的价值。”

厉斜不悦道：“刮胡说，人家是规规矩矩的人。”

沈宇讶道：“规规矩矩的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厉斜道：“她是陈伯威的遗孀，但非常年轻，二十岁还不到。”

沈宇不必掩饰他的惊讶了，虽然他惊异的不是她的身份，而是奇怪厉斜何以也晓得她的来历。

“现在你认为可有一谈的价值没有？”厉斜问道：“或者我们去看看她。”

沈宇一时之间，真不知如何是好。

从厉斜的口气中，沈宇猜不出蓝冰心可曾把相识经过告诉厉斜？更猜不透厉斜打算怎样做？是不是想当面修理蓝冰心给他瞧瞧呢？抑是设法羞辱他，给蓝冰心瞧瞧，两者都有可能。

沈宇摇摇头，道：“这真是不可理解之事，她知不知道你是杀死陈伯威之人？”

厉斜道：“她当然晓得啦！”

“那么你要我跟你来，就是为了叫我看看她么？”

沈宇问这句话时，内心非常紧张，假如厉斜承认的话，那就是说，他打算利用这个女孩子，使他尝受爱莫能助的痛苦。

厉斜道：“你问得太多啦……”他抬眼望望天色，又道：“现在天气已冷，天黑得早，今日或者不动身啦！”

沈宇心想，只要你不再提到蓝冰心，我正是求之不得，谁还问你？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娇脆的口音，道：“厉斜，你到哪里去了？弄到现在才回来。”

沈宇听出那是蓝冰心的声音，看她竟是要进来的意思，而且口气亲昵，听起来似乎对厉斜已经全无仇恨一般，虽说她本是为了想报仇才接近厉斜的，但现在厉斜既然已知道她的身份，则报仇之举，大概已告放弃。再进一步推论，她可能是献身之后，忽然动了感情，竟至当真爱上了杀夫之仇。

他想到这里，心中被怀疑、好奇、愤恨、鄙视等情绪涌满，自己也说不出这等心情，是怎么滋味。

厉斜走到门边，把门拉开小半，伸头出去，道：“我去办了一些差事，现在我房中有一个客人。”

蓝冰心道：“啊，那么我不进来了。”

她在门缝向房内张望，只隐约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

但沈宇却把她看得很清楚，只见她艳丽的面庞上，薄薄敷着脂粉，柳眉入鬓，风姿绰约动人。

她虽是美丽迷人，但沈宇却泛起厌恶鄙视的情绪，忖道：“她夫尸骨未寒，就打扮起来，甚是可耻。”

厉斜问道：“你可是坐得问了？”

“不，我要回家啦！”

她向这个男人嫣然含笑地说话，沈宇看了，越发觉得不顺眼。

厉斜道：“回去也好，我送你一程吧！”

他走出去，毫无顾忌地抱住她的纤腰，一齐向外面行去，人影渐远，但笑语之声，仍然随风送到沈宇耳中。

沈宇痛心地呆望不动，忖退：“女人真是太不可靠了，以蓝冰心的情形，就算退一万步说，她为了厉斜不计较他暗杀之事而感激他，从而消泯仇恨，可也不能继续投怀送抱，与厉斜当真要好起来呀！”不多时，厉斜回来，沈宇道：“你不是说送她一程么？”

厉斜道：“正是，所以我回来告诉你一声，你不要走开，在这儿等我。”

沈宇道：“假如我逃掉了呢？”

厉斜道：“我自有报复的手段，但我知道你不会溜掉的。”

沈宇耸耸肩，道：“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一时冲动，就跑掉了。”

厉斜深深瞧他一眼，不再发言，转身去了。

房间中现在只剩下沈宇一个人，他起先很安静地坐着不动，眼光穿过窗户上的雕花小格子，落在院落中。

他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心灵中正作深思冥索。由于他自己的处境，变得十分复杂，所以他需要想一想。

自从在东海之滨的渔村中，得见厉斜至今，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可是变化之大，连他自己也有着难以相信之感。

沈宇脑海中，把已改变的情况及事实，一思索。首先是他与艾琳方面，变化最大，在她来说，从一见面就绝对要杀死他，变成了不能肯定的状况，大概是因为多了一个厉斜，插入其中之故吧！

在他这方面，也从消极的绝望的逃避，变为积极的寻求解决之道，由于他与胡玉真和青莲师太的深谈，得她们的启发，果然发现这一仇恨很有问题，相信其中别有隐情。

如果查得出其中秘密，想来必有解决之道。

在个人方面，他这几个月在一处隐秘的洞府中，有过一段奇遇，所以无论在武功方面，在江湖各种智识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例如他前些时与马仲昌于得时两人，用黑道中扒窃门的唇典语交谈，这等智识，便是这段奇遇中的收获之一。另外就是那把专门用以作同归于尽的短锋宽身的宝刀。

从这一把短刀，他不禁又联想起厉斜，因为此刀将是用来对付他，与他一同增亡的最后的一着。

他沉重忖道：“到了我必须使用这口宝刀的话，我与他同归于尽，世间一切思仇，仅已一了百了。只剩下艾琳一个人，对她无疑是一大打击。”

“只不知我今日的武功，与厉斜放手相拼时，情况又如何？我在这最后~战中，当然不惜违背誓言，使出师门绝艺，再加上我家传武功，全力与他周旋。但他的魔刀，实在精奇奥妙之极，恐怕很难有击败他的机会。”

他想到这里，心头烦躁，起身走了一圈，倒杯茶喝着，又坐回椅上，寻思道：“当日我不让青莲师太发动毒火大阵，虽是为了她的性命着想，但除此之外，也是因为厉斜可使艾琳暂时不杀我，所以设法说服青莲师太，留他

一命。”

他突然正然一惊，侧耳倾听。

远处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院门外的廊上传来，但转瞬间，拐转方向，到别处去了，并没有进入院中。

沈宇感到一阵失望，但也有轻松下来的感觉。

他蓦地恍然大悟，心想：“原来我正在等候艾琳，希望趁厉斜不在之前，与她见面。

怪不得厉斜不怕我溜走，敢情他已经算定，我为了她的缘故，决不肯走。”

厉斜的猜想一点儿不错，沈宇不得不承认。

当下继续想道：“这个为了武功不顾一切的刀客，是不是明知艾琳将在这个时候来到，故此故意躲开？如果是的话，他存着什么心思？是不是打算潜隐在近处，窥看我与艾琳见面的情况？”

外面廊上又传来脚步声，这回是两个人。

沈宇一听便知，所以并不放在心上，除非是厉斜和艾琳一同回来。但这点儿似乎不大可能。

那阵脚步声居然不拐弯，一直走入院内。这一来反而使沈宇吓了一跳，连忙转眼向院中望出去。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那个店小二。沈守才松了一口气时，一个婷婷倩影，突然出现在他视线中。

这个倩影，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乍看宛如灿烂的彩虹一般，非常夺目。加上体态袅娜，长身玉立，散发出慑人心魄的青春光影。

她正是艾琳，手中拿着一根金丝鞭子，顺着那店伙的指点，走到房内。

她没有立刻推门而入，回头道：“行啦，你出去吧！”

店小二欠身应了，转身自去。

艾琳唇角噙着冷笑，等店小二已走远，这才挥征敲门，道：“里面有人没有？”

沈宇硬着头皮，怀着一肚子紧张，走过去拉开房门，道：“我在这儿。”

两人目光相触，但见艾琳的眼睛中，一片冰冷，面上也泛起了憎恨的表情。

沈宇心中暗暗叹口气，垂下目光。

艾琳随手一抬，鞭丝如闪电般飞起，一下子卷绕住沈宇的脖子。

沈宇身子一震，但脖子已被地鞭丝卷紧，以她的功力身手，实是无法挣扎了，只好仍然垂着双手，看她如何处置发落。

艾琳冷冷道：“这回你确确实实在我的掌中了，再想逃走，只怕不易。”

沈宇道：“我并不打算逃走。”

他但觉得喉咙一紧，不但透不过气，同时由于颈上血管被勒得太紧，大有马上破裂的那种勒割之感。

任他如何英雄了得，何等不怕死亡。但这刻真真正正面对死神，心中亦不禁泛起了无穷的感慨。

艾琳见他面上出现熬忍痛苦的表情，登时一阵快意，手中内力源源涌出。现在对方的血脉受制，已经全无反抗之力，她可以为所欲为了。

她道：“有许多事情，往往是突然发生，突然决定的。正像现在的情形了。”

沈宇听得清清楚楚，但他连气也透不过，如何能够说话。

当然以他的深厚功力，若是只这样卷勒颈子，则一时三刻之内，他决对死不了。

艾琳冷冷的注视着他，又道：“你沈家可真把我害苦了。前有你父亲，害得我家破人亡，血仇如海。后有你沈宇，害得我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来。”

沈宇甚感疑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琳又道：“我现在杀死了你，就回家去安排一下，以后我将托庇于佛门，永远不踏入尘俗世界中……”

她说到这儿，发现沈宇抬起眼睛，向她瞧看。他的眼色。含有疑惑询问的意思。

艾琳不知不觉摇摇头，忖道：“为何我会觉得他含有强烈的关切之意呢？他就算很关心，我也不必放在心上呀！”

沈宇已忘记了自身的生死，心中尽是疑惑，例如她何以说，他害得她在入前抬不起头来？她又为何在杀死自己之后，要投入空门，削发出家？可惜的是他喉咙被勒得紧紧的，全然发不出声音，根本谈不到发言询问。

艾琳面色冰冷如故，其实心中大是烦恼，一眼盯住沈宇的眼睛。

但见这个童年时的伴侣，被鞭丝缠紧脖子，勒得面色发紫，眼中也露出痛苦之色。

艾琳突然发现自己下错手了，应该使用锋利的刀剑，给他一个痛快，而不是用这种缓慢的手法。

沈宇表现出的痛苦，竟然使得她心弦震荡，只片刻功夫，她就收回内力，那条金色的鞭丝，像灵蛇一般缩回艾琳手中。但听沈宇长长的呼吸了一下，面色迅即复原。

他摸摸脖子，道：“你为何不杀死我？”

艾琳秀眉一耸，怒道：“你可是以为我不敢？”

沈宇忙道：“不，不是这个意思。”

他小心翼翼，也筹思过说词，才又道：“不论是什么原因，使你暂时不杀死我，我仍然十分感激。”

艾琳冷冷道：“谁稀罕你的感激。”

沈宇道：“是，是。”

他生怕艾琳一言不合，再度出手或是拂袖而去，使他无从说出他的心事，故以惶恐得不知怎样接下去才好。

艾琳见他这两声是，显得笨头笨脑的样子，不禁失笑，道：“你知道就好了。”

她展颜一笑，美艳照人。沈宇仿佛感到春回大地一般，心中勇气陡增，恢复了常态，立刻道：“艾琳，你肯不肯给我半年时间？”

艾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可是说半年时间？”

沈宇道：“是的，半年一定够了。”

艾琳生气起来，道：“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其实片刻都不能等待。

马上就得杀死你。你为何不干脆要求我不杀死你？”

沈宇恢复了信心，所以不慌不忙，道：“我第二步就要作此要求了。”

艾琳皱眉道：“你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正在发高烧？”

沈宇道：“没有，我好得很，除了这儿还有点儿痛之外，其余都很好。”他用手摸摸脖子，表示是这个地方还作痛。

第十七章 窃刀经浪子结刀客

艾琳道：“这样吧。我答应只杀死你一次，决不杀第二第三次，好不好？”她在未听过对方说明理由之前，自是不能出手，所以只好在言语上反击他一下。

沈宇正是看准她这个心理，才不怕她猛下毒手。

当下道：“我不是跟你胡扯，实是真心作此要求。说到我要求半年时间，理由是我深信先父居然会加害艾二叔之举，其中必有秘密。所以要求你给我半年时间，好让我放手调查。”

艾琳寻思了一下，玉面上泛起怒容，道：“胡说八道，你竟敢暗示说，我爹有某种该死的秘密事，所以沈木龄出手加害于他么？”沈宇一怔，道：“不是这个意思。”

艾琳恨声道：“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沈宇这时真怕她一恣出手，又怕失去了分辩的机会，所以连忙说道：“这个秘密，一定是在先父身上。”

艾琳提鞭欲发，左手一提，掌中已多了一把短剑，剑身晶莹夺目，可见得甚是锋快。

沈宇连连摆手，急急又道：“我给你叩头都行，只要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他从来没有过如此低声下气，所以艾琳感到一定事出有因，否则他不会变得这等模样。

当下道：“好，你说。”

沈宇松了口气，道：“原先我曾经考虑过，会不会是艾二叔有什么隐情，以致先父不得不加害于他呢？细想之下，有两点理由，证明不是。”

艾琳觉得好过得多，道：“什么理由？”

“第一个理由。”沈宇说道：“那就是先父于杀害了艾二叔之后，竟然自杀身亡。

死了之后，无人找得到他的遗书，亦没有一个朋友，得到他的遗言。”他停歇了一下，深思地接着说道：“假如艾二叔有应死之罪，则先父虽然亲手杀死了盟弟，却属于大义灭亲的行为；纵然十分遗憾，亦不须自尽。就算退一步说，先父情愿陪盟弟同赴黄泉，也理应有所交待，以免咱们晚一辈的感到为难。”

艾琳一听很有道理，连连点头，道：“对的，对的，第二个理由呢？”

他们一边说，一边入房落座。

沈宇道：“第二点理由，就是今兄艾高。他也像你一样，除了家传武学之外，又投入黄山派修习上乘武功。武功上面不去说它，最重要的是他到黄山多年，受师门熏陶，人格高尚，不在话下，万万不至于与艾二叔同谋，去做那万死不赦的坏事。但艾高亦遭先父所伤，而他们两人又是先后负伤的，也即是他们父子，不是联手对付先父时负伤的，这证明先父是一个接一个的加害。”

艾琳咬牙切齿，骂道：“只有沈木龄这个老贼，才这般恶毒。”

沈宇不敢还嘴，道：“我正在证明令尊及令兄，不是因作恶而遇害的。”

艾琳忍一忍怒气，道：“证明了又如何？岂不是反而更须为父兄报仇么？”

沈宇道：“你想想看，先父怎会无缘无故，加害最要好的兄弟？当然其中必有某种隐情，迫得他不能不如此做法。”

艾琳哼了一声，道：“虽然听说沈木龄是自杀的，但又有人说他是被三叔四叔找到，声讨罪名之后，把他杀死的，”

沈宇摊摊两手，道：“唉，你又不是不知道，先父在四兄弟中，武功最强，三叔和四叔，岂能杀得死他。”

这一点艾琳自是深知，所以一时没有开口。

沈宇又适：“倘若你肯相信先父真的是自杀，那么他当必是感到内疚痛苦，无法解脱，只好一死了事。而从他没有任何遗言这一点看来，可见得连他自家也弄不清楚，为何忽然会做出这种惨剧。”

艾琳道：“他一定是失心病了。”

沈宇道：“对了，你说得一点儿没错。先父加害艾二叔时，一定是陷入疯狂状态之中。”

这句话沈宇说得十分沉重，~望而知他是说的真心话，并非信口开河，也不是跟她开玩笑。

艾琳一怔，道：“他失心疯了？”

沈宇以沉着有力的口气，说道：“若非如此，这一切奇怪之处，都无法解释。”

艾琳化惊疑为忿怒，一伸手抓住他胸前的衫服，推撞了几下，她的拳头在沈宇胸脯上，撞出咚咚的声音，把他推得站不住脚，直向后退。

她愤然斥道：“胡说八道，难道你要我相信是这么回事，就从此不追究沈木龄的滔天大罪么？哼，哼，若是杀人闯祸之后，装成疯子就可以了事，哪里还有天理...”

沈宇任得她斥骂和推撞，等了一阵，见她情绪略略平静，这才说道：“可是我还来不及告诉你，先父绝对不会失心疯的。”

艾琳登时又勾起了怒火，敢请沈宇这么说话，大有戏弄她的嫌疑。换言之，沈宇似乎是说，艾琳的父亲艾克公之死，不外是他本身有可杀之道，或者是艾克公失心疯了，迫得沈木龄不能不下手。

她另一只手已举起来，要给他一记清脆结实的耳光。以她的武功造诣，这个耳光，足以把对方的头颅拍碎。

沈宇的头微微后仰，泛起一抹苦笑，道：“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其实如果艾琳存心不让他说话，这记耳光早就掴在他面颊了，哪里还容他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她含怒道：“你的话难听死了。”

沈宇道：“对不起，但这个道理，须得逐层剥出，才说得明白呀！”

“说吧。”

艾琳狠狠道：“看你还有什么好说？”

“先父虽然不会失心疯，可是以经过情形推断，他当时实是失心疯了。那么我便要追问，他何故当时会失心疯？又如何证明他当时是失心疯呢？”

艾琳听他一步步分析，的确有点儿道理，是以不作一声，留心聆听。

沈宇沉声道：“我初时想到此处，就为之思绪闭塞，无法突破，所以有

好久一段时间，意志消沉，自认已坠入万劫不复之境。”

艾琳道：“现在你已想通了，是不？”

沈宇点头道：“是的，我在无意中，先后得到启发，触动了灵机，突然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先父的失心疯，竟是被人暗算加害造成的。换言之，他本身绝对不会失心疯，但当时的确是在疯狂状态中，才会伤害至交好友，又伤了最喜爱的义子你的哥哥。”

艾琳放开手，接着在房中转了两圈。回到他面前时，面上有某种奇怪的表情。

她道：“你当也知道，我内心中实在是希望你这些话，俱是事实，但实际上我却不能轻易承认，甚至无法置信，除非你把证据拿出来，不然的话，但凭空言推论，断难令我相信。”

她停了一下，又道：“我岂能仅凭几句空言，放弃了家门的血海深仇？你想想对不对？”

她说这话时，显然泛起了痛苦的无可奈何的神色。由此可知她实是情非得已，无法放弃复仇之举。

沈宇神情肃然，道：“艾琳，你给我半年时间，让我侦查先父为何忽然疯狂之故。”

这不单是为了我沈家，同时也是为了你...”

他眼光凝定，似是逐渐陷入沉思之中，口中却接着道：“要知我为父偿命，实是应该。然而如果此中另有隐情，也就是说先父的疯狂，竟有人使他如此的话，则咱们在这儿自相残杀，结果弄得沉冤莫白，岂不是坐令那个恶魔暗中窃笑？”

艾琳矍然而惊，道：“你认为有人从中捣鬼么？”

“如若不然，先父怎会忽然失去理性？”

沈宇断然道：“当然是有人使他如此，但如果我花半年时间，仍无所获。则在你情绝义尽，在我亦智穷力竭，不须再作任何尝试。到了那时，我定必自行了断，也好让你得到解脱。”

他说得斩钉截铁，加以他一向为人正派，守信用，重言诺，所以他的应承，倒是可以深信不疑。

艾琳道：“好，我给你半年时间。”

沈宇道：“谢谢你。”

他松一口气，至少目前可以摆脱艾琳苦苦相迫的压力，而得以集中精神，开始侦查那件凶杀案的真相。

艾琳道：“但我却不相信你父亲是被人暗算，以致疯狂的。”

现在她已不直呼沈木龄的名字，在这等细微的地方，可以看出她心情的微妙转变。

沈宇道：“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一切的猜测，自然我还须莫大的运气，看看能不能查获证据。如若不然，虽是的的确猜对了，亦是无用。”艾琳道：“以你父亲的深厚功力，以及过人的才智，天下问谁能暗算于他？再说，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特别手段，可以使人发疯的。”

沈宇道：“在药物之中，有很多种能令人心神错乱，做出种种违背情理之事。”

艾琳道：“那么你要向精通药物之道的人请教过，方以下手侦查。”

沈宇摇摇头，道：“向人请教倒是不必了，因为你也知道的，我随待紫

木大师座下甚久，精研过少林秘传跌打之术，旁及医药之道，所以推我所知，虽然有不少药物，能令人失去理性，做出奇异的行为。可是这等药物之力，都不足以摇撼得动一个武功高强之士。”

艾琳道：“若是如此，你还有什么法子？”

沈宇道：“这一定是普通的典籍上没有记载的特异药物，甚至可能是一种邪法。”

艾琳想了一想，道：“我不知道你猜得对不对？亦不知你将从何开始下手？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

沈宇颌首道：“你在佛道两家，都识得人，如有便，请打听一下关于妖邪方面的事情和人物。还有就是厉斜面前，不但不可泄漏咱们半年之约，还须装出急于杀死我的样子。”

艾琳讶道：“为什么？”

沈宇尚未答复，忽然生出异感，艾琳也好像有所觉察。他们对望了一眼，沈宇以恳求的目光瞧着她。

艾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依他的意思去做了。

她以含有怨气的声音，道：“我越瞧你就越有气，非取你性命不可。”

沈宇道：“你即管动手，我早就知道厉斜之言靠不住。”

“他什么地方靠不住了？”

这句话之后，两人都没声响。显然艾琳是等他回答，而沈宇却不打算说出来。

房门响起厉斜的口音，道：“沈宇作为何不敢回答？”

沈宇耸耸肩头，仍不说话。

厉斜白衣飘飘，神采焕发，走入房中，先定睛上下打量艾琳，接着才道：“你怎么换了颜色，你不是最受银白色的么？”

艾琳忖道：“沈宇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衣服，他好像是个瞎子一般。”

当下口中应道：“你爱穿白衣，所以我便变变颜色，省得走在一起，都是一片素白，好像很不吉利。”

厉斜道：“原来如此，老实说，以你的年纪和容貌，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真是容光焕发，青春照人。走在大路上，不把行人看得扭了脖子才怪呢！”

艾琳虽然不是平凡女性，但对这等赞美之言，仍然感到心中受用，不觉嫣然一笑，露出齐整洁白的贝齿。

厉斜道：“我把陈夫人送回去了，而且严遵你的嘱咐，对她没有丝毫侵犯。我相信你可以查得出来。”

艾琳微笑道：“你的话我怎会不信。”

厉斜快慰地道：“还有就是沈宇，我将他弄来时，曾经向他说过，要请你留情，暂时不杀死他。我们将一同前赴巫山。”

艾琳道：“为什么要他同行？”

厉斜道：“这个原因，我仅仅告诉你。”

他伸手拍拍身边的宝刀，豪气飞扬地道：“我刀下罕得遇到过不死之将，沈宇是仅有的一人，所以我还想与他比划一次。”

艾琳道：“那么你还等什么？现在就可以动手啦！”

厉斜摇摇头，道：“现在他还不行，我给他机会，让他磨硬进修，等到他认为武功已有精进之时，作殊死之斗。”

艾琳道：“那么要多久呢？一年？还是五年？”

“用不着。”厉斜道：“你看他腰间那口短锋阔身的刀子，便知道他在这几个月来，必有所获。咱们再稍微忍耐一下，不必多久，他自然会拔剑挑战的。”

艾琳向沈宇望去，问道：“他这话对不对？”

沈宇点点头，道：“不错，总有一天，我会向他挑战。”

厉斜收拾了一下，道：“咱们走吧，我已替沈宇准备妥坐骑。不过比起咱们的名驹，可就差得太远啦！”

他们三人走出客店，在外表上，他们当中女的绮年玉貌，男的英挺俊拔，虽然令人禁不住要瞧看他们，可是却不会发觉他们之间，竟然是关系十分复杂，恩恩怨怨，犹如乱丝一般。

艾琳的乌烟豹，厉斜的朱龙，并排在最前面，黑白相映，加上人俊马骄，使得后面跟随的沈宇，倒变成了跟班一般。当然以沈宇的气宇风度，甚是矫健不凡。但若不是留意观察，他这刻的确黯然无光，变成了前面那对璧人的侍从。

马蹄踏在街道上，敲出清脆的声音，但见厉斜在马上，据鞍顾盼，意气飞扬，艾琳则不时含笑望他。这等景象，落在沈宇眼中，不由得涌起阵阵难过，心头酸酸苦苦，滋味难以形容。

街道快要走完，两旁的店铺，行人稀落。这是因为这一段街道，临街许多屋子住家，不是店铺。同时大概也由于离中心区较远，故此特别少人行走。

厉斜首先勒住坐骑，艾琳已冲出五六步，这才停住。她心念一动，乌烟豹便能得知，竟自动后退，直到恢复与厉斜并排而立，这才停止。

沈宇对那匹乌烟豹的动作，大为不满。因为他本来跟着艾琳已冲前去，越过了厉斜。

可是乌烟豹这么一退，他的坐骑也被迫得往后挪让，终于回复了侍随在后面的形势。

艾琳、沈宇两人的目光，先后向道旁的楼房望去。因为厉斜正微微仰首，盯视着楼上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中年男子，身上锦衣华服，仪容极为修整，服饰讲究，乍看上去，令人隐隐生出油头粉面之感。

他那对锐利及异于常人的目光，以及那股神态，散发出某种古怪的力量。好像对于女人，特别有吸引之力。

这一类的人，在一般男子眼中，总是感到他具有邪气，故而心中不喜欢他。

这个锦衣华服的中年男子，站在楼上，身子凭着栏杆，俯视着街上这男女三骑。他对厉斜森冷如电的目光，似乎没有什么忌惮，嘴角还泛出微笑。

厉斜心中蓦地涌起一股杀机，想道：“像这种男子，多杀几个，等如是在做善事一般。”

心念转动之际，那个男子突然向他摇手道：“不要动手！”

厉斜不加理会，但也暂时不出手发难。

沈宇口中惊噫一声，道：“这厮决不是等闲人物，相距两丈之远，居然能感觉到厉斜的杀气。”

话声未落，只见那锦衣男子，手拿一拍栏杆，人已翻出楼外，轻飘飘地飞坠地上。

恰是在厉斜马前。

这回轮到他领得仰头瞧着了，他道：“尊驾的大名，敢是上厉下斜？”

厉斜俯视着他，冷冷道：“不错。”现在由于发现对方并不瞧着艾琳，所以他忽然没有那么憎恨马匹前面的这个人。

那锦衣华服的男子道：“在下峨嵋董华郎，在四川一地，听过在下名声之人，还不算少。”

厉斜冷冷道：“那便如何？”

董华郎道：“这两三天以来，武林中人，谈的都是白衣刀客，有的则称你为霜刀无情总之都是在谈论厉兄你。”

厉斜道：“他们谈我什么？”

董华郎道：“多半是猜测虚妄之言，不值得一提，但有一件，却堪以说给厉兄听听。”

厉斜身子向前俯低一点，道：“闭嘴。”

董华郎一怔，但看见对方那双锐利冰冷的目光，盯住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如果违命开口，定须丧命无疑。

他耸耸肩头，转眼向艾琳望去。

艾琳说道：“你为何不准他说下去？”

厉斜道：“你问得好，这个姓董的，他有点儿鬼聪明。但假如他猜不出我为何命他闭嘴，我定要取他性命。”

沈宇在后面搭腔道：“尝闻峨嵋派中，有董华郎这么一号人物，据说已获峨嵋真传，武功高强，但却有西川浪子之称，这是正大门派中罕有的人物。只不知在厉兄刀下，能够走得上多少回合、’厉斜哦了一声，道：“他的外号称为西川浪子么？”

沈宇道：“正是，他的辈份相当高，掌门人神剑胡一翼，是他的师叔。”

“你瞧他能走上多少回合？”厉斜问道：“假如你猜得中，将有奖赏。”

沈宇道：“二十招之内，你杀不了他。但他也支持不过四十招。”

厉斜道：“这样说来，我倒是值得拿他试试刀啦！”

董华郎目光闪动，却不言语。直到厉斜向他道：“你怎么说？”

“厉兄刚才不许我开口，所以我不说话，现在问到我了，可又不敢不开口啦。在下认为厉兄无须被这个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不外想借你的宝刀，加害于我而已，可没有安着好心眼。”

厉斜道：“你们有什么过节？”

“没有。”董华郎道：“但他的确想加害于我。”

厉斜道：“好，我不受他利用。但你仍须猜测我早先何以命你闭嘴之故。”

董华郎道：“如果猜不中，厉兄就要向我下手，是也不是？”

厉斜点点头，面色阴冷。

董华郎微微一笑，道：“厉兄乃是洒脱不羁的人物，不论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你挂碍。所以在下虽是正要说出有关你的传说，但你听与不听，都不在乎，决不因之而有丝毫挂碍。”

厉斜向艾琳道：“这厮有点儿道行呢！”

艾琳道：“他干吗拦住我们去路？”

厉斜道：“我们猜猜看如何？沈宇，你先说。”

董华郎一听后面那个青年，就是沈宇，不由得注目视察。心中暗暗琢磨他到底知不知道青莲师太要自己盗取刀经之事，假如他早已知道，为何又出言激使厉斜动手？竟欲陷自己于死地？只听沈宇道：“现下武林中，既然纷

纷传说厉兄之事，则他设法与你结交之举，乃是出自人所共有的虚荣心理，实是不足为奇。”

厉斜点点头，道：“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太淡薄了一点儿。”

艾琳道：“难道你另有看法么？”

厉斜道：“不错，我想及这个问题之时，灵机一触，先得到答案，才找寻其他理由，证明这个答案没错。”

沈宇大不服气地道：“哪么你说来听听看。”

厉斜淡淡道：“我突然感到他乃是希望托庇于我，躲过杀身之危。

正如北方传说中的狐仙，遇上雷劫，往往托庇于贵显之人一般...”

他停歇一下，又道：“他乃是峨嵋派高手，衣饰华丽，并且曾有浪子之称，可见得他不是贫穷之人，因此他怎会住在大街旁边的小楼上。由此证明他不是居住此地，而是躲藏在此处。他躲藏之故，当然是因为有生命危险。”

董华郎所显现的惊异之色，任何人都能一望而知厉斜乃是猜个正着，所以他才有这种反应。

厉斜冷漠的声音继续响起来，道：“他明知我出刀杀人，乃是家常便饭，却敢拦住我马头，起先甚至胆敢利用他自家特别气质，吸引我的注意，这都是十分冒险之举。如果不是有杀身之危，非托庇于我不可的话，他怎敢用这等方式来结识我？”

董华郎躬身抱拳，道：“唉，无怪厉兄能震惊宇内，纵横天下。

单是这等才智杰出，已经当世罕有了。”

艾琳道：“厉斜敢是完全猜对了？”

董华郎道：“正是，正是。”

艾琳冷笑道：“那也不见得，说不定你蛇随棍上，既可奉承于他，博他欢心，又可借此结交。”

沈宇马上加一句道：“此人胁肩谄笑，一副奸险之相，看来必定是倾势奉承，艾琳猜得不错。”

他不说还好，这一附和艾琳的意见，反而使厉斜心头不悦，发出别扭脾气，不顾一切地抹煞了艾沈二人的见解，道：“你有什么打算？”

董华郎道：“在下如果获准附随骥尾，走上一程的话，便感激不尽了。”

厉斜道：“咱们的道路方向，只怕不会那么凑巧吧？”

董华郎忙道：“在下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打算，但我只要一露面，不须多久，就有得忙啦！”

厉斜道：“好，你跟着我们走，我倒要瞧瞧什么人敢来动你？”

董华郎不知如何就弄到一匹坐骑，便跟着这三个人，组成一支小队伍，向城外驰去。

大约驰出六七里路，厉斜招招手，董华郎便催马上前，道：“厉兄是不是想问路，在下熟得很。”

厉斜道：“暂时还用不着问路，我且问你，什么人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企图对付你？”

董华郎不经思索，道：“必是家师兄王定山，却不知道将带些什么人做帮手？”

厉斜道：“你师兄何故要对付你？”

董华郎道：“他奉命要把我擒回山去，如若不能活擒，格杀勿论。”

“这么严重？”艾琳问道：“你犯了什么大罪？”

董华郎只笑了笑，就足以表明了他所犯何罪，根本用不着说出来，尤其是在女子面前，更不须说。

艾琳哦了一声，又遭：“你素有浪子之称，这等罪过，谅必也不是第一次了，为何这回如此严重？”董华郎道：“这回已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所以上面决意严惩不贷。”

沈宇插口道：“听说王定山乃是贵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无怪你心中畏惧，要托庇于厉斜了。”

董华郎讶然向厉斜道：“这位沈宇兄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不但知道的事很多，而且还敢在你面前，傲慢无礼，真是不可思议。”厉斜道：“你没听人说起过他么？”

董华郎道：“没有人烧得他的来历。”

厉斜道：“他就是七海屠龙沈木龄之子，又是少林寺一位隐名高手的入室弟子，身兼两家之长，武功非同小可。”

董华郎似笑非笑地望着沈宇，一股邪气，自然流露。说道：“以沈兄的身世，居然来到西蜀，又与厉兄泡在一起，说来也一定是借重厉兄的无敌刀法，庇护性命。”

沈宇哼了~声，道：“虽然你说得不错，但咱们可不是同流之人，你别打错主意，想与我交好。”他话声之中，隐隐透出一股森杀意味。董华郎露出架傲不驯的神情，道：“好极了，我最恨自命正派，其实却鲜廉寡耻之人，遇上这等人，早晚得让我给宰了，沈兄若是这等人，可要小心点儿才好，哈……哈……”

厉斜摆摆手，道：“你们别吵，等我把话问过，若是谁也不服气谁，马上动手决个胜负，也未为不可…”他说到这里，心中暗暗高兴，因为这个董华郎，如果能杀死沈宇的话，实在是极妙之事。

他迅即想到将来尚可利用董华郎，做一些自己不屑下手之事，或是代自己出手，杀死那些不堪一击之人。

他问道：“王定山儿时会出现？”

董华郎道：“如果我们继续走去，~个时辰之内，他将在道上一处出现。”

厉斜道：“好，好，到时我替你斩杀了他便是。”

董华郎摇头道：“我这位大师兄，虽然为人忠厚，性情淡泊，不与人争名斗气，但却是个足智多谋之士，手段厉害，心思缜密。他除非不现身出手，如果出现的话，那一定是已有十足把握，不怕厉兄从中干涉。”他说得那么深信不疑，使旁听之人，都不禁感到一定很有点儿道理。

沈宇冷笑道：“假如姓董的瞧过厉斜的刀法，你这话便须从新另说了。”

董华郎向厉斜看了一眼，见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当下耸耸肩，道：“这一点我不与你争辩，因为我也希望你的话没说错。若是家师兄输了性命，我至少可以轻松一阵子。”

四匹坐骑继续向前走，官道上往来的人，不在少数。除~些行商旅客之外，还不时遇到垂着窗帘的马车，或是大小不等的轿子。还有些看来身体文弱的读书人，坐着滑竿，脚夫们哼着齐整的韵语，先后和唱，颇饶趣味。

这一路走到蓬溪，都没有事故。中午就在蓬溪打尖，沈宇冷眼旁观，发现了~事，那就是董华郎无生有一种妖气，而这种不平凡的气质，反而形成了他的魅力，非常的吸引人。

此外，他能言善道，并且精于鉴视察色。他奉承人家的言语，总是非常

自然，不着一痕迹。因此厉斜甚至艾琳，都跟他交谈了不少话，仅仅中午时分，他们已熟络得很。

沈宇忖道：“青莲师太的推荐，果然是慧眼独具，看这等情形，董华郎必定可以成为厉斜的心腹，倘然董华郎不反悔的话，厉斜的刀经，必可盗得。”

这一本刀经，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当厉斜掏钱付帐时，沈宇看见一本小册子，以丝囊套封着，有那么一截露在囊外。

虽然近在咫尺，但沈宇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他们旋即继续行程，沈宇不与艾琳搭汕，更不理睬董华郎，至于厉斜，他向来不大说话。因此，这四骑所问的语声，多半是董华郎与艾琳交谈。

董华郎以很恭倾谦卑的态度，跟艾琳打交道。他已轧出苗头，发现艾琳等如是厉斜的禁育，所以表示出一副绝无野心的样子。

由于一路都是平坦官道，所以下午已到了南充，巨晚饭尚有一段时候。

厉斜向艾琳征求意见，道：“咱们乘兴再起一段路如何？”

艾琳道：“随便你，这一路上沿途吁陌纵横，村庄是星罗棋布，到处都听到鸡鸣犬吠，孩童嘻戏的声音。这等景致情调，止叫人梦寐难忘。”

厉斜道：“四川乃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等富足安乐的景象，不足为奇。”

艾琳道：“如果此去仍然是这等景致，我不反对继续走。”

他们边说边向西行，不一会儿已横贯南充县城，到了西门。

董华郎道：“此去景色又不一样了。”

艾琳道：“好景致已经没有了么？”

董华郎忙道：“不是；不是，仅是景色变了而已。我们出了西门；就是在嘉陵江边，此去须得沿着江边往北，到蓬安之后，才渡江奔营山。”

艾琳道：“原来如此，听说嘉陵江的景色，非常优美悦目，是也不是？”

董华郎连连点头，开始介绍这一条江水两岸的风光。

但俗语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当他们沿着江边的大道驱马前行，但见宽阔而澄明的江水，平静地流动，两岸绿树平畴，可以看到农人在田里耕作，渔人则在水上驾舟飘浮，一眼望去，但觉一片宁溢幽静，沁人心脾。

艾琳纵自视觉，心神舒畅非常。就连沈宇这个时时流露出沉郁神情的人，这时也眉宇开敞，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恬静心境。

路上那些马车和轿子，无不打起帘子，穿着红红绿绿衣裳的女人们，都沿途欣赏这等明丽的景色。但殊不知她们自身也变成了景色的一部分，使美丽的河流，青绿的田野，凭添了蓬勃的生气。

董华郎那对眼睛，决不放过任何一辆轿车中的娘们，而且他总是死命盯上一眼，才移开眼睛。

沈宇落在最后，故此看得最清楚。他发现许多女人，都被董华郎一盯之后，现出心慌意乱和发愣的神色。

他并不晒笑这些妇女们，因为这个董华郎，的确有一种特别的磁力，能使人感到迷惘，妇女碰上他，那更是不用说要吃惊发愣的。

走了一程，景色越来越发优美悦目，而且那嘉陵江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似的，这是使人很宽慰的感觉。因为凡是美好的事物；敏感之人总会惊怕很快消逝。但这条美丽的河水，却似是永无穷尽，大可以放心欣赏，亦可以暂时错过一下。

斜阳中飞鸟成群地飞过，一望而知都是归巢的鸟群，因而又提醒路上的

人，时间已经不早了。

但这一行四骑，却没有把时间的早晚放在心上，纵然赶不上宿头，他们在夜间继续前行亦可，随便找个地方坐过一夜亦可。总之，他们既不怕风用寒热，亦不怕野兽强人。

而他们的体力，都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在普通的自然环境中，他们不受任何威胁。

厉斜笑道：“艾琳，你何不去找一处地方，停下来观赏一番？黄昏之际，想必别有美妙之处。”

艾琳转眼看看天边，但见红日已到了暗碧远山的山顶，夕阳余晖，染出满天巨彩，绚烂夺目。

她感到这一刻实在值得留恋，于是在河畔一块高起来的草坡上，跳落马下。

余人也纷纷下马，在路上经过的行人马车，看见这四个男女在草坡坐立，都不禁投以惊诧的目光。

厉斜与艾琳谈了几句，恰好有数艘渔舟，在附近漂浮捕鱼。

厉斜道：“如果他们打到大一点儿的鱼，咱们便买下来，晚上拿来煮了下酒。”

艾琳欣然道：“这主意妙极，便只怕买不到酒。”

董华郎接口道：“这事包在兄弟身上。”

他转身走开，不久就回转来，道：“不但是酒，连锅炉等物都齐备啦！”

艾琳四下一瞧，道：“在哪儿呀？”

董华郎道：“在下恰好拦住一辆空的马车，吩咐车夫赶到南充，购备一切，不须多久，就买回齐载到此地。”

“今天运气怎样？我们想买点儿鲜鱼。”

那渔夫提起数尾肥大的活鱼给他们看，厉斜当下很高兴地都买下来，艾琳显然很愉快，美丽的面上，一直泛现着动人的笑靥。

那些活鱼并不拿起来，而是放在竹制的窄窄筐箩内，浸在河水中，这样那些鱼不致死去。

艾琳忽然眼睛一亮，道：“咦，那渔船上有钓竿！”

董华郎马上向渔人问道：“你的钓竿能不能借来用用？”

那渔人连连答应可以，并且钓何等物一应俱全，艾琳更是欢喜，问道：“我在哪儿下钩好呢？”

渔人道：“那要看姑娘想钓什么鱼，如果想钓到大尾的，就要坐船载到离岸稍远的地方。”

董华郎立即与这渔人商量，租下他的渔船，让艾琳乘坐。他虽样样都能及时安排妥当，令人感到很舒服。但却没有丝毫矜功夸能的言语或神色，因而叫人感到愿意接受这些好处。

艾琳征求意见地向厉斜望去，道：“你来不来？”

厉斜笑一笑，道：“谢谢你的美意，我不来啦！”

别人听了这话，还不能怎样，但此言传入了沈宇耳中，可就使他大感惊讶，而且忍不住问道：“你为何不去？”

厉斜道：“你好没见识，我陪她前去，有何乐趣？”

沈宇大感不平，道：“与素心之人泛掉于碧波斜照之间，焉得没有乐趣？”

厉斜洒脱笑一笑，向艾琳瞧去，但见她对他们的对话，正侧耳聆听，显然非常感到兴趣。

他缓缓道：“早得很，现在还谈不到什么素心人不素心人，如果她不属于我，就算是天仙下凡，也没有价值可言。”

“这是一种雅致的乐趣，淡中有味，他日足供回忆。你的想法，未免太俗了。”沈宇反驳说，还挥手作势，表示有若干愤慨。

厉斜道：“那你就错了。”他的声音很沉着有力，一听而知他自信具有坚强的道理：“我与其身在其中，心里空自盘旋着得失之心，倒不如跳出图画之外，在岸边看她泛掉江上。再说，她如是专心垂钓，势不能与任何人说话。你瞧，我在岸边观赏这幅绝世之画，岂不是比混涵其中好得多。”

他果真说得头头是道，沈宇无言可对，但见艾琳嫣然一笑，跨上渔船。

厉斜道：“董兄，你到船上陪她如何？”

董华朗道：“好的，厉兄要我扮演哑巴，这也是新鲜的经验。”他自我解嘲地说了这一句，便登上渔船。

厉斜找了一株树下，坐在草地上，纵目而视。

他的侧面，相当好看。挺直的鼻子，浓黑而劲展的眉毛，以及紧紧闭着的嘴唇。都在显示他具有果断的强人性格。

沈宇瞧着这个敌手，又望望江上衣袂飘拂的艾琳，心中感到一阵泄气，隐隐发现自己正处于极恶劣的形势中。

忽见厉斜从囊中取出一本册子，褪去丝织的囊套，便是一本薄薄的书籍。

他翻动着书页，嘴唇微微翕动，不问可知他是在念这本书中写着的字，也许那是图解注文，沈宇见了，心中砰然一跳，恨不得抢过来看看。

厉斜看了好一阵子，忽然把这本册子放在草地上，抬头向江中望去。

沈宇眼见厉斜双手都离开那本小册子，心跳顿时加剧，暗念如果这刻江中的渔船，忽然发生事故的话，厉斜势必迅快跃奔而去。

他转眼望向江中，只见艾琳已坐在船头，持竿垂钓，江上的微风，吹得她一头长长的秀发徐徐飘动。

董华郎却向江边瞧看，他一定也看见了。厉斜的动作，甚至会看见那本搁在草地上的小册子。

沈宇很得牙痒痒的，心想董华郎如果真心相助，便应把握机会，制造出一种惊人事件，诱使厉斜不顾一切的冲到水边。这么一来，地垂手而得到那本刀经，岂不甚妙。

可是董华郎没有一点儿动静，还把目光移开，不向岸边瞧来。

沈宇再看厉斜时，但见他的右手，很自然地落在那本刀经上。沈宇的心随着对方的手直往下沉。

暮色渐深，艾琳收起钓竿，厉斜则收起了那本刀经。沈宇轻轻叹口气，也收起了他的侥幸之心。

董华郎回到岸上，便到大路上等候。不久，马蹄和车轮声远远传来。

厉斜与艾琳坐在一起。厉斜道：“这个人虽然有点儿邪门，但却是极能干的角色。”

艾琳道：“他要跟我们一道走么？”

厉斜道：“随他的便，反正他也不足以污我的宝刀。”

艾琳道：“我看这个人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厉斜道：“如果他敢作怪，那是他自寻死路，你不必把他放在心上。”

沈宇接口道：“他的确很能干，又善解人意，我跟着你们，也可以沾光不少。”

艾琳皱皱眉道：“你少作声，提防我给你两个嘴巴子。”

沈宇犯不着让她有机会表演，赶快闭口不言。

厉斜沉吟一下，然后以沈宇也听得见的声音道：“真奇怪，沈宇这回驯良得多啦！”

艾琳哼一声，道：“他敢不驯么？”

厉斜道：“话不是这么说，这厮脾气倔强得很。日下如此驯良，一定有不轨的图谋。”

艾琳道：“谅他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

厉斜道：“我决不肯如此低估他。你最好也小心点儿，免得他一旦反噬，你可能有措手不及之虞。”

沈宇对此人的警觉性，相当佩服。因为他的确有所图谋。关于艾琳方面，现在自然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杀得死他，虽然他还不至于反噬。

董华郎突然大叫一声，声音凄厉，一听而知发生了巨大变故。

厉斜和艾琳动作如电，声音人耳之际，各各双掌按地，便如劲箭般飞驰而去。

但见大路上多了一辆马车，而除了董华郎之外，还有一个中年道人，手提长剑指着董华郎。

董华郎手中也拿着长剑，可是在那中年道人面前，他大见及惊，分明对他十分恐惧。

厉斜身在空中，已发出一声震耳长笑，星飞电掣般落在大路边，这阵震耳的笑声，使得那中年道人也不得不转眼瞧过来。

但见这个中年道人，虽然面貌平常，装束和那口长剑，仅有古朴味道。可是他的姿式和动作，却透出潇洒飘逸的风度。

他目光如电，注定在厉斜面上，等到他笑声收歇，这才开口道：“尊驾政是白衣刀客厉斜大侠么？”

厉斜冷冷道：“不错，你是谁？”

中年道人应道：“贫道峨嵋练气士王定山便是。”

厉斜道：“哦，你是董华郎的师兄？”

王定山道：“正是，但董华郎玷辱师门，其行可诛，贫道有这等师弟，实是痛心疾首而又万分惭愧。”

董华郎发出一下吟声，厉斜道：“董华郎可是负伤啦？”

董华郎道：“是的。”

厉斜道：“伤得可厉害？”

艾琳接口道：“大概不轻，你过来吧！”

董华郎正要举步，猛可刹住，敢清王定山发出一道凌厉无比的剑气，罩住了他。

厉斜胸口泛起杀机，冷冷笑道：“好剑法，好划法！”

话声中身上透出一股刀气，向王定山涌扑。

但王定山动也不动，手中之剑依然指着董华郎。这可使得董华郎不敢移动分毫。

艾琳道：“王定山，你如果出剑击杀董华郎，自家亦难逃一刀之厄，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王定山道：“贫道知道，用不着姑娘叮嘱。”

艾琳道：“哪么你愿意死在屏斜刀下么？”

王定山道：“厉大侠刀势一发，贫道亦能及时立毙不肖的师弟子剑下。”

沈宇在丈许之外，高声道：“王真人万万不可，这董华郎的性命，岂值得用你的去交换。我可不是帮忙他，事实上我甚愿亲见他死在你的剑下，但太不值得了，对也不对？”

王定山道：“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而是贫道深知厉大侠刀法精妙，功力深厚。

如若这刻放过了不肖师弟，让他托庇于厉大侠，则今后殊难再有这等良机了，贫道为了达成师门任务，岂惜这副贱躯。”

厉斜晓得世上这等固执之人还真不少，看来王定山不是作假，心想如若让他杀死了董华郎，自己日后岂不被天下之人所耻笑。

他这么一想，议和之念泛上心头，当下道：“道长此言差矣，你就算奉了师门掌教之命，声讨董华郎之罪，亦应当按照规矩，给董华郎拔剑的机会。而你却学了江湖无耻之徒所为。实加袭击，哼，哼，只怕峨嵋派从今以后，要被天下英雄讥笑。”

王定山道：“厉大侠庇护恶人，又干涉敝派之事，处处不合江湖规矩，却还以道理责难贫道，岂不可笑？”

厉斜哼了一声，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你先须过得本人这一关，方有资格向董华郎报仇。”

王定山声冷如冰，道：“贫道早已说过，个人的生死，并不放在心上。”

厉斜没有作声，沈宇接口道：“王道长不可行此下策，你虽是奉命清除门户，但如果定须与董华郎同归于尽，实在很不划算。倒不如暂时罢手，待图良计。”

艾琳也道：“是呀，道长身为出家之人，却不惜付出自己性命；务求杀死董华郎，这等心胸，似是与道教大旨有违呢！”

她从另一个角度，斥责王定山心狠手辣，违背道家的教义。可是别开生面的方法。

王定山哼了一声，道：“尔等所言未尝无理，只是贫道已骑上虎背，为势所迫，纵想罢手，亦是有所未能。此外，董华郎狡猾机警，追踪不易，如是放过这个机会，只怕他一旦鸿飞冥冥，便无处可以寻得他了。”

艾琳对董华郎的确已有好感，但见那王定山的长剑，对准董华郎，只须运功叱刻，就可以要了他的性命。虽然厉斜的宝刀，也罩住了王定山，但显然不能早一点地砍翻王定山。换句话说，厉斜一出刀，王定山固然难逃一死，但董华郎也无法避免血染当场的命运。

这等相持之势，紧张危险之极。尤其是他们的对话，都含有爆炸性，实是令人为之提心吊胆。

她柔声道：“沈宇说得对，道长你若是与董华郎同归于尽，实在太不值得了。”

说话声中，这位艳丽的少女，摇着金丝鞭子，向他们行去。

忽听车帘一响，一道人影，飞落地上。众人才看清楚来人是位妙龄尼姑之际，这位比丘尼一挥手中长剑，冷冷喝道：“艾姑娘不许再往前走。”

艾琳目光一问，讶道：“你不是青莲师太么？”

厉斜锐利的目光，也在这个女尼面上转了一下，但觉此尼甚是面熟，

可是一时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

原来青莲师太与他数次见面，均是作俗家装束，除了有满头青丝，以及适体的鲜艳衣服之外，还涂脂抹粉，是以特别漂亮迷人。

现下虽然看来面貌清秀，但由于身份的截然不同，故此厉斜一时根本想不到化名为青青的那个美女。

青莲师太湛明冷静的目光，也曾先扫过厉斜，见他认不出自己，当下大感放心，冷冷应道：“不错，正是贫尼。”

艾琳道：“你和王道长竟是一路的？”

青莲师太道：“不错，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贫尼也只好出手帮助王道兄了。”

沈宇道：“这样说来，假如艾姑娘不插手的话，师太也不帮助王道长了，是也不是？”

青莲师太淡淡一笑，道：“那要看厉斜的意思了，他若不介意贫尼帮助王道兄，贫尼自是愿意见识他那名震天下的魔刀。”

厉斜点点头道：“本人绝不介意。”

沈宇发出警告，道：“厉斜的魔刀向例是出必伤人，若不喝饱人血，难以归鞘。师太纵是武功过人，加上王道长的卓绝剑术，只怕仍然非是厉斜之敌。”

青莲师太道：“这话岂能令人相信？”

沈宇道：“师大既是与艾姑娘相识，不妨问问她。”

艾琳点点头道：“沈宇之言，实是不假。”

青莲师太道：“王道兄，我们若是联手出战厉斜，本是胜之不武，贻笑同道之举。

可是现在听他们说来，却是极为不智之举，这个贫尼倒是很不服气呢！”

王定山道：“师太的意思是……”

青莲师太道：“贫尼意思是董华郎之事，暂时搁下，我们联手对付厉斜，如果赢不了他，则董华郎一日跟着他，我们一日不向董华郎下手。”

王定山迟疑道：“我们联手对付厉大侠之举，只怕将被天下英雄耻笑。”

厉斜仰天长笑一声，道：“你们若是能够在我刀下达生，日后定可震动江湖，传为佳话。嘿嘿，你们简直是井底之蛙，除了在四川地面，在你们门派势力范围之内称雄外，还知道些什么？”

王定山皱皱眉头，道：“厉大侠不可出口伤人，我等纵然是见闻不广，但亦不至于如尊驾形容之甚。”

厉斜道：“这是事实，多言无益，你们一齐上来吧！”

王定山考虑了一下，才道：“在胜负未分以前，贫道不能不考虑到董华郎的问题，他可能乘我们拼斗之际，悄然逃走。”

厉斜盯住他，道：“你有什么提议？”

“贫道正想，如果将他交给我们双方都认可之人监管，便可以放心了。”

“这话也有道理，把董华郎交给沈宇如何？”

沈宇插手道：“别把我拖下水。”

厉斜冷冷道：“你有什么困难？”

沈宇道：“我叫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有心思管你们的闲事。”

王定山门道：“这位沈施主与厉大侠等不是一路的么？”

沈宇道：“不是一路，在下由于种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变成了笼中之鸟，

俎上之肉，在他们的凶威之下，苟延残喘。”

王定山道：“贫道瞧你人品正派，言语诚恳，这话想必不假，如果沈施主肯勉为其难，贫道倒是信得过你。”

艾琳道：“好，就这样决定，沈宇，你过去把董华郎拿下，但不准伤他。”

沈宇道：“我为何要伤他呢？”

艾琳答道：“因为你不喜欢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沈宇只耸耸肩，举步行过去。他小心地避开厉斜或王定山的刀锋剑势，以免其中任何一人，乘机出手。

他绕到董华郎身后，伸出右手，抓住对方手臂，便往身边一带。

董华郎踉跄退开三步，总算脱离了王定山的凌厉剑气。

厉斜没有乘机出手，一则青莲师太已移到王定山旁边，持剑作势，准备接下任何人对王定山的攻击。二则厉斜胸有成竹，认为必能击败这两个出了家的高手。而且他本来就恨不得找到堪以一斗的敌手，如果这两人的确能够一拼的话，亦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他很有风度地退开数步，但突然间面色变得更白，眼中射出凶恶森厉的光芒，遥遥盯住那两个对手。

王定山和青莲师太稍稍分开，虽然仅仅是各占方位，可是已显示说不出的契合，仿佛他们的心灵，完全回合在一起。

他徐徐稽首，道：“厉大侠杀机之盛，气势之强，贫道还是平生第一次遇见。”

青莲师太接口道：“厉大侠如果心中不充满杀机，相信魔刀的威力，要大打折扣，是也不是？”

厉斜道：“这也不算什么秘密。”

“若然如此。”王定山道：“厉大使纵然练到天下无敌的登峰造极地步，也不过是一个杀人如麻刽子手而已，后世之人，谁会景仰敬崇于你？”

厉斜道：“本人如若得窥武学圣绝之境，无敌于天下，这等及身的荣耀，已经够了，不管什么后世不后世的。”

青莲师太道：“这话就不对了，若是须得凭借冷酷无情的杀机，方能达到至高境界，便不算得是真的天下第一。”

厉斜道：“等你们接得住我三招，咱们再谈不迟。”

他宝刀一挥，划出一片光芒。登时寒飈四起，潜力鼓荡。这时不论是圈中或圈外之人，都无法预测他再次发出的刀锋，劈向哪一个人。

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交错换位，双剑吞吐之际，密合无间。也使得‘观战之人，无法查看得出丝毫空隙。

只见刀光如虹，长驱迅劈，嗖的一声巨响过处，把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一齐震退了两步。

事实上青莲师太并非直接被震退，她显然是与王定山合作得水乳交融。故此王定山被宝刀击退时，她也跟着后移。由于他们的精妙合作，看起来生像是同时被这一刀震退似的。

厉斜又划出一大片耀眼寒光，那把宝刀在他手中，好像是振腕大书狂草一般，变化之奇奥，不愧有魔刀之称。

沈宇拉着董华郎疾退，艾琳居然发觉了，迅快绕道赶过去，道：“你想干什么？”

“只是稍避他们的刀剑威势而已，你以为我想干什么？”

那边锵的一声震耳巨响传来；但见王定山和青莲师太，又一齐退了两步。直到现在为止，厉斜已攻了两招，王定山和青莲师太这一对，虽然尚未有落败迹相。

但连连被震退，自然不是佳兆。

艾琳瞅住沈宇，道：“你想加害于他，是也不是？”

沈宇耸耸肩，道：“没有的事，难道我不怕厉斜报复么？”

“我知道你不怕。”艾琳说道：“当世之间没有人，敢像你一样对待他。”

沈宇摇摇头，道：“你为何如此关心姓董的？”

艾琳正要说话，战圈中又传来一声巨响。她目光一转，又见到王定山和青莲师太连退三四步之多。

沈宇皱皱眉头，道：“我早就劝他们不要和厉斜动手。”

董华郎直到现在，才开口道：“他们纵然不想动手，也是势有未能。厉斜岂会轻易放过他们？”

沈宇没好气地道：“刚才你师兄应该一剑刺穿你的嘴巴才对。”

艾琳长眉拢在一起，看起来有点儿忧愁的样子，道：“我虽然帮着厉斜，但也不想这两个人，死在厉斜刀下。”

只听厉斜长啸一声，挥刀连续进击，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把两名对手，迫得团团直转。

艾琳又道：“奇怪，沈宇你既打算击败厉斜，为何不趁此机会，研究他的刀法路数？”

沈宇淡淡一笑，道：“他的魔刀卓绝一代，极尽奇奥变幻之能事。

我纵然全神查看，到头来也不过如向水中捞月，枉抛心力而已。”

艾琳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还不打消击败他的妄念？”

沈宇道：“只要他一天未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便还有机会，可以击败他。”

苍茫暮色中，只见厉斜跳出圈外。王定山和青莲师太，可没有受伤，但也没有趋势反攻。两人都有点儿气喘地屹立在适当的位置上，全神戒备地注视着对方。

厉斜道：“你们已不止接下我三招，若有话说，那就快说。”他的面色仍然那么惨白，眼中凶光，一如开始出手之时。

王定山吸一口气，道：“厉大侠目下的刀法，恐怕已足以纵横守内没有敌手了。”

厉斜道：“这句话可包括你峨嵋掌门人神剑胡一翼在内么？”

“这个... ·· 位个.....”王定山一时答不上来。

青莲师太道：“厉施主，你已经达到无人敢惹你的地步，何以还不满足？”

厉斜道：“我的野心，你们哪里得知。”

青莲师太道：“可不可以说来听听？”

